死屋手記

陀司妥也夫斯基著

之　濟　耿

司法行政部[illegible]局資料室

分類號 679.553

著者號 7708

登錄號 33545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國家圖書館藏

死屋手記

著基斯夫也妥司陀
譯·之濟耿

國立中央圖書館

行印店書明文

15-037

禁書刊開
類別 小說
編號 15-037
來源

死屋手記

民國三十六年九月初版

每冊定價國幣三元三角

著作者	陀司妥也夫斯基	翻譯者	耿濟之
發行者	開明書店代表人范洗人		
印刷者	開明書店		

有著作權■不准翻印

(iii)

目錄

第一卷

引言……一
第一章　死屋……六
第二章　最初印象……一〇
第三章　最初印象（續）……四〇
第四章　最初印象（續）……五五
第五章　第一月……七三
第六章　第一月（續）……八八
第七章　新交——彼得洛夫……一〇五
第八章　有決斷的人——羅卡……一一九
第九章　伊薩・福米奇——浴堂——巴克羅興的自述……一二七
第十章　耶穌聖誕節……一四五
第十一章　演劇……一六四

第二卷

第一章　醫院……一八五
第二章　醫院（續）……一〇〇
第三章　醫院（續）……一一五
第四章　阿庫立卡的丈夫（罪囚的自述）……一三四
第五章　夏日……一四六
第六章　獄裏的動物……一六三
第七章　要求……一七六
第八章　同伴們……一九六
第九章　越獄……二一〇
第十章　出獄……二二五

7537-16
36

第一卷

引言

在遼遠的西比利亞邊區內，千的居民，房屋是木質的，外貌是醜惡的，造着兩所教堂——一所在城裏，一所在公墓上，——這些城市說像城市，還不如說像莫斯科附近的大村。這些城市中普通有極多的警官，委員和其餘的副官階級。西比利亞雖很寒冷，但做官是極溫暖的。那裏住着普通的，非自由主義的人們；秩序是古舊的，堅定的，數世紀來被認爲神聖的。官員們——按公道的說法，扮演着西比利亞貴族的角色——不是土著生了根的西比利亞人，便是從俄羅斯本土裏來的，覬覦着額外的俸給數，雙份的旅費和有誘惑性的將來的希望。他們中間，凡是會解決生命之謎的幾乎永遠留在西比利亞，愉快地在那裏安家落業。以後他們獲得了豐富的，甜蜜的果實。但是有些意志薄弱，不會解決生命之謎的人們，很快地對於西比利亞發生了厭悶，煩惱地問自己：「他們爲什麼要到此地來？」他們不耐煩地熬過三年的法定任期，滿期後立刻想法調走，跑回家去，鳥着西比利亞，譏笑着西比利亞。他們是不對的：不但從服務的觀點上看，就是從許多其他的觀點上看，住在西比利亞是很舒適的。氣候極好；有許多有錢的，好款待賓客的商人；許多家道殷實的異

國家圖書館
004636870

種人。野鳥在街上飛翔，自己撞到獵人身上。香檳酒喝得特別多。魚子醬具有奇味。收成在有些地方有十五成……總之，土地是可頌讚的。祇須會享用它。西比利亞的人們是會享用它的。

在這樣的一個快樂的，自己滿足的，住着極可愛的居民的小城裏——我遇見了阿歷山大·彼得洛維奇·郭亮奇可夫。他是被遣戍的罪犯，在俄羅斯是貴族和地主的出身，以後成爲第二等的流戍民，爲了殺死自己的妻子，在依照法律決定的十年徒刑期滿以後，就在K城中剔順地，無聲無臭地以流戍民的資格度他的餘生。他本來列名在近城的一個鄉區內，但他住在城裏，藉教育兒童以糊口。西比利亞的城市裏時常會在流戍民中發現教習；大家並不如何憎嫌他們。他們大半教法文，生命中極需要的一種文字，——沒有他們，在遼遠的西比利亞的邊區內恐怕無人會懂。我初次遇見阿歷山大·彼得洛維奇是在一個古老的，好客的，作官多年的官員伊凡·伊凡南奇·格伏茲奇闊夫家內。他有五個歲數不同的，全都是有着極好希望的女兒。阿歷山大·彼得洛維奇致她們功課，每星期四次，每次三十銀戈比。他的外貌使我發生興趣。他的臉色慘白，身子瘦小，年紀還不老，有三十五歲，小小的個子，虛弱的模樣。他經常穿得很清潔，服裝是歐洲的式樣。假使您和他交談，他會異常凝聚而且注意地看望着您，用嚴正的，客氣的態度傾聽您的每一句話，彷彿在揣摩它的意思，又彷彿是您向他發問，給他一個課題，或者想向他探出某種祕密。他終於清楚而且簡單地回答着，每個回答的字都仔細推敲，使您聽了忽然覺得不知爲什麼會感到不痛快，以後您會因爲談話終結而自己高興起來。我曾向伊凡·伊凡南奇盤問過他的事情，纔知道郭亮奇可夫過着無可非議的，道德的生活，否則伊凡·伊凡南奇

也不會請他教自己的女兒們的；但是他和人們不相投合，躲避一切人。他極有學問，讀許多書，但是很少說話，總之，和他是很難談話的。有些人說，他根本是一個瘋子，雖然人們覺得實際上這還不是怎樣重要的缺點；又說，城中許多可尊敬的人士準備用各種方法撫慰阿歷山大·彼得洛維奇，他甚至可以成爲有益的人，可以繕寫呈文等等。人們覺得，他在俄羅斯大概有許多親戚，甚至也許不是起碼的人物，但是大家知道，他從被遣戍的時候起就固執地和他們斷絕一切關係了，——一句話，他危害自己。此外，大家全知道他的歷史，知道他殺死了自己的妻子，在他結婚的第一年上，由於喫醋而殺死她，以後便去自首（這大大地減輕了他的刑罰。）人家把這種犯罪永遠看作不幸事件，而加以惋惜。雖然如此，這怪物還是堅持地躲避和別人來往，祇在教課時纔出來見人。

我起初對他不特別注意，但是不知道爲什麼原因，他漸漸地開始使我發生興趣了。他這人有一點神祕。和他談話是絕不可能的。自然，他永遠回答我的問題，甚至露出那種態度，彷彿認這爲他自己的責任似的；但是在他答復以後，我似乎有點難於再往下盤問：他的臉上，在發生了這類談話以後，老是顯現出一種悲哀和疲勞。我記得，有一天，在一個晴美的夏天的晚上，我和他從伊凡·伊凡南奇家裏走出來。我忽然想請他到我家裏去坐一會，抽一支香煙。我不能描寫，他的臉上表示出怎樣的恐怖；他完全慌亂起來，開始喃聲地說出一些不聯貫的話語，忽然惡狠狠地看了我一眼，跑到對面去了。我甚至驚異起來。從那個時候起，他和我一見面，就好像帶着恐懼看望我。但是我壓制不住自己；似乎有什麼東西牽引我到他身邊去，我竟毫無來由地自己跑到郭亮奇可夫那裏去了。自然，我這種行爲是顯得愚蠢而且沒有禮貌的。他

住在城市的邊上，一個老下市民女人的家裏。——她有一個得了癆病的女兒，那個女兒有一個私生的女兒，有十歲模樣，是個美麗而且快樂的小女孩。我走進去的時候，阿歷山大·彼得洛維奇正和她坐着，教她讀書。他一看見我，竟慌亂得好像正在犯罪，被我捉住似的。他完全迷茫着，從椅上跳起來，張大着眼睛看我。我們終於坐了下來；他盯看我的每一個眼神，彷彿都含着疑惑到某種特別的，神祕的意義。我猜到他這人善疑至於瘋狂的地步。他怨恨地看我，似乎要問：「你快離開這裏麼？」我和他講起我們小城裏的事情和時下的新聞；他默然不響，惡毒地微笑着；原來他不但不知道極普通的，盡人都知曉的城市裏的新聞，甚至沒有要去知道它的興趣。我以後講起我們的邊區和它的需要的問題；他默默地聽我，奇怪地望我的眼睛，使我終於對於我們的談話感覺不好意思。後來我用新出的書籍和雜誌逗他；這些書恰巧在我手裏，剛從郵局裏寄到，還沒有裁開來，我就想送給他看。他向這些書籍投射了可憐的眼神，但立刻變更了意思，拒絕我的提議，以沒有閒暇來作推託。我終於和他告別。從他那裏走出來的時候，感到從我的心上落去了一樣無可忍耐的重載。我認爲和一個以逃避世界越遠越好爲自己極主要的任務的人胡纏是可羞而極愚蠢的事。但是事情已經做了出來。我記得我幾乎完全沒有看見他那裏有書，因此人們說他讀許多書是不可靠的。不過我深夜中從他門前走過兩次，看見他的窗上還有亮光。他坐到深夜，總要做些什麼的罷？是寫東西？假使是的，究竟在寫什麼呢？

有一個機緣使我離開我們的小城有三個月之久。我回家來時已是冬令。我回來纔曉得阿歷山大·彼得洛維奇秋天死了，在孤寂中死去，甚至一次也沒有請醫生來診視過。小城裏幾乎已經把他遺忘了。他

的寓所空虛着。我立刻跑去和死者的女房東結識，打算向她探問：她的房客究竟做些什麼事情，是不是寫什麼東西？用了兩角錢的代價，她送給我死者留下來的一大箱文件。老太婆對我承認，她已經用去了兩本簿子。她是一個陰鬱的，沈默的女人，從她那裏很難探出什麼有意義的話。她不能對我講一點關於自己的房客特別新鮮的消息。據她的說話，他幾乎從來也不做一點事情，連着幾個月不打開書本，不取筆到手裏；但是整夜裏在屋內來回踱走，老是思索什麼，有時自言自語地說話；他很愛她的小外孫女卡嘉，儘撫摸她，尤其從他曉得她名叫卡嘉的時候起，而且逢到卡嘉的命名日，他總要到教堂裏去爲什麼人誦經追禱。他最恨客人；祇是教孩子們功課時，繩出門去；每逢她那老太婆，在每星期一次到他屋內去稍稍地收拾收拾的時候，他甚至也是朝她身上斜地看着。整整的三年來，幾乎從來沒有和她說過一句話。我問卡嘉記不記得她的教習？她默默地看我，轉身朝着牆壁，哭泣了。如此說來，這個人恐怕是會使一種什麼人來愛他自己的人。

我把他的文件取回，整天加以整理。這些紙張有四分之三是空白的，無意義的碎紙；或學生們臨寫字體的練習簿。但是內中有一本簿子篇幅很厚，寫得細細的，沒有寫完，也許被作者自己拋棄和遺忘了。裏面的十年流戍生活的不聯貫的記述。有的地方敍寫中間插入另一篇小說，是阿歷山大·彼得洛維奇所受一些奇怪的，可怕的回憶，都是不平勻地痙攣地寫下來的，彷彿受了什麼强迫。我好幾次讀着這些斷片，幾乎相信是在瘋狂中寫的。但是流戍中的紀事——「死屋中的景色」——他在稿件中自己這樣稱呼——我覺得不十分沒有趣味。至今無人知曉的，完全新顆的世界，有些事實的奇特性，對於幻滅的民族的幾種

特別的批評，——這一切使我神往，我好奇地讀下去。我自然也會錯誤。斷罷……

第一章　死屋

我們的監獄建立在一所堡壘的邊上，

到什麼？——但祇看見天空的一角和高聳的，長滿雜草的土壁，還有哨立刻想到，在過了整整的幾年以後，你走到圍牆那裏，朝縫隙裏看望，還同樣的天的小小的一角，並不是監獄上面的天，卻是另一個遼遠的，自一百五十步寬的大院，周圍用高高的柵欄圍住，形成一個不正確的六角形。這柵欄是用高高的木柱造成的，這些木柱深深地插進土裏，緊緊地互相挨着，用橫木板釘牢，上部是尖銳的：這就是監獄的外牆。在這外牆的一端，設立了一個堅固的大門，永遠關住，且永遠有哨卒日夜看守。大門，除了有特別的事故，和放犯人出去做工的時候，纔開大門。大門外是光明的，自由的世界，人們生活着，和大家一樣。但是在圍牆裏面，對於那個世界，卻看得像一個無從實現的兒童故事。這裏有毫不相同的特別法律，自己的服裝，自己的風俗和習慣，還有一所活死人的屋子，生命是任何地方沒有的，人們是特別的。就是這個特別的角落，我要着手描寫的。

你一走進圍牆，——就看見裏面有幾所房屋。在寬闊的內院的兩邊，蜿蜒着兩條長長的，單層的板房。

那是營舍。裏面住着罪犯。是依照等類安置的。在圍牆的深處還有一所板房：那是廚房，分成兩部；再下去還有一所建築物，在它的屋頂底下安設着地窖，堆棧和馬廐。院子的中心是空虛的，組成一個平正的，極大的廣場。罪犯們在這裏排班，早晨，中午和晚上，查驗人數和點名，有時每天還要點幾次，——這要瞧看守人的疑心如何，還要看他們會不會迅快地點點數而定。周圍，在建築物和圍牆之間，還留下極大的地區。罪犯中有些不善交際，性格陰鬱的，愛在非工作的時間內上建築物的後面去，悄悄地躲開大家的眼睛，想自己的念頭。我和他們在散步時相遇，愛審看他們陰鬱的，打了烙印的臉，猜他們思想些什麼事情。有一個流犯，他有一樁心愛的作業，就是在空閒的時候數木柱。這些木柱有一千五百根，他全數清楚，而且認得出來。每根木柱等於一天；他每天數一根，因此從沒有數過的餘剩下的數目上可以明顯地看出，他還要在監獄裏留多少天方纔滿期。他在數完六角形的某一邊的時候，感到了誠懇的喜悅。他還要等候許多年；但是在監獄內是有學習忍耐的時間的。我有一次看見一個罪犯在獄內住了十年，終於得到自由，和同伴們告別的情景。有人還記得他最初走進監獄裏來的時候，年紀輕輕的，無憂無慮的，不去想自己的犯罪和刑罰。他出去時已變成斑白頭髮的老人，帶着陰鬱和憂愁的臉。他默默地走過我們的六間營舍的時候，他向神像祈禱，以後向同伴們低低地，齊腰鞠下躬去，請他們不要記他的惡。——我還記得，有一天一個罪囚，以前是西比利亞殷實的農民，在薄暮時被喚到大門前去。在半年以前他接到消息，說他的以前的妻子改嫁了，便感到深刻的憂愁。現在她自己到獄裏來，叫他出去，施捨給他錢。他們談了兩分鐘，兩人都哭泣出聲，永遠地作別了。我看見他的臉，在他回到營舍裏來的時候……是的，在這個地方是可以學會忍耐的。

天色一黑，我們大家被帶到營舍裏去，關閉一整夜。我從院子裏回到營舍裏的時候永遠感到難過。那是一間長長的，低矮的，悶熱的屋子，蠟燭黯淡地照耀着，發出沈重的，窒息的氣味。我現在不明白，我怎麼會在這裏面住上十年。我的三塊木板的牀鋪：這就是我所有的地位。一間屋內有三十多人被安放在同樣的鋪板上面。冬天關得早；必須等候四小時，大家纔全睡着。在那時候之前，——是喧嘩，吵鬧，痴笑，辱罵，鐵鍊的聲音，腐氣和煤煙，剃光的頭顱，烙印的臉，一切是可詛咒的，可誹謗的……是的，人是有活力的！人是能够習慣一切的生物，我覺得，這是他的最好的定義。

一共有二百五十人被放在獄內，——幾乎是經常的一個數目。有些人剛來，另有些人期滿被釋，還有些人死去。裏面什麼樣的人都有！我覺得，俄羅斯每一省，每一地區都有它的代表。有外族人，甚至還有幾個流犯是高加索的山民。這些人全照犯罪的程度加以區別，那就是照犯罪沒有代表在這獄內的。平民階級的流犯們成爲全獄居民的主要基幹。那是被剝奪一切公民權的罪犯們，被社會割棄的碎塊，臉上被打上了烙印，被世界遺棄的一個永久的證明。他們被遣送到這裏來充當從八年到十二年的苦工，以後就分遣到西比利亞各鄉鎭充當流戍民。——有些罪犯屬於軍人階級，並未被剝奪公民權，像在一般俄國的軍人的罪犯營團內的情形一樣。他們被遣送到這裏來，期限很短；期滿後立刻返回到原來遣送的地方，充當小兵，到西比利亞的常備軍營裏去。他們中間有許多人幾乎立刻回到監獄裏，爲了犯第二次的重罪，但已不是短期，而是二十年的期限。這個等級稱爲「常犯」。但是「常犯」還不完全被剝奪一切的公民權。最後還有一類極可怕的罪囚，多半是軍人，人數很多。這類被稱做「特別

部份。」這些罪囚從全俄羅斯的各處被遣送過來。他們認自己爲永久的罪犯，他們不知道做工的期限。從西比利亞開辦罪囚的苦工制度以來，他們就被禁閉在獄內。「你們有期限，我們卻一輩子做苦工，」——他們對別的罪囚們說。我以後聽說，這個種類業已取消。此外，在我們的堡壘中也把平民階級的那個辦法取消，祇剩下了普通的，軍犯的營團。自然，上司也隨着一起更換了。所以我所描寫的是舊事，早已過去的事情……

這是很久的事情了，現在這一切好像是在夢中見到似的。我記得，我如何走進監獄裏去。那是十二月的一個夜晚。天色已黑；人們剛做完了苦工回來；預備點名。滿臉腮鬍的伍長終於給我開那個奇怪房屋的門，我應該在這房屋裏留這許多年，忍受這許多感觸，這些感觸假使不眞是親身經歷到，我甚至不會生出類似的概念來的。譬如說，我決不會意想到：對於我在這十年的徒刑的生活裏，一次，且一分鐘也不獨自一人留着的一層是如何可怕而且痛苦的事！工作時永遠有衞兵看守，營舍裏和兩百名同伴在一起，沒有一次，沒有一個人的！不過我必須習慣的僅祇是這一樁麼？

這裏有偶然的殺人犯，和職業的殺人犯，强盜和土匪的首領。還有普通的騙子手和浪人——專門從事剪綹的人們。還有那種人是似乎難於決定他們是爲了什麼而來的——但是每人有自己的故事，模糊的，而且痛苦的，像中了昨天的酒毒一般。他們一般地不大講自己的過去的歷史，顯然努力不去想過去的一切。我知道他們中間甚至有些陰鬱的臉龐，幾乎永遠是沈默的。總之，不的良心從來不曾使他們感到有什麼可以責備的地方。但也有些陰鬱的臉龐，幾乎永遠是沈默的。總之，不

大有人講述自己的生活，而且好奇是不時髦的，不合習慣的，不作興的。偶別的人祇是冷淡而且陰鬱地聽下去。誰也不能使任何人感覺驚異。「我常說，露出一種奇怪的自滿的態度。我記得，有一個强盜喝醉了酒，（在獄內有時可以喝酒，）開始講述他如何殺死一個五歲的男孩，他起初用玩具哄騙他，誘引他到一間空馬廐裏去，把他宰死。整個營舍的人，本來在嘲笑着他的玩笑話，竟齊聲一致地喊嚷了起來，那强盜不能不沈默了；是因爲不應該講這個事情，因爲講這種事情是不合習慣的。他們的喊嚷並非由於憤激，卻具有不是轉借，而是直接的意義。他們中間一定有一半以上會讀書寫字。何別的地方，分出二百五十人的一堆來，看一看裏面有沒有半數是識字的？一個結論，就是識字是害人的。這是錯誤：這裏完全另有原因，雖然對於識字可發展人類的自信力一層不能不加以同意。但這並不是缺點。——罪囚的種類依衣服爲辨識：有些人是灰色的，另一半是深栗色的，另一隻脚是深栗色的。有一次，在做工時，一個賣麵包的小女郎走近罪囚們身邊，審看我許多時候，以後忽然哈哈大笑起來——「嗤，眞是不好看！」——她喊。——「灰色布不够，黑布也不够！」還有些人的布衫祇用一種灰色材料製成，但是袖子是深栗色的。頭髮也剃得不相同：有些人頭髮的一半順着腦蓋剃光，另一些人的頭髮卻剃得很斜。

乍看上去，在這個奇怪的家族裏面可以看出一點顯著的共通點來；地主宰着別人的，連他們都努力和全獄共同的基調相湊合。一般地說來，這班人除去不多的幾個消耗不

盡的快樂的人以外——他們因此享受着大衆的賤視——其餘的人全是陰鬱，猜忌，既好虛榮，又愛說大話，動不動就惹氣，是十足的形式主義者。對於任何事情都不露出驚異神情的，纔能成爲極大的善德。大家都在應該保持如何的態度上面發了瘋。但是極傲慢的態度有時竟像閃電般迅快地變爲最畏葸的神情。有幾個眞正有力的人；他們的態度十分自然，並不裝腔作勢。但是說也奇怪！這些眞正有力的人們中間有幾個虛榮到了最後的，極端的，幾乎是變態的地步。一般地說來，虛榮，外表，立於第一個位置上面。大多數的人已受了腐化，卑鄙得利害。謠言和侮蔑是沒有間斷的發生着。簡直就是地獄，極端的黑暗。但對於獄中的規章和平日的習慣，誰也不敢加以反抗；大家都服從着。有些人具有截然殊異的性格，困難而且勉强地服從着，但到底還服從着。還有些人常軌，太任性，連他們所犯的罪都彷彿是不由己的，彷彿自己也不知道爲了什麼，彷彿在譫夢中，在迷糊中做下來的；時常是由於興奮到最高程度的虛榮心而做下來的。但是到了我們這裏，他們立刻被包圍住了，雖然有些人在沒有進獄以前成爲整城和整村的恐怖。那個新進來的人向四圍看望了一下，立刻看出他落到一個不適宜的環境裏了，這裏不會使任何人有所驚異，也就不知不覺地安靜了下來，落入共同的基調，外表上是用一種特別的，自我的尊嚴組成的，幾乎每一個獄內的居民都深深地浸潤在這種自我尊嚴的情感中。流犯和判決犯的名稱好像眞是成爲一個官爵，且是尊貴的官爵。沒有一點點的羞恥和懺悔！不過也有一種外表上的謙遜，所謂公式化的，安靜的容：「我們是已經幻滅了的人」——他們說，——「不會在自由裏生活下去，現在祇好拆毀綠得，站班候驗。」——「不聽從父母的話語，現在祇好去聽鼓的聲音。」——「不

高興用金線縫衣，現在祇好用錘子擊石。」（註）這套話時常說了出來，當作教訓，且當作普通的口頭語，但從來不是當眞的。這不過是空話。他們中間不見得有一個人會在內心裏自行承認自己的違法。祇要非流犯中有人試一試責備一個罪犯，罵他不應該犯罪，（雖然責備罪犯並不和俄國人的精神相合，）——那末那個人遭到的咒罵是不會有窮盡的。他們大家眞是罵人的能手！他們會細膩地，巧妙地罵人。他們的咒罵已變爲一種藝術；他們努力說出不但是惱怒的話語，且是惱怒的意義，精神和觀念，——這更加細緻些，更加惡毒些。不斷的爭論使這藝術在他們之間更加發展。這班人全是在木棍底下工作着的，因此他們是懶惰的，也就是受腐化的；假使以前沒有腐化，那末是在流戍中腐化了的。他們大家聚到這裏來，並非出於自己的意志；他們彼此是陌生的。

「魔鬼必須先穿壞三雙草鞋，纔能把我們聚成一堆，」——他們自己對自己說；因此謠言，陰謀，女人氣的讒謗，妒忌，爭執，惡狠，永遠處於這個黑暗的生活中的前景上面。沒有一個女人會帶着像這些殺人犯中的幾個人那樣的女人氣的。我要重複一句，他們中間也有堅强的人，一輩子慣於命令和破壞的性格，鍛鍊成的，無畏的性格。這些人似乎受大家不由自主的尊敬；他們雖然時常很顧到自己的榮譽，但努力不使別人爲難，不參與無聊的咒罵，保持特別尊嚴的態度，好講理性，幾乎永遠服從的原理，也不出於義務的感覺，卻彷彿依照某種的契約，感覺到相互的利益。然而人家對待他們也很謹愼。我

（註）這幾句都是俄國獄中流行的口頭語，所謂「折毀綠街」大概是挨受鞭打的意思，「聽鼓聲」意即服從獄卒擊鼓傳出的號令。

譯者

記得，這類的罪囚中有一個人，具有無畏的，堅決的性格，上司曉得他有野獸一樣兇惡的脾氣，爲了犯什麼罪而被喚出去受刑。那是夏天，沒有工作的時候。一個長官，本獄最近而且最直接的長官，親自來到我們監獄大門旁邊的號房裏來監視處刑。這位少校是決定罪囚們命運的人物。他把他們作弄到見了他就戰慄的地步。他們最害怕的是他的銳利的，野獸似的眼神，在這眼神底下是什麼東西都無所遁形的。他好像並不看望就知道一切了。他走進監獄的時候，已經知道在監獄的另一端做些什麼事情。罪犯們稱他爲八眼人。他的方法是沒有用的。他祇是用瘋狂的，惡狠的行爲使那些狠惡的人們更加狠毒；假使他的上面沒有監督官，一個正直的，有判斷力的人，有時可以減輕他的野蠻的行爲，他一定會管理得鬧出極大的亂子來的。我不明白，他怎麼會順利地結束職務的；他在鮮活的，健康的狀態下辭了職，雖然也曾受過法庭的裁判。

那個罪犯被傳喚時臉色顯得慘白。他平常總是默默地，堅決地躺到鞭子底下，默默地熬受刑罰，受完刑罰以後就輕鬆地立起來，冷淡地，且用哲學家的態度看着所逢到的不順遂事。人家永遠對待他十分謹愼。但是這一次他爲了不知什麼原因認自己是有理的。他臉色慘白，瞞着衞兵，把一把尖銳的，英國的，製皮靴的大刀塞進袖子管裏。獄內嚴禁使用刀子和一切尖銳的工具。時常實施搜查，且是突如其來的，非同等閒的搜查，刑罰也是殘忍的；但是因爲在小偷決定特別藏開什麼東西時，難於在他身邊搜查出什麼來，又需用之物，所以雖然施行搜查，這些東西是不會消滅的。即使被搜去，也立刻會重新置備起來。全獄的人都奔到圍牆那裏，帶着死沈的心向木柱的隙縫裏張望。大家知道彼得洛夫這一次不打算受鞭笞，少校的末日已到。但是在最後的一分鐘內，我們的少校竟坐上馬車走開，而委託別個

軍官執行刑罰。「上帝把他救了！」——罪囚們以後說。至於說到彼得洛夫，他十分安靜地挨受了刑罰。他的怒氣隨少校的離開而消滅。罪囚會服從而且馴順到一定的程度爲止；有一個限度，是不能越過的。順便地說來：這種不耐煩和剛愎的奇特的發作是最有趣也沒有的事。人時常忍耐了幾年，十分馴順，熬受着最殘忍的刑罰，忽然爲了一點小事，爲了一點瑣節，甚至幾乎並不爲什麼，就發作了出來。從另一些人的眼光上看來，甚至可以稱他爲瘋人；但人們是這樣做。

我已經說過，幾年以來，我沒有在這些人中間看見過絲毫的懺悔，也沒有看見他們對於自己的犯罪有一點點痛苦的思念，他們中間一大部分在內心裏認自己是完全有理的。這是事實。自然，虛榮，壞榜樣，蠻勇，虛僞的羞恥，成爲一切的原因。從另一方面說，誰能說他透澈地觀察到了這些滅亡的心的深處，且讀到內中隱祕的，爲全世界所不知道的一切？但是這許多年來，至少可以在這些心內覺察出一點什麼，捕捉到足以證明內心的煩悶和悲哀的一點性格。但這是沒有的，根本沒有的。是的，犯罪大概不能用已有的，準備好了的眼光去加以理解。它的哲學比一般所想像的還要複雜一點。自然，監獄和强迫工作的制度不能使一個罪犯革面洗心；這種制度祇是懲罰他，給予社會一個不再有罪徒破壞它的安寧的保障。監獄和加强的苦工不過助長罪犯心中的仇恨，對於被禁止的享樂的渴念，和可怕的輕浮而已。但是我深信就是著名的祕密的制度也祇能達到虛僞的，欺騙的，外在的目的。它從人身上吸收生命的汁水，使他的心靈變爲衰弱，使它驚嚇，以後就將一個精神上業已乾涸的木乃伊，半瘋的人，當作改過與懺悔的範本那樣地表現出來。對社會反抗的罪犯自然怨恨它，幾乎永遠認自己是有理的，而認它是錯的。再說他已經從社會方面熬

受了刑罰，因此幾乎認自己的犯罪是業已洗淨，且已一筆勾消的了。從這種見解上可以將明，罪惡本身是幾乎必須加以饒恕的。儘管見解如何地多，每個人都應該同意，有一些罪，無論在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依照各種不同的法律，從世界成立的時候起，都被認爲無可爭辯的犯罪，且將永遠認爲如此，直到人類還存在着的一天爲止。我曾在獄中聽到人們講敍一些極可怕的，極奇特的行爲，極狂誕的謀殺案件，而且是帶了阻攔不住的，十分孩子氣的，非常快樂的笑講出來的。有一個弒父的兇手特別存留在我的記憶裏。他是貴族出身，做過官，而在他的六十歲的父親看來，是類乎浪子一類的人。他的行爲完全不合軌道，負了一身的債。父親限制他，勸他，但是父親有房產，有村莊，還疑心他有現錢，於是兒子爲了貪圖遺產而把他殺死了。這個犯罪在過了一個月以後纔被偵查出來。兇手自己向警察報告，他的父親失了蹤，不知去向。整整的一個月內，他過着極荒唐的生活。終於乘他不在的時候，警察發見了屍體。院子裏有一條通穢水的暗溝，用木板蓋住，和院子一樣長。屍體就放在這暗溝裏。它穿得而且打扮得十分整齊，白髮的頭顱被砍掉了，但還裝在軀體上面，頭底下兇手放了一個枕頭。他沒有供認出來；他被剝奪去了貴族的頭銜和官爵，遣戍做苦工二十年。我同他住在一起的時候，他一直處於極佳妙的，極快樂的心情中。他是輕佻的，浮動的，且十分無思慮的人，雖然完全不傻。我從來看不出他有特別殘忍的性格。罪囚們看不起他，不是爲了他所犯的罪——大家早就不去記憶它——卻爲了他的傻勁，爲了他不會做人。他在談話時有時憶起自己的父親。有一次，他和我談論他們的家庭裏遺傳下來的健康的體格的時候，說道：「你瞧，我的父親，他一直到他死時從來沒有抱怨過任何的疾病。」這樣的野獸般的無感覺自然是不可能的。這是稀有的現象；他的體格裏總有

什麼缺點，有某種肉體上的，精神上的殘廢，爲科學所不知曉的，而不是普通的犯罪。我本來不相信這個犯罪。但是知道他生平歷史的同城的人們把這件案子全都講給我聽。事實明顯得不能不使人相信。

罪囚們聽見他有一天夜裏在夢中呼喊：「抓住他，抓住他！把他的腦袋砍去，腦袋，腦袋！……」

罪囚們差不多全在夜裏說話，說胡話。咒罵，賊話，刀，斧，時常在說夢話時掛到他們的舌頭上去。「我們是挨打的人」——他們說，——「我們的內臟都被打得稀爛，因此我們在夜裏呼喊。」

替官家做的苦工並不是作業，卻是義務：罪囚趕完自己的功課，或者挨完法律上規定的工作時間，回到監獄裏去。他們仇恨工作。如果沒有自己的，特別的作業，可以使他把全部的智慧，所有的計劃全付託上去，是不能在獄中居住的。這一班人智識方面十分發展，強烈地生活過，而且希望生活下去，強迫地被拉到一堆裏，強迫地和社會，和正常的生活相脫離，這班人怎麼能正常地，有規律地，用自己的意志，情情願願地生活下去呢？單祇由於閒暇，他的身上就會發展出他以前沒有理解到的那些犯罪的本質。沒有工作，且沒有合法的，正常的所有權，人不能生活下去，會變壞，會變爲野獸的。因此獄內每個人由於自然的需要和一種自我保存的情感，都有自己的技藝和職業。日長的，炎夏的歲月幾乎完全被官樣的工作充滿着；短的夜間不見得有睡够的時間。但是到了多天，按照章程，罪犯等到天一黑，就應該禁閉在獄內。在冬夜冗長而且沈悶的時間內，究竟要做些什麼事呢？因此幾乎每一個營舍，全不顧禁令如何的森嚴，都變爲龐大的工場。本來勞力和作工是不禁止的；但是嚴禁在獄內自己身邊攜帶工作器械，而沒有它，工作是不可能的。但是大家偷偷地工作着，在有些情事中，上司似乎對於這不很加以注意。罪犯中有許多人初次來到獄內

的時候什麼也不知道，但向別人學習，以後期滿釋放時竟成爲良好的工匠。匠，鍍金匠。有一個猶太人，伊薩伊·蒲姆斯泰因，以鐘表匠而兼做放印子錢零錢。向城裏去兜攬定貨。金錢是鑄造出自由來的，因此它對於完全喪失自由的人是十分珍貴的。祇要在他的口袋裏響上幾響，他已經得到一半的安慰，那怕不能用它也可以。但是裏面有皮鞋匠，裁縫，木匠，雕刻什麼地方都可以用，況且禁食的果實其味是加倍的甜的。在獄內甚至還可是大家全抽着。金錢和煙斗能够醫治壞血症和其他疾病。工作則可以從犯罪犯們會互相吞噬，像蜘蛛在玻璃瓶中一般。雖然如此，工作和金錢全是被禁止的。時常夜間突然實行搜查，將一切被禁止的東西沒收，——無論把錢怎樣藏着，有時總歸會被偵探們搜到的。他們所以不珍惜錢，而很快地就把它喝掉，一部分也就是爲了這個原因；也就爲了這個原因，獄罪的人除去喪失自己一切財產以外，普通都受到嚴重的懲罰。但是在每次搜查以後，立刻置備新東西，於是一切都照舊了。上面也知道這件事情，罪犯們並不對刑罰有所抱怨，雖然這樣的生活像移居維蘇浮火山上的人們的生活一般。

諸凡有技藝，便用別種方式賺錢。有些方法是很別致的。例如，有一些人西有時是監獄牆外的任何人都不能想像出來的，不必說買賣，甚至不會把它當作東西看。獄內的人們都很貧窮，但極好做生意。最後的一塊抹布都標有價格，當作做生意的籌碼之內具有比在自由的世界內完全不同的價值。用了極大的，複雜的勞力，祇得到極少的酬勞。有些人順利地

經營着放印子錢的生意。罪犯在虧空或破產以後把最後的東西送給放印子錢的人，而向他取到幾個銅幣，還須付出可怕的利息。假使他到期不取贖，那些東西便立刻毫不加以憐惜地出售；重利盤剝的生意竟發達到收官家的東西作爲抵押品的地步：例如，官家的衣囊，皮鞋等，——是每個罪犯在任何時間內都需要的東西。但是在抵押這類東西的時候會發生另一個轉變，不是完全意料不到的：那就是抵押東西的人立刻不再多講，走到下士官長那裏——獄長最親近的人——報告關於抵押公家物品的事情，那些物品便立刻從放印子錢的人的手裏沒收，甚至不去陳報上官。最有趣的是有時甚至沒有爭吵的事情發生：那個放印子錢的人默默地，陰鬱地交還應該交還的東西，甚至好像自己期待着會發生這種情形似的。也許他不能不自行承認他自己如果處於抵押人的地位上也會這樣做的。假使以後有時鳥兩聲，那末沒有一點惡意，卻祇是爲了洗清洗清良心而已。

●在一般的情形下，大家互相偷竊。幾乎每人都有一隻箱子，帶着鎖，作爲保存官家物品之用。這是准許的；但木箱也擋不住偷竊。那裏的小偷具有如何巧妙的手段是可想而知的。有一個罪犯是誠懇地忠實於我的人，（我這樣說，沒有一點牽强的意思，）從我身邊偷去一本聖經，那是獄內允許讀的唯一的書；他當天自己對我承認了出來，並非由於懺悔，卻爲了憐惜我，因爲我尋覓了許多時候。還有人賣酒，很快地賺了許多錢。關於賣酒的事情我以後要特別講一講；那是一樁很有趣的事情。獄裏有許多人是爲了販運私貨而進來的；因此，在這樣嚴密的檢查和看守之下，怎麼還會有酒運進來，是無所用其驚異的。順便說一句：販運私貨依照性質是一種特別的犯罪。例如，能不能設想，金錢和利益在有些販運私貨的人看來不過占據

第二等的地位？其實情形確乎是這樣。販運私貨的人是恃着熱情和天稟而工作的。他部分地是詩人。他冒着一切的險，做出可怕的危險的舉動，施展狡猾的手段，想出各種花樣，還設法脫身；有時甚至出於某種靈感。這是一種極强烈的情慾，正如賭博一般。我在獄內認識一個罪犯，他的外貌十分魁偉，但是性情溫馴，靜謐，簡直無從設想他怎麼會落到獄裏來的。他的脾氣那樣的善良，那樣的和人們合得攏來，在他留在獄內的整個時間內竟沒有和任何人吵過嘴。他從西方的邊境上跑來，爲了販運私貨進獄，自然忍熬不住，他開始偷運酒進來。有多少次，他爲了這樁事受到懲罰；他如何地懼怕鞭笞！再說運酒這件事本身給予他極少的收入。因酒而發財的惟有劇團管理員一人。這怪物喜歡爲藝術而藝術。他像女人似的善哭，好幾次，在受到懲罰以後，他賭咒不再偷運違禁物。他勇敢地戰勝自己，有時竟熬了整整的一個月，但終於熬受不住……由於這類人物，酒在獄中是不會缺少的……

還有一項收入，雖然不會使罪犯們致富，但是源源不絕的，具有慈善性質的。那便是施捨。我們社會中上等階級方面無從了解那些商人，下市民和所有我們的老百姓怎麼這樣關心「不幸的人們。」施捨幾乎永遠是不間斷的，幾乎永遠給麵包和麵包圈，而很少給金錢的。沒有這些施捨，在許多地方的罪犯們，尤其是被告們——對待他們比對待已判決的囚犯嚴厲得多——會感覺十分困難的。依照宗教的習慣，施捨是由罪犯們平均分配的。假使不够分，他們便把麵包齊整地切碎，有時甚至切成六塊，每個囚犯一定應該得到一塊。我記得我初次收到金錢施捨的情景。這在我到獄裏來不久的時候。我自回來，由衞卒伴送着。母女兩人迎面走來，女兒有十歲左右，美麗得像小天使一般。我已經見過他們一次。

母親是一個小兵的寡妻。她的丈夫，一個年輕的小兵，因事受審判，在醫院中罪囚診療部內死去，那時候我也病倒在醫院中。妻子和女兒跑來見他，和他作別；兩人都哀哀地哭泣着。小女孩一看見我，臉上發紅，對母親微語了幾句；她立刻止步，在包裹裏找出四分之一的銅戈比來，交給小女孩。她跑到我面前來……「喏，『不幸的人，』看基督的份上，把這戈比收下了罷！」——她一面喊，一面跑到我面前，把那個銅幣塞到我手裏來。我收了她的銅幣，小女孩十分滿意地回到母親身邊去了。這個銅幣我許久地藏在自己身邊。

第二章　最初印象

最初的一個月，總之，我的監獄生活的初期，現在靈活地留在我的想像裏。以後所過的牢獄中的歲月反而在我的記憶裏十分黯淡地閃過。有些日子彷彿完全隱滅，互相融合在一起，僅祇留下一個整個的印象：沈重的，單調的，窒悶的印象。

我在我的牢獄生活的最初的幾天內所經歷的一切，現在彷彿覺得是昨天發生似的。這也是理所當然。

我清楚地記得，從最初跨進這個生活裏去的第一步起使我驚愕的是我彷彿並未發現在這裏面有任何特別可驚愕的，不尋常的，或者不如說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情景。這一切彷彿以前也曾在我的想像裏閃現過，當我在走向西比利亞的途中努力預先猜測我的命運的時候。但不久無數極奇怪的意外事件，極怪誕的事實，開始幾乎在每步路上使我止步。以後，我已在獄中住得十分長久的時候，纔充分地理解這種

生活的一切特殊性，一切偶然性，便更加使我驚異了。說實話，這驚異一直伴着我，在我的牢獄生活的長久的時期內；我永遠不能安靜地處下去。

我進獄時的最初的印象是極討厭的；雖然如此——奇怪得很——我總覺得獄內的生活比我在道中想像的輕鬆得多。罪犯們雖然上了脚鐐，但可以自由地在全獄中走着，罵人，唱歌，爲自己工作，抽煙斗，甚至喝酒，（雖然喝的人不多，）到了夜裏有些人還要聚賭。例如說，工作本身我並不覺得怎樣的苦，怎樣的累重，過了許多時候我纔猜到這種工作的艱重，並不在於它的艱難與沒有間斷，卻在於它是强迫的，强制的，從棍杖下逼出來的。農人在自由的生活裏工作得也許比罪犯的工作要苦得無可比較，有時甚至還要在夜間工作，尤其在夏天；但是他爲自己工作，帶着理智的目的工作，他會感覺比罪犯在做着强制的，完全對他無益的工作的時候輕鬆得多。我有一次想到一個念頭：假使人們想把一個人完全壓碎，完全消滅，用極可怕的刑罰懲罰他，使得最利害的兇手會爲了這刑罰抖慄，預先看着它就害怕，那末祇要在工作上加添完全無益和無意義的性質就行了。即使現在的苦工對於罪犯是無興趣而且沈悶，但是工作本身是有理性的！罪犯造磚頭，掘土地，粉刷牆壁，建築房屋；在這工作裏有意義和目的。罪犯有時甚至會被這工作吸引住，想做得靈巧些，熟嫻些，好些。但是假使，譬如說，强迫他把水從這個木桶裏傾到另一個木桶裏，又從另一個木桶裏傾到第一個木桶中，還强迫他搗碎砂土，把一堆土來回地從一個地方推到另一個地方，——我以爲，過了幾天以後罪犯會上弔或者寧願犯一千次罪，但求一死，從這種屈辱羞恥和痛苦中解脫出來。顯然，這樣的刑罰會變爲苦刑，一種殘忍的報復，而且是無意義的，因爲它不能達到任何理性的目的。但是

因爲這樣的苦刑，這種無意義，屈辱與羞恥有一部份會存在於一切强迫的工作裏面，所以徒刑犯所做的工作比一切自由的工作苦得不可比擬，也就因爲它具有强制性質的緣故。

我進獄時是在冬天，十二月，對於夏天的艱難到五倍以上的工作還沒有什麼理解。冬天，我們的獄內，官家的工作很少。罪犯們上伊爾推慈河上去拆除官家的舊平底船，到工廠裏去工作，掃除官舍旁邊由於大風雪堆積攏來的積雪，燒融而且攪和雪花石膏，等等。冬天是短的；工作完得很快，我們全部人員很早就回到獄裏來，幾乎無事可作，假使沒有一點自己的工作要做的話。但是罪犯中也許祇有三分之一從事自己的工作；其餘的人們虛耗着光陰，無目的地在全獄的營舍中幌來幌去，相罵，互相施展陰謀，鬧亂子，喝酒，假使弄到一點錢；到了夜裏就賭錢，把最後的一件襯衫賭光，而這一切全是由於煩悶，由於暇閒，由於無事可做。以後我明白，除去强迫的工作以外，在牢獄的生活中還有一樁苦刑，幾乎比任何別的都利害的苦刑。那就是强迫的共同生活。共同生活自然在別些地方也有的，但是在獄中來的有些人不是每個都能和他們合得來的。我相信每個罪犯都會感到這個苦楚，自己的食物的時候，祇說麵包一樣東西，並且稱讚我們那裏的麵包是大家隨便喫的，不是按分量發給的。最後的那樁事實使他們感覺駭怕：按分量發給的時候有三分之一的人會挨餓的；合着喫，大家都够了。我們

食物我也覺得十分充足。罪犯們說，在歐俄的囚營中沒有這種飯食可喫。對於這層我不能加以推斷：我沒有去頓過。其實許多人都有自備食物的可能，我們這裏，牛肉的價格太便宜，夏天每磅祇要三個戈比。不過祇有那些手邊時常有錢的人們纔預備自己的食品；獄中大多數是喫公家的食糧。罪犯們在誇耀自

的麵包似乎特別有滋味，是全城聞名的。人們認爲這是獄內的烤爐美觀。那些湯在一隻公共的大鍋裏煮着，稍微加了點麵粉進去，又稀又淡，特別在平常的日子裏。使我驚駭的是裏面有許多蟑螂。罪犯們一點也不注意這層。

最初的三天，我沒有出去做工；對待一切新來的人都是如此：讓他們休息一下，舒散路上的疲乏。但是在第二天上，我必須離開監獄去釘脚鐐。我的脚鐐是不合格式的，環圈形的，所謂「細彎」——罪犯們這樣稱呼着。這種脚鐐是帶在外面的。至於獄中正式的脚鐐，爲便於工作起見，並不用環圈，卻用四根鐵棒製成，幾乎有手指那般的粗，用三隻環圈互相聯結起來。這種可以藏在褲子裏面。有一根皮條繫在中央的環圈上面，這皮條釘在腰帶上，腰帶又一直繫在襯衫上面。

我記得我在囚營裏的第一個早晨。獄門旁邊的號房中，鼓聲震破了曉光。十分鐘以後，值日的下士官起始開營門。大家醒了。在一根粗大蠟燭的黯淡的光線底下，罪犯們從自己的鋪板上起身，冷得發抖。大多數的人因爲剛睡醒的緣故，露出沈默和陰鬱的樣子。他們打哈欠，伸着四肢，打着烙印的額角上顯出深刻的皺紋。有些人盡着十字，另有些人起始講話。屋內非常的悶熱。新就闖了進來，一團團的蒸氣在營舍內飛翔。罪囚們圍在水桶旁邊；他們挨着寒冷取起水罐，往嘴裏灌滿了水，又從嘴裏噴出水來洗手和臉。水是昨天晚上由便桶管理人預備下的。在每個營舍中照例有一個罪犯是大夥公舉出來，在營房中服役的。這人稱做便桶管理人。他不出去做工。他的職務是注意營舍的清潔，洗濯而且刮削鋪板和地板，端進端出便桶，還搬運兩桶新鮮的水進來，——早晨用來洗臉，白天用來喝。水

罐祇有一隻，爲了它立刻開始了爭吵：

「你鑽到那裏去，你這爛額角！」——一個陰鬱的，高身材的囚犯是微黑的，在剃得光光的腦蓋上有奇特的，凸出的部分。他推開一個肥胖的，短矮的，露出快樂和紅潤的臉的人，——「等一等！」

「你嚷什麼！叫人家等一等要給錢的。你自己滾開罷！簡直就像一尊石像似的伸直了身體。弟兄們，他這人身上沒有一點活勁。」

這句「活勁」的話引起了一些效果：許多人全笑了。這就是那個營裏成爲自願充當的小丑了。那個高身材的囚犯看着他，露出深深的快樂的胖子所需要的，他顯然在因小豬送來而高興得如此。」鄙夷的態度。

胖子終於生氣了。

「你究竟是什麼鳥兒？」——他忽然漲紅了臉，大喊起來。

「我就是鳥兒，」

「什麼樣的鳥？」

「就是這樣的。」

「究竟是什麼樣的？」

「瞧他餵够了獄裏的麵包。因爲開齋的時候有十二隻

「一句話，就是這樣的。」

「究竟是什麼樣的？」

兩人對瞪着眼睛。胖子等候回答，握緊住拳頭，彷彿打算立刻打架似的。我於我顯得新穎。我帶着好奇看望着。以後我纔知道這類把戲是異常天眞的，而且像演喜劇一般，是爲了博得大家的快樂而扮演出來的；幾乎永遠不會弄到打架的結局。這一切具有十分別致的性質，足以形容出獄內的風氣來。

那個高身材的罪犯安靜而且莊嚴地立在那裏。他感覺人家都在看望他，而且等候着；聽他的回答有沒有失去面子的地方。他感覺必須維持自己的體面，證明他確乎是一隻鳥兒，而且表示他是什麼樣的鳥兒。他帶着無從形容的鄙夷的態度，斜看自己的仇人，爲了更加增添侮辱的程度，似乎隔着肩膀，從上到下，看望他，彷彿在那裏審看一隻甲蟲，同時慢吞吞地，清晰地說道：

「卡剛，……」（註）

那就是說他是「卡剛」鳥。一陣洪鬱的鼓笑歡迎罪犯的善於辭令。

「你是混蛋，你還不是卡剛！」——胖子怒吼着，感到他在各方面都失敗了，因此到達了極度憤怒的程度。

爭吵剛變成嚴重的樣子，大家立刻把兩位好漢包圍了。

（註）Kaschka 鳥名，但華譯名無從詳考。　譯者

「幹什麼吵鬧！」——全營的人都朝他們叫喊起來。

「你們最好打一頓，何必拉破嗓子呢？」——有人從角落裏喊着。

「你瞧，他們會打起架來的！」——有人回答。——「我們這裏的人全是大膽的，好搗亂的，七個人決不會懼怕一個……」

「兩個人都是好角色！一個爲了一磅麵包進獄，另一個是像牛奶壺一樣的荒唐鬼，從女人那裏吃了酸奶，就抓起鞭子來了。」

「嚇！嚇！嚇！算了罷！」——一個傷兵喊叫着。他是爲維持營中的秩序而存在着的，因此睡在角落裏特別的鋪板上面。

「拿水來，夥計們！」涅瓦利特·彼得洛維奇醒了！給涅瓦利特·彼得洛維奇，親愛的老哥倒水！」

「老哥……我那裏是你的老哥？我們沒有一塊兒喝過一個盧布的酒，還要稱兄道弟呢！」——傷兵嘮叨地說，一面把大衣袖子往裏拉……

預備點名；天色起始發亮；廚房裏擠滿了一大羣人，擠得一點風也不通。因犯們穿着半統大衣和半截的帽子，聚在麵包旁邊。一個廚子正在給他們切麵包。廚子是大家公舉出來的，每個廚房選兩人。切麵包和牛肉的刀子就存在他們那裏，每個廚房祇有一把刀子。

罪囚們分布在角落裏和桌子附近，穿戴着帽子和半統大衣，繫着腰帶，準備立刻出去做工。在幾個人面前放着木製的杯子，裏面盛着酸水。把麵包撕碎了，放在酸水裏，就喫喝起來了。喊嚷和喧嘩是難熬的；但

是有幾個人輕聲地，有禮貌地在角落裏談着話。

「安東南奇老公公，你好呀！」——年輕的罪囚說，坐在一個皺眉的，無牙齒的罪囚身邊。

「你好呀，假使你不是說着玩笑，」——那人說，不擡起眼睛來，努力用失去了牙齒的牙肉啃嚼麵包。

「安東南奇，我以爲你死了；眞是的。」

「不，還是你先去死罷，我坐在他們的附近。兩個態度莊嚴的罪囚在我的右邊談話，顯然我不會偷我的東西，」——一個人說。——「老兄，我自己也怕要偷什麼東西呢。」

「人家總不會偷我的一切全都偷光，還不鞠一次躬。我剛纔她自己來過。叫我把她放到那裏去？祇有一所房子，向那個猶太壞蛋騷洛明卡手裏買下來的，以後這人上弔好去求劊子手費奇卡：他在城裏還們那裏賣過酒！綽號叫做格里士卡，——一個黑酒店。」

「我知道。他前年在我死了。」

「你並不知道；這是另那裏知道！我能給你舉出許多證人來……」

「怎麼會是另一個？你也沒有誇什麼嘴，你倒說我是什麼人？」

「你舉出來！你是什麼人？我是什麼人？」

「什麼人！我還打過你，我知道。」

「你打過的，打我的那個人還沒有生養下來；打過我的人在地底下躺着。」

「你這人昏了！」

「你簡直是作死！」

「你該殺！……」

於是互相對罵起來了。

「得啦，得啦，得啦！吵鬧起來了！」——周圍的人們呼喊着。——「不會在自由的世界裏好好地生活下去；倒喜歡在這裏瞎吵嘴……」

大家立刻鎮壓住了。相罵，用舌頭「打架」還可以允許。一部份還可以給大家解悶。但是不會弄到眞正相打的地步，仇人們祇在特殊的情形下面纔會相打。一發生相打，就要報告少校；於是開始偵查，少校親自跑來，——一句話，大家都不好，因此相打是不准許的。就是仇人們自己也多半爲了解悶，爲了練習辭令而相罵。時常自己欺騙自己，起頭露出非常興奮的樣子，兇狠得不可開交……你會想到：立刻就要互相揪打起來；其實一點也不會的：一達到相當的頂點，便立刻散場了。這一切起初使我驚異。我特地引證出一些極普通的，囚犯們的談話的例子來。我起初不能意想到，怎麼可以爲娛樂而相罵，在這上面尋找趣味和可愛的練習？然而虛榮也是不應該忽視的。會對付人的詭辯家受着人們的尊敬。祇是不對他拍掌，像對伶人那樣罷了。

從昨天晚上起我就注意到人家在那裏斜眼看我。

我已經捉到幾個陰鬱的眼神。有幾個囚犯則是在我身邊徘徊着，疑心我身邊有錢。他們拍我的馬屁；開始教我如何戴新脚鍊；給我弄到一隻帶鎖的小箱，自然是化錢買的，爲了可以把發下來的公家的東西和我自己帶到獄裏來的一些內衣藏放到裏面去。第二天，他們就從我那裏把它偷走，換酒喝了。內中有一個人以後成爲我最親信的人，雖然在遇到一切方便的情事下，也不斷地偷我的東西。他這樣做着，不露出一點慚愧的樣子，幾乎是無意識的，彷彿由於一種義務，因此對他生氣是不可能的。

他們還教我在獄中自備茶水，可以買一把茶壺，臨時先把別人的一把借給我用。他們還把一個廚子介紹給我，說他可以替我預備隨便什麼飯菜，每月祇要三十戈比，假使我想分開來吃，自買伙食。……他們自然向我借錢，在第一天上就每人跑來借過三次。

在獄中，對於以前的貴族一般地都抱着陰鬱的，惡意的態度。雖然那些貴族們已經被剝奪自己的身份，和其餘的囚犯處於完全平等的地位，——但是囚犯們從不承認他們爲自己的夥伴。這甚至並非由於有意識的偏見，卻完全是誠懇的，無意識的。他們誠懇地承認我們爲貴族，儘管自己喜歡用我們墮落的那件事實嘲笑我們。

「不，現在算了罷！以前彼得從莫斯科大模大樣地走過，現在彼得祇好去搓麻繩，」等等的客氣的話語。

他們帶着快意看我們的痛苦，我們也努力不把痛苦露給他們看。特別是在一起工作的時候，我們最受他們的氣，因爲我們沒有他們那樣的力氣，我們不能幫他們很多的忙。取得老百姓的信任，（尤其是那

樣的老百姓，）博得他們的愛是最困難不過的事。

獄中祇有幾個貴族。首先是五個波蘭人。關於他們，我以後會特別講一下。囚犯們最不喜歡波蘭人，甚至更甚於俄國貴族出身的流犯。波蘭人（我祇指着那些政治犯，）對待他們似乎很細膩，客氣得使人惱怒，過分地不多說話，怎麼也不能在囚犯們面前隱藏自己對他們憎厭的態度，他們也很明白這點，拿同樣的態度對付。

我幾乎在獄中住了兩年，纔能獲得囚犯中幾個人的好感。但大部分的人終於愛我，承認我是「好」人。

俄國的貴族除我以外，還有四個。一個是低賤的，卑劣的東西，道德方面敗壞得可怕的傢伙，職業性的偵探和告密者。我還在沒有進獄之前就聽到這人，從最初的幾天起就和他斷絕一切來往。還有一個就是弒父的兇手，我已經在這篇記事裏講過了。第三個人是阿基姆·阿基梅奇；俄國的貴族除我以外，還有四個。一個是低賤的，卑劣的東西，道德方面敗壞得可怕的傢伙，職業性的偵探和告密者。我還在沒有進獄之前就聽到這人，從最初的幾天起就和他斷絕一切來往。還有一個就是弒父的兇手，我已經在這篇記事裏講過了。第三個人是阿基姆·阿基梅奇；我很少見過像阿基姆·阿基梅奇那般的怪物。他在我的記憶中特別深印着。他的個子很高，身體是乾癟的，腦筋顯得遲鈍，完全不通文理，儘愛講禮數，做事謹愼得像德國人。囚犯們常常取笑他；但是有幾個人甚至怕和他來往，爲了他那種吹毛求疵的，好責備人的，胡鬧的性格。他剛進來就和他們拉攏，和他們相罵，甚至打架。他這人老實到了奇怪的地步。他一看見不公平的事情，立刻上前干涉，那怕這並不是他的事情。他天眞到過份的程度：例如說，他有時和囚犯們相罵，責備他們做賊，很正經地勸他們不要偷東西。他曾在高加索充當旗手。我和他從第一天上就投合起來，他立刻把自己的事情告訴我。他起始在高加索步兵營裏充當下士，熬受了許多時候，終於被擢升爲軍官，派遣到某要塞去充任長官。有一個鄰近文職的公爵縱火焚燒他的要塞，對它夜襲；但是

沒有成功。阿基姆·阿基梅奇施用狡詐的手段，甚至不露出他知道誰是主使者的態度。事情全推到非文職的人們身上。過了一個月以後，阿基姆·阿基梅奇十分客氣地邀請那個公爵飲酒。公爵毫不疑惑，竟自來了。阿基姆·阿基梅奇排好了隊伍，當衆宣布公爵的罪狀，責備他；對他說焚燒要塞是可恥的事情。他當時詳詳細細地教訓了他一頓，告訴他文職的公爵應該如何做人，後來就把他槍斃，同時將詳細情節陳報上峯。他爲了這樁案件吃官司，被判處死刑。以後又將判決減輕，遣戍到西比利亞，做第二等的苦工十二年。他完全承認自己做得不合法，對我說他在槍斃公爵以前就知道這個，他知道文職的人應該依照法律治罪。他雖然知道這層，但是他彷彿一點也不能眞正地了解自己的罪：

「你想一想！他不是焚燒我的要塞麼？爲了他這樣做，還要我向他鞠躬麼？」——他對我說，在回答我的反對的話的時候。

罪囚們雖然嘲笑阿基姆·阿基梅奇的傻勁，但到底很尊敬他的謹愼和勇敢。

沒有一樁手藝爲阿基姆·阿基梅奇不知道的。他是木匠，皮靴匠，泥水匠，鍍金匠，銅匠，而這一切全是在獄中學會的。他全是自己學會：祇要看一次，就能做。他還會做各種盒子，籃筐，燈籠，玩具，送到城裏出賣。因此他身邊常有錢，當下就用這錢買多餘的內衣，軟一點的枕頭，還置備了一條可以摺疊的褥子。他和我同營居住，在我進獄的最初幾天內幫我許多忙。

罪囚們從獄內走出去做工的時候，先在號房前面排隊，排作雙行。罪囚們的前後排列着一些荷槍實彈的衞卒。工程隊的軍官，指導員，還有幾個工程隊裏的下級士官，和監工們全到齊了。指導員數清了罪囚

的人數，一批批派他們到各自需要去的工作場所那裏去。

我隨着別人到工程隊的工場裏去。那是一所低矮的，石建的廠屋，位置在一個大院裏面，院裏堆滿了各種材料。這裏面有鐵匠作，銅匠作，木匠作和水泥作等。阿基姆·阿基梅奇上這裏來，在水泥作裏做工，熬煎麻油，調和漆料，做假胡桃木的桌子和傢具。

當我在等候改裝脚鐐的時候，和阿基姆·阿基梅奇談到我在獄中的最初的印象。

「是的，他們是不喜歡貴族的，」——他說。——「特別是政治犯。這個不足爲奇。第一，我們是和他們不相像的另一種人，第二，他們大家以前不是田主階級，便屬於軍界。您自己判斷一下，他們能不能愛我們？我對你們說，這裏的生活是很困難的。俄羅斯的囚營中還更加困難些。我們這裏有從那邊轉來的人，簡直不絕口地誇獎我們的監獄，好像從地獄升到天堂裏一樣。糟糕的並不在於工作。聽說，在那邊頭等的監獄裏，管獄的官長不完全是軍人，對於罪犯的處置，用着和我們這裏不同的方法管理着。聽說那邊的囚犯有自己的小房可住。我沒有去過，不過聽見人家說。他們不剃去頭髮，不穿制服，固然我們這裏穿制服和剃光頭髮是很好的；到底有秩序些，眼睛也看得舒服些。不過他們是不喜歡這個的。你瞧一瞧，那是一羣什麼樣的人！有的是當兵人的兒子，還有的是乞爾克思人，第三是分裂教徒，第四是希臘正教的農人，把家庭，可愛的子女留在家鄉，第五是猶太人，第六是吉卜賽人，第七是不知道什麼人，而他們大家全應該同居在一起，不管怎樣，應該互相協力，用一隻碗喫飯，睡在一塊鋪板上面。而且太不自由：多餘的一塊麵包祇好偷偷地喫下去，每一個小錢應該朝皮靴裏藏放，眼前看見的就是監獄和監獄……傻勁自然而然地會鑽進腦袋

裏去的。」

但是這個我已經知道了。我特別想盤問關於我們的少校的事情。阿基姆·阿基梅奇並不守什麼祕密，我記得，給我的印象是不十分愉快的。

但是我注定還要在他的管理之下住兩年。所有阿基姆·阿基梅奇對我講的關於他的話是十分對的，差別的祇是現實的印象永遠比從普通的講述得來的印象强烈些。他是一個可怕的人，可怕的地方在於這樣的人竟會成爲統率這二百靈魂的，幾乎具有無限權力的官長。他自己不過是一個放縱的，兇惡的人，別的沒有什麼。他把囚犯看作自己的，自然的仇人，這是他的第一的，主要的錯誤。他確乎有點能力，但是一切，甚至是好的一切，都會在他的身上露出歪曲的形狀。他這人一點耐心也沒有，脾氣非常的惡劣，有時甚至夜裏都闖進獄裏去，假使看見囚犯朝左側睡，或者仰睡，到了早晨便要懲罰他：「你應該朝右面睡，照我吩咐的樣子。」獄裏大家都恨他，還怕他像怕鼠疫一般。他的臉漲得通紅，露出惡毒的樣子。大家知道他完全聽信他的馬弁費奇卡的話。他最鍾愛自己的狗脫萊作爾卡。在脫萊作爾卡生病的時候，他幾乎憂愁得發瘋。聽說他守在它面前哭泣，像守着親生的兒子一般。他把一個獸醫驅走了，照例幾乎和他相打。他聽費奇卡說，獄中有一個罪囚，是自修而成的獸醫，治病很得法，立刻喚他來。

「你幫幫忙罷！你祇要能治好脫萊作爾卡，我可給你許多錢！」——他對罪囚喊。

那個人是西比利亞的農夫，狡猾而且聰明的人，確乎是很靈巧的獸醫，但完全是一個農夫。

「我看了看脫萊作爾卡，——他以後對罪囚們講，在他拜訪少校後過了許多天，事情已經完全被

遺忘的時候。——「我看見：那隻狗躺在沙發上面的白枕頭上；我已經看出是發炎，應該放一放血，就可以治好這狗的病，這是實在的情形。但是我心想：假使我治不好，它死掉了，那便怎樣呢？我就說，大人，不行，你來叫我太晚了；假使昨天或前天喚我；我一定可以治好這條狗，現在我不能，我治不好……」

脫萊作爾卡就這樣死了。

有人對我詳細講述，有人想殺死我們的少校的情形。獄內有一個罪囚。他已經住了好幾年，平素的行爲十分馴善。人們祇看出他幾乎從來不和任何人說話。人家當他是瘋僧模樣的人。他認識字，在最近的一年來時常讀聖經，日夜地讀。他在半夜裏大家睡熟的時候起身，點上教堂裏用的蠟燭，爬到爐臺上去，打開書，讀到早晨。有一天他走到下士長面前去宣布，他不願意再做工了。下士官報告了少校；他發了火，立刻自己騎馬趕來了。那個罪囚握着預先備好的磚頭，跑到他身邊去，但是沒有擊中。人們把他抓住，加以裁判和懲罰。一切發生得很快。三天以後他在醫院中死了。他臨死時說他不恨任何人，卻祇想受苦。不過他不屬於何種分裂派的教門。獄中憶起他的時候總是持着尊敬的態度。

我終於改釘了脚鐐。有幾個賣麵包的女人陸續地走到工場裏來。有些人完全是小女孩。她們在成熟的年齡之前，總跑來賣麵包；母親烘烤，她們賣。年齡長大後，她們還繼續跑來，但已經不帶着麵包了。這樣幾乎永遠成爲慣例了。也有的不是小女孩。麵包的價錢賣得很便宜，罪囚們幾乎全買來喫。

我看到一個罪囚，他是木匠，頭髮業已灰白，臉色紅潤。他帶着微笑逗賣麵包的女人們。她們沒有來以前，他先把一條紅羽毛布的手帕圍在頸頸上面。一個肥胖，臉上全是雀斑的農婦把自己的木盤放在他的

工作檯上。他們中間起始談話了。

「昨天你爲什麼不到那裏去？」——罪囚說，露出自滿的微笑。

「眞是的！我去過的。人家還叫你米卡呢，」——活潑的農婦回答。

「我們被傳喚走了，否則我們一定會留在那裏的……前天你們大家全上我那裏去了。」

「瑪利耶士卡來過的，哈佛洛士卡來過的，柴孔達來過的，特武格洛紹瓦來過的……」

「這是怎麼會事？」——我問阿基姆·阿基梅奇：——「眞有這事的麼？……」

「也許有的，」——他回答，謙遜地垂下眼皮，因爲他是十分講究貞節的人。

這種事自然是有的，但很少，且有極大的危險。總之，愛喝酒的人要比敢作這種事情的人多些，不管强迫的共同生活具有事實上的困難。走近女人身邊是極難的事。必須選擇時間，地點，互相約好，規定見面的日子，尋覓幽靜的所在，這是特別困難的，又要勸服衞兵，這是更加困難的，總之，必須化去無數的金錢。但是我以後有時到底做了戀愛的場面的證人。我記得，在一個炎夏的日子裏，我們有三個人一塊兒在伊爾推慈河岸旁的一個車房裏，生燒爐。衞兵們是良善的。終於有兩個女的出現了。

「你們怎麼坐得那樣久？是不是在茲魏爾闊夫那裏？」——一個罪囚上前迎接她們。她們是來找他的，他早就等候她們。

「我坐久了麼？剛纔我坐在他們那裏並不長久呀，」——女郎快樂地回答。

她是世界上最齷齪的一個女孩。她的名字就叫做柴孔達。特武格洛紹瓦和她同來。這位的臉容也是無法描寫的。

「長遠不見你了，」——情郎對特武格洛紹瓦說，——「你好像瘦了一點？」

「也許。我以前眞胖，現在——好像吞了一隻針似的。」

「還是找小兵麼？」

「不，這是那些壞人們對你瞎說的。其實有什麼？那怕折斷了肋骨，也不會愛小兵的！」

「你不要理他們，還是愛我們好；我們有錢……」

爲了完成這幅圖畫，不妨想像一下：一個剃光頭髮的情郎，戴着脚鐐，穿着格條的衣裳，且在衞兵的監視之下。

我和阿基姆·阿基梅奇告別。我一曉得我可以回家，便由衞兵伴送着，走回獄裏去了。人們已經漸漸兒聚攏來了。最先回來的是按照所定的功課工作的人們。唯一的使罪囚工作得勤快的方法是給他定下一份功課。有時功課定得很多，但總會比平常時讓他們一直工作到打中飯鼓時完成的快兩倍。罪囚做完了功課，就毫無障礙地走回家去，沒有人阻止他。

中飯不是大家一塊兒喫，誰先到，誰先喫？廚房也不能一下子容納這許多人，我試了試菜湯，由於不習慣不能下嚥，便自己泡了一壺茶。我們坐在桌子的一端。有一個同伴，和我一樣的貴族，和我一塊兒坐着。罪囚們有來的，也有走的。地方還寬敞，大家還沒有完全到齊。一對有五個人，坐在另外的一隻大桌旁

邊。廚子給他們盛了兩碗菜湯，把一大鍋煎魚放在桌上。他們似乎有什麼慶祝的事情，所以喫着自備的菜。他們斜眼看了我們一下。一個波蘭人走了進來，和我們坐在一起。

「人不在家，可是什麼都知道！」——一個高身的罪囚走進廚房裏來，大聲呼喊，眼神拋擲到所有在座的人們身上。

他的歲數有五十左右，身上肌肉極多，但個子是瘦瘦的。他的臉上有點狡猾和快樂的神情。特別令人注目的是他的肥胖的，掛落的下脣；它給他的臉增添一種極滑稽的樣子。

「唔，你們一夜睡得很舒服呀！爲什麼不問安呢？祝庫爾司基的老鄉們的健康！」——他說着，挨坐在喫自己的飯食的人們身旁：——「你們款待我這個客人罷。」

「老兄，我們不是庫爾司基人。」

「那末是唐保夫司基人？」

「也不是唐保夫司基人。老兄，你不必問我們要東西喫。你到有錢的鄉下人那裏去求罷。」

「今天我的肚腹裏空空如也；但是那個有錢的鄉下人，他住在那裏？」

「格靜纔是有錢的鄉下人；你上他那裏去罷。」

「格靜今天喝起酒來，要把錢袋裏所有的錢全都喝光。」

「二十塊錢總是有的，」——另一個人說。——「做賣酒的生意是很有利益的。」

「怎麼，你們不招待客人麼？那祇好喫公家的東西。」

「你去要一杯茶來喝。老爺們在那裏喝茶呢。」

「什麼老爺不老爺的，這裏沒有老爺；和我們一樣的人，」——一個坐在角落裏的罪囚陰鬱地說。他先前沒有說過一句話。

「很想喝點茶，但是自己請求有點不好意思：我們是有志氣的人！」——厚嘴脣的罪囚說，善良地看望我們。

「您假使想喝，我可以給您，」——我一面說，一面邀請那個罪囚。——「要不要？」

「什麼要不要？怎麼會不要呢？」——他走到桌旁。

「眞是的，在家裏用手掌喝茶湯，到了這裏竟曉得喝茶了；想喝起老爺們的水來了，」——陰鬱的罪囚說。

「難道這裏沒有人喝茶麼？」——我問他。但是他沒有回答我。

「有人送圓麵包來了。大家喫圓麵包罷！」

圓麵包送來了。一個年輕的罪囚拿來了一大捆的圓麵包，在獄內兜賣。賣麵包的女人答應在十個麵包中送他一個；他就是圖這第十個麵包的利益。

「麵包呀！麵包呀！」——他一面喊，一面走進廚房裏來。——「莫斯科的麵包，熱吞吞的！自己想喫，沒有錢。喂，夥計們，祇剩下最後的幾隻麵包了：這裏有母親的。」

這個對於母愛的召喚惹得大家全笑了，幾個人買了他幾隻麵包。

「弟兄們，」——他說，——「格靜今天會玩出禍來的！眞是的！他一想玩，就會出事。那個八隻眼的人會來的。」

「可以把他藏起來。怎麼，醉得很厲害麼？」

「那裏！發着脾氣，儘跟人家胡攪。」

「這樣會弄到動武的……」

「他們講什麼人？」——我問和我同坐的那個波蘭人。

「他名叫格靜，是一個罪囚。他在這裏賣酒。賺到了幾個錢以後，立刻把它喝掉。他的性子殘忍而且惡狠；不過清醒的時候倒很馴順；一喝了酒，就完全露出本性來了。拿着刀子砍人。大夥兒去繩把他鎭壓住了。」

「怎樣鎭壓住的？」

「十個罪囚奔到他那裏去，拚命地揍他，一直揍到他喪失知覺爲止，那就是揍到半死繩罷休。這繩把他安放在鋪板上面，用半統的大衣蓋住。」

「那麼他們會殺死他的？」

「別人會被他們殺死，但是他決不會。他的力氣太大，比獄內一切的人，體格最堅强的都有力。第二天早晨，他起身的時候就完全健康了。」

「請問您，」——我繼續問波蘭人，——「瞧他們也喫自己的東西，我不過喝點茶而已。但是他們的

眼睛裏好像露出忌妒這茶的樣子。這是什麼意思？」

「這不是爲了茶，」——波蘭人回答。——「他們恨您，因爲您是貴族，和他們不相像。他們中間有許多人很想跟您鬧鬆扭。他們很想侮辱您，欺侮您。您還會在這裏看到不痛快的事情。這裏的生活對於我們大家是極困難的。在一切的關係方面，我們比大家都困難。需要許多冷靜的心神，纔會得習慣。爲了喝茶，爲了另外喫東西，您會遇到不止一次的不痛快和呪罵，雖然這裏有許多人時常喫茶。他們可以喝，您可不行。」

他說完以後就立起來，從桌邊走了。幾分鐘以後，他的話語應驗了。

第三章　最初印象（續）

M—司基剛走，（就是和我說話的那個波蘭人，）格靜完全喝醉了酒，闖進廚房裏來了。在青天白日裏，工作的日子，大家必須出去做工的時候，同時還有一個每分鐘內可能上獄裏來的嚴厲的官長，和常駐在獄內，一步不離，管理犯人的下士長，還有看守，傷兵，一句話，處於這一切嚴厲的情勢下面，——會發現一個喝醉了酒的罪囚，這把在我的心裏滋生着的，對於罪囚的生活的見解完全弄亂了。我必須住在獄內許多時候，纔能把在我的牢獄生活的最初幾天內對於我十分神祕的一切事實解釋出來。

我已經說過，罪囚們永遠有自己的工作，這工作是牢獄生活的自然的需要；極愛金錢，特別重視它，幾乎看得和自由相等，假使口袋裏有錢纔上兩響，他已經得到了安慰。否則，他會憂

愁，煩惱，不安，垂頭喪氣，假使沒有了錢，那時他準備偷竊，準備無論做出什麼行爲，祇要能够弄到金錢。金錢雖在獄內是極貴重的東西，但是它從來不會在有錢的幸運兒手裏存留得很久的。第一，保存着金錢，不讓它被偷去，或被沒收去是極困難的。假使少校在突然施行搜查的時候，發現了錢，便會立刻沒收。這錢也許他用作改善囚食；至少這些錢是必須送繳給他的。但是錢被偷竊的時候居多：任何人都不能加以信賴。以後我們發現了把銀錢保存得十分安全的方法。那就是交給一個信舊教的老人保管。這老人是從以前叫做魏脫闊夫柴夫的舊教的村莊裏遣戍到這裏來的……我忍不住要講幾句關於他的話，雖然不免要離開本題。

他是六十多歲的小老頭兒，小小的個子，灰白的頭髮。初看一眼，他使我十分驚愕。他並不像別的罪囚：他的眼神裏有一種安靜的樣子，我記得，我懷着一種特別的愉快看望他的圍在細皺紋裏的發光的，明朗的，亮晶的眼睛。我時常和他說話，我一輩子難得遇見這樣善良的，正直的人物。他爲着犯了極重要的罪被遣戍到這裏來。在舊教的村民中間發現了改信正教的人們。政府十分鼓勵他們，一面努力誘導別人也改信正教。老人和另一些狂信的人們決定「護教，」照他自己所表示的說法。正教堂方始建築，他們便放火把它燒燬了。老人以主謀者的資格，被遣戍做苦工。他本來是一個殷實的，行商的下市民；他留下了妻子和兒女在家裏；但是他持着堅決的心意上遣戍的場所裏來，因爲他由於盲信，認自己的被遣戍是「爲信仰受磨難。」你假如和他同住一些時候，你不由得會問自己：這個馴良的，溫和的，像小孩一般的人怎麼會成爲叛徒的？我好幾次和他談起關於「信仰」的問題。——他對於自己的信仰一點也不肯讓步。在他的反

駁的話語裏永遠沒有一點仇恨，沒有一點惡意。但是他竟焚燬了教堂，且不加以否認。依照他的信仰，他似乎應該把自己的行爲和因此而擔承下來的「磨難」認作榮耀的事情。但是無論我怎樣審看他，怎樣研究他，我從來沒有在他身上看出任何虛榮或驕傲的迹象。我們獄內還有別的舊教徒們，大半是西比利亞人。他們是智力方面極發達的人，狡猾的農夫，讀的書極淵博，但讀的全是死書。他們還是有力的詭辯家；他們性格驕傲，逞强，狡猾，而且十分沒有耐性。老人卻是完全另一種人。書也許比他們讀得還多，但是他逃避辯論。他具有十分豁達的性格。他很快樂，時常發笑，——並不是粗暴的，犬儒性的笑，像罪囚們笑的那個樣子；卻是明朗的，輕謐的笑，內中含有許多小孩氣的率眞。這笑似乎和他的斑白的頭髮特別相配。也許我是錯誤的，但是我覺得從笑中可以曉得人性，假使你和一個完全不相識的人遇見時對於他的笑感到愉快，你可以大膽地說他是好人。——老人獲得全獄普遍的尊敬，而絕不引以爲榮。我部份地了解到，他在他自己的同教者中間能發生怎麼樣的影響。雖然他在熬受徒刑的時候顯然的保持着堅定，但是他的內心裏藏着深刻的無從治愈的憂愁，他努力將它隱藏起來，不使大家知道。我和他同住在一個營舍中。有一次，在夜裏三點鐘光景，我醒了轉來，聽見一陣輕微的，努力壓抑住的哭泣聲。老人坐在爐臺上面，（就是那個嗜讀聖經，起意殺死少校的人夜裏跪在上面祈禱的那個爐臺，）照一本手抄的書禱告。他哭泣着，我聽見他不時地說：「主，不要離開我！主，使我堅强！我的小孩們，我的可愛的小孩們，我們永遠不會相見了！」我不能講述，我起始感覺如何的悲哀。——幾乎所有的罪囚們漸漸地把自己的錢交給這老人保存。獄內幾乎全是賊，但大家不知爲什麼原因忽然相信老人是怎麼也不會偷竊的。他們知道他把交給他的錢藏在某處，

但藏在一個祕密的，任何人都不能尋找出來的地方。他以後對我和幾個波蘭人解釋出自己的祕密。在一根木柱裏有一根樹枝，顯然和一棵樹長牢在一起。但是它可以拔出來，樹中會發現一個巨洞。老人把錢藏在裏面，以後又把樹枝插進去，於是任何人永遠不會尋找出什麼來的了。

然而我竟又到故事外面去了。我剛纔講過罪囚的口袋裏放不住金錢的原因。但是除去保存金錢的困難以外，獄內的生活實在太沈悶了；罪囚依照天性，是十分渴想自由的生物，依照他的社會地位，又是極其輕浮而且放縱的人，他自然會突然地「完全放肆起來，」把全部的資金化去，痛痛快快地喝一下，帶着呼喊和音樂，爲了忘記，那怕在一分鐘內忘記自己的煩悶。甚至瞧着都會奇怪：他們中間有些人拚命地工作着，有時無盡休地工作了數月之久，單祇爲了在一天內將所有賺到的錢完全化去，化得乾淨，而以後又用好幾月的功夫勤勞地工作着，一直到再來一次狂飲的時候爲止。——他們裏面有許多人愛置備衣裝，而且一定要置備平常的衣裳：一些非正式的黑褲，上褂，西比利亞式的襯衫等等。還有花洋布的襯衫和繫着銅板的腰帶也很時髦。他們在過節的日子裏穿扮了起來，而且打扮好的人一定要走遍所有的營舍，把自己獻給全世界觀看。穿得好的人那份自滿的樣子達到了孩子氣的程度；而且罪囚們在許多方面完全是小孩。誠然，所有這些好東西會忽然從主人的手內消失，有時會在當天晚上典押和售賣出去，以換取極少的錢。酗酒的發生常是有一定的時候的。普通總是候到節假的日子，或酗酒人命名日的那天纔起始的。那個做命名日的罪囚早晨起身時，在神像旁邊放了一支蠟燭，祈禱一番；以後打扮好了，還定下飯菜。買了牛肉，魚，包西比利亞式的餃子；他像公牛似的大嚼一頓，幾乎永遠獨自喫，不常邀請同夥們分食。以後發現

了酒：壽星喝得醉醺醺的，一定要在營舍裏走來走去，搖幌着，蹧頓着，努力給大家看他已喝醉了酒，在那裏「游玩，」因此獲得大衆的尊敬。俄國人中間到處會對醉人感覺到一點同情；但在獄中則對喝了酒的人保持尊敬的態度。獄中的酗酒裏含有一種特別的貴族的氣味。罪囚一高興，便一定要雇用音樂。獄中有一個波蘭人，是潛逃的兵士，人品很壞，但會奏提琴，還有這個樂器在身邊，——這是他全部的財產。他不會幹什麼手藝，祇是被雇到酗酒的人們那裏去演奏快樂的舞曲。他的職務就是寸步不離地跟着喝醉的主人從這營舍走到那營舍，用全力拉奏提琴。他的臉上時常發現厭倦和煩悶。但是「奏呀！你已經收了人家的錢！」的呼喝重又迫使他拚命地彈奏。罪囚在起始酗酒的時候，深信假使他喝得十分醉了，一定會有人照顧他，到時候打發他睡覺，而且在官長出現的時候永遠會把他藏匿起來，而這一切做得完全不存着一點的私心。至於下士長和看守着他，假使他喧鬧了起來，做出叛亂的行動，——人家立刻會把他鎮壓住，甚至把他捆綁起來。因此下級的獄吏對於酗酒保持放任的態度，不願意加以注意。他們很知道，假使不允許喝酒，會更加壞些。——但是酒是從那裏弄到的呢？

酒是在獄中向那些所謂販酒人手裏買來的。他們有幾個人，他們不斷地，順利地做這個買賣，雖然喝酒的人本來不多，因爲酗酒需要金錢，而罪囚的錢得來極爲困難。這買賣用十分別致的方式起始經營。譬如說，有一個罪囚不懂手藝，又不願意用勞力（這樣的人是有的，）但是想賺錢，再加上具有不耐煩的性格，想快快地賺幾個錢。他就決定做賣酒的生意：一個勇敢的，需要

極大冒險精神的企業。爲了它，你的背會遭殃，且會一下子喪失貨物和資本。但是賣酒的人不顧一切地做去。他的本錢起初不多，因此第一次由他自己運酒到獄裏來，自然極有利益地把它銷完了。他第二次，第三次重複他的試驗，假使沒有被官長撞到，便迅快地擴充營業了，到那時候纔在廣闊的根基上建設了眞正的商業；他做了經理，資本家，雇用跑街和助手，所冒的危險越少，所賺的錢越多。有助手們替他冒險。

獄內永遠有許多把錢財浪用得乾淨，賭得精光，且游玩得精光的人，沒有手藝，可憐的，破爛的，但極有膽量和決斷的人。這種人祇有一個背還完整地存留着，作爲他們的資本；它還有點用，於是這個破了產的光蛋決定把這副最後的資本加以利用。他走到經理那裏，表示願意受他的雇用，運酒到獄裏去；有錢的賣酒的人總有幾個這樣的工人。在獄外什麼地方有一個人——是小兵，或下市民，有時甚至是女孩——拿了經理的錢，向酒店裏買酒，藏在罪囚們前去做工的所在，一個隱祕的什麼地方。買燒酒的好壞，無人道地用水補充已喝去的；太挑剔的。還算好，他的錢沒有完全白扔，總算弄到了燒酒，不管是什麼樣的，祇要是燒酒就行。運酒的人們帶着牛腸到這買辦那裏去，把牛腸洗乾淨了，盛上水，仍使它保持原有的潮溼和伸漲性，以便將來容易盛酒。罪囚把酒盛在腸內，把腸子縛在自己身子的周圍，儘可能地縛在自己的身體上最隱密的地方。自然這裏表現出一個販運私貨者的名譽部分地受了動搖；他必須騙過衛兵和看守。他騙他們；衛兵，有時是一個新募的兵，永遠會受巧妙的小偷的曚混。自然，這個衛兵已預先研究過；還算計好了時間和工作的地點。譬如說，充當爐匠的

罪囚爬到爐子上去：誰還會看得見他在那裏做些什麼事情呢？衛兵是不能跟着他爬上去的。他走到獄前，手裏握着錢幣，——十五或二十銀戈比，以備萬一的需用，在大門外等候伍長。每一個做完工作回來的罪囚，看守的伍長必週身搜檢，摸索，以後給他開門。運酒的人平常總希望在有些地方不好意思太詳細地摸索。但是有時伍長竟會摸到這種地方去，且摸到了酒。那時祇有一個最後的手段：販私貨的人便默默地，背着衛兵，把藏在手裏的錢幣塞到伍長的手裏。由於這個策略，他間或會順利地走進獄內，把酒偷運進去。但是策略有時不成功，那時候祇好用自己最後的資本，那就是用背心去抵擋。他們報告了少校，揍打那個資本，痛痛地揍打一頓，酒被沒收，運酒人把一切罪名放在自己身上，並不招出經理來，但是必須注意的是並非因爲他不屑於告密，卻祇是因爲告密對於他無利，他還是要挨打；唯一的安慰祇是兩個人伴着挨打。他還需要那個經理，雖然依照習慣和預先的約定，偷運酒的人不能向經理要索一個小錢，以補償背部的挨打。至於說到告密，普通是十分流行的。告密者在獄內不會受到一點侮辱，對於他憤激甚至是不會意想到的事。大家並不避開他，和他拉攏交情。假使你在獄內力言告密的可惡，人家不會了解你的。那個貴族出身的罪囚，一個荒唐而且卑鄙的人，我和他斷絕一切往來的，他竟和少校的馬弁費奇卡拉攏得很接近，充當他的偵探。費奇卡便把他所聽見的關於罪囚們的事情報告少校。我們大家都知道這件事情，但是從來沒有人甚至會想到對這混蛋懲罰一下，或者那怕責備一下的。

然而我又扯到別地方去了。自然，酒常會順利地運了進來；那時經理接收下運進來的牛腸，付出了銀錢，起始計算成本。計算的結果發現貨物的價值太貴；因此爲了多得利潤起見，他重新把酒傾倒出來，又對

上水，幾乎對一半水。在完全預備好了以後，便等候買主。在第一個過來了：那全是像牛馬似的工作了幾個月，積蓄到一點點錢的罪囚，想竟會夢見這一天，且在工作時幸福的幻想着，巴望着。也就是這日子的一點想以前的許多時候就這樣地維持着他在沈悶的牢獄生活中的精神。終於那個光明的日子的曙光在東方發現了；錢積蓄了起來，沒人。賣酒人起始賣給他盡可能地純潔的酒，那就是祇對上兩次水；但上多少的水。一杯酒的價格要比酒店裏高出五倍至六倍。必須喝去多少杯，化去多少錢，纔能喝得够量，是可以想像得到的事。但是由於失去了喝酒的習慣，且由於早前的節是繼續喝下去，一直到喝完所有的錢爲止。那時候所有的服裝全都搬了出來：賣酒人同時還兼放印子錢。起初將新置的家常的東西送給他抵押，以後押到舊物，終於把官家喝光，把最後的一塊抹布都要索一口酒來醒一醒腦子而不可得。他憂鬱地忍受着身上的不舒幾個月的工，幻想着那個落一天，這天還很遠，但總歸在什麼時候會來到的。

至於說到賣酒人，他在虛無渺茫中的幸福的酗酒的日子，漸賺到了一筆大數目，幾十個盧布以後，便預備下了最後一次的酒，並不攙水，因爲是給自己喝的；做生意也做得够了：自己也應該慶祝一下！起始了酗酒，大嚼，音樂。他有極多的錢；連最接

近的。下級的官長都對他和善起來。酗酒有時繼續了幾天。自然，買下的酒的人到別的賣酒人那裏去上——他們已經等候他——一直喝到最後的一戈比全送光爲止。罪囚們無論怎樣照顧酗酒的人，但是有時也會被上級官長，少校或值日軍官撞見，他被拖到號房裏，把他的資金沒收，假使身上發現了它，而最後便是一頓鞭打。他把身體搖幌了幾下，重又回到獄內，幾天以後又幹起賣酒人的職業來了。有些酗酒的人，自然是有錢的，還幻想起美麗的女性來。他們化了許多的錢，有時由一個買通了的衞兵伴送着，不去做工，卻偷偷地跑到郊外的什麼地方去。在城梢上，一樣確乎會化去很多的錢。看了金錢面上，人家不會對罪囚憎厭；衞兵是預先選擇好了一個懂事的。這種衞兵普通總是獄囚的未來候補人。有了金錢，一切都可以做到，而這樣的旅行幾乎永遠會守住祕密的。應該補充一句的是這種事情不常發生；因爲做這種事情需要許多錢，愛好女性的人們會採取另一種十分安全的手段。

從我的牢獄生活的最初幾天起，就有一個年青的罪囚，極美麗的小孩，引起我特別的好奇。他名叫西洛特金。他在一切方面是十分神祕的人物。最先使我驚訝的是他的美麗的臉龐。他的歲數不到二十三歲。他住在特別科內，那就是屬於無期限的部分，被認爲極重要的軍事犯。他的性格靜謐而且溫馴，很少說話，不常發笑。他的眼睛是蔚藍的，相貌是正直的，臉龐清秀而且溫柔，頭髮作淡棕色。連剃去了一半的頭髮也不會使他變得醜惡。他眞是一個美麗的小孩。他不會做任何手藝，但是時常弄到錢，雖然弄得不多。他顯著地懶惰，不修邊幅。除非有別的什麼人給他穿好衣裳，有時甚至給他穿紅襯衫，而西洛特金顯然很喜歡新

裝：在營舍裏走來走去，把自己顯示給人家看。他不喝酒，不賭錢，幾乎不和任何人吵嘴。有時在營舍後面走來走去，——手叉在口袋裏，露出馴順和凝思的樣子。他會思索什麼事情，是難於揣測的。有時叫他一聲，由於好奇，問他什麼話，他立刻回答，甚至似乎很尊敬，並不照囚犯的樣子，卻永遠說得很簡單，似乎不愛談話；望着你，像十歲的小孩。他一有錢，——不買日用必需的東西，不叫人把短褂補縫一下，不置辦新靴，卻買些麵包和餅乾喫，——好像他祇有七歲。——「唉，你這個西洛特金！」——罪囚們有時對他說，——「你眞是卡桑的孤兒！」（註）在不工作的時候，他平常總到別人家的營舍裏閒蕩；大家幾乎都忙着做自己的事情，惟有他一個人無事可作。人家對他說什麼話，幾乎永遠含着嘲笑的意思，（人們時常取笑他和他的同伴們，）——他一句話也不說，轉過身來，走到另一個營舍裏去；有時人家笑得他太厲害，便臉紅起來。我時常想：這個馴順的，誠摯的人到獄裏來爲了什麼事情呢？有一次我躺在醫院的罪囚病院內。西洛特金也生了病，躺在我身旁；薄暮時我和他談起話來；他忽然興奮了，順嘴告訴我，他如何被徵去當兵，他的母親送他的時候，如何的痛哭，他充當新兵的時候如何的痛苦。他又說，他絲毫不能忍受新兵的生活；因爲裏面全是愛生氣而且嚴厲的人們，隊長們永遠不滿意他！

「結果怎麼樣呢？」——我問。——「你爲了什麼罪名落到這裏來的？而且還在特別科裏……唉，你呀，西洛特金，西洛特金！」

「是的，阿歷山大·彼得洛維奇，我在營裏一共留了一年；上這裏來是爲了把格里哥里·彼得洛維

（註）他的姓西洛特金（Sirotkin）與俄文「孤兒」（Sirota）音相似。

譯者

奇，我的團長殺死了。」

「我聽說的，西洛特金，但是我不相信。你還會殺人麼？」

「但是到底出了這樣的事情，阿歷山大·彼得洛維奇。我實在感到太痛苦了。」

「但是別的新兵怎樣生活的？起初自然很痛苦，以後就習慣了，漸漸地成爲一個可愛的兵士。大概母親太寵你；在十八歲以前儘餵你喫餅乾和牛奶。」

「我的母親眞是很愛我的。我被徵募了去以後，她就躺下來了，聽說一直起不來了。……後來我對於新兵的生活實在感得痛苦。隊長不愛我，老是懲罰我——但究竟爲了什麼呢？我順從一切，謹謹愼愼地生活着；不喝酒，不借錢。阿歷山大·彼得洛維奇，一個人借人家的錢是最壞的事——四周圍全是狠心的，殘忍的人，——連哭都找不到地方。時常跑到什麼地方的角落裏，就在那裏痛哭一場。有一次，我在那裏站崗。已經是黑夜；我在一塊坪地上站着崗，有風；是秋天，黑得什麼也瞧不出來。我心裏眞是難過極了！我把步槍放在脚下，把槍刺拔了下來，放在一旁；又把右脚的皮靴脫下，把槍統按在自己胸前，身子躺在上面，用大姆脚指扳動槍機。一看，——沒有發火出來。我把槍檢看了一遍，把火門收拾乾淨，塞進新火藥，把燧石放得緊些，又放在胸脯上面。結果怎麼樣呢？火藥燒着了，但是還沒有射擊出來！——這是怎麼一回事，我心裏想！我把皮靴穿上，把槍刺插好，沈默着，來回地走來走去。我當時決定做出這件事情來：隨便到什麼地方去都可以，祇要能脫離新兵的生活就可以。過了半點鐘以後，隊長來了；他到各處巡察。一直對我喊：「站崗是應該這樣站的麼？」我取起步槍，就用槍刺朝他的胸前扎去。走了四千里路，走到這特別科裏來

了……」

他沒有說謊。而且他被遣送到特別科裏來，總是爲了什麼案子的。普通的犯罪處罰得很輕。再說，祇有西洛特金一個人是在所有他的同伴中間最美麗的。至於說到別的他的同伴——一共有十五個——那末甚至看着他們都會覺得奇怪的；祇有兩三個人還過得去；其餘的人們全是呆笨的，醜陋的，齷齪的，有些人甚至頭髮都白了。假使情勢允許，將來我要詳細地講一講這堆人。西洛特金和格靜十分要好，就是我在本章開始時提起過他喝醉了酒，闖到廚房裏來，把我對於牢獄生活的原有的見解弄亂了的那個人。

這個格靜是可怕的人物。他給予大家一個可怕的，痛苦的印象。我老覺得再也不會有比他更兇狠和怪誕的了。我在託鮑里司克見過一個著名兇惡的强盜卡孟涅夫；以後又看見過騷郭洛夫，可怕的殺人犯，他又是逃卒。但是他們中間沒有一個人會使我引起厭惡的印象，像格靜那樣的。我有時彷彿覺得我看到一隻巨大的，和人一樣大的蜘蛛。他是韃靼人；他的力氣極大，比獄內的任何人都强；身材比中等高，具有魁偉的體格，醜陋的，不勻稱的，巨大的腦袋；走起路來，身體有點傴彎，皺緊着眉毛看人。獄中傳說着關於他的奇怪的謠言；大家知道他是武人，但是罪囚們互相議論，不知確不確，說他是從尼古楚逃出來的。他屢次被遣戍到西比利亞來，屢次逃跑，屢次變換姓名，終於落到我們獄裏特別科裏來了。人家還講他以前喜歡宰殺小孩，單單是爲了快樂的緣故：把小孩引到一個適合的地方，起初嚇唬他，磨折他，在充分欣賞過可憐的，小小的犧牲物恐怖和戰慄的情景以後，便靜悄悄地，慢慢地，愉快地把他殺死。這一切也許是人們虛構出來的，由於格靜給予大家的那種普遍的，嚴重的印象，但是所有這些虛構的事實似乎和他的外貌，和他的

個性深爲配合。不過在不喝酒的時候，在平常的時候，他在獄內的行爲和任何人爭吵，還避免爭吵，但彷彿出之於對別人賤視的態度，彷彿認話很少，似乎有意不高興說話。他的一切行動都是遲緩的，安靜的，自信的，從他的眼睛裏可以看出他很不愚蠢，頗爲狡猾；但是他的臉上和微笑裏永遠留着一點傲慢，嘲笑和殘人之一。但是每年有兩次，他自己總要喝得很醉，到那時纔流露出他的天性中的一切殘忍來。他漸漸地喝醉，起初用嘲笑惹人家，用極惡毒的計算好了的，似乎早已預備好了的狂，抓起刀子，攻擊人家。罪囚們知道他的力量大得可怕，便從他的身邊就向什麼人攻擊。但是不久發現了對付他的方法。他的營舍裏的十來始揍打他。比這樣的揍打再殘毒些是無從想像的：人家打他的胸脯，心失所有的感覺，成爲死人一般的時候纔肯罷休。他們決不敢這樣的打是格靜卻是不會的。打完以後，把它全沒有知覺的他包在半統大衣裏的！」——果眞，他第二天早晨起身的時候幾乎完全健康，默默地，陰鬱獄內大家就知道他一定會用揍打結束他這一天的。他自己也知道這幾年；人家終於看出格靜起始喫不住了。他開始訴出各種的病痛，開始「到底屈服了！」——罪囚們私自說。

他走進廚房裏來，後面伴着那個持着提琴，通常被酗酒的人們雇來作爲充實娛樂之用的討厭的波

蘭人，當時停留在廚房中，默默地注意地張看在座的人們。大家全不響了。他一看見我和我的同伴，默默地，而且嘲笑地看了我們一眼，自滿地微笑着，似乎在那裏自行思索些什麼，搖搖擺擺地走到我們的桌子前面：

「請問，」——他開始說，（他說俄國話，）——「你依靠什麼樣的收入，在這裏喝茶？」

我默默地和我的同伴對看了一下，明白最好是沈默，不回答他。

「這麼說來，你有錢喝茶麼？」——他繼續問。

「這麼說來，你有一大堆錢，不是麼？難道你流戍到這裏來，就爲了喝茶麼？你跑到這裏來是喝茶的麼？你說，你快說！……」

他看出我們決定沈默，不理他，臉脹得通紅，忿怒得抖索着。在他身邊的角落裏放着一隻大木盤。裏面疊放預備罪囚喫中飯或晚飯用的切好了的麵包。這木盤很大，裏面容得下半獄的人吃的麵包；現在它正空着。他用兩手把它抓起，朝我們頭上揮舞起來。再等一會，他會把我們的腦袋打得粉碎。雖然兇殺或意圖兇殺的事情會給全獄的人遭遇極度的麻煩，必將着手偵查，搜索，增加嚴厲的手段，因此罪囚們努力不使自己做到如此極端的行爲上去，——雖說如此，現在大家全都靜寂沒有一聲呼喊，向格靜發出！——他們心裏對我們的仇恨如此之深！等候着。沒有一句維護我們的話！愉快。……然而事情竟順利地結束了：他剛要把木盤扔下來，有人從外間裏喊道：

「格靜！酒給人家偷走了！……」

他把木盤往地板上一摜，像瘋子似的從廚房裏奔出去了。

「上帝救你們！」——罪囚們互相說着。——他們以後有許久說着這話。

我以後無從打聽出，這個酒被竊的消息是不是確實的，或者是人家偶然編造出來救我們的。

晚上，在黑暗中，獄門關閉之前，我在木柱附近徘徊，沈重的憂愁落到我的心靈裏，以後，在我的整個的牢獄生活裏，我從來沒有感覺到如此的憂愁。第一天的監禁是難受的，無論在什麼地方：在監獄裏，在暗礦塞中，或在苦工場上……我記得有一個意念最使我難忍，這個意念以後在我住在獄內的所有時間中無可擺脫地追襲我——一個無從全部解決的意念——對於懲罰同樣的罪時刑罰的不平等。固然，犯罪不能互相比較，甚至是作近似的比較。例如說：這一個和那一個全殺死了人；兩樁案件的情節全都秤量過了；對於這個案件和那個案件所處的刑罰幾乎全是一樣的。但是你瞧一瞧，犯罪中間有多大的區別。例如說，一個人爲了一點點小事殺死了人，爲了一根葱頭：他走到大道上，把過路的農人殺死了，而他身邊祇有一根葱頭。「父呀！你派我去尋覓錢財：現在我把一個農夫殺死了，卻祇找到了一根葱頭。」——「傻瓜！一根葱頭值一個戈比！一百個靈魂——一百根葱頭——便成爲一個盧布了！」——（獄裏的笑話）。另一個人爲了未婚妻，姊妹，女兒的貞節，殺死了一個好色的暴君。——還有一個人在流浪的生活中，被成羣的偵探包圍住，爲了保護自己的自由，生命，時常在臨到快餓死的時候，纔犯了命案；另一個人卻由於嗜殺而殺死小孩，他以在他的手裏感到他們的熱血，欣賞他們的恐怖，在刀子下的最後的，深刻的戰慄爲無上的愉快。結果怎樣呢？這一個人和那一個人全被遣送到同一地方來做苦

工。雖然，被判處的刑期會有不同。但是處刑的不同比較的少；然而同樣的犯少罪犯，便有多少種不同的性質。就算是對於這種區別取得諧和和齊平是不可能的，這是一個無從解決的題目——一個鑽不出的圓圈，就算是如此。或者假定這些不平等並不存在——你可以看一看另一種區別，刑罰的後果本身的區別……有一個人在獄內凋萎下去，像蠟燭一般地融化；而另一個人在入獄前甚至不知道世上會有這樣快樂的生活，有這樣勇敢的同伴們，有這樣有趣的俱樂部。是的，也有這種人到獄裏來。譬如說，一個有學問其有極發展的良知，有着眞誠的純潔的心的那種人，單祇是他自己的內心的痛苦，已在任何的刑罰以前，將他殺死了。他爲了自己的犯罪，痛責自己，比最嚴厲的法律還要殘酷，還要無情。而和他同住着的另一個犯人，他在徒刑期間內甚至一次也不想到他所犯的殺人罪。他甚至認爲自己是有理的。還有一種人故意犯罪，祇是爲了能够落進獄來，以躲避外邊更加艱苦的生活。他在外邊的生活到了最屈辱的階段，永遠喫不飽，從早到夜爲主人工作着；而獄內的工作反而比家中輕鬆些，麵包也多些，還有許多他還沒有見到的東西；過節的時候有牛肉喫，有外面的施捨，有賺錢的人呢？他們全是狡猾，靈巧，百知百曉的人；他望着自己的同伴們，露出尊敬的驚異；他還從來沒有看見過這種人；他把他們認作世界上可能有的最高尚的伙伴了。難道刑罰對於然而何必去研究這無從解答的問題呢？鼓聲響了，是回到營舍裏去的時候了。

開始了最後一次的點名。在這次查驗以後，牢門緊閉了，用每個牢獄不同的鎖，罪囚們便關在裏面，一直到第二天天亮爲止。

點名平常由下士官帶着兩名兵士前來辦理。有時命令罪囚們在院內排班，由值日軍官前來查驗。但通常這個儀節用家內的方式舉行：在營舍裏點查。點查的人們時常發生錯誤，算得不對，因此去而又來。可憐的看守們終於算到了他們所希望的數目，便把營門關上了。每間營舍裏安插着三十名罪囚，很擁擠地聚在鋪板上面。睡覺還早。每人顯然應該做點什麼事情。

我以前已經提過，官長中間祇有傷兵一人留在營舍裏。在每間營舍裏另外還有一個頭目，是要塞少校從罪囚中間派指的，自然以品行佳良爲入選的標準。時常會發生頭目也鬧出嚴重的淘氣舉動來的事情；那時他們必挨到一頓痛打，立刻降爲平民，由別人替代頭目的位置。我們營舍裏的頭目是阿基姆·阿基梅奇。他時常對罪囚們呼叱；使我感到驚異，罪囚們普通都以嘲笑作復。傷兵比他聰明些，決不加以干涉，假使他有時也曾嘵動一下舌頭，那不過是種形式上的，爲了盡自己的職份罷了。他默默地坐在牀鋪上，皮靴凸出在外面。罪囚們一點不注意他。

在我的牢獄生活的第一天上，我觀察到一個現象，以後相信這觀察是正確的。那就是一切非罪囚，無論是什麼人，從直接和罪囚們有關係的人們起，如衞兵，看守兵等，直到大們爲止，都似乎用誇大的眼光看望罪囚。他們好像在每分鐘內不安地期待着罪囚會突然持着刀子奔到他們中間的什麼人身上去。但是最有趣的是罪囚們自己也感到人家怕他們，這顯然給他們增添一點

膽量。所以對於罪囚們最好的官長也就是不懼怕他們的那一個。一般地講來，罪囚們儘管膽量怎樣大，總是在人家信任他們的時候最覺得愉快。甚至可以借此使他們佩服你。在我囚禁的時候，有時（雖然並不常見，）會有官長中什麼人不帶衛兵走進獄裏來的情事。可以看出這舉動如何地使罪囚們驚愕，而且是好意的驚愕。這種無畏的訪客永遠引起人們的尊敬，甚至假使果眞要發生什麼事情，在他面前是不會發生的。罪囚們引起的恐怖，無論在什麼地方，都可是從那裏發生的。自然，理由是有一點的，從罪囚，也就是已被承認的獄旁邊的人都感到這一堆人聚在這裏，並非出於本願，無論想什麼方法，不能把活人變爲屍骸；他到底會有情感，有復仇和生活下去的渴望，有熱情和滿足它的需要。雖然如此，我肯定地相信，對於罪囚是無用加以懼怕的。一個人拿着刀子，攻擊別人，是不大容易，且不會那樣快當的。一句話，假使危險是可能的，假使它在什麼時候會發生出來，那末由於這類不幸事件的稀少，可以直接斷定這危險性是少得不足道的。我現在講的自然祇是那些已判決的罪囚，他們中間有許多人甚至因爲（新的生活有時是太引人的，）因爲他們很想安靜而且平和地生活下去；而且，罪囚們自己也不會讓自夥裏實在不安靜的人們作出過份大膽的行爲來的。至於正在審判中的罪囚是另外一件事情。這種人確乎會無緣無故地攻擊一個不相干的人，單祇因爲，舉個例來說，他明天應該受刑罰的緣故；如果發生了一樁新的案件，刑期也就隨而延宕下去。在這裏，攻擊是有它的原因和目的的：那就是無論如何，必須「變更自己的命運，」越快越好。我甚至知道一樁奇怪的，心理學上的事件。

我們獄內軍人組中有一個罪囚，是小兵出身，沒有剝奪公民權，經營裏來。他是喜歡誇嘴，且特別膽怯的人。一般地講來，誇耀和膽怯在俄國小兵的神氣永遠顯得那樣的忙碌，因此也沒有功夫誇耀，即使他打算誇耀。但是假使他已經成爲喜歡誇嘴的人，那末他幾乎永遠是游手好閒的懦夫。杜託夫（那個罪囚的姓名）終於過完了他的短短的刑期，又回到營裏去了。但是他像所有的罪囚一樣，本來是被遣送到獄裏來改過自新的，結果反而在裏面寵慣了，所以在恢復自由後不到兩三星期，時常會發生他們重又陷入法網，回到獄裏來的情事，但這次的刑期已不是兩三年，卻歸入「長期」的一類了。結果眞是這樣的。杜託夫在出獄後過了三星期，就撬開鎖偷竊人家；此外，還做出了粗暴蠻橫的行爲。他被解送法庭審判，判處嚴厲的刑罰。他本來是一個可憐的懦夫，對於將臨的刑罰懼怕得無以復加，懼怕到了極點，就在他應該鑽到隊伍的行列裏挨受棒打的前一天，持刀攻擊走進囚室裏來的看守官。他自然很明白他這種行爲更將加重他的罪名，且會延長徒刑的期限。但是他就冀圖那怕有幾天，那怕有幾小時使可怕的受刑的時間延宕下去！他懦怯至於那種程度，在他持刀攻擊的時候，甚至沒有敢傷害那個軍官，卻祇是做出一個形式，祇是爲了發生一個新的罪名，讓人家再審判他。

臨刑前的一分鐘對於被判決的人自然是可怕的，我好幾年來看見了許多受審判的人在他們處刑的日子的前一天裏的情況。我時常生病，躺在醫院裏，我常在醫院的罪囚病房裏遇見這些受審判的罪囚。全俄所有的罪囚們都知道，最同情他們的人是醫生。他們從來不對罪囚們有所歧視，而別人幾乎全會不

自覺地歧視罪囚的，除去了普通的農民以外。農民對於罪囚的犯罪，無論犯了怎樣嚴重的罪，總不加以責備，且爲了他們已受過刑罰，爲了他們的不幸而饒恕他們。全俄的農民稱犯罪爲不幸，罪囚爲不幸的人是不爲無因的。這是一個具有深刻意義的定義；它的重要在於它是無意識的，出於本能的。至於醫生們，在許多情事下卻眞是罪囚們的逃避所，尤其對於受審判將要處刑的人們是如此，他們比起已判決的罪囚來，被監禁得嚴厲些。……一個受審判的人計算他快要臨到那個可怕的處刑的日子，時常進入醫院裏去，想借此延宕那個痛苦的時間。他出院的時候，幾乎確切地知道那個運定的期限就在明天，便幾乎永遠露出極度驚擾的樣子。有些人由於驕傲而努力將自己的情感隱藏起來，但是那個不靈巧的，表面上的大膽瞞不住他們的同伴們。他們全明白是怎麼回事，由於同情心而大家沈默着。我知道一個罪囚，青年的殺人犯，他是個小兵，被判處相當數目的杖刑。他膽怯得在處刑的前一天決定要喝下一大杯酒，裏面攙上鼻煙。順便說一句：被審判的罪囚在受刑罰之前總要喝酒的。在離開那個日期很久的時候就把酒運來，化許多錢弄到手。受審判的罪囚寧願在半年內犧牲日常最必要的享受，卻要積蓄到相當的數目，以便買下小半瓶的酒，在臨刑前的一刻鐘內喝下。罪囚中間存在着一個信念，就是酒醉的人挨受鞭棍的時候會減少痛楚的感覺。但是我又扯遠了。那個可憐的小夥子在喝完了一杯酒以後，確乎立刻生病了；他吐着血，在送進醫院的時候幾乎喪失了知覺。這嘔吐把他的胸部的機構損傷得很厲害，在幾天以內就發現了眞正的肺癆病的徵象，過半年後就此死去了。醫治他的肺癆病的醫生們不知道這病是怎樣發生的。

在講述罪囚們在臨刑前時常會發生懦怯情況的同時，我還要補充的是內中有些人反而顯出特別

的無畏精神，使觀察者爲之驚異。我記得幾個勇敢至於麻木程度的例子，這些例子並不十分稀少。我特別記住和一個可怕的罪犯相遇的情形。在一個炎夏的日子，罪囚病房內傳出一個消息，晚上將懲罰著名的强盜和逃兵渥爾洛夫，在處刑後將送到醫院裏來。大家都顯出一種騷亂的神色，說實話，我也懷着極度的好奇盼望那個著名的强盜的出現。我早已聽見關於他的一些奇蹟。他是一個少有的兇徒，冷酷地宰殺老人和小孩，——一個具有十分堅强的意志，且對於自己的力量有驕傲的感覺的人。他犯了許多命案，被判處挨受從隊伍行列當中通過的杖責。晚上纔把他擡進院來。渥爾洛夫幾乎失去了知覺，臉色異常慘白，頭髮濃密拳曲，而且黑得像膠脂。他的背腫了起來，現出血紫色。罪囚們整夜伏侍他，給他換水，把他的身子翻來翻去，給他喫藥，好像侍候着親人，侍候着恩人一般。第二天上他完全醒了，在病室內走了兩遍！這使我驚異：他到醫院裏來時是那樣的軟弱而且萎頓。他一下子走完了預定的棍杖數目的一半。醫生在看到繼續施行刑罰將致罪犯於避免不了的死亡，這纔阻止了懲罰。再說，渥爾洛夫身材極小，體格軟弱，且由於長時期的繫獄待審，更加顯得孱弱無力。凡是什麼時候看見過被處體刑後的罪囚的人大概會長久地記住他們的疲勞的，瘦弱的，慘白的臉和發瘧疾似的眼神的。雖然如此，渥爾洛夫很快地復原了。顯然，他的內在的，精神方面的毅力是大有幫助的。他確是個不很尋常的人。我由於好奇，和他處得接近些，整星期內研究着他。我可以肯定地說，我一輩子從來沒有遇見過像他那樣强毅的，具有鋼鐵般性格的人。有一次，在託鮑里司克，我也曾看到過一個和他相類的著名人物，過去的匪魁。那人眞的完全是隻野獸，你立在他的身旁，還不知道他的名姓，就會本能地預感到一個可怕的生物在你的身邊。但是那人在精神方面的呆鈍使我驚

駭。肉體戰勝了所有他的精神上的性格，使你朝他的臉上一眼看去，就看出他身上祇剩留了對於肉體的愉快，好色和淫慾的野蠻的渴念。我相信郭萊遐夫——這强盜的姓名——在刑罰之前也會恐怖得甚至垂頭喪氣，而且戰慄的，雖然他有殺人不眨眼的本領。渥爾洛夫和他完全相反。那顯然是精神完全戰勝肉體。顯見這人能以無限制地控制自己，看不起一切的痛苦與刑罰，不懼怕世上的任何什麼事情。你會在他身上看出無窮的毅力，對於事業的熱望，對於復仇的熱望，和達到預定目的的堅決意志。使我驚愕的是他的奇怪的驕傲。他似乎用高傲得離奇的態度看視一切，但並不是故意裝作的，卻似乎是出於本性的。我以爲世上沒有一個人，可以用他的權威使他發生影響。他安靜地看望一切，好像世上沒有什麼東西值得他驚異的。他雖然充分地瞭解別的罪囚們對他很尊敬，但一點也不在他們面前裝腔作勢。然而虛榮與驕傲幾乎成爲所有的罪囚們一般的特性。他很不愚蠢，且似乎坦白得出奇，雖然並不喜歡說話。他對我的問話直捷地回答，他等候健康恢復，便可快快地補受其餘的刑罰，起初在刑罰以前他怕他喫不住。——「但是現在，」——他一面說，一面對我擠眉眼，——「事情已經完結了。我挨受其餘數目的杖擊，立刻就可以隨着大批囚犯一同發配到尼古楚，我就可以乘機在途中逃跑！我一定要逃跑！但願背上的創痕快點平復下去纔好！」——在這五天內，他貪婪地期待，什麼時候可以出院。在靜候中他有時顯得很好笑，很快樂。我試着和他談起他平日的行爲。他經我這一問，總是微微地皺起眉頭，但永遠坦白地作答。在他明白我正在根究他的良心，希望他露出一點懺悔來的時候，他看望着我，露出那樣的輕蔑和高傲的神色，彷彿我在他的眼裏忽然成爲一個小小的，愚蠢的孩子，不能和這孩子討論像和大人一樣討論的問題。他的臉上甚至顯

露出一種類乎憐惜我的樣子。一分鐘以後他對我發出大笑，極坦白的笑，沒有一點譏諷。我相信，他獨自留在那裏，憶起我的話語的時候，也許會一再地暗中笑我。他終於在背部還沒有完全平復的時候就離開醫院；我也恰巧出院，兩人一同從醫院裏出去：我上獄裏去，而他到我們獄旁的號房裏去，他以前就押在那裏。他臨別時和我握手，在他的方面，這是十分親密的一種表示。我以爲他這樣做，因爲很滿足自己和現在的時間。實際上他不能不賤視我，一定應該看我爲一個馴順的，軟弱的，可憐的，且在各方面比他低賤的生物。第二天他就被帶出去挨受第二次的刑罰……

我們的營舍一關閉，立刻顯出了一種特別的情景，——眞正的住處，家庭的情景。祇是現在，我纔能够看見罪囚們，我的同伴們，完全像在家裏一般，白天下士官們，看守們，總之是官長們，在任何的時間內全會走進獄內，因此所有獄內的居民全持着好像不十分安靜的態度，好像時時刻刻在一種驚慌中等候着的態度。但是營舍的門一關，大家立刻安靜地各就自己的位置，幾乎每人都起始做一點手藝。營舍內忽然有亮光了。每人都預備好自己的蠟燭和蠟臺，多半是木質的。有的人坐下來上靴，有的人縫衣裳。——營內惡濁的氣味一小時比一小時地濃重起來。一堆游手好閒的人蹲在角落裏鋪好的地氈前面賭牌。每個營舍裏幾乎有一個罪囚置備了一俄尺長的，狹窄的地毯，蠟燭，骯髒得出奇的，油膩的紙牌。這一切總稱爲：「賭攤。」攤主向賭徒們收取租金，每夜十五戈比；他就以此爲職業。賭徒平常賭三張牌，或賭「上山」等。所有的賭博全含有僥倖的，冒險性。每個賭徒把一堆銅幣放在自己身前，——傾出他口袋裏所有的錢，祇在輸得精光或把同伴們的錢全都贏盡的時候，方纔肯立起身來。賭博到深夜纔完，有時延長到天亮，營舍開門

的時候。我們的房間裏正和別的獄舍裏一樣，永遠有些乞丐，不是賭輸，便是喝酒喝得精光，或者簡直是天然的乞丐。我說：「天然，」我要特別著重這個名詞，在我們民間，在無論什麼樣的條件裏，永遠存在着，而且將來也會存在着的一些奇怪的人物，他們馴順，且並不很懶惰，但已被命運注定了永遠成爲乞丐。他們永遠是窮困的，他們是齷齪的，他們永遠露出一種受虐待或被憂愁壓倒的樣子，而且永遠受某人的役使，供某人的呼喚，普通總是侍候那些好游耍，或突然地發了財，升高了地位的人們。任何的創意，任何的發端，——對於他們祇是憂愁與痛苦，難以擔當的。他們彷彿生下來就帶着一個條件，那就是自己一點也不努力，而祇是侍候人家，不依靠自己的意志生活下去，一切依人行事；他們的專職就是履行別人的事情。再加上，任何的機會，任何的變動都不能使他們發財。他們永遠是乞丐。我覺察出，這樣的人物不僅在普通民衆中產生着，且在所有的社會裏，階級裏，政黨裏，雜誌社裏，公司會社裏都有。在每個營舍裏，每個牢獄內，也有這種情形，因此賭攤一成了局，這樣的一個人立刻就會走出來侍候。一般地說來，無論那一個賭攤，沒有侍候的人是不行的。普通賭徒們總是化五個銀戈比雇用他一夜，他的主要責任就是看守一整夜。他多半要在黑暗裏，外間裏，零下三十度的寒氣裏挨受六七小時的凍，傾聽每一個叩門聲，每一個聲響，院內每一個脚步聲。少校或看守們有時會在深夜間上獄裏來，輕輕地走進，捉拿賭博和工作的人們，還有從院內可以看得見的多餘的燭光。至少在外間的門上鎖響的時候再藏匿起來，把蠟燭吹滅，躺到鋪板上去，已經晚了。但是因爲在出了這種事情以後望風人會喫到攤賭上人們很多的苦頭，所以這類失風的事情是很少很少的。五個戈比自然是少得可笑的數目，甚至對於牢獄裏也是的；但是永遠使我驚愕

的是獄中雇主們那份嚴肅和毫不憐憫的神色，在這件事情，和一切別的事件方面都是這樣。「拿了錢，就應該做事！」這是一個不容反駁的論據。雇主化了少許的錢，取得可以取得的一切，且在可能時取得多餘的一切，還認爲他給與傭工恩惠。一個鬧酒的人醉醺醺地把銀錢任意亂化，但一而很苛刻地對待他的傭工，這個情形我不止在監獄裏，不止在賭攤上看到的。

我已經說過，營舍中幾乎大家都坐下來做點什麼工作：除去賭徒們不算，完全閒暇的人不到五個；他們立刻躺下來睡覺。我在鋪板上的位置恰巧在門旁。鋪板的另一端，跟我頭和頭相撞的是阿基姆·阿基梅奇。他每晚工作到十點鐘或十一點鐘，黏貼各色各樣的，中國式的燈籠，城裏有人向他定製，出很好的價錢。那些小燈籠他做得十分靈巧，而且工作得極有次序，從不斷間；在做完工作的時候，收拾得十分乾淨，把自己的褥子鋪好，禱告上帝，善良地睡到自己的牀上。他的善良和守秩序顯然發展至於極瑣細的拘迂的地步；他顯然應該認自己爲十分聰明的人，和一般呆笨的，天資有限的人們不相同。我從第一天起就不喜歡他，雖然我記得我在第一天上便已經在他身上大加思索，且深以爲奇，像他這樣的人物，竟會在生命中不得意，而落到獄中來。以後我還要講到阿基姆·阿基梅奇，不止一次。

讓我來簡單地描寫我們營舍裏的組織。我必須在裏面住上許多年，而他們全是我將來的同居者和同伴。顯然我要帶着熱切的好奇審看他們。在我的鋪位的左面住着一小堆高加索的山民，大半爲了搶劫被遣戍到這裏來，充作不同期限的苦工。他們有兩個萊茲根人，一個切切涅慈人，三個達格司坦的韃靼人。切切涅慈人是一個陰鬱的，不和藹的人。幾乎不和任何人說話，時常帶着仇恨，皺緊眉毛，還帶着含毒素的，

惡狠的訕笑，看望周圍的一切。萊慈根人中一個是老人，有長長的，細細的，鷹鉤鼻子，外貌上是一個萬惡不赦的强盜。另外一個，名叫努拉，從第一天上使我引起了極愉快的，極可愛的印象。他人還不老，個子不高，體格像赫古律司一樣，頭髮是完全黃的，眼睛作淡藍色，鼻子是彎曲的，脚由於以前時常騎馬而變得彎斜。他的整個身體被槍刺和子彈所傷。他在高加索是和平區人民，但時常偷偷兒跳到非和平的山民那裏去，和他們一同攻擊俄人。在受徒刑的地方大家全愛他。他永遠顯得快樂，對大家都很客氣，毫無怨艾地工作着，顯出安靜和明朗的神色，雖然對罪囚生活的那份可憎和齷齪時懷忿恨，對於一切偷竊，欺騙，酗酒，以及所有不體面的行爲異常憤激，不過他並不存心打架，祇是忿忿地背轉身去。他自己在刑期內從來沒有偷過東西，沒有做過一樁不好的行爲。他十分虔信上帝。神聖地做着禱告；在回教節前齋戒的日子，像狂信者似的守着齋戒，整夜地站立着祈禱。大家全愛他，相信他的誠實。——「努拉是一頭獅子，」——罪囚們說；他因此得了「獅子」的綽號。他完全相信他刑期滿後，會打發他回到高加索去，他就賴着這個希望生活下去。我覺得他會死的，假使失去了這個希望。我在進獄的第一天上就顯著地看出他來了。他的良善的，同情的臉，在其餘的罪囚們惡狠，陰鬱和訕笑的臉中間是不能不注意到的。在我進獄內來的最初的半小時裏，他從我的身邊走過，拍了拍我的肩膀，善良地朝我笑了笑。我起初不能了解這是什麼意思？他的俄國話說得很壞。以後不久，他又走到我面前，一面微笑着，一面又友誼地叩擊我的肩膀。以後猜到，而且弄明白，這在他的方面含有他憐惜我，他感到我不熟習牢獄生活，想對我表示親密，鼓勵我，願意保護我的意思。善良的，天眞的努拉！

達格司坦的韃靼人有三個，他們全是親弟兄。內中兩個年紀已老，第三個阿雷不到二十二歲，樣子像還要年輕些。他的鋪板的位置是和我並排的。他的美麗的，清朗的，聰明的，同時善良和天眞的臉從第一眼上看去便把我的心攝住了，我很喜歡，命運將他，而不將任何別的人送給我做鄰居。他的整個心靈在他的美麗的，可以說是好看的臉上表現了出來。他的微笑那樣的信任人，那樣的像孩子般的坦白；漆黑的大眼睛那樣的溫柔，那樣的和藹，我看到他，永遠感到特別的愉快，甚至是能舒散煩悶和憂愁的。我說這話並不誇張。在家鄉，他的長兄（他有五個兄長；另外兩個進入一個工廠裏去了，）有一天吩咐他取起帽子，騎上馬，一同出發考察什麼事情。山民的家庭內對於尊長的恭敬是很重要的，因此這個男孩不但不敢，甚且不想問，他們到那裏去？他們也不認爲有通知他的必要。他們大家是去搶劫，在大道上守候一個有錢的阿爾美尼亞的商人，預備搶劫他的貨物。結果就發生下面的事情：他們把衞兵殺死，把那個阿爾美尼亞人弄死，把他的貨物劫走。但是事情發覺了：把他們六個人抓了起來，加以審判，取得了證據，被處了刑罰，再遣送到西比利亞做苦工。法院對於阿雷所施的恩惠是較短的刑期；他的遣戍期是四年。哥哥們很愛他，且是慈父般的愛，不是弟兄的愛。他是他們受徒刑期中的安慰，他們平常是陰鬱而且不愉快的；永遠帶着微笑看他，在和他談話的時候，（他們很少和他說話，彷彿還認他爲小孩，不必和他談正經事情。）他們的嚴肅的臉龐舒平了，我猜到他們正在和他談些逗趣的，至少幾乎是小孩般的話語。他微微笑，在傾聽弟弟的回答的時候。他自己幾乎不敢和他們講話；他的恭敬竟到了這種地步。這個男孩在羈居牢獄的全部時間內怎麼會保持這樣的軟心腸，顯出如此嚴肅的誠實，如此的戀切，如此的富於同情，不

變得粗暴。不受惡習慣的傳染，眞是難於想像的事。他有着一種堅强的，不可搖撼的性格，雖然含有多少顯著的柔性。我以後很知道他。他貞潔如處女，獄中隨便什麼人做了不好的，齷齪的，卑怯的，或不正當的行爲，會在他的美麗的眼內燃起憤恨之火，——眼睛因此顯得更加美麗。但是他避免吵鬧和辱罵，雖然從一般上講來，他並不是那種可以讓自己無故地挨受侮辱，而是會堅持自己主張的人。但是他不和任何人吵鬧：大家都愛他，大家都撫慰他。起初他祇是和我客氣。我漸漸地起始和他談話；在幾個月內他學會了說一口很好的俄國話，但是他的哥哥們在被遣戍的全部時期內始終沒有弄成功。我覺得他是極聰明的孩子，極謙恭而且知趣，甚至已會作很多的判斷。總之，我可以預先說：我認阿雷不是尋常的人物，現在回憶我和他的相處，實在是我一生中最快樂的事。有些性格是天生良好的，且受了上帝的許多賞賜，連他們會在什麼時候變壞的一個思念，你都會覺得是不可能的。你永遠可以對他們安心。我現在還對阿雷安心。他現在在那裏呢？……

有一天，在我進獄後過了許多時候，我躺在鋪板上面，心裏思索一樁極嚴重的問題。永遠工作着，性好勞動的阿雷，這一次沒有做什麼事情，雖然睡覺還早。但是他們那天正過回教節，因此不去工作。他躺在那裏，頭枕着手，也在那裏想什麼事情。他忽然問我：

「怎麼，你現在覺得很痛苦麼？」

我好奇地看了他一眼，我覺得這個迅快的，直率的問題，出於一向識趣的，一向具有辨別力，心地永遠聰明的阿雷之口是很奇怪的：但是我看得仔細些，就看出他的臉上有如許煩悶，如許從回憶而得來的苦

痛，因此立卽發現他自己的心裏也很痛苦，而且就在這個時間：我把我永遠是溫柔的懇切的微笑。他微笑時露出兩排眞珠般的牙齒，它的美麗會使世界上第一美女羨殺的。

「阿雷，你現在一定心想你們達格司坦現在怎樣過節。那裏是不是很好？」

「是的，」——他歡欣地回答，他的眼睛發光。——「你何以知道？我想這樁事情？」

「怎麼會不知道？怎麼？那邊比這裏好麼？」

「喔！你爲什麼這樣說呢……」

「現在你們那裏大概有許多好看的花，眞是像天堂一般！……」

「唉，你最好不要提了罷。」——他露出强烈的騷動。

「喂，阿雷，你有姊妹麼？」

「有的，你問她做什麼？」

「大概她是美女，假使她像你。」

「那裏像我！她是全達格司坦最美的美女。唉！我的妹妹眞是美女！我的母親也是很美的。」

「母親愛你麼？」

「唉！你說什麼話！她現在一定爲了我的事情愁死了。我是她心愛的兒子。她愛我甚於妹妹，甚於一切人……我今天夢見她到我這裏來，對我哭泣。」

他沈默了，在那天晚上不再說出一句話來。但是從這回起他時常尋找機會和我說話，雖然他自己由於不知道爲什麼原因對我感到的尊敬，從來不首先開口。但是在我對他說話的時候，他很高興。我盤問他高加索的事情，盤問他以前的生活。哥哥們不阻擋他和我談話，他們甚至覺得愉快。他們看見我越發地愛阿雷，也起始對我和藹得多了。

阿雷幫助我做工，在營舍裏儘他的能力侍候我，顯然他覺得以能够盡點力量使我得到便利，博得我的歡心，是極愉快的事情，在這翼圖博得我的歡心的努力裏沒有絲毫屈辱身份或尋覓某種報酬的意思，卻是一種溫暖的，友誼的情感，他並不隱瞞他對我有這樣的情感。他在機械方面是很能幹的；他學會了很熟練地縫剪內衣，縫補皮靴，以後又學會木工的本領。哥哥們誇獎他，爲他感到驕傲。

「喂，阿雷，」——「你爲什麼不學讀俄文，寫俄字？你知道，以後在西比利亞，這於你很有用的？」

「我很想學。但是向誰去學呀？」

「這裏認識字的人還少麼？要不要，讓我來教你？」

「好的，請你教我呀！」——他甚至在鋪板上立了起來，鬪起雙手，哀求地望看我。

我們從第二天的晚上就開始。我有一本俄譯的新約，——這本書是獄內不禁止讀的。阿雷不用訓蒙的課本，單祇用這本書，在幾天之內學會了讀書。三個月以後他已經完全了解書本上的言語。他帶着熱誠和摯愛求學。

有一天我和他在一起讀完了山上垂訓。我覺到有些地方他彷彿用特別的情感說出來。我問他，喜歡不喜歡他所讀的東西。

他迅快地看了一眼，紅暈在他的臉上泛出。

「啊，是的！」——他回答。——「是的，耶穌是神聖的預言者，耶穌說上帝的話語。多末好呀！」

「你最喜歡什麼？」

「就是他說：要饒恕，要愛，不要凌辱人，愛仇敵的那番話。啊，他說得多末好呀！」

他轉身向着傾聽我們談話的長兄們，開始對他們熱烈地說些什麼話。他們互相長久而且嚴肅地說話，肯定地點着頭。以後他們露出鄭重而且懇切的，也就是純粹回教式的微笑，（我最愛這微笑，也就是愛這微笑的鄭重，）對我證實：耶穌是上帝的預言者，他做出偉大的奇蹟；他用爛泥做成鳥，朝它一吹，就飛走了……這在他們的書裏寫着。他們說這話的時候，完全相信他們頌讚耶穌，會使我十分快樂，阿雷感到幸福，爲了他的兄長決定而且願意博取我的快樂。

書寫的功課也進行得極其順利。阿雷弄到了紙張，（不許我用我的錢買它，）鋼筆，墨水，在短短的兩個月內，學會了寫一手好字。這甚至使他的兄長們驚愕了。他們的驕傲和滿足沒有限度。他們不知道怎樣感謝我。在逢到我們一塊兒工作的時候，他們在工作的地方搶着幫助我，認這爲極大的幸福。我不必提阿雷。他愛我，也許和愛兄長們一樣。我永不會忘記他離開監獄時的情形。他領我到營舍後面，在那裏抱住我的頸項，哭了。他以前從來不哭。「你對我做了太多的事情，做了太多的事情，」——他說，——

「我的父母都沒有對我做過這許多事情：你使我成爲一個人，上帝會補償你，我永遠不會忘記你……」

現在，現在你在那裏呢？我的良善的，可愛的，可愛的阿雷……

除去乞爾克司人以外，我們的營舍裏還有一小堆波蘭人，他們組成了完全單獨的一個家庭，和其餘的罪囚們幾乎不相往來。我已經說過，爲了那種特殊性，爲了忿恨俄羅斯的罪囚，他們自己也被大家所嫉恨。那是一些受磨折的，病態的性格，他們有六個人。他們中間有幾個是有學問的人；我以後要個別地，詳細地講他們。我在獄內最後的幾年內，有時從他們那裏弄到一些書。我所讀到的第一本書給予我強烈的，奇怪的，特別的印象。關於這印象，以後我要特別講一講。這印象對於我是十分有趣的，我相信有許多人會完全不了解的。有些事情在不經嘗試以後是不能加以判斷的。我要說的是：精神上的貧困比一切物質的痛苦還感到難受。受遣戍的普通人進入新的社會裏去，甚至也許進入比較以前獄過的更發展的社會裏去，他自然喪失了許多，——鄉土，家庭，一切，但是他的環境還是一樣。一個有學問的人按照法律和普通人受相同的刑罰，他所喪失的時常比普通人要多得無從比較。他應該把一切自己的需要，一切的習慣壓抑下去；轉入對於他不能滿足的環境裏去，應該先學會呼吸不同的空氣……這等於從水裏把一條魚拖到沙上。……依照法律對於大家一律相等的刑罰時常會對於他變爲痛苦到十倍的東西。這是眞理……甚至假使這單祇指着物質上的享受，——這享受是應該犧牲的。

然而波蘭人組成了一個特別的，整個的小團體。他們有六個人，儘在一塊兒。在我們營舍的一切罪囚中間，他們祇愛一個猶太人，也許單祇因爲他逗樂他們的緣故。其實連別的罪囚們也都愛我們的小猶太

人，雖然大家全都取笑他。在我們那裏祇有他一個人。我甚至現在回憶他的時候也不能不笑。每次我一看到他，就記起果戈里達拉司·蒲里巴中的小猶太人楊開里來，他脫了衣裳，和自己的猶太女人一同上一個什麼櫥櫃裏去過夜的時候，立刻起始非常像一頭小雞。伊薩·福米奇，我們的小猶太人，就像這樣的一隻被扯去毛的小雞。這人年紀已經不輕了，大約有五十歲左右，小小的身材，體格很軟弱，性情有點狡猾，但實在是很愚蠢的。他惡狠而且傲慢，同時又異常的懦怯。他滿臉全是皺紋，額上和臉頰上有處刑臺上給他按下的烙印。我無論如何無從瞭解，他怎麼挨受得了六十記鞭子。他犯了命案到這裏來。他身邊藏着一張藥方，是他的猶太女人在他處刑以後從一個醫生那裏弄來的。照這藥方可以配成一種油膏，擦了以後，烙印會在兩星期內消滅掉的。他不敢在獄內使用這油膏，等候十二年徒刑滿期後，被釋放出去落戶時決定打算使用這個藥方。「否則是沒有資格結婚的，」——他有一次對我說，——「我一定想結婚。」我和他是極要好的朋友。他永遠有極愉快的心神。他過着遣戍的生活覺得很輕鬆；他的手藝是鐘表工，因爲城裏沒有鐘表店，他所接的工作很多，因此被解除了做苦工。他自然同時還放印子錢，收受抵押品，放款給全獄的人，索取重大的利息。他比我先來，一個波蘭人對我詳細描寫過他入獄時的情形。那是一樁極可笑的故事，我以後再講；我要講到伊薩·福米奇的地方還不止一次呢。

我們的營舍裏其餘的人物中還有四個舊教徒，全是老年的博學者，其中有一個是從斯達洛杜博夫司基村裏來的。此外還有兩三個小俄羅斯人，全是陰鬱的人們，和一個年輕的囚犯，有一付柔細的臉龐，柔細的鼻子，二十三歲模樣，已經殺死了八個人。還有一堆僞幣犯，內中一個會逗得全獄的人發笑。最後還有

幾個陰沈的，不愉快的人物，他們剃光了頭髮，臉貌異常難看，沈默，好忌妒，一切，且準備在許多歲月內，——在全部徒刑時期內，這樣看望人，皺眉毛，沈默，仇恨。在我的新生活開始的第一個不快樂的晚上，這一切祇在我的面前閃現了一下，——在煙氣和煤灰中，在辱罵和描寫不出的卑怯的行動中，在惡濁的空氣裏，脚練的聲響中，詛咒和無恥的譏笑中，閃現了一下。我躺在光板上面，把衣服放在頭下，（我還沒有枕頭，）用大衣蓋住身體，但是許久不能睡熟，雖然由於這最初的一天內所得的一切怪誕的，意料不到的印象而感到全身疲勞和酸疼。但是我的新生活剛在開始。還有許多事情等候我，我從來沒有思索過，沒有預先猜到的許多事情……

第五章　第一月

我在入獄後三天，繼奉到了出去做工的命令。第一天工作的情形是極可紀念的，雖然在這全天內我並沒有發見十分不尋常的事情，至少已把我的地位裏本來就不尋常的一切包括在內。但這也屬於最初的印象之一。我還繼續貪婪地審看一切。我在極沈重的感覺中混過了這最初的三天。「這是我的流浪生活的終結：我在獄中了！」——我時時刻刻地對自己說：「這是我許多悠長歲月裏的一個碼頭，一個角落，我現在懷着那種不信任的，那種病態的感覺走進去……誰知道？也許將來，過了許多年以後，必須離開這地方，——那時還要憐惜它呢！……」——我補充地說，言語裏不免攙着一種幸災樂禍的感覺，這感覺有時弄到需要故意刺激自己的創傷的地步，彷彿願意欣賞自己的痛苦，彷彿在感覺不幸的偉大性裏

確乎有愉快的成分在內。關於將來會憐惜這角落的意念使我自己都感到恐怖：我在那時就已預先感到，人能安住下去到如何怪誕的程度。但這還是以後的話，現在我周圍的一切全是仇恨的，可怕的……雖然也並不全如此，但我總覺得是這樣。我的新同伴們環望我時的那份野蠻的好奇，他們對待一個突然在他們的團體內發現的新來的貴族那份加倍嚴厲的態度，有時幾乎達到仇恨的地步，——這一切磨折着我，使我自己都希望趕快去做工，單祇爲了能够快快地一下子打聽出，嘗到我的一切的苦惱，以便起始和他們大家一樣地生活下去，以便趕快走上和大家一樣的軌道上去。我當時自然沒有注意到，沒有疑惑到放在我眼前的許多事情：我還沒有在仇恨中間區別出同情來。但是我在這三天內遇到的幾個和藹而且客氣些。的臉龐强烈地鼓勵了我。阿基姆·阿基梅奇對我比大家和藹而且客氣些。在其餘的罪囚們陰鬱和仇恨的臉龐中間，我不能不注意到還有幾個善良和快樂的人。「到處有壞人，但壞人中間也有好人，」——我忙着這般地想，來安慰自己：——「誰知道？這些人也許並不比其餘的，留在那邊，留在獄外的人們怎樣壞些。」我心裏想，自己對自己的意念搖頭，但是，——我的天！——假使我當時就知道這意念是眞實到如何的程度那繩好呢！

譬如說，獄內有一個人，在經過了許多年，許多年以後我纔完全把他認識清楚，然而他幾乎在我受徒刑的全部時間內一直和我在一起，時常在我身邊。那是一個姓蘇士洛夫的罪囚。我現在一講到罪囚們不比別人壞的話，立刻不由己地憶起他來。他侍候着我。我還有另一個侍候的人。阿基姆·阿基梅奇還在最初的時候，還在最初的幾天內，就介紹給我一個罪囚，——就是渥西布。他說祇要每月給渥西布三十戈比，

他就會每天給我燒煮特別的飯菜，假使我討厭喫官家的東西，假使我有自辦伙食的錢。渥西布是罪囚們選派到我們的兩個廚房裏去的四名廚師中的一人，——不過他們接受或不接受這選派是他們完全的自由；而且在接受之後，那怕明天也可以重行辭去的。廚師們不必出去做工，他們的全部職務在於烤麵包和煮菜湯。大家不稱他們爲廚師，卻稱做趕麵師傅，不過這並非由於看不起他們——況且選派到廚房裏去的全是頭腦清楚，和可能地誠實的人——他們這樣被稱呼，是出於一種親愛的玩笑，我們的廚師們對它一點也不感到侮辱。大家差不多永遠選渥西布，他幾乎連上幾年經常成爲趕麵師傅，不過有時偶然辭職，在煩惱把他緊緊地抓住，或是在他想去運酒進來的時候。他是稀有的正直而且馴良的人，雖然爲了販運私貨的罪上這裏來的。他就是那個販運私貨人，高身材而且健康的小夥子，我前面已經提過了的；他生性懦怯，懼怕一切，尤其懼怕鞭笞，性情馴良柔和，對待大家十分和藹，從來不和任何人爭吵，但是不管他怎樣膽小，由於他生性嗜好販運私貨，抑制不住那種習性，他不能不偷運酒。他和別的廚師們一塊兒賣酒，自然他的營業沒有像格靜那樣的規模，因爲他沒有過份冒險的勇氣。我和這渥西布相處得很和氣。至於自備飯食，其實並不需要很多的錢。我不會弄錯，假使我說每月我的飯食祇要用去一個銀盧布，自然麵包不算在內——它是公家的——有時菜湯也不在內，假使我很餓，雖然我對那隻菜湯深覺嫌惡，但以後這嫌惡的感覺，幾乎完全消失了。我平常總是買一塊牛肉，每天一磅。冬天我們這裏牛肉的價格非常便宜。牛肉是傷兵中什麼人到菜市上去買來的，——我們的每個營舍裏住着一個傷兵，爲了監督秩序，他們自願每天上菜市去給罪囚們買東西，幾乎一點費用也不收，至多祇取一點極少的錢。他們這樣做，是爲了自身的

安靜起見，否則他們不能在獄內安身。他們同樣地運進一些煙葉，磚茶，牛肉，麵包等等，除去酒以外。沒有人請他們運酒進來，雖然有時也請他們喝一點。渥西布連着幾年老是給我燒製一塊相同的烤牛肉。至於這塊牛肉烤得味道怎樣，——這是另一個問題，而且問題也不在這上面。有趣的是我和渥西布在幾年內幾乎說不上兩句話。我有許多次起始和他攀談，但是他似乎沒有維持談話的能力：有時微笑了一下，或是回答：是或否，也就完了。看着這個人們中間像是祇有七歲的赫古律司甚至會感到奇怪。

但是幫助我的人們中間除渥西布以外還有蘇士洛夫。我不呼喚他，也不尋覓他。他好像自己找到我，被派到我身邊來似的；我甚至不記得什麼時候，而且怎樣會弄成這樣的。他起始替我洗衣裳。爲了這，特地在營舍後面設製了一隻大穢水坑。罪囚們的衣服就在這水坑上面，官家製就的木槽裏洗濯。此外，蘇士洛夫自己發明了幾千種不同的職務，拍我的馬屁：例如，修理我的茶壺，跑來跑去替我辦理各種事情，爲我尋找什麼東西，把我的短大衣送出去修補，每月給我擦四次鞋油；這一切做得那樣地勤勞而且忙亂，彷彿他身上負有不知怎樣重大的責任，一句話，完全把自己的命運和我的命運連繫在一處，把我的一切事情全都擔任了下來。例如，他從來不看望我的眼睛，大概認這是他一生重要的任務。他沒有任何的手藝，大概祇從我那裏弄到幾個戈比。我盡我的能力付給他錢，付出幾個小錢，他永遠馴從地引爲滿意。他不能不侍候什麼人，他特別選中了我，大概因爲我比別人客氣些，付錢的時候誠實些。他是那些從來不會發財，從來不會改善自己的地位的人們之一，他們擔任爲賭攤望風，整夜站立在外間的寒冷中，傾聽院內每一個聲音，

生怕少校萬一來查，每次祇取到五個銀戈比，差不多要立一整夜，而作答。我已經講過他們了。這些人的性格特徵是永遠，到處，而且幾乎的事業中間扮演甚至還不是二等，卻是三等的角色。這一切出於他們的天性。蘇士洛夫是一個很可憐的小夥子，性情十分柔順而且自卑，甚至露出那種受壓抑的樣子，雖然性裏是受壓抑的。不知爲什麼緣故，我永遠可憐他。我甚至一看望他憐他，——我自己也不能回答。我也不能和他談話；他也不會談話，顯止了談話，讓他做什麼事情，請他到什麼地方去跑一趟的時候，方纔樣做會使他得到快樂。他的個子不高也不矮，他的爲人不好也不壞，有點雀斑，頭髮一部份作金黃色。關於他太確定的話是永遠不能說到，他屬於西洛特金的一類，單祇由於他被壓抑和柔馴的性格而歸的是因爲他和大隊同行到西比利亞的時候，在途中和別人交換了，的代價交換了的。就爲了他用極微的代價將自身出賣，罪囚們都取名，也就是交換命運。這件事儘管會使你覺得怎樣奇怪，但確是事實，情還繼續在被押解的罪囚中間存留着，已成爲一種神祕性的傳統初怎麼也不相信這種事情，可是後來不能不相信了。

這是用下面的方式做成的。譬如說，有一幫罪囚被押送到西比利亞去。同行的有各色各樣的人：有配

充苦工的，有上工廠的，也有流戍的，大家都一塊兒走。在途中什麼地方，那們裏，有一個想和另一個交換一下。譬如說，一個姓米哈洛夫的，他是殺人犯，或犯了其他重罪，他認爲做許多年的苦工對自己不合算。假設他是一個狡猾的小夥子，受過磨練，知道事情；他選中同行人中一個比較愚蠢的，容易欺侮些，性格溫馴些的某人，他所判的刑罰比較的不重；或是短期發配到工廠裏去，或是流犯，或者甚至配充苦工，但期限短些。他終於發現了蘇士洛夫。蘇士洛夫是農僕出身，他單祇被遣發戍居。他已經走完了一千五百俄里，自然身邊沒有一個錢，因爲蘇士洛夫是從來不會有錢的，——他走得十分疲乏，困頓，喫的單祇是公家的口糧，那怕是偶然也得不到一點好喫的東西，穿的祇是公家的衣裳，用幾個可憐的銅幣爲代價，侍候着大家。米哈洛夫和蘇士洛夫搭談起來，拉攏着，甚至發生了友誼，終於在一個遞解站上灌他喝酒。然後對他提議：他願意不願意交換？我，米哈洛夫，犯了如此這樣的罪，被配發到像做苦工的地方，到一種「特別科」裏去。它雖然也是苦工，但是特別的，也就比較好些。——關於特別科，在它剛成立的時候，甚至在官廳中間大家都少有知道的，即使在彼得堡的官廳裏也不見得會知道得清楚。這是一個與外面隔絕的，偏僻的處所，在西比利亞的一個角落裏，而且人數也不多，（我在的時候裏面也不到七十人，）所以很難探聽到它的消息。我以後遇見許多在西比利亞服務過，熟悉它的情形的人，他們還是初次從我那裏聽到「特別科」的存在。在法令全書中關於它祇有六行字：「於某獄內設特別科收羈要犯，至在西比利亞另設較重之苦工場所時止。」甚至這個「科」裏的罪囚們自己都不知道他們到這裏是終身或有期限的？期限沒有規定，祇說是至另設較重之苦工場所時止，也就完了，——那就是「走

逼各苦工場所。」怪不得無論蘇士洛夫或隊中任何人都不知道它，連那個被遣戍的米哈洛夫自己也並不例外，他祇是從他犯了那個太嚴重的，爲了它已走完三四千俄里路的罪上繩對於特別科得了一點概念。他終歸不會被遣發到好地方去的。至於蘇士洛夫不過配發戍居；那是多末好呀？」「你願意不願意交換呢？」蘇士洛夫有點醉意，他的頭腦是簡單的，他對愛撫他的米哈洛夫充滿了感激，因此不敢一口拒絕。況且他已經在隊裏聽見交換是可以的，別人家都交換，所以這裏並沒有什麼不尋常和從未聞見的地方。事情妥協了。無良心的米哈洛夫利用蘇士洛夫腦筋特別的簡單，用一件紅襯衫和一塊銀盧布的代價，向他購買了名姓，——他立刻把那些東西當着證人們面前交給他。第二天蘇士洛夫酒醒了，但是人家又灌他酒喝，再說拒絕已是不可能的：他取得的一塊銀盧布已經換了酒喝，紅襯衫過了些時候也賣去了。你不願意，就要還錢。蘇士洛夫從那裏去弄到一塊整整的銀盧布呢？假使不還，同夥的人會派你歸還的：同夥裏對於這種事情監督得十分嚴厲。再說既然答應了人家，也就應該履行，——全夥的人會這樣主張的。否則大家會和你過不去。或是痛痛地揍一頓，或者簡直把你打死，至少會嚇唬你一下。

實際上，假使同夥的人們祇要有一次容忍這種廢棄約言的事情讓它含混過去，那末這種替換的把戲會名存而實亡的。假使收到了錢以後可以不履行所答應的話，破壞已成立的契約，——以後誰還會再履行呢？一句話，——這已成爲大夥的，公衆的事情，因此全隊的人對於這種事情看得十分嚴重。蘇士洛夫終於看見無法挽救，便決定完全答應下來。他們把這事向大家宣布；而且在必要的時候，還應該給某些人一點錢，請他們喝點酒。他們自然無所謂，不管張三李四，米哈洛夫或蘇士洛夫往那裏去都可以，既然喝到

了酒。喫到了甜頭；——在他們方面也沒有什麼可說的了。在第一個遞解站上，譬如說，點起名來；點到米哈洛夫：「米哈洛夫！」蘇士洛夫答應了一聲：「到！」「蘇士洛夫！」米哈洛夫喊了一聲：「到！」——就這樣點下去了。誰也不再講這件事情。在託鮑里司克把被遣戍的人們分了類。「米哈洛夫」分發到戍地上去，而「蘇士洛夫」在加倍的衛護下被押到特別科裏去。以後是任何的抗議都成爲不可能的；而且究竟用什麼證明呢？這種案件會拖延到多少年？幹了這種把戲還會得到什麼樣的處分？證人在那裏呢？即使有證人，也要絕口否認的。結果是蘇士洛夫爲了一塊銀盧布和一件紅襯衫而跑到「特別科」裏來了。

罪囚們取笑蘇士洛夫，——並非爲了他和人家替換，（雖然大家對從輕工替換苦工的人們總會看不起，認作傻瓜，）卻爲了他祇收到了一件紅襯衫和一塊銀盧布：那是太微小的一個數目。平常交換是要用去一筆大數目的，這自然是相對的說法。甚至有化幾十個盧布的。但是蘇士洛夫那樣的柔馴，那樣的不中用，那樣的渺小，加以取笑也似乎大可不必。

我和蘇士洛夫處得很久，已經有幾年了。他漸漸地十分親近我；我不能不注意到這層，連我也對他慣熟了。但是有一天——我永遠不能饒恕自己——他沒有辦到我託他做的一件什麼事情，而且他剛剛從我那裏取了錢去，我竟狠心對他說：「你瞧，蘇士洛夫，你用了人家的錢，但是不做事情。」蘇士洛夫沒有說話，立刻跑去辦理我的事情，但是忽然憂鬱了起來。過了兩天。我心想：他不見得爲了我說出那句話而成爲這樣的。我知道有一個罪囚，安東·瓦西里也夫，堅持地向他索還一點小借款。他並沒有錢，但是怕問我借。第三天上，我對他說：「蘇士洛夫，你大概想問我借錢，還安東·瓦西里也夫，是不是？你拿去罷。」我當時坐

在鋪板上面；蘇士洛夫立在我前面。他大概因爲我自己肯借錢給他，會想起他的艱難狀況來而感到十分驚愕，況且他覺得他近來從我的地方取了太多的錢，因此再不敢希望我還會借給他錢。他看了看錢，以後又看了看我，忽然扭轉身子，走出去了。這一切使我十分驚愕。我跟着他走去，在營舍後面找到他。他站在牢獄的柵欄旁邊，臉對着圍牆，頭頂在上面，手靠住它。——「蘇士洛夫，您怎麼樣啦？」——我問他。他不看我，我很驚異地看見他快要哭泣：「阿歷山大·彼得洛維奇，您……以爲……」——他用斷續的聲音起始說，努力向旁邊看視，——「我侍候您……是爲了銀錢……我……我……唉！」他當下又靠在柵欄上面，甚至用額角撞它，——嗚嗚地哭泣起來！……我在獄中初次看見一個哭泣的人。我竭力安慰他，雖然從那天起他在可能的範圍內起始更加勤勞地侍候我，「注意我，」但是從一些幾乎無從捕捉的徵象上我看得出他的心永遠不會饒恕我的責備。同時別人取笑他，在遇到一切適當的機會的時候便譏笑他，有時竟狠狠地罵他；——但是他和他們處得十分和諧而且友善，從來不生氣。是的，認清一個人有時是很困難的，甚至在多年的相交以後！

就爲了這個原因，牢獄的生活在我初看一眼時所設想的和以後所感覺到的眞正的形式完全不一樣。就爲了這原因，我說過，即使用貪婪的，加倍的注意觀察一切，也到底不能把放在我眼睛前面的許多事物看得清楚。自然，使我驚愕的起初是顯著的籠統的現象，但是連這些現象我也許都接受得不正確，而祇在我的心靈裏留下一些沈重的，無希望的，憂愁的印象。這一切很多是由於我和A相遇的一件事情促成的。他也是罪囚，在我之前不久來到獄裏。他在我進獄後的最初幾天內給予我特別苦痛的印象。不過我還

在未進獄之前就知道我會在這裏和A相遇。他毒害了我的最初的痛苦。我不能不講到他。

這是一個極可憎厭的例子，說明一個人會墮落，卑劣到什麼地步，會不用勞力，且沒有一點懺悔，殺死自己心裏一切道德的情感到如何的程度。A是青年的貴族，我在前面已經提過他，說他把獄內的一切情形報告給我們的少校，又說他和少校的馬弁費奇卡很要好。底下是畢過業，因爲和他的家屬吵翻了——他的家屬對於他的荒唐的行爲深爲恐懼——便跑到彼得堡去，爲了弄到幾個錢，決定從事卑劣的告密，也就是決定出賣十個人的血，以便能够立行滿足他對於極粗暴和淫蕩的快樂的無可抑止的貪慾。他被彼得堡，它的糖菓店和幾條密巷所誘惑，沈溺於這些快樂中間，且爲了他是一個不愚笨的人，因此決定冒險做出瘋狂和無意義的事情。他不久被人家舉發了；他把無辜的人們牽拉進他的告密的呈文裏去，還把另一些人加以欺騙，爲了這事把他遣戍到西比利亞我們的牢獄裏來，期限十年。他的年紀還輕，生命對於他剛在開始。他的命運中這種可怕的變動似乎應該給予他一個打擊，引他的天性到某種抵拒，某種轉變上去。但是他一點也不慚愧地承受了自己的新命運，甚至一點也沒有厭惡，並不在它面前作道德的反抗，且一點也不恐懼，除去必須作工，還有和糖菓店以及幾條密司昌司卡耶街告別以外。他甚至覺得苦工犯的頭銜更加使他行爲。「做苦工犯，就去做苦工犯；既然是苦工犯，那就更可做出卑劣的舉動，不必引爲羞恥了。」這就是他的意見。我憶起這個討厭的人，把他看作醜惡的現象。我有幾年功夫生活在殺人犯，色鬼和萬惡不赦的兇

第一個機會的時候忙着報告了少校。少校因此恨上了M，拚命壓迫他，如果沒有衞戍官從中緩頰，他會把M弄出禍事來的。A不但不引爲慚愧，在M以後知道了他那種卑劣行爲的時候，且甚至愛和M攀談，帶着訕笑看望他。這顯然給予他快樂。M有好幾次親自對我指點出來。這個卑鄙的畜生以後竟同一個罪囚和一個衞兵逃跑了，關於逃亡的情節我以後再講。他起初也跑來拍我的馬屁，以爲我沒有聽見他的歷史。我要重複一句，他這人把我入獄時最初的幾天日子毒害了，使我增添更大的煩惱。我對於我被陷進去的那種可怕的卑劣和低鄙的環境深爲駭懼。我以爲這裏一切人全是那樣的卑劣和低鄙。但是我錯誤了。我用A去判斷一切人。

這三天內我懷着煩悶在獄內徘徊，或是躺在自己的鋪板上。把公家發給我的粗布交給一個由阿基姆·阿基梅奇指定的靠得住的罪囚縫襯衫，自然必須付錢的，（每件襯衫的工資祇有幾個小銅幣，）又依照阿基姆·阿基梅奇堅決的勸告置備了一條可以摺疊的褥子，（用毛氈製成，四面用粗布包縫，十分柔細，像薄餅一般，）此外還置備了一個枕頭，（裏面塡塞羊毛，由於不習慣，覺得十分堅硬。）阿基姆·阿基梅奇拚命張羅着給我預備這一切東西，親手給我縫被服，——這被服是公家的舊呢布的碎塊拼成的，這些舊呢布全是穿破了的褲子和上褂，由我向別的罪囚們買來的。——官家的東西在期限滿後就歸罪囚所有；這些東西立刻就在獄內賣去，無論它穿得多末破舊，總歸有折成幾個錢，予以脫手的希望。這一切我起初深爲驚異。總之，那時候我與這一社會初次接觸。以後我自己也逐漸成爲和他們一樣的人，一樣的徒刑犯了。他們的習俗，見解，意識，習慣，——彷彿也開始成爲我的，至少在形式方面，法律方面是這樣，雖然

在內心中我並不贊成這一些。我感到驚異與慚愧，好像以前一點也不疑惑這個，不聽見什麼，雖然也知道，也聽見。但是現實引起比知與聞完全不同的印象。例如，我會不會在以前什麼時候疑惑到這種東西，這種舊衣服還能當作東西的？——但是我居然用這些舊衣服給自己縫好了被服！縫製囚衣用的呢布是什麼樣的品質，那眞是難於想像的。外表上它似乎眞是像呢布，厚厚的，兵士用的；但是它剛用一下，就變爲一條曳網，破碎得可氣。呢衣是每年發一次，但就在這期限內也是難於對付過去的。罪囚必須工作，背負重物；衣服很快就會磨破和撕碎。大衣三年發一次，在這期限內普通同時要當作衣服，被服和墊褥之用。但是大衣是不稀奇的事。雖然如此，即使是穿得很破舊的東西，在規定的期限終結以後，也可以用四十銀戈比的代價出賣的。那些保存得好些的東西可以六角，甚至七角銀幣的代價賣去，在獄中，這是極大的一筆款項。

我已經說過，金錢在獄內有可怕的意義，威力。可以肯定地說，一個罪囚那怕在獄內稍爲有點錢，所受的痛苦，也會比完全沒有錢的人少十倍，雖然後者既有了官家供給的一切，似乎要錢作什麼用？——這是我們的官長的想法。我還要重複一遍，假使罪囚們喪失了有自己的錢的一切機會，他們不是發狂，便要像蒼蠅般一一死去，（儘管他們在一切方面有了保障，）或者做出前所未聞的惡行，——有的人是由於煩悶，有的人卻爲了趕快被處死刑，或被消滅，或用什麼方法「變更運命，」（一個技術的辭句。）假使一個罪囚靠血汗掙得了幾個錢幣，或爲了獲得它敢於幹出一些時常和偷竊與欺詐相類似的異常狡猾的行爲，但同時又那樣不加考慮地，且持着那種孩子氣的無意義的態度把它化去，那末這並不能證明他不珍

視它，雖然乍看上去似乎就是這樣。罪囚對於銀錢貪婪到可驚的地步，時果眞浪費它，像扔棄碎木片似的，那末他是爲了他要得到認爲比銀錢還高一級的那個東西而扔棄的。什麼東西對於罪囚比銀錢還高呢？自由，或對於自由的某些幻想。罪囚們是極大的幻想家。關於這層我以後還要說幾句，但是我要順便說出來，信不信隨便，我看見過一些被配充二十年的人們很安靜地對我自己說出這樣的話句：「等一等，但願我的期限一滿，那時候……」「罪囚」這個名辭的全部意義，本是指着一個沒有自己的意志的人而言的，但祇要能够化錢，他的行爲就已是按照自己的意志而做的了。儘管他的臉上有任何的烙印，脚上有脚練，有可恨的柵欄擋住上帝的世界，把他圈住，像籠中的獸一般，——他還可以弄到酒，那就是獲得嚴厲地被禁止的快樂，還可以享受野莓，甚至有時（雖然不是永遠）還可以買通自己最接近的官長，傷兵，甚至士官長，他們都會媽媽虎虎地看他違反法律和紀律；甚至還可以對他們吹吹法螺，罪囚最喜歡吹法螺，那就是在同伴面前裝腔作勢，那怕是暫時甚至僅是使自己相信，他的意志和權力比表面上所顯示出來的那個樣子要大得多；——一句話，他可以酗酒，鬧脾氣，侮辱任何人，對他們證明他一切都做得到，一切都在「我們手裏，」那就是使自己相信那種不可能的事情，以寬慰自己。順便說一句：也許就爲了這個原因，在罪囚們身上，甚至在清醒着的時候也會發現出一種普遍的傾向，那就是吹法螺，誇大口，滑稽而且天眞地誇大自己的個性，那怕虛幻地誇大。最後，在這種酗酒中還含有冒險的意思，——那就是說這一切總算具有一點生命的幻景，與自由類似的幻景。爲了自由有什麼不能犧牲的呢？那一個百萬富翁，在人家用繩索勒住他的喉嚨的時候，不肯將自己的百萬家私交出去，以換取一

口空氣呢？

官長們有時驚異着，某一個罪囚幾年來生活得那樣地馴順，那樣地可以做榜樣，爲了品行可嘉而被派爲什長，突然地，簡直毫無來由地——好像魔鬼爬到他身上來似的——鬧起事來，喝起酒來，吵得不可開交，有時甚至簡直要闖出刑事罪來：不是在上司面前顯出大不敬，便是打死什麼人，或是强姦女人等等。大家看着他，覺得奇怪。但是這種人身上使人意料不到的突然的爆發的原因也許就是個性煩悶的癌疹的表現，對於自身的本能的煩悶，表現自己，表現自己的屈辱的個性的一種願望，這願望突然地發現了出來，弄到兇狠，暴怒，理智模糊，瘋狂，拘攣的地步。好比一個被活埋在棺材裏，而醒了轉來的人叩擊他的棺材蓋，想努力揭開它，雖然意識會勸信他，所有他的努力將成爲枉然的。但是事情是在於這裏已經和理智無關：這裏簡直就是一種痙攣。我們還要顧慮的是罪囚的個性方面任何自由的表現是被認爲犯罪的；在這種情形之下，大大的表現，或小小的表現，在他自然是一樣的。既然鬧酒，——就鬧下去罷；既然冒險，就去冒一切的險，甚至去殺人也不妨。祇要第一步開始了就行：人一喝了酒，便攔不住了！所以最好是大家安靜些，不要使他弄到這個地步。

是的；但應該怎麼做呢？

第六章　第一月（續）

我進獄時還有點錢，我手裏放得不多，生怕被搜了去，但還藏了一點起來，以備萬一的需用。那就是把

幾個盧布糊在福音書的封皮裏面，——這書是可以帶進獄內去的。這本書連同糊在裏面的錢是那個在遣戍的生活中受過痛苦，熬受了十年以上的徒刑，慣於把一切不幸的人看作自家弟兄的人在託鮑里司克贈送給我的。在西比利亞幾乎永遠不斷地有一些人，以弟兄般的熱情照顧「不幸的人們」同情他們，憐憫他們，看作自己親生的兒女一樣，發出完全無私心的，神聖的同情，認這是自己終身的責任。我不能不在這裏簡單地提起和一個人相遇的情形來。在我們監獄所在的那個城市裏住着一位夫人，娜司泰謝伊凡諾夫納，是個寡婦。自然，我們中間沒有人在繫獄的時候不和她的家庭裏不知道是不是有過相同的不幸，或者她心上特別親近，特別珍愛的人們中間有人爲了同樣的罪受過痛苦，不過她認爲替我們做一切她能够做到的事情彷彿是無上的幸福。她自然不能做許多事情；她是很窮的。不過我們在獄內感覺到我們在獄外有一個極忠心的朋友。她還時常把我們十分需要的消息通知我們。我在離開牢獄上別的城市裏去的時候，到她家內去過，和她當面認識。她住在郊外的一個近親家裏。她不老不少；不好看，也不難看；甚至無從知道她聰明不聰明，有學問沒有學問？祇在她每一個舉動中看出了無窮的善良，侍候我們，減輕我們的痛苦，一定要爲我們做出一點愉快的事情的無可抗拒的願望。這一切全在她輕靜的，善良的眼神裏看了出來。我和另一個獄中的同伴在她家內逗留了整整的一晚上。她望着我們的眼睛，在我們笑的時候也一同笑着，無論我們說什麼話，她總是忙着同意；又忙着拿出茶，涼菜，一些甜食。假使她有幾千塊錢，她大概會很喜歡，單祇因爲她能够更加博得我們的喜歡，給予留在獄內的同伴們以更大的便利。她臨

別時送給我們每人一（誰知道是怎樣糊的，）還用花紙貼在外面，用的就是小學校用簡易數學的封面紙，（也許眞是把一本數學書的封面拆下來糊貼的。）兩隻香煙盒，作爲紀念。這些香煙盒她親手爲我們用硬紙板糊成，（誰知道是怎樣糊的細邊，她也許特地上鋪子裏去把這種紙買來。「你們抽香煙，也許你們用得着的，」——她說着，彷彿在我們面前畏葸地道歉，爲了她送這樣的禮物……有人說，（我聽到，也讀過，）最高尙的對於鄰人的愛同時也是最大的自私。在這裏有什麼自私，——我一點也不明白。

我入獄時雖然身邊並沒有許多錢，但是我當時也不知怎麼，不能認眞地憤恨那些罪囚們，他們幾乎在我的牢獄生活最初的數小時內，就已經騙過我一次，而以後第二次，第三次，甚至第五次，又天眞地跑來向我借錢。然而我要公開地供認出一樁事情：我深爲遺恨的是我覺得這般人帶着那份天眞的狡猾，竟把我認作笨蛋和傻瓜，取笑我，因爲我第五次借給他錢的緣故。他們一定覺得我受了他們的欺騙，被他們的花言巧語哄住了，相反地，假使我拒絕他們，驅逐他們，我相信他們會更加尊敬我的。但是無論我怎樣遺恨，到底不能拒絕他們。我所以遺恨，因爲在這最初的幾天內我正經地，關切地思索着我在獄內應該持如何的態度，或者不如說我應該怎樣對付他們。我感到而且明白，所有這環境對於我是完全新穎的，我在完全的黑暗中，而在黑暗中良心所吩咐的直率地做去。但是我也知道，這祇是一套格言，而在我決定最先應該依照內心的情感和際情形的。面前到底會發現十分意料不到的實

因此，無論我怎麼瑣細地關心着營舍裏的一切佈置，——我前面已經提過，多半是阿基姆。阿基梅奇給我引出來的，——無論那些佈置給我解去若干的愁悶，——一種可怕的，有毒的煩惱越來越强烈地磨折着我。「死屋！」——我對自己說，同時在黃昏中從我們的營舍的臺階上面審看那些罪囚們，他們已做完了工作回來，懶洋洋地在院中小廣場上幌來幌去，從營舍溜到廚房，又從廚房溜出來。我審看着他們，努力從他們的臉上和行動上根究出他們是什麼樣的人，他們的性格是怎樣的？他們在我面前蕩來蕩去，有的皺緊眉頭，有的十分快樂，（這兩類人遇到最多，幾乎成爲徒刑生活的性格特徵，）有的在那裏相罵，有的隨便地談着話，也有的在那裏孤獨地散步，彷彿沈入凝想中，靜靜地，平勻地，有的露出疲勞的，冷淡的神色，另有些人（甚至在這裏也有的！）露出傲慢的優越的態度，帽子歪戴着，大衣披在肩上，露出大膽的，狡獪的眼神和無禮的訕笑。所有這一切便是我的現在的世界，——我心想，——不管我願意不願意，應該和它在一塊兒生活下去……我試一試向阿基姆·阿基梅奇盤問，打聽他們的一切。我很愛和阿基姆·阿基梅奇在一起喝茶，爲了不願意獨自喝。順便說一句，茶水在最初的時候幾乎成爲我唯一的食品。阿基姆·阿基梅奇並不辭卻喝茶，自己把M借給我用的那隻可笑的，杜製的鉛鐵小火壺生好。阿基姆·阿基梅奇普通祇喝一杯，（他自己也有幾隻杯子，）默默地，端端正正地喝着，把杯子還給我的時候，對我道謝，立刻動手縫我的被服。但是關於我必須打聽的那樁事情，——他說不出來，甚至不明白我對於在我們周圍的罪囚們的性格發生特別的興趣，究竟有什麼用意，因此一面聽我的說話，一面甚至露出一種我記得很清楚的狡獪的微笑。不行，顯然應該自己去探索，而盤問別人是沒有用的，——我心裏想。

第四天上。就和我那次出去改釘脚鐐的時間一樣，大清早，罪囚們在獄門旁號房前的小方場上排成雙行。在罪囚們的前面和後面，——排列着許多兵士，槍裏上了子彈，槍口插着刺刀。兵士有權向罪囚開槍，假使罪囚想逃走；但同時他須對放槍負責，假使不在十分必要的時候放了槍；在罪囚們公然叛變時也是如此。但誰敢公然逃走呢？工程隊的軍官，和工程隊的下士官跟兵士，監工等到來了。點好了名。一部份上裁縫室裏去的罪囚們先走；工程隊的官長不管他們；他們爲監獄自身工作，給全獄的人們裁製衣裳。隨後是出發到作場裏去的，再以後就是出去做普通的苦工的。我列入二十多個罪囚的一隊裏出發了。在堡壘後面，堅凍的河上，有兩條官家的平底船，因爲無用，必須把它拆除，至少爲了不使舊木料平白地失落。其實所有這些舊材料不大值錢，幾乎不值什麼。城裏木材賣得極便宜，周圍全是樹林。派我們去，幾乎祇是爲了不使罪囚們袖手閒坐，這在罪囚們自己也是很明白的。他們做起這類工作來，永遠是懶洋洋的，沒精打采的，但假使工作本身是有意思的，有價值的，尤其在可以要求設定工作範圍的時候，便完全不同了。那時他們的情緒好像被什麼事情激動起來了，雖然他們並沒有從中取到任何利益，但是我自己看見，他們竟拚命地工作起來，爲了把它快快地，好生地做完；甚至把他們的自愛心都提起來了。至於現在這個多半爲了形式，而不是爲了需要而做的工作卻難於定出工作範圍來，祇好工作到打鼓時爲止，——在上午十一時打鼓喚大家回去。這天天氣溫暖，有霧。雪有點融化。我們一羣人走到堡壘後面的河岸上去，鎖鍊微微地叮鬱着。這些鎖鍊雖然隱藏在衣裳裏面，但在走每步路時到底會發出柔細的，尖銳的，金屬的聲音。兩三個人分出來到兵器庫裏取應用的工具。我和大家一同走着，精神方面甚至彷彿活潑了起來：我要快快地看到，而

且弄明白，究竟是什麼樣的工作？苦工是什麼樣的？在我自己一生的第一遭，將是怎樣工作的？

一切我都記得非常的詳細。我們在中途遇見了一個長着滿臉鬍鬚的下市民。他止了步，伸手到口袋裏去。我們的一隊裏立刻有一個罪囚跳了出來，除下帽子，接受了施捨，——五個戈比，又靈巧地回到自己的隊裏。下市民畫了十字，自己走了。這五個戈比就在那天早晨買了麵包，平均分配給全隊喫去了。

全隊罪囚裏有一些人照例是陰鬱的，不愛說話的，另有些人冷淡而且相談話。有一個人不知爲什麼十分快樂，而且高興地唱着歌，幾乎就在路上跳起舞來，每跳一次，脚鍊必響一次。他就是那個不高的，結實的罪囚，在我第一天進獄時和另一個人在洗臉時爭吵，爲了那人膽敢不加思索地自己說他是「卡剛」鳥。這個快樂的小夥子名叫斯庫拉託夫。他終於唱出那支活潑的小曲，我記得裏面的疊句是：

乘我不在時給我娶了親，
正當我上磨房的時辰。

祇不過缺少一支三絃琴。

他的那種過份快樂的心神自然立刻引起隊中幾個人的憤激，甚至幾乎認作是種恥辱。

「狗叫起來了！」——一個罪囚帶着責備的意思說，其實事情於他是毫不相干的。

「狼有一隻歌曲，這圖拉人把它抄襲來了！」——態度陰鬱的人們中間有一個說，打着霍霍爾人的口音。

「就算我是鬧拉人，」——斯庫拉託夫立刻反駁，——「你們在波爾達瓦省裏儘喫湯糰，會喫得噎死的。」

「瞎說！你自己喫什麼？用草鞋喝菜湯。」

「現在魔鬼要餵你喫子彈，」——第三人說。

「我也實在是嬌養慣的人，」——斯庫拉託夫回答，輕輕地歎息一下，彷彿對於他自己的嬌養表示懺悔，朝着大家，並不特別朝某一個人說，——「我從小時候就是喫黑麪和甜麵包泡大的，（那就是說養大的。斯庫拉託夫故意把話說得別扭些，）我的親兄弟們現在還在莫斯科開店鋪，很走運的，他們全是富商。」

「但是你做什麼生意？」

「我們的出身不同。弟兄們，當時我取到了最初的二百……」

「難道是盧布麼？」——「個好奇的人搶上去說，甚至抖索了一下，在聽到了這些錢之後，

「不，可愛的人，不是盧布，卻是棒杖。羅卡，羅卡！」

「有的人可以叫羅卡，你應該叫羅卡·庫茲米奇，」——小小的，柔弱的，尖鼻子的罪囚不樂意地說。

「唔，羅卡·庫茲米奇，但是你應該叫一聲叔叔。」

「有的人可以叫羅卡·庫茲米奇，就依你罷。」

「誰管你叫叔叔！我本來想說一句好話的。是這樣的一樁事情。我在莫斯科住了不久，就出事了。那邊

給了十五記馬鞭，把我押解出境。於是我……」

「爲了什麼事情押解出境？……」——一個人插上去說。他很注意地傾聽着講話。

「不要上隔離所去，不要喝槽裏的水，少管閒事；且說我來不及在莫斯科眞正地發財。但是我眞是很願意，眞是很願意成爲富人。我眞是想這件事情，我簡直不知道怎麼說。」

許多人笑了。斯庫拉託夫顯然屬於那類出於自願的快樂人，或者不如說是丑角，他們似乎以博得陰鬱的同伴們的快樂當作是自己的責任，但自然除掉挨罵之外是一點也得不到什麼的。他屬於那種特別的，有趣的典型，我也許還要講到這類典型的人物。

「現在人家不必去獵取海貂，祇要獵取你就行，」——羅卡·庫茲米奇說，——「你瞧，單單這件衣裳就值一百盧布。」

斯庫拉託夫身上穿着極舊，極破的大衣，四面八方都有補釘凸出着。他用十分冷淡，但極注意的態度朝他身上從上到下看了一遍。

「但是腦袋還值錢，弟兄們，腦袋還值錢！」——他回答。——「我和莫斯科作別，我的心裏還很安慰，因爲腦袋是隨我一塊兒走的。再見罷，莫斯科，謝謝你的浴堂和自由的精神！那件大衣你不必去看，可愛的人……」

「那末看你的腦袋麼？」

「他的腦袋不是自己的，卻是施捨來的，」——羅卡又鬧起來了。——「他這腦袋是在曲銘討來的，

在他跟着大隊走路的時候。」

「斯庫拉託夫，你不是懂得手藝麼？」

「什麼手藝？他做過領路人，給瞎子領過路，拖過光屍，」——皺眉人中間的一個說，——「這就是他全部的手藝。」

「我眞是試過縫一雙皮靴，」——斯庫拉託夫回答，完全沒有注意到帶刺的話語。——「一共縫好了一雙。」

「怎麼樣？是有報酬的麼？」

「竟會闖出來這麼一個人，顯見得連上帝都不怕，對父母都不孝順；但願上帝懲罰他，——是的，他竟來購買我勞力。」

在斯庫拉託夫周圍的人們全笑得前仰後合。

「以後又做了一次工，就在那裏，」——斯庫拉託夫十分冷靜地繼續說下去。——「給中尉斯鐵彭・費道雷奇・鮑莫爾且夫縫紐子。」

「怎麼？他滿意麼？」

「不，弟兄們，並不滿意。簡直罵得我狗血噴頭，還用膝頭從後面撞我。生氣得太利害了。——唉，我的生命撒了謊，苦工的生活撒了謊！」

「你稍爲等一等呀，

阿庫里寧的丈夫來了……」

他重又出人意外地唱起歌來，一面跳，一面踩脚。

「眞是不堪的人！」——在我身旁走着的霍霍爾人嘟噥着說，露出兇惡的鄙夷，斜看他一眼。

「沒有益處的人！」——另一個人用堅決的，嚴肅的口氣說。

我根本不明白他們爲什麼所有快樂的人們，像我在這最初的幾天內所看到的，彷彿都處於被賤視之列？霍霍爾人和別的人們的忿怒，而且一般地說來，爲什麼惱恨斯庫拉託夫，去。但這並不是的，卻是另一種的忿怒，爲了斯庫拉託夫沒有堅忍性，沒有自我尊貴的嚴肅的，虛飾的外表，（這種假尊嚴，是全獄的罪囚所通行着的且謹守至於拘迁的地步，）一句話，爲了他是「沒有益處」的人，（照他們的說法。）但是他們並不惱恨一切快樂的人，並不對待一切快樂的人都像對待斯庫拉託夫和跟他相類的人那樣。一個善良的，沒有進取心的人，祇要一允許人家欺騙自己，便立刻遭受人家的輕蔑。這甚至使我驚愕。但是快樂的人們中間也有會，而且愛反咬人家，不肯對任何人讓步的：這種人會迫使別人尊敬他們。在這一堆人裏有一個便是不肯讓人，但實際上是極快樂，而且極可愛的人，（我以後纔曉得他是這樣的，）他的身材高大，而且合格，臉頰上有一撮毫毛，臉貌非常滑稽，但還美麗，而且顯得伶俐。人家稱他爲工兵，因爲他以前曾經充當過工兵；現在名列特別科內。我還要說許多話談到他。

然而並不是所有「嚴肅」的人們全都是那樣的易於衝動，像那個對於快樂深致憤激的霍霍爾人似的。徒刑犯中有幾個人冀圖取得領導地位，希望知道一切事情，想施展出機敏，性格和聰明來。這類人中

有許多確是聰明的，具有性格的人，確可達到他們所冀圖的一切，那就是在同伴們中間取得指導的地位，並且對他們發生極大的精神上的影響。這些聰明人彼此之間時常是極大的仇敵，——他們中間每個人都有許多仇恨的人。他們帶着尊嚴，甚至帶着寬容，看其他的罪囚們，不作無謂的爭吵，在官長方面品行分數很好，在做工的時候彷彿是指揮人，他們中間沒有一個人，譬如說，會爲了別人唱歌而吹毛求疵；他們是不會降低身份到這種瑣細事情上去的。這類人全對我很客氣，在所有徒刑的持續期內，但是他們不很喜歡說話，似乎也是爲了保持尊嚴。對於他們我也要詳細地談一下。

來到河岸旁。在下面，河上，放着一隻凍在冰中的舊平底船，必須把它拆毀。在河的對岸是一片沙原，作蔚藍色。景色是陰鬱的，寂寞的，我等候大家都奔過去做工，但是他們好像沒有這回事。有些人坐在橫放在岸旁的木頭上面；大家幾乎都從皮靴裏掏出煙袋，裏面盛着土製的煙葉，這些煙葉在菜市上每磅賣三個戈比，且紛紛掏出自製的小短煙斗。他們點燃煙斗抽吸着；衞卒們把我們團團圍住，開始用極沈悶的態度看守我們。

「誰想着拆這平底船的？」——有一個人似在自言自語地說，不專對着任何人，——「是不是想得點木片？」

「想到的是那個不怕我們的人，」——第一個人沈默了一會後問着，顯然沒有注意到對於他以前的問題的回答，向遠遠的一羣鄉下人指着，他們在雪片的雪地上魚貫地走到什麼地方去。大家懶懶地轉身朝對

「這羣鄉下人往那裏去？」——另一個人說。

岸看望，由於無事可做，開始取笑他們。鄉下人裏有一個，最後的一個，在一邊，頂着一隻高頂帽，像蕎麥糕一般。他的整個身形在白雪上面完整地，清楚地顯露出來。

「瞧這傢伙這樣戴帽！」——一個人說，學農人的口氣說話。有趣的是罪囚們總是傲慢地望看農人們，雖然他們中間一半是農人出身。

「最後的那個，弟兄們，走起路來，像栽蘿蔔。」

「他是腦筋很笨的人，他的錢很多，」——第三個人說。大家都笑了，但似乎也是懶懶的，彷彿不樂意似的。那時候一個賣麵包的女人走近過來。她是活潑，快樂的鄉下女人。

就將施捨來的五個戈比向她買了一些麵包，大家立刻平均分來喫了。

那個在獄內販賣麵包的年輕小夥子取了二十隻麵包，一味地和她爭論，想白饒三隻，而不是兩隻，像向例一般。但是賣麵包的女人不答應。

「但是那一隻你不肯饒麼？」

「那一隻？」

「就是老鼠都不喫的那一隻。」

「死人！」——鄉下女人尖聲的叫着，笑了。

終於發現了監工，一個下士官，手裏持着小棍。

「喂，你們爲什麼坐了下來？快開始！」

「伊凡・瑪德魏意奇，您定一個工作範圍給我們罷，」——一個屬於「頭目」階級的人說，慢吞吞地從座位上立起來。

「爲什麼在分發的時候不問一下？把那平底船拆完，這就是工作範圍。」

終於勉勉强强地立了起來，拖着脚步，走到河上去。隊裏立刻發現了「指揮者，」至少是口頭上的。原來平底船是不應該亂砍一頓的，卻應該儘可能地保存完整的木頭，尤其是那用木釘釘在船底上的橫彎木，——這是一樁費時而且沈悶的工作。

「先應該把這木頭拆走。動手罷，弟兄們！」——一個人說，他不是首領，也不是指揮者，不過是普通的苦工，不言不語的，靜靜的，至今沈默寡言的。他俯下身子，用手抱住一根厚木頭，等候着幫忙的人。但是誰也不幫他的忙。

「是的，你會擡起來的！你擡不起來，連你的祖父，你這狗熊的祖父來也擡不起來的！」——有人從牙縫裏嘟囔着。

「那末怎麼樣？弟兄們，怎麼樣開始？我眞是不知道……」——那個顯得惶惑的好出風頭的人說，把木頭扔下，擡起身來。

「全部的工作你既做不完……又何必那樣殷勤呢？」

「糧食是分給三隻雞喫的，你到首先跑上去了……這急樣兒！」

資料圖記 ★ (101)

「弟兄們，我沒有什麼，」——那個顯出惶惑樣子的人說，——「我不過是這樣……」

「怎麼，要我在你們身上套屍衣麼？要不要我把你們醃過冬？」——監工重又喊叫起來，帶着疑懼君望着這不知道怎樣着手的二十個人。——「快開始！快些！」

「快是做不成功的，伊凡·瑪德魏意奇。」

「但是你一點也沒有做事呀！喂！薩魏立也夫！我對你說：你站在這裏做什麼？眼睛瞧什麼？……開始罷！」

「叫我一個人怎麼做呢？」

「請您把工作範圍說一下罷，伊凡·瑪德魏意奇。」

「說過了，——沒有範圍。把平底船全都拆掉，就回家。開始罷！」

終於開始了，但是懶懶地，不樂意地，不熟嫻地。看着這一堆强壯，粗笨的工人好像根本不明白應該怎樣動手，眞是甚至會使人覺得可恨。剛動手拉出第一根極小的彎木，——原來它「自己折斷了，」在他們把它送給監工看時這樣的辯解着；因此這樣工作是不行的，必須用別種方法。他們彼此間商量了半天，應該另外用什麼方法去做，怎麼做法？自然漸漸地弄到了相罵的地步，且還有鬧到不可開交的危險……監工又喊嚷了一聲，揮起棍子來；但是彎木又損斷了。後來弄明白是斧頭太少，還應該取點傢伙來。立刻派了兩個小夥子，由衞卒伴同上堡壘裏去取傢伙。在等候時其餘的人們全都安靜地坐在平底船上面，掏出煙斗，再又抽起煙來。

監工終於睡了一口痰。

「反正工作會等候你們的！你們這種人呀，你們這種人呀！」——他着小棍，一邊上堡壘裏去了。

一小時後指導員來了。他在安靜地傾聽了罪囚們的講述以後，宣布今天的工作範圍是再掏出四根彎木，但是必須是完整的，不能弄斷的，此外還吩咐拆除一大部分的材料，作範圍是很大的，但是天呀，他們竟就此動起手來了！那股懶勁，那些遲疑的態度到那裏去了呢？斧子叩響了，起始掘出木釘來。餘下的人們先把些粗桿放在下面，用二十隻手壓上去，活潑而且熟嫻地把彎木掀了出來，而且是掘得完全完整的，不損折的，使我感到驚異。工作熱烈地進行着。大家忽然似乎異常聰明起來。沒有多餘的話語，沒有辱罵的言詞，大家全知道說什麼話，做什麼事情，往什麼地方放，出什麼主意。在打鼓的半小時以前，限定了的工作範圍完成了，罪囚們走回家去，十分疲勞，但完全滿意，雖然一共祇比規定的時間便宜了半小時。然而關於我，卻被我發現了一樁特別的情形：無論我總是到處不合適，到處被人們厭開，且幾乎挨罵。

即使是一個最差的懶貨，他自己工作得很壞，不敢在比他能幹和懂事的別的徒刑犯面前響出半句話來的，也認爲有向我呼叱的權利，以我妨礙他的工作爲藉口，假使我立在他身旁。終於在幹練的人們中間的一個直率而且粗暴地對我說：「你鑽到那裏去？走開罷！何必鑽到用不着你的地方去呀。」

「正是說中了！」——另一個人立刻搶上去說。

「你最好取一隻罐頭，」——第三個人對我說，——「跑去募捐建築石頭房子或酒店，這裏你沒有事情可做。」

祇好立在一邊，但當大家都在工作的時候，你獨自立在旁邊，似乎在良心上有點過不去。不過在我果眞退到後面，立在船邊上的時候，立刻有人喊：——「瞧！派了這種工作的人來！對這種人有什麼辦法？簡直沒有辦法！」

這一切自然是故意的，因爲這可以博得大家的一笑。必須作弄一下以前的貴族，他們爲了得着這個機會而感到高興。

現在可以明白，爲什麼我以前說，我進獄時的第一個問題是我應該持什麼態度，且怎樣對付這類人的問題，我預感到，我和他們的衝突，像現在工作時的情形是時常會發生的。但是儘管怎樣衝突，我決定不變更我的行動的計劃，這計劃在那時候一部份業已由我想定了。我知道它是對的。那就是我決定應該保持越直率越好，越自由越好的態度，不露出願意和他們特別接近的意思；但是並不拒絕他們，假使他們自己願意來接近我。決不懼怕他們的恐嚇和仇恨，儘可能地做出不注意的樣子。在幾個一定的節目上決不和他們接近，並且不對他們的一些習慣和風俗作任何讓步，一句話，——自己決不强求完全加入他們的一夥裏去。我乍看一眼，就猜到他們首先會爲了這個看不起我。但是照他們的見解看來，（我以後確切地弄明白了，）我甚至應該在他們面前保持和尊重我的貴族的出身，那就是做出豪奢的動作，故意裝腔作勢，嫌他們髒，走一步路就哼一聲，且不肯正經做事。他們心目中的貴族就是這般的。他們自然會爲了這個

鷩我，但是暗中總會尊重我。這樣的角色是我做不來的：我永遠沒有做過他們的眼光裏那樣的貴族；但是我決定不作任何讓步，在他們面前貶降我的學識和我的思想的方式。假使我爲了取悅於他們，拍他們馬屁，奉承他們，贊成他們，和他們親近，想出各種方法使他們同情我，他們立刻會猜到我所以這樣做，乃是由於恐怖與懦怯，便會對我存看不起的心思。A就是一個例子：他上少校那裏去，他們反而懼怕他。從另一方面講，我不願在他們面前露出冷淡的，不可接近的客氣的神情，像波蘭人那樣的做法。我現在看得很清楚，他們看不起我，爲了我想做工，和他們一樣，並不在他們面前做出豪奢的動作，而且不裝腔作勢。雖然我一定知道他們以後會被迫變更他們對於我的意見，但是關於現在他們好像有權看不起我，心想我在做工時奉承他們的一個意念到底使我十分感到不快。

晚上，在下午的工作完畢以後，我回到獄裏去，身子異常累乏的時候，可怕的煩惱重又侵襲我。「還有好幾千這樣的日子在前面，」——我心想，——「全是相同的，全是一樣的。」在天色已近黃昏的時候，我獨自默默地在營舍後面圍牆旁邊閒蕩，忽然看見我們的那隻小球一直跑到我面前來。小球是我們獄裏的狗，好比營團裏，礮隊裏，騎兵隊裏也有自己的狗一樣。他在很久之前就住在獄內，不屬任何人，把大家認作主人，用廚房裏遺棄下來的東西作食料。這是一隻極大的狗，黑裏帶白點，屬於看院狗的一種，年紀不很老，有一雙聰明的眼睛，一條茸毛的尾巴。從來沒有人撫慰牠，從來沒有人對牠注意過。但是我從第一天上就撫摸牠，從手裏丟給牠麵包喫。我撫摸牠的時候，牠馴伏地，和藹地看望我，輕輕地搖尾巴，表示愉快的意思。現在，牠有許多時候沒有看見我——幾年來想到撫慰牠的第一個人——因此跑來跑去，在許多人中

間尋找我，在營舍後面一找到我，便發出一聲尖叫，跑來迎接我。我不知道這在我的心裏發生了什麼影響，但是我竟跑過去吻牠，我抱住牠的頭；牠的前脚擱到我的肩上，起始舐我的臉。「原來命運送給我這樣的一個朋友！」——我心裏想，以後每次，在這入獄的初期，痛苦的，陰鬱的時候，我做完工作以後回來，必不彎到任何別的地方去，而先到營舍後面，帶着在我面前跳躍着，喜歡得尖叫的小球，抱住他的頭，一直地吻着，吻着，有一種甜蜜的，同時又是痛苦的，悲哀的情感搔癢我的心。我記得，我彷彿在自己面前誇耀自己的痛苦，心裏甚至覺得愉快地想着，現在全世界上對於我祇有一個生物愛我，依戀我，成爲我的朋友，我的唯一的朋友，——我的忠實的狗兒小球。

第七章　新交——彼得洛夫

但是時間一天天的過去，我漸漸地開始住慣了。我的新生活中的日常現象一天天地不十分使我感覺不安。事件，環境，人物，——全好像在眼睛裏閃過。安於這種生活是不可能的，但是卻不能不把它認作是無可避免的事實。在我心裏存留着的一切疑懼，我藏得儘可能地深。我已經不在獄內像失了魂魄的人似的徬徨，我不再露出自己的煩悶。罪囚們的異常好奇的眼神已不再在我身上時常停留，不再用虛假的無禮的態度偵伺我。我在獄內來回踱走，像在自己家裏一般，知道鋪板上自己的位置，甚至習慣了那些先前以爲一輩子都不會習慣的那類事物。我每星期必前去剃自己一半的頭髮。爲了這個，每星期六，在休息的時間內，我們輪流地被傳喚着從獄內到號房裏

去，（不剃的人由他自己負責）軍營裏來的理髮師用冷肥皂水洗我們的頭，用極鈍的剃刀毫不憐惜地刮削着。現在回憶到這種苦刑的時候，皮膚上甚至像通過一股冷氣。然而不久發現了一種補救辦法：阿基姆·阿基梅奇給我介紹一個屬於軍人範圍的罪囚，他以一個戈比的代價用自己的剃刀給任何人剃頭，就拿這個作爲他的營業。罪囚中許多人上他那裏去，以躲避官家的理髮師，其實他們也並不是嬌柔的人。他們稱我們的理髮師罪囚爲少校，——爲了什麼原因，——我不知道，而且他什麼地方像少校，——我也說不出。現在，當我寫這段手記的時候，我在意想中看到這個少校，高高的，瘦瘦的，沈默的小夥子，非常愚笨，永遠專心地做自己的事情，手裏總是持着一條皮革，在上面成天到晚磨那已經磨得無法再磨的剃刀，好像把整個身子都放在這個工作上面，顯然認這爲他一生的責任。他每逢剃刀很鋒利，且有人來剃頭的時候，眞是十分滿意：他那裏的肥皂水是溫暖的，手法是輕柔的，剃上去像接觸着天鵝絨那樣的柔滑。他對於自己的藝術顯然感到愉快和驕傲，露出滿不在乎的神氣把賺來的錢接受下來，彷彿他的剃頭完全在於藝術，而不在於一個戈比似的。有一次，A喫了我們的眞正的少校極大的苦頭，在他對少校報告獄內的情形，提起了我們獄裏的理髮師的名字，一不謹愼，稱他爲少校的時候。那個眞少校狂怒起來，生氣到了極點。「你知道不知道，你這混蛋，什麼叫做少校！」——他喊着，嘴內噴着泡沫，一面用自己的方法懲罰A，——「你明白不明白，少校是什麼？一個壞徒刑犯，竟敢稱他爲少校，而且當着我的面前說出來！……」惟有A能够和這人合得來。

從我入獄的第一天起，我就開始幻想着我的自由。用許許多多不同的方式和比例計算我的刑期將

於何時告終，成爲我最愛做的一件工作。我甚至不能想別種問題，我深信每個有期限地喪失了自由的人都會這樣做的。我不知道罪囚們是不是也像我那樣地思索和計算，但是他們的希望那樣特別的輕率從最初起就使我驚愕。一個被監禁，被剝奪了自由的人的希望，是與眞正生活着的自由人的希望，是完全不相同的。自由的人自然也有希望，（譬如希望環境的改善，希望實現某種計劃，）但是他生活着，他行動着；眞正的生活的漩渦把他完全吸引去了。至於囚犯卻不同，自然，這裏也是一種生活，——牢獄的，徒刑的生活；但是無論他是什麼樣的徒刑犯，他被遣戍若干年，他本能地根本不會把自己的命運認作怎樣肯定的，完結的東西，認作眞實的生活的一部份。每個罪囚感到他不是住在自己家裏，卻彷彿出外作客。他彷彿把二十年看作兩年，完全相信他在五十五歲出獄時還會像現在三十五歲那樣的年輕。——「我們還要生活下去的！」——他心想，把一切的疑惑和其他的可惱恨的意念固執地從自己心裏驅走。甚至被處無期徒刑的，屬於特別科的人們有時都會希望，弄得湊巧，忽然從彼得堡下來了一道命令：「轉送尼古楚鐵礦，且另定刑期。」那時候繩妙呢：第一，到尼古楚去幾乎要走半年，結隊走路總比在獄內囚居好得多！以後在尼古楚住滿刑期，那時候……有些白髮的老人居然也會這樣希望的呀！

我在託鮑里司克看見過釘在牆上的人。他被一條長的鎖鍊繫住；板牀就在他的身邊。他爲了犯一樁太可怕的，在西比利亞幹下了的重罪而被釘起來。有坐五年，也有坐十年的。大半屬於强盜的一類。我在他們中間彷彿祇看見一個是上等人；他以前做過什麼官。他靜靜地低聲地說話；他的微笑是甜蜜的。他給鎖鍊我們看，表示應該怎樣在牀上躺得舒適些。連他們大概也懷着一種特別的心理！他們全很馴順地

過着日子，表面上似乎很滿足，但每人都很想快快地坐滿自己的期限。好像是爲了什麼？其實就是爲了這個：爲了可以從有臭氣的冷溼的屋內，低矮的用磚製的板頂的屋內走出去，在監獄的院子裏走兩步……就是這樣。獄外是永遠不會放他出去的了。他自己知道從鎖鍊上解下來的人們將永遠被監禁在獄內，一直到他死亡爲止，而且一直用脚鍊鎖住。他知道這個，但是他到底很假使沒有這個願望，他能不能被鎖鍊繫上五六年而不死去，或發瘋呢？誰能這樣坐下去呢？

我感到工作可以拯救我，使我的身體强健起來。心靈上時時的不安，神經的惹惱，營舍內齷齪的空氣會把我完全摧毀。時常在清新的空氣裏，每天使身體疲勞，學會負擔重物，——至少我可以救我自己，——我心想，——使自己强壯起來，在出獄的時候成爲健康，强壯，勇毅，而且不顯得蒼老。我沒有弄錯，工作與運動對於我很有益處。我帶着恐怖看我的一個同伴，（貴族出身，）在獄內如何像一根蠟燭似的熄滅下去。他和我一塊兒進獄時，年紀還輕，像貌美麗，精神抖擻，但是出獄的時候身體業已成爲半廢，頭髮斑白，兩腿不能走路，胸間發出喘息。不行，我看着他的時候，心裏想：我想生活下去，我要生活下去。但是我爲了愛工作起初受到同獄的人許多的氣，他們許久時候用鄙夷和嘲笑對待我。但是我不管任何人，精神抖擻地前去做工，譬如說，那怕就是去燒炙和搗碎雪花石膏，——那是我首先會做的一樁工作。這是輕鬆的工作。工程方面的官長在可能範圍內準備給貴族們減輕工作，這並不是縱容，卻是合理的辦法。要一個體力差一半，且從來沒有工作過的人去做那給眞正的工人設定下的同樣的工作纔是奇怪的。但是這種「溺愛」的舉動並不永遠實行着，甚至彷彿像在暗中實行着的；對於這層上面監督得很嚴。時常不能不做點艱重的

工作，那時候貴族們自然祇好忍受比其他工人們雙倍地喫重的工作。普通總是派三四個人去搗碎雪花石膏，挑些或是老人，或是沒有力氣的人們，自然我們也在其內。另外，還加派一個眞正的內行工人。平常，連着幾年來，總是派那個阿爾馬作夫去。他是一個態度嚴厲，臉色陰黑，身材削瘦的人，已經上了年紀，不好交際，且喜歡嘮叨。他深深地賤視我們。不過他太不愛談話，甚至會弄到懶於詛罵我們的地步。燒炙和搗碎雪花石膏的那間草房在空曠而且傾斜的河岸上。冬天，尤其在陰暗的日子裏，看望這河水和對面遼遠的河岸是很沈悶的。在這荒涼的，空曠的景色中有一點煩惱的，割裂人心胸的什麼。但是在無盡的，白茫茫的雪上鮮明地照耀着太陽的時候，幾乎更加使人感到難受些；眞想飛到這沙原的什麼地方去，——這沙原從對岸開始向南方伸展開去，像一條不斷的地毯，有一千五百俄里長。阿爾馬作夫平常總是默默地，嚴肅地動手做工；我們好像爲了不能眞正地幫他的忙而感到慚愧，他也故意獨自管理着，故意不要求我們任何的幫助，彷彿就爲了使我們感到在他面前有錯，且使我們爲我們自身的無用而懺悔着。其實全部的事情就在於把火爐生旺，以燒炙我們給他拖來，堆在火爐裏的雪花石膏。第二天，到雪花石膏已經完全被燒炙的時候，開始從火爐裏把它搬出來。我們每人取了沈重的鐵鎚，用雪花石膏堆成一個特別的匣子，起始砸碎它。這是一樁有趣的工作。脆薄的石膏很快地變爲白色的，閃爍的灰塵，那樣輕便地，容易地被搗得粉碎。我們揮搖沈重的鐵鎚，打出那種爆裂的聲音，使自己聽得都覺得有趣。我們終於累乏了，同時心裏覺得輕鬆。臉頰漲紅着，血在血管裏流行得更快了。那時阿爾馬作夫也開始寬容地看望我們，像看望小孩子一般；他閒適地抽吸煙斗，但是在他必須說話的時候，到底不能不嘟噥着。不過他對待大家都是這樣，實際上他

大概是善良的人。

我被派遣的另一個工作是在工場中旋轉磨輪。輪子又大又沈。必須用不小的力量去轉動它，尤其在一個車牀工人（工程隊的工匠）車磨樓梯柱子或替某個官員做的大桌子的脚之類的東西的時候，——因爲做這種東西需要一根整段的木頭。在這種情形下一個人旋轉是不能勝任的，普通總是派兩個人，——我，還有貴族內的另一個，B。因此這工作在幾年內，祇要車磨轉什麼的時候，總是歸我們擔任。B是身體虛弱，氣力不大的人，年紀還輕，肺部有病。他比我先進獄一年，和兩個同伴一塊進獄的，——一個是老人，在獄內日夜禱告上帝，（因此罪囚們很尊敬他，）以後死去了；還有一個是精神飽滿，臉色紅潤，富有膂力和膽量的青年，在途中背負過走得累乏的B，連連地背了七百俄里。B這人有極好的學問，生性正直，具有寬容的性格，但已被疾病磨壞了。我們兩人一塊兒對付這轉輪，這甚至使我們兩人都感覺興趣。這工作給予我極好的運動。

我也特別愛掃雪。這普通總在暴風雪以後，時常在冬天。在下了一晝夜的暴風雪以後，雪把有些房屋的窗子埋沒一半，有時把房屋幾乎完全埋沒了。在暴風雪停止，太陽現露出來的時候，我們成羣地從獄中被驅趕出來，有時竟打發全獄的犯人出來，——清除官家房屋旁邊的雪堆。每人發給一把鏟子，給大家設定一個工作範圍，有時這範圍之大會使你奇怪怎麼能够應付得了的，於是大家全和愛地動起手來。鬆軟的，剛落下來，上面薄薄地凍了一層的雪很容易被鏟子掘起來，成爲大團，向四圍拋擲着，在空中就變成明晶的灰塵一般。罪囚們幾乎永遠快樂地做這個工作。新鮮的，冬天的空氣和運動使他們熱起來了。大家

顯得快樂些；傳出了轟笑，呼喊，俏皮話。起始作揶雪的游戲，在過了一分鐘以後自然免不了會有人對大家的歡笑與快樂深爲慣激，因此呼叱了起來，於是便以一頓詛罵來結束這場歡愉。

我漸漸地開始把我的交友的範圍擴展開來。其實我自已並不想結識朋友；我還是那樣的不安，陰鬱，而且懷疑。我的交是自然而然地開始的。最先訪問我的是罪囚彼得洛夫。我說的就是「訪問」這兩個字，而且特別著重這兩個字，因爲彼得洛夫住在特別科裏，離我極遠的營舍內。我們中間顯然決不會有任何的關係；我們根本沒有過，且也不會有一點共通的地方。然而在我進獄的初期彼得洛夫彷彿幾乎以每天上我營舍裏來看我認爲是他自已的責任，或者在休息時候，乘我在營舍後面散步時叫住我，儘可能地避開一切人的眼睛。我起初感到不愉快。但是他似乎會弄得使我對於他的訪問發生興趣，雖然他並不是那種特別豁達，而且善於交際的人。他在外表上具有不高的身材，堅壯的體格，舉止靈巧，且顯得浮躁，一付十分愉快的臉龐，臉色灰白，顴骨寬廣，帶着勇敢的眼神，白色的，細小的牙齒，下脣後面永遠含着一點磨細的煙葉。把煙葉放在嘴裏咀嚼成爲許多徒刑犯的習慣。他顯得比自已的歲數年輕。他有四十歲，但樣子卻像祇有三十歲。他和我說話永遠很自然，保持十分和我相等的態度，那就是極正經，而且有禮貌。假使他看出，譬如說，我願意一個人的時候，那末他在和我講了兩分鐘以後，立刻離開我，每次且必對我道謝，自然他從來不會對獄中任何人這樣做的。有趣的是我們中間這樣的關係不僅在最初的幾天內繼續着，且竟延長了幾年之久，卻幾乎並沒有變得更加接近些，雖然他確乎對我很忠實。我甚至現在還不能決定：他需要我的究竟是什麼，他爲什麼每天鑽到我這裏來？他雖然以後曾偷過我什麼東西，但是他是偶然地行竊；他

幾乎從來不向我借錢。所以他並不是爲了銀錢或爲了什麼利害而來。

我也不知道爲了什麼原因，但是我總覺得他好像並不和我一塊兒住在獄內，而是住在城裏的另一所房屋裏，而且他祇是偶然到獄內來探望我，爲了探聽一點新聞，問我的近況，看一看我們大家怎樣生活着。他永遠忙着想上什麼地方去，好像他在什麼地方把某人遺留了下來，人家在那裏等候他，好像他在什麼地方沒有做完什麼事情。同時彷彿又不很忙亂。他的眼神也是那樣奇怪的：凝聚而帶着勇敢和一點嘲笑的神氣，但是他似乎向遠處看望，隔着物件看望；他彷彿從放在他眼前的那個物件的背後努力看望遠些的另一個物件。這給他添上了一種散漫的神色。我有時故意看一看：彼得洛夫從我那裏到什麼地方去？人家在什麼地方等候他？但是他從我那裏走到一間營舍裏或廚房裏去，坐在一些在談話着的什麼人的身旁，注意地傾聽着，有時自己也參加談話，甚至很熱烈，以後忽然似乎扯斷了，沈默了。但是儘管他是說話，或是默默地坐着，卻總可以看出他不過是偶然的，他在什麼地方還有事情，有人等候他。最奇怪的是他從來沒有任何事情；他生活在完全的閒暇中，（自然除去公家的工作以外。）他不知道一點技藝，他手裏幾乎永遠沒有錢。他對於銀錢也有點憂愁。他和我說些什麼呢？他的談話也和他自己一樣的奇特。譬如說，他一看見我一人在獄後什麼地方散步，忽然一直轉到我的方面來了。他永遠走得很快，永遠逼直地旋轉着。他一步步地走來，但好像是跑來似的。

「您好呀。」

「好呀。」

「我不妨礙您麼？」

「不。」

「我想問您關於拿破崙的事情。他和那個在十九年上來過的那個是親屬麼？的兒子，且識字。）

「是親屬。」

「聽說他是什麼總統？」

他問得很快，十分急促，他彷彿急於想趕快打聽出一些什麼來。他好像爲了某樁不容延緩的很重要的事情，想調查明白一般。

我解釋着，他是什麼樣的總統，並且補充地說他也許不久將成爲皇帝。

「那是怎麼會事？」

我儘我的能力把這個問題解釋了一番。彼得洛夫注意地聽着，十分瞭解，而且很快地記在心裏，甚至把耳朵側近到我的一方面來。

「唔……我想問您一聲，阿歷山大·彼得洛維奇；聽說有一種猴子，手達到脚趾那裏，有一個高身材的人那樣的長，是不是？」

「是的，有這樣的猴子。」

「那是什麼樣的？」

我儘我所知道的解釋給他聽。

「牠們住在什麼地方？」

「在熱帶的地方。蘇門答臘島上也有。」

「這是在阿美利加麼？怎麼，聽說那邊的人們倒栽着腦袋走路，是不是？」

「不是倒栽着腦袋。您問的是關於對蹠人的話。」——我解釋阿美利加是什麼地方，還儘可能地解釋所謂對蹠人是什麼意思。他也是十分注意地聽着，彷彿單祇爲了對蹠人而故意跑來似的。

「啊！我去年讀到了一部關於拉代里也爾伯爵夫人的書，從阿費里也夫副官那裏取來的。這是實在的事情，或者不過是——想出來的？大仲馬的著作。」

「自然是想出來的。」

「唔，再見罷。謝謝您。」

於是彼得洛夫隱去了，事實上我們的談話幾乎永遠是這樣的。

我開始打聽他的爲人。M在知道我和他相識以後，甚至警告過我。他對我說，在他進獄的初期，罪囚中許多人使他發生恐怖，但是內中沒有一個人，甚至連格靜也在內，都沒有像這個彼得洛夫那樣，使他發生可怕的印象的。

「他是所有的罪囚中最有決斷的，最不知懼怕的一個，」——M說，——「他什麼事情全做得出來；他不會在任何事物前面止步，假使他身上來了一股頑固的脾氣。他會宰殺你，假使他想這樣做，簡直隨隨

便便地宰殺你，不皺眉頭，也決不後悔。我甚至覺得，他的腦筋是不很健全的。」

這樣的批評使我感到强烈的興趣。但是M似乎不能給我講清楚，他爲什麼覺得是這樣的。而且希奇的是我以後連上幾年和彼得洛夫相結識，幾乎每天同他說話；他一直對我發生誠摯的感情，（雖然我根本不知道爲什麼，）——這幾年來他雖然很謹愼地在獄內居住着，沒有做出任何可怕的舉動，但是我每天瞧着他，和他說話的時候，總相信M的話很對，彼得洛夫也許是最有決斷的，最不知懼怕的，且不知道對自己有所强迫的人。我爲什麼這樣覺得，——我也不能講清楚。

我要講的是這個彼得洛夫就是在被喚去懲罰的時候想殺死少校的那人。罪囚們說，少校在施刑罰的一分鐘以前走開，是「奇蹟救了他。」還有一次，在沒有充配之前，上校在操練時打了他一下。大概他以前挨過許多次的打；但是這一次他不想再忍受下去，就在排齊的隊伍前面，大白天中，公然地把上校揍了一頓。這件事我不十分詳細知道：他從來不講給我聽。自然，這祇是火氣的爆發，在天性突然整個地發作出來的時候。但這樣的爆發到底是很稀少的。他確乎很謹愼，甚至很馴順。情慾在他的心裏隱藏着，甚至是强烈的，濃密的；但是熱炭時常掩埋在灰內，靜靜地熾燒着。我從來沒有在他身上發現過矜誇或虛榮的影兒，像在許多別的犯人身上似的。他不大爭吵，但是並不和任何人特別要好，祇和西洛特金一人親密些，但也在需要他的時候。不過有一次，我看見他當眞地生了氣。人家沒有給他什麼東西；或是分什麼東西，分得對他不平均。和他爭論的是一個有力氣的罪囚，高高的身材，惡狠的，好嘲笑的，愛吵嘴的人，且並非懦徒，名叫瓦西利·安東諾夫，屬於平民類的。他們已經喊嚷了半天，我以爲事情至多不過是揍打幾下就算了結，因

爲彼得洛夫雖然很稀少，但有時甚至會像最起碼的犯人似的打架和罵人。不過這一次發生了完全不同的事情：彼得洛夫突然臉色慘白，他的嘴脣抖慄着，發出紫色；他起始困難地呼吸。他從座位上立起來，遲慢地，很遲慢地跨着靜悄的，赤裸的脚步，（他夏天很愛赤脚走路，）走到安東諾夫身邊。突然地，在整個喧嘩喊嚷的營舍內一下子全都靜了；可以聽得見蒼蠅的飛翔。大家等候着會出什麼事情。安東諾夫跳起來迎接他；他臉無人色……我等候我還來不及從臺階上走下來，就會聽見一個被宰殺的人的呼喊。但是這一次並沒有出什麼事情；彼得洛夫還沒有走到安東諾夫身邊，安東諾夫就默默地，忙忙地把那個爭論的物件扔擲給他。（問題就爲了一塊極可憐的爛布，一件摺疊的東西。）過了兩分鐘以後安東諾夫到底稍爲罵了他幾聲，爲自己良心的清靜起見，且爲了臉面關係，以便表示他並不十分膽怯。但是彼得洛夫一點也不注意他的辱罵，甚至沒有回答；事情並不在於辱罵，實際上他已經贏了；他很滿意，把那塊爛布收下了。一刻鐘以後，他照舊在獄內閒蕩，露出完全無事可做的神色，彷彿尋覓有沒有人可以拿來和一個工人相比，一個强壯的工人，對於工作極爲勝任，但是卻沒有工作做，因此他坐在那裏等候，和小孩們游戲。我也不明白，他爲什麼獃在獄內，爲什麼不逃走？他假使很想逃跑，是決不會猶豫的。理智對於像彼得洛夫那樣的人祇能控制到他們想做什麼事情的時候爲止。到了那個時候，全世界上沒有一個力量可以攔阻他們的願望。但是我相信他一定會巧妙地逃走，瞞過所有的人，整個星期坐在森林中什

麼地方，或河岸蓋草叢中，不喫一點東西。然而他顯然還沒有想到這個念頭，還不完全想這樣做。我從來沒有在他身上看出他有很大的判斷力，特別健全的思想。這些人生來就祇有一個觀念，這觀念把他們一輩子無意識地向東向西推動着；他們會一輩子幌來幌去，直到遇有某種目的，顯明地引起他們的願望爲止；所以他們用不到什麼腦筋。我有時驚異，這樣的一個人，爲了挨打會把自己的官長殺死，怎麼竟毫不爭辯地躺下來挨受獄內的鞭笞？他有時挨打，在他爲了運酒落案的時候。他和所有沒有手藝的徒刑犯一般，有時偷運點酒進來。但是他的躺下來挨受鞭笞，彷彿已經得了自己的同意，也就彷彿自己感到是爲了什麼事情；否則他決不會躺下來，那怕殺死他也不會。還使我驚異的是他儘管對我如何表示好感，但竟會偷我的東西。他這種行爲似乎是間歇地發作出來的。他把我的一本聖經偷走了。我祇叫他把這本書從一個地方拿到另一個地方去。祇有幾步路，但是他竟在中途找到了買主，把那本書賣去，立刻換酒來喝。他一定很想喝酒，凡是他很想去做的一切是應該實行的。這種人會爲了四分錢殺死一個人，就爲了用這四分錢買一杯酒來喝，雖然在別的時候可以把幾十萬塊錢放任過去。他晚上自己對我宣布他犯了偷竊，不過沒有一點慚愧和後悔的意思，露出十分冷淡的樣子，彷彿講的是一樁極普通的故事。我試一試好生地罵他一頓；我很可惜我的聖經。他聽得一點也不惹惱，甚至很馴順；他同意聖經是有益的書籍，對於我現在沒有這書表示誠摯的惋惜，但並不對於他的偷竊發生歉仄的意思；他十分自信的望看着我，使我立刻停止了責罵。他忍受了責罵，大概因爲他覺得他犯了這種行爲不挨幾句罵是不行的，就讓他抒散抒散他的心胸，讓他借此安慰一下，讓他去罵兩句；其實一切全是無聊的事情，無聊得會使一個正經的人羞於講出來。我覺

得，他把我看作是一個小孩子，幾乎是剛出世的連世上最普通的事物都不瞭解的嬰兒。譬如說，假使我自己和他談起科學和書本以外的什麼事情，他固然也回答我，但彷彿祇是爲了禮貌，且限於一些極短的回答。我時常問自己：他儘問我關於書本上的智識，於他又有什麼用呢？我偶然在談話的時候側眼向他看望：他是不是在那裏取笑我？但是不；他平常總是正經地，注意地傾聽着，雖然並不很注意。這最後的一樁事實有時使我感到煩惱。他正確地發出各種問題，但似乎對於從我的方面取得的回答不很驚異，甚至冷淡地接受了下來……我還覺得他對於我並沒有費許多腦筋就認定和我不能像和別人似的說話，除了談論關於書本上的事情以外，我什麼也不明白，甚至不會明白，所以也不必去驚擾我。

我相信他甚至愛我，這使我很驚愕。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認我是一個沒有長成的，不完全的人，是不是對我感到一種特別的憐憫，所有强壯的生物對另一個軟弱些的生物所感到的憐憫，——他認我就是這樣的人。雖然這一切並不妨礙他偷竊我的東西，但是我相信他一邊偷竊，一邊會憐惜我。「唉！」——他在伸手取我的財產的時候，心裏也許想，——「一個連自己的財產都不能照顧到的人還能算做人麼？」但是他就是爲了這個愛我。有一次他自己對我說，似乎無意地說，我是具有「太善良的心靈的人，」「您這人太簡單，簡單得甚至會使人覺得可憐。不過阿歷山大·彼得洛維奇，請您不要生氣，」——他在過了一分鐘以後補充着說，——「我這是從心靈裏說出來的話。」

這類人有時會忽然顯著而且偉大地表現自己，在某一個非常的，羣衆的行動或改革的時候，因此一下子完全活躍了起來。他們不是說空話的人，他們不能成爲事業的發起人和主要領導者；但是他們是事

業的主要實行者，他們首先開始做起。他們隨隨便便地開始，不發出特別的呼喊，但首先從主要的障礙物上跳躍過去，既不遲疑，也不恐懼，一直大踏步向前走去，——於是大家跟在他們後面走着，盲目地走着，走到最後的那個牆壁那裏，把自己的頭撞將上去。我不相信彼得洛夫會有很好的結果；他在某一分鐘內會一下子結束一切，假使至今沒有結束，那是他的時機還沒有到罷了。然而誰知道呢？他也許會活到頭髮灰白的時候，十分安靜地老死，無目的地在各處閒蕩着。不過我覺得，M說他是全獄中最有決斷的人是對的。

第八章

有決斷的人——羅卡

對於一些有決斷的人們是很難描述的。這種人在牢獄內，正和隨便什麼地方一樣，是很少的。外表上也許是極可怕的人；你一聽到人家講關於某一個人的話，會使你甚至躲避開他的。有一種無從辨識的情感最初迫使我甚至避開這種人。但是後來我甚至對於極可怕的殺人犯的見解，也有了許多變化。有的人並未殺人，但比犯了六樁命案而被遣送到這裏來的另一個人更可怕些。對於有些犯罪甚至難於確定一種見解：在這些犯罪的成立裏有許多奇怪的地方。我這樣說，因爲普通人中間有些殺人案是由於極奇怪的原因而發生的。例如，我們甚至時常會遇着的一種兇手的典型：這人平素過着靜寂和馴順的生活。他的命運十分悲苦，——一切忍耐着。假設他是農夫，田主的農僕，下市民，兵士。突然地他的脾氣發作了；他忍耐不住，用刀子刺戮自己的仇人和壓迫者。這裏發生了奇怪的情形：一個人一時突然地溢出了範圍。他首先殺死壓迫者，仇人；這雖然有罪，但還容易理解；還有理由可言；但是以後他宰殺的不是仇人，他遇見什麼人

就殺。爲了消遣，爲了一句粗話，爲了一個眼神，爲了湊數，或者簡直就是：「從道路上走開，不要讓我碰着，讓我走路！」這人好像喝醉了酒，好像發出熱病型的譫語。祇要有一次再也沒有什麼神聖的東西而欣悅；好像他不能不一下子越過一切限的自由，享受這由於恐怖而起的心跳，——由於他自己不能不對切也許和一個人從高塔上被牽到脚下的深處時所得的感覺相像，那是喜歡的刑罰等候着他。所有這一把腦袋往下一栽：「越快越好，事情也就了結了！」的感覺。這甚至在會發生的。他們中間有些人素來極馴順的，極平常的人們身上也使人家感覺恐怖。他欣賞這甚至昏眩得做出裝腔作勢的樣子。他以時自己性急地等候刑罰，等前挨打得越利害，現在越想要一要闘，得沈重的。有趣的是所有這套在身上的一切一直繼續情緒，所有這套在身上的狠勁。終於會使自己都覺似的：這期限，在形式上的，彷彿是被預先規定好了的。到了這時，那人處刑臺上呻吟着，——請求突然馴順了，退縮了，變成一塊抹布。在甚至看着他會覺得奇怪：「難道他就是殺了五六個人的那個傢伙的外表，一種誇耀的樣子；意思是說我並不是你們所想像的那個樣子；我殺死過「六個靈魂。」但是結果到底馴服了。有時不過安慰安慰自己，回憶着自己那種勇敢的，大刀闊斧的行爲，一生祇有一次在他「發狠」時做出的胡鬧的舉動。他祇要找

自然，有些人在獄中並不很快地馴服下去。還保存着一種虛飾

到一個平凡的人，就喜歡露出有禮貌的，鄭重的態度，在他面前吹牛，誇口，對他發講自己的功績，同時並不露出他自己很想講述的神色來。意思是說，你瞧，我是什麼樣的人！

這種謹愼的自愛如何柔細地顯露着，這樣的敍講有時顯得如何不在意而且散漫！在敍講者的口氣裏，每句話裏，表現出如何精細的浮誇。他們是從那裏學會這些的！

在我入獄的最初幾天裏，在一個漫長的夜晚，我閒暇而且沈悶地躺在鋪板上面，聽一樁故事，由於沒有經驗而把講述者看作可怕的元凶巨惡，認他具有前所未聞的，鋼鐵般的性格，而且同時幾乎在那裏發笑彼得洛夫。故事的題目是他，羅卡·庫茲米奇，並非爲了別的什麼原因，卻單祇爲了自己的快樂，把一個少校弄死。這個羅卡·庫茲米奇就是那個小小的，細細的，尖鼻子的，我們營舍裏年輕的罪囚。他是霍霍爾人，我似乎已經提過他。他實際上是俄羅斯人，不過生在南方；似乎是農僕出身。他身上確乎有一點尖銳的，傲慢的東西：「鳥兒雖小，脚爪是尖的。」但是罪囚們本能地會把人看得很透澈。人家並不很尊敬他。他好虛榮。那天晚上他坐在鋪板上縫襯衫。縫內衣是他的技藝。他身旁坐着一個呆鈍的，心情狹窄的小夥子，不過性格還善良，對人和藹，體格也極强壯，高大。他名喚郭貝林，他的鋪位正和羅卡相鄰。羅卡因爲鄰居的緣故時常和他吵嘴，總之，對待他非常傲慢，儘嘲笑他，施弄專擅的手段，但是郭貝林部分地由於性情的簡單竟沒有注意到。他編織羊毛襪子，冷淡地聽羅卡的說話。羅卡講得十分洪響，而且清晰。他希望大家聽他的講話，雖然他相反地努力做出祇對郭貝林一個人講的樣子。

「我從我們的家鄉被押送出來，」——他起始說，一面用針縫綴着——「走到了C城。」

「這是什麼時候的事情？很久麼？」——郭貝林問

「豌豆一熟，——就另外換了一年。我們一走到K城，便暫時被押往獄中。我一看：有十二個人和我同住着，全是霍霍爾人，高身，健壯，粗笨，像公牛一般。而且全是馴順的：飯食很壞；他們的少校非常虐待他們。我住了一天，兩天；看見全是膽怯的人。我說：你們何必對那傻瓜這樣縱容呢？

「『你自己去和他講講！』——他們甚至對我冷笑起來。我沈默着。有個霍霍爾人很可笑，」——他突然補充地說，把郭貝林扔棄，面講，一面哭着；他說，他留下了孩子們和妻子在家裏。他自己是高大的個子，頭髮灰白，身體肥胖。『我對他說：我沒有罪！但是這鬼兒子老是寫着，寫着。眞是該死！儘寫着，寫着……當時我的腦筋就亂了！』你把線給我，瓦謝；獄裏的線是爛的。」

「菜場上買的，」——瓦謝回答，把線遞過去。

「我們的裁縫的線好些。剛纔打發逞瓦利特去買，從一個可惡的鄉下女人那裏買來的！」羅卡繼續說，就着光亮穿線。

「那就是在親家母那裏買來的。」

「就是在親家母那裏買來的。」

「怎麼樣？那個少校怎麼樣啦？」——完全被遺忘了的郭貝林問。

這就是羅卡所需要的。但是他並不立刻繼續自己的敍述，甚至彷彿不屑對郭貝林注意似的。他安靜

地把線穿好，安靜而且懶懶地把盤坐着的腿移動了一下，終於說道：

「我終於把我的霍霍爾人煽動了起來，他們要求見少校。我從早晨起就從鄰人那裏取了一把刀子，藏了起來，以備萬一之用。少校發了狂怒，馬上跑了來。我說，『你們不要膽怯，霍霍爾人！』但是那時候他們的靈魂已經出竅了；簡直抖索着。少校跑了進來；他喝醉了酒。『誰在這裏鬧！怎麼敢在這裏鬧！我是皇上，我也是上帝！』

他一說出：『我是皇上，我也是上帝，』我就挺身走出，」——羅卡繼續說，——「刀子在我的袖管裏。

「『不行，』——我說，——『大人，』——我一面說，一面一步步地走近前去，——『大人，您怎麼會成爲我們的皇上和上帝呢？』

「『這是你麼？這是你麼？』——少校喊。——『叛徒！』

「我說，『不，大人，您也許自己也知道，我們的上帝是全能的，無所不在的，唯一的。我們的皇上也是唯一的；由上帝自己派遣來統治我們大家的。大人，他是我們的君主。而您，大人，不過是一個少校，——我們的官長，受了皇上的恩惠，且用自己的功勞掙來的。』

「『怎麼，怎麼，怎麼，怎麼？……』——簡直就像雞叫一樣，說不出話來，連氣都透不過來。他覺得太驚異了。

「我說，『就是這個樣子！』剛說完，突然地奔到他的身邊，把整個刀子插進他的肚腹裏去。弄得很巧。

他滾到地上，祇見兩腿在那裏亂動。我把刀子拋棄了。」

我要在這裏說幾句枝節以外的話語。不幸的是「我是皇上，我也是上帝」的辭句以及其他和這相類的話在早先時許多指揮官中間也是常用着的。說實話，這樣的指揮官現在已經存留不多，也許完全消滅了。我還要聲明的是凡是自己從下級的爵位上遞升的指揮官們多半特別愛用這類的辭句向人家誇耀軍官的爵位彷彿把所有他們的內臟，再加上腦袋，全都翻了轉來。他們束了許多年的皮帶，走盡了一切從屬的階段，忽然看見自己成爲軍官，指揮官，正直的指揮官，由於不習慣和最初的醇醉，將自己如何偉大出完全無聊的，甚至會使許多長官感覺討厭的拍馬的手段。有些好拍馬的人甚至用特別和悅的神情忙着在自己的上級的指揮官面前聲明，他們雖是軍官，但也是從下級職位出身，「他們永遠記得自己的地位。」但是對於下級的官兵，他們幾乎成爲具有無限權力的命令者。自然，現在不見得有，且也不見得能找到那類喊着：「我是皇上，我也是上帝」的人。雖然如此，我總覺得世界上沒有東西會像官長們這類辭句似的使罪囚們，總之使一切下級的職官們惹惱的。這種傲慢的自尊，關於自己可以不受懲罰的誇張的意見會在極柔順的人的心裏產生仇恨，使他失卻最後的耐性。幸而所有這類事件，幾乎是過去的事件，甚至在早先時就經上司嚴禁。我知道關於這件事情的幾個例子。

總而言之，使下級職官惹惱的，是在和他們周旋時所表現的一切高傲的疏忽和一切的嫌惡。例如，有些人心想假使給罪囚喫得好些，生活得舒適些，一切依照法律辦理，那末事情也就完結了。但這還是迷誤

的見解。世上一切的人，無論他是誰，無論他怎樣受屈辱，但本能地或是無意識地，到底要求人家尊敬他自己的人的價值。罪囚自己知道他是罪囚，被拋棄的人，他也知道在上司面前自己的地位；但任何的臉上的烙印，任何的脚鐐，都不會使他忘卻他是一個人。因爲他確乎是人，所以應該用對待人的態度對待他。我的天呀！人道的對待甚至會使上帝的形象早已在身上黯淡了的那個人重新振作起來的。對待這類「不幸的人們」應該用最大的人道的辦法。這是他們的得救之道，這是他們的快樂。我遇見過這類善良的，正直的軍官們。我看見他們給予這些受侮辱的人多大的影響。說幾句和藹的話語，罪囚們幾乎在精神上復活了。他們像小孩子似的喜歡，像小孩子似的起始愛他們的官長。我還注意到一樁奇怪的情形：罪囚們自己不喜歡官長對待他們太親密，太善心。他們心裏想尊敬官長，但是到了這種情形的時候他們似乎會停止尊敬他。罪囚，譬如說，喜歡他的官長有勳章，地位崇高，得到某一高級長官的恩惠。他喜歡他的官長又嚴厲，又莊重，又公道，又能保持自己的體面。罪囚們多半愛這種人：那就是既能保持自己的體面，又不侮辱他們，那就是一切都好，一切都美麗。

……

「你做了這樁事情，他們大概把你煎熬得很利害罷！」——郭貝林安靜地說。

「唔。煎熬是煎熬的，老弟，眞是煎熬的。阿雷，把剪刀給我！爲什麼今天沒有賭攤？」

「大家全喝光了，」——瓦謝說，——「假使不是喝光，也許會有的。」

「假使！爲了這『假使，』莫斯科肯給一百盧布，」——羅卡說。

「你做了這樁事情，人家給了你多少下？羅卡？」——郭貝林又說。

「給了一百零五下，親愛的朋友。我可以說，弟兄們：他們幾乎把我打死了呢，」——羅卡說，似乎爲了他會和這種人談話而感到後悔。

郭貝林拋棄了。——「我這一百零五記是這樣挨受的：他們排着整齊的隊伍，把我押了出來。我在這以前，從來沒有嘗試過鞭子的滋味。人聚了無其數，全城都聚了攏來：他們想看一看怎樣懲罰一個强盜。這班老百姓眞是愚蠢，我眞是不知道怎麼說法。劊子手把我的衣裳剝去，按好了，時候着：會有什麼事情發生？他剛鞭了我一下，——我就想喊出來，張開嘴，但是我發不出喊聲來。一定是聲音失去了。又打了第二下，我聽見人家怎樣數出『二』來的。我醒了轉來，聽見人家在那裏數：『十七。』以後人家有四次把我從木馬上除卸下來，讓我休息半小時：用水灌我。我瞪着眼睛，向大家看望，心裏想：『我立刻會死的……』」

「但不是沒有死麼？」——郭貝林天眞地問。

羅卡用十分鄙夷的眼神掃射他；傳來了譏笑的聲音。

「眞是一根闌干上的木柱！」

「腦袋裏不大健康，」——羅卡說，似乎爲了他會和這種人談話而感到後悔。

「腦筋糊塗了，」——郭貝林謝說。

羅卡雖然殺死過六個人，但在獄內從來沒有人怕他，雖然他也許在心靈裏希望賺得一個可怕的人的名聲……

第九章

伊薩・福米奇——浴堂——巴克羅興的自述。

耶穌聖誕節到了。罪囚們帶着一種莊嚴的態度等候它。我望着他們，也起始等候什麼不尋常的事情。過節前四小時，我們被帶到浴堂裏去。我在的時候，尤其在我住在獄內最初的幾年內，罪囚們不常送到浴堂裏去洗澡。大家很高興，起始預備動身。規定在中飯後不做工作。我的營舍裏最高興而且忙亂的是伊薩・福米奇・蒲姆斯泰因，一個猶太罪囚，我在這部小說的第四章上業已提到他。他愛在蒸氣裏浸到呆鈍和失去知覺的地步，現在每次，在我追尋着舊日的回憶，憶起我們那所罪囚的浴堂的時候，（它是值得不被人遺忘的，）伊薩・福米奇，我的獄中的同伴和同宿者，那付幸福的，難於遺忘的臉龐立刻顯露在我的前面，在記憶中最先浮現出來。天呀，這個人是多末可笑呀！我已經講過幾句關於他的身形的話：他有五十來歲，身體虛弱，臉上有許多皺紋，臉頰和額角上有可怕的烙印，又瘦，又乏力，具有白白的，像小雞般的身體。在他的臉上看得出永遠的，不易搖撼的自滿，甚至幸福。因爲他不斷地替城內的老爺們和官長們做修理鐘表的工作。到底會多少給他一點錢。他並不窮困，甚至生活得很闊綽，但他把錢積起來，用重利和抵押品借錢給全獄的人。他自己有一把火壺，很好的被褥，一些茶杯，全套餐具。城裏的猶太人們全和他做朋友，保護他。他每逢星期六由衞卒伴同前往自己的城裏的祈禱堂裏去，（這是法律允許的。）他生活得十分舒適，不耐煩地等候着過完十二年的歲月，然後再「娶親。」天眞，愚蠢，狡獪，膽大，直率，畏葸，誇耀，胡鬧，全極滑稽地混合在他的身上。我覺得很奇怪，罪囚們並不嘲笑他，祇是

對他開開玩笑。伊薩・福米奇顯然是供大家消遣和永遠逗樂用的。「他在我們這裏祇有一個，你們不要動伊薩・福米奇，」——罪囚們說。伊薩・福米奇雖然明白怎麼回事，但顯然對於自己的地位感到驕傲，還使罪囚們覺得有趣。他在極可笑的方式之下來到監獄。（還在我未進獄以前，人家講給我聽的。）忽然，有一天，在黃昏前休息的時候，一個猶太人被帶到獄裏，正在號房內剃頭，立刻就要進來了。當時獄中還沒有一個猶太人。罪囚們不耐煩地等候他，他一走進大門，大家立刻把他圍住。獄內的下士長領他到民事營舍裏，把麻袋放下，爬到鋪板上坐下，兩脚盤坐，不敢對任何人舉起眼睛。他的周圍傳出一陣笑聲，和針對着猶太人出身的一些玩笑話。一個青年的罪囚突然從人羣中擠進來，手裏拿着極舊極髒的，被撕破了的，夏天穿的褲子，還加上一捲官家的東西。他坐在伊薩・福米奇身旁，叩擊他的肩頭一下。

「親愛的朋友，我已經在這裏等候你六年。你瞧，你能給多少？」

他在他面前攤開了取來的破爛衣服。

伊薩・福米奇剛纔走進監獄時膽怯得甚至不敢舉眼看緊緊地包圍住他的那一大堆嘲笑的，被殘喪的，可怕的臉龐，而且由於畏懼還沒有來得及說出一句話來，——在看見了抵押品以後，忽然抖索了一下，起始活潑地用手指摸那些爛布。甚至放在光亮的地方仔細看了一些時候。大家等候他說什麼話。

「怎麼，一個銀盧布都不能給麼？那是值的！」——押當東西的人繼續說，對伊薩・福米奇擠了擠眉

眼。

「一個銀盧布不行，七個戈比是可以的。」

這就是伊薩・福米奇在獄中說出的第一句話語。大家全笑得不可開交。

「七個戈比！你就給七個也好；你的運氣！你留神，把抵押品好生藏着；你要用你的腦袋對它負責。」

去取錢，畏蒽地望看罪囚們。他的膽子很小，可是他還想做生意。聲音零斷地說，一面把手插進口袋裏

「一年付三個戈比的利息，一共欠十個戈比，」——猶太人用抖索的

「不，不是一年。一個月。」

「你眞刻薄，你這猶太人。你的大名呢？」

「伊薩・福米奇。」

「唔，伊薩・福米奇，你在我們這裏的前途是無量的！再見罷。」

伊薩・福米奇。又看了看抵押品，把它摺疊起來，在罪囚們繼續不斷的轟笑之下把抵押品塞進麻袋裏去。

大家彷彿甚至確乎愛他，誰也不欺凌他，雖然幾乎大家全欠他錢。他自己並不兇狠，眞像母雞一般，看見大家全同情於他，甚至贍壯起來，但因爲露出那種坦白的滑稽的表情，所以人家立刻饒恕他。一生認識許多猶太人的羅卡時常逗他，並不由於惡意，卻是爲了消遣，好比跟小狗，鸚鵡，教練成的小獸逗樂一般。伊

薩・福米奇很知道這層，一點也不感到侮辱，很靈巧地用開玩笑的話回報着。

「喂，猶太人，我要揍你一頓！」

「你打我一下，我還你十下。」——伊薩・福米奇勇敢地回答。

「可詛咒的疥癬！」

「就算有疥癬。」

「長疥癬的猶太人！」

「就算是如此。雖然長疥癬，但是有錢，有銅板。」

「把基督賣去了。」

「就算是如此。」

「好極了，伊薩・福米奇，你眞是好漢！您不要惹他，他在我們這裏祇有一個！」——罪囚們一面喊，一面哈哈地笑着。

「喂，猶太人，你會挨够鞭子的，你要上西比利亞去。」

「我現在已經在西比利亞了。」

「還會充配得遠些。」

「那邊有上帝麼？」

「有是有的。」

一，那就不要緊。祇要有上帝，還有錢，隨便什麼地方都是好的。」

「眞是好漢，伊薩・福米奇，顯見是好漢！」——周圍呼喊着，伊薩・福米奇還顯出高興的神色；普遍的恭維給予他顯見的快樂，他起始用柔細的最高音唱着：拉——拉——拉——拉！唱出一種離奇的，可笑的曲調，唯一的，沒有言語的歌曲，他在住牢獄的全部時期內儘唱着它。以後，他在和我結識得更熟些以後，賭咒告訴我，這隻歌曲，這個譜調，就是六十萬猶太人，連大帶小，在經過切爾姆諾葉海的時候齊聲唱出的，每個猶太人在舉行盛典和戰勝敵人時必須唱這個歌調。

每星期六的前夜星期五的晚上，別的營舍裏的人們特地跑到我們的營舍裏來看伊薩・福米奇如何度他的安息日。伊薩・福米奇那樣天眞地好說大話，而且喜愛虛榮，因此這種普遍的好奇也會給予他愉快。他用拘迂的，假裝的鄭重的態度，在角落裏擺好一隻小几，翻開了書，點上兩根蠟燭，喃喃地說出一些神祕的話語，起始穿上袈裟，這是一件用羊毛的材料製成的，色彩斑駁的披肩，他平日很細心地把它藏放在自己的箱子裏面。他用兩手繫好罩袖，頭上，額角上面，用一根帶子繫住一隻木盒，好像有一隻可笑的角的地方，但是可笑的是伊薩・福米奇好像故意在我們面前裝腔作勢，向我們誇耀自己的儀節。一會兒忽然用手掩頭，起始嗚咽地讀着。嗚咽的聲音增强了，他露出疲勞的神色，且幾乎帶着號哭，把戴着盒子的腦袋俯在書上。但是在極强烈的嗚咽中間，他突然地起始哈哈大笑，用一種欣悅的，莊嚴的，由於過分的幸福

而顯得鬆弛的聲音唱着。「隨他的神氣！」——罪囚們說。我有一天問伊薩・福米奇：意思？以後怎麼會這樣莊嚴地轉變到幸福和快樂上去？伊薩・福米奇極喜歡我盤問他。他立即對我解釋，哭泣和嗚咽的意思是指着耶路撒冷的喪失，教律規定在發生這個意念時應該儘可能地哭泣得利害些，且須叩擊自己的胸脯。但是在發出最強烈的嗚咽的時候，伊薩・福米奇應該突然地，像不經意似地憶起，〈這「突然地」也是教律所規定的，）有一個預言，說猶太人必將回到耶路撒冷去。到那時候他應該立刻轉爲快樂，唱歌，譏笑，且把禱詞誦讀得可以從聲音裏表現更多的幸福，且從臉龐上表現更多的莊嚴與正直。這個「突然」的轉變和必須轉變的理由是伊薩・福米奇最喜歡的：他看出內中有一種特別的，極巧妙的意義，因此用誇耀的態度把這個技巧的規則傳達給我。有一次，正在他祈禱得最熱鬧的時候，少校由看守的軍官和衞兵伴着走了進來。所有的罪囚們全直立在自己的鋪板旁邊，祇有伊薩・福米奇一人更加起始呼喊，而且裝腔作勢得越發利害了。他知道祈禱是准許的，且不能加以阻止，因此在少校面前呼喊着，是沒有什麼危險的。他還很喜歡在少校面前做點怪相，且向我們擺出架子。少校走到他面前，祇有一步的距離；伊薩・福米奇轉過身來，屁股朝着小几，一直對着少校的臉，起始揮搖着雙手，唱出他的莊嚴的預言。因爲他必須在這時候在自己的臉上表現極多的快樂和正直，他立刻就做了出來，似乎特別地眯細眼睛，一面笑，一面對少校點頭。少校驚異着；但終於噴出了笑來，當着他的面前贔了他一聲傻瓜，就此走開了，而伊薩・福米奇越發加增他的呼喊。過了一小時後，在喫了晚餐以後，我問他：假使少校懂得對你生了氣，那便怎樣呢？

「什麼少校？」

「什麼？你難道沒有看見什麼少校？」

「沒有呀。」

「但是他站立在你的面前，祇有兩尺遠，就一直在你的臉龐前面。」

但是伊薩・福米奇用極正經的神氣起始對我力言，他根本沒有看見什麼少校，在他祈禱的那個時候他已陷入神魂飛越的狀態裏面，一點也看不見，且聽不見周圍發生的一切。

我好像現在還看見伊薩・福米奇在禮拜六那天在獄內無所事事地遊蕩着，什麼也不做，奉行他的教律上所規定的辦法。他每次從自己的教堂回來時，總要對我講一些不能成立的故事，給我帶來一些完全不相類似的消息和從彼得堡傳來的謠言，對我力言這些消息是從猶太人那裏取得的，而猶太人是從可靠的方面聽來的。

然而關於伊薩・福米奇的事情我談論得太多了。

全城祇有兩所公共浴堂。第一所是一個猶太人開設的，裏面有房間，每間收費五十戈比，是爲上等人士設立的。另一所浴堂則專門爲普通平民設立，又舊，又髒，又擁擠，我們全獄的人就被帶到這個浴堂裏去。天氣寒冷，但極晴朗；罪囚們爲了能够從堡壘中走出，觀覽城市，就已十分喜歡。玩笑話和笑聲在道中沒有停止過。整隊的兵士荷槍實彈送我們前去，使全城的人驚異。到了浴堂，立刻把我們分成兩班：第二班當第一班洗澡的時候，在寒冷的前室裏等候着，這是因爲浴堂面積太窄，不能不這樣做。雖然如此，浴堂狹小得

竟難於設想怎麼能容納得下我們的一半人數的。彼得洛夫一直不離開我；幫我的忙，甚至自行提議給我洗澡。巴克羅興也和彼得洛夫一樣，自己表示願意侍候我。他是特別科內的獄囚，我們叫他工兵，我已經提過他是獄中最快樂，最可愛的罪囚。我和他已經結識得熟些了。彼得洛夫甚至幫助我脫衣，因爲我由於不習慣，脫得很慢，而前室內很寒冷，幾乎和院內一般。順便說一句：罪囚脫衣是很不容易的事，假使他還沒有完全學會。第一，必須學會很快地解開腳鐐的填襯。這填襯用皮子製成，有四俄寸長，穿在內衣上面，一直填在包住脚的鐵圈底下。一對填襯值六角銀幣，然而每個罪囚都自己化錢去置備，自然因爲沒有填襯不能走路。脚鐐的鐵圈並不緊緊地把脚包住，圈和脚之間可以伸進一隻指頭；因此鐵會叩擊脚，磨擦它，假使不用填襯，一天之內會磨出傷創來的。脫去填襯還不算難。最難是學會靈巧地脫去脚鐐下面的褲子。這是整套的戲法。爲了脫去褲子，假設從左脚脫起，必先把它從脚和鐵圈中間穿過去；隨後在脚抽出來以後，還要把褲子從鐵圈中間穿回；隨後，把已從左脚上的鐵圈中間穿過的一切東西再穿回自己的身上去。新內衣也要用這一套手續。新犯人甚至難於猜到這是怎樣做的；首先教我們這一切的是託鮑里司克的罪囚郭萊遐夫，他是以前的盜魁，被鎖了五年功夫。但是罪囚們業已習慣，能够毫不困難地對付過去。我給彼得洛夫幾個戈比，讓他預備一點肥皂和洗身用的刷子。罪囚們固然也有官家發給的肥皂，每人一小塊，大小像兩個戈比，厚薄像乾酪那樣的一薄片，「中等」人家晚上做涼菜用的。肥皂就在前室裏隨同蜜水，麵包和熱水一塊兒出售。根據和浴堂老闆所訂的條件每個罪囚祇發一桶熱水；誰想洗得乾淨些，可以化一個銅幣取得另

一桶水，那桶水立刻從前室經過特別設置着的小窗轉送到浴堂裏去。彼得洛夫幫我脫去了衣裳，甚至攙着手領我進去，因爲他看見我帶着脚鐐走路有點不勝其艱難似的。「您把它往上拉一拉，拉到小腿上去，」——他一面說，一面扶住我，像僕人一般。——「這裏要謹愼些，這裏有門限。」我甚至有點覺得不好意思；我想告訴彼得洛夫，我年的，無能力的，大家都應該幫忙的人。彼得洛夫並不是僕人，絕對不是僕人；假使我侮辱他，他會知道怎樣對付我。我並沒有答應給他一人也會走過去；但是他不會相信這個。他對待我根本像對待一個小孩，不成的時候，我心想我們已經走到地獄裏去了。你設想一下一間十二步長闊的屋子，裏面也許一下子裝滿了一百個人，至少總有八十個人，因爲罪囚們一共分成兩班，我們總共有二百人來到浴室。遮掩眼睛的水蒸氣，煤灰，爛泥，再加上擁擠得沒有地方插脚。我驚懼起來，想回轉去，但是彼得洛夫立刻鼓勵我。我們費了極大的困難，越過散坐在地板上的人們的腦袋，擠到木椅那裏去，不斷地請求他們俯下身子，使我們走得過去。但是木椅上的位置全被占住了。彼得洛夫對我宣布，應該用錢買位置，立刻開始和坐在窗旁的罪囚講起價錢來了。那罪囚肯以一個戈比的代價讓出位置，立刻從彼得洛夫那裏取到了錢，——這錢是他在到浴堂的時候預先取好，握在拳頭裏的。他立刻鑽到木椅底下，一直就在我的位置下面，那邊又黑又髒，黏質的汚垢附在隨便什麼東西上面，幾乎有半個指頭厚。然而就是木椅底下的位置也全被占滿；那邊也全鑽滿了人。地板上沒有容納一個手掌的地方，到處都有罪囚們彎着身子，坐在那裏洗澡；離齷的水從他們身上一些人豎直在他們中間，手裏握着木桶，站在裏，從自己的木桶裏潑水。另

一直流到坐在下面的人們的剃光的頭上。在木架上和梯級上也坐着許多人，在那裏蜷着身子洗澡。但是洗的人很少。普通老百姓不用熱水和肥皂洗；他們祇是拚命地蒸發，以後用涼水灌身體，——這就算洗了澡。有五十個刷子在木架上一同起伏着；大家全像發狂似的摩擦着自己，蒸氣時時吹出來。這不是熱氣；簡直是地獄。一切都在那裏纏住，自己又撞着坐在下面的人們的腦瓜上面，跌倒了，出聲罵，把被撞着的人拉了過來。讎擬從四面八方流着。大家處於一種醇醉中，一種興奮的心神中；傳出了尖叫和呼喊。前室裏發水的小窗旁一片的辱罵，擁擠，完全的混亂。取到的熱水在還沒有送到以前就濺潑到坐在地板上的人們的頭上。一個兵士的長滿鬍子的臉龐不時從窗內或微開的門旁窺視。他的手裏握着槍。他看一看有沒有不守秩序的情形。罪囚們剃光的腦袋和蒸得發紅的軀體顯得更加醜陋些。在蒸紅的背部總是鮮豔地露出由於以前曾經挨到的鞭和棒的叩擊而來的疤瘢，現在所有這些背部好像重又受了傷。可怕的疤瘢！我看着這些疤瘢，我的皮膚上通過了一陣冷氣。一添了水，——蒸氣像濃厚的，熱烘烘的雲似的瀰滿整個浴堂；大家轟叫着，呼喊着。從蒸氣的雲內閃現出被打傷的背部，剃光的腦袋，扭曲的手脚；再加上伊薩·福米奇在最高的木架上面扯開了嗓子，喔唷喔唷地叫着。他對於蒸熱像是沒有感覺，似乎任何的熱氣都不能滿足他；他化一個戈比雇了第二個，第三個：他已經決定爲了這事不顧費用，更換了五個擦背的。「蒸發得太够勁，伊薩·福米奇眞是好漢！」——罪囚們從下面對他呼喊。伊薩·福米奇自己感到在這時候上。伊薩·福米奇並不憂愁，一個擦背的人，但是連他也終於熬受不住，扔棄了刷子，跑去灌冷水到自己身

他高於一切，觸擾他們大家的腰；他非常之得意，用銳厲的，瘋狂的聲音叫喊出他那套歌調：拉——拉——拉——，把所有的聲音全遮掩住了。我心想假使我們大家什麼時候一塊兒到地獄裏去，它會很像這個地方的。我忍不住把這意念告訴彼得洛夫；他祇是向周圍看了一看，沒有響。

我想給他買我身邊的位置，但是他坐在我的脚邊，宣布他很舒適。巴克羅興給我們買水，在需要時擾過來。彼得洛夫宣布說，他要從頭到脚替我洗，因此「會完全乾淨乾淨的，」還努力叫我蒸發。蒸發是我不敢做的。彼得洛夫用肥皂擦我的整個身體。「現在我來給您洗那雙小脚，」——他最後說。我想回答我自己也能洗，但是沒有對他違拗，完全服從了他的意志。在「小脚」的兩個字裏根本不露出一點奴性的氣息：彼得洛夫所以不稱我的脚爲脚，而我還祇有小脚。

他給我洗完了澡。帶着同樣的儀節，那就是扶住我，每步路那樣謹愼小心地，當我是磁器的人似的，把我送到前室裏來，幫助我穿內衣，在完全辦完我的事情以後，方纔跑回浴堂裏去蒸發。

我們回家後，我請他喝一杯茶。他不拒絕喝茶，喝完以後，道了聲謝。我想化去幾個錢，請他喝一小瓶酒。那瓶酒就在我們的營舍裏給弄到了。彼得洛夫十分滿意，喝完了以後，一句我使他的精神感到爽快的話，便匆忙地走上廚房裏去，彷彿那邊沒有他是任何什麼事情都不能解決似的。另一個談話者代替他到我身邊來，就是巴克羅興，（那個工兵，）我還在浴堂裏就喚他和我在一塊兒喝茶。

我沒見過一個性格比巴克羅興更可愛的人。誠然，他並不示弱於人，他甚至時常吵嘴，不愛人家干涉

他的事情，——一句話，他會主張自己的權利。但是他爭吵得不長久，我們這裏大家好像全愛他。他隨便上那兒去，大家全欣悅地歡迎他。甚至城裏都知道他是世界上極有趣的，從來不喪失自己的快樂的人。他是一個高身的小夥子，三十來歲，有一付勇敢直率的，十分美麗的臉，臉上長着一個小硬瘤。這個臉他有時扯曲得那樣可笑，形容着對面遇見的一切事物，使得周圍的人們不能不哈哈地大笑起來。他也是屬於丑角的一類；可是他並不對我們那些嫌髒似的仇恨笑臉的人們有所縱容，因此也無人罵他是「空虛的，無益的人。」他身上充滿了火燄與生命。他從我最初進獄的幾天起就和我認識，告訴我，他是屬於軍人子弟營的，以後充當工兵，甚至爲上峯注意和賞識，講述時每引爲驕傲。他講S中尉早晨如何對付我們的少校的事情，使得滿屋的人全發笑了。他坐在我身旁，對我說演戲的事情大概弄得成功。獄內正在發起過節時演戲。演員已經有人擔任，佈景也稍爲預備了一點。城裏有些人答應借衣服給演員穿，甚至肯借女人的服裝。甚至由於一個馬弁的居間介紹，希望取得一套帶肩章的軍官的制服。祇要少校不像去年似的禁止就行。去年聖誕節的時候少校心緒不佳：在什麼地方賭輸了錢，再加上獄內有人搗亂。於是他一發狠就禁止了，但是現在也許不會留難顯然，他是演劇的重要發起人，我當時決定去看戲。巴克羅興因爲被派到R城的衞戍營裏充當下士官。

「就是從那邊把我送到這裏來的，」——巴克羅興說。

「爲了什麼事情呢？」——我問他。

「爲了什麼？您以爲，阿歷山大・彼得洛維奇，是爲了什麼？就因爲我愛上了女人」

「爲了這事情是不會遺戍到這裏來的，」——我笑着反駁。

「眞是的，」——巴克羅興說，——「我眞是爲了這件事情把那個地方的一個德國人用手槍殺死了。您自己判斷一下，值得不值得爲了德國人充軍呢？」

「究竟是怎麼會事？你講一講，這是很有趣的。」

「極可笑的歷史，阿歷山大・彼得洛維奇。」

「這樣更好。你講罷。」

「要講麼？那末您聽着……」

我聽到了一樁雖然並不可笑，但確是極奇怪的殺人的故事……

「——這件事情是這樣的，」——巴克羅興起始說。——「他們派我上R城去——我一看——一所很好，很大的城市，不過德國人很多。我自然還是年輕的人，在官長方面印象很好，走起路來，帽子歪戴着，在外面消遣時光。對德國女人擠眉眼。我當時看中了一個小德國女人，名叫羅意薩。她們兩人都是洗衣女人，洗內衣的，那就是指她和她的嬸嬸。嬸嬸年紀很老，那種神氣活現的樣子。她們過着舒適的生活。我起初在窗旁轉來轉去，以後繩結上了眞正的友誼。羅意薩的俄語說得很好，不過帶點喉音，——一個很可愛的女人，我還從來沒有遇見過這樣的女人。我起始想媽媽虎虎地將就兩下，但是她對我說：『不，這是不行的，

沙薩，因爲我要保持自己的貞潔，做你的有價值的太太，』——不過她的態度那樣地親熱，笑得那樣地響亮……而且那樣的清潔，除她以外我沒有看見過這樣的人。她自己引誘我娶親。怎麼能不娶親呢，您想一想？我預備上中校那裏請求允許結婚……忽然一看，——羅意薩有一次沒有赴約會，又有一次還是沒有來，第三次也沒有來……我寄信給她；沒有回答。這是怎麼會事，我心想？假使她要騙我，一定會用狡猾的手段；回答我的信，還要赴約會。她不會撒謊；簡直就這樣斷絕了。這是嬸嬸的主意，我心想。我不敢去見嬸嬸；她雖然也知道，但我們總是暗中做事，那就是說偷偷地相見。我走來走去，像瘋子似的，寫了一封最後的信，說道：假使你再不來，我要親自去見嬸嬸。她一害怕，就來了。她哭着；說有一個德國人，名叫舒立慈，是她們的遠親，鐘表匠，很有錢，年紀已老，表示願意娶她，——他說是爲了使我得到幸福，而自己在老年時不致沒有妻子，他說，他愛我，心裏早就存着這個意念，但老是沈默着，預備對我說出來。她說，沙薩，他有錢，這對於我是幸福；難道你眞的想剝奪我的幸福麼？我看：她哭泣着，擁抱我……唉，我心想，她說的倒是有理性的話！嫁給一個小兵有什麼意思，雖然我還是下士官？——我說，羅意薩，再見罷，但願上帝和你同在；我何必剝奪你的幸福。他怎麼樣？他的像貌好不好？——不，她說，他是老年人，長鼻子……甚至自己都笑了。我離開她；那怎麼辦，我心想，既然沒有命運！第二天早晨我從他的店鋪那裏走過，她把街道的名字告訴了我。我從玻璃窗裏看：一個德國人坐在那裏修表，四十五歲年紀，鷹鈎鼻子，眼睛瞪出，穿着燕尾服，筆挺的，高高的領子，那樣神氣活現。我唾了一口痰；想把他的玻璃窗砸碎……何必呢，我心想！不必去動手，從大車上掉落下來就算完了！我在黃昏時走回營舍，躺在鋪板上面，您信不信，阿歷山大·彼得洛維奇，我簡直痛哭起來了……

「過了一天，兩天，三天。我沒有和羅意薩相見。從一個親家母那裏聽到，（她年紀很老，也是洗衣裳的，羅意薩有時上她那裏去，）那個德國人知道了我們的愛情，因此決定快快地成親，否則還要等候上兩年。他彷彿還叫羅意薩發誓她從此不再和我相見；他還把她們，她和嬸嬸，弄得心神不定；意思是也許要變主意，現在還沒有完全決定。她還對我說，後天，星期日，他叫她們兩人早晨去喝咖啡，還有一個親戚在座，老頭兒，以前是商人，現在很窮很窮，不能控制自己。整整的這一天，還有第二天，我儘想這件事情。我眞想把這德國人喫下去，我心想。

「禮拜天早晨，我還一點不知道，但是一做過午禱，——我就跳起來，套上大氅，走到德國人家裏去了。我想遇到他們大家。我爲什麼要到德國人那裏去，我要在那裏說什麼話，——自己都不知道。我把一支手槍塞進口袋裏去，以爲萬一的準備。我的那支手槍眞是蹩脚，統是舊式的。我還在小孩的時候就放射它。現在再放射是不行的。但是我把子彈裝了進去；心想：他們假使趕我，做出粗暴的舉動；我就掏出手槍，嚇唬他們大家。我一到那裏，工場內沒有人，大家全坐在後屋內。除他們以外沒有一個人，沒有僕役。他祇有一個女人做僕役，她同時還是廚子。我走完那個店鋪；一看——門關着，那扇門很舊，用鐵鉤關住。我的心劇跳着，我止步，傾聽：他們說着德國話。我用力一脚，門立刻開了。一看：桌子鋪得整整齊齊的。桌上有一隻大咖啡壺，咖啡在酒精燈上沸騰着。桌上放着乾麵包；在另一個盤內有一瓶伏得卡酒，鯡魚，香腸，還有一瓶什麼葡萄酒。羅意薩和嬸嬸兩人全打扮得整整齊齊的，坐在沙發上面。那個德國人，未婚夫坐在她們對面椅子上。他的

頭髮梳得精光，穿着燕尾服，戴着硬領，簡直凸出在前面。旁邊椅上還坐着一個德國人，是一個老人，肥胖的，灰白頭髮的。他沈默着。我一走進去，羅意薩臉色立刻現得灰白。嬸嬸跳起來，又坐了下去，德國人皺着眉頭。他很生氣；立起來走近我：

「你有什麼事情？——他說。

「我感到不好意思，但是怒氣充溢在心頭。

「我說：沒有什麼事！你應該接待客人，請客人喝酒。我上你這裏來做客人。

「德國人想了想，說道：請坐罷。

「我坐了下來。——拿伏得卡酒來，我說。

「這就是伏得卡；請喝罷。——怒氣簡直把我占據住了。

「你給我喝好的伏得卡。——羅意薩還望着我。我喝了酒，說道：

「這是很好的伏得卡。

「他這樣看不起我，使我感到氣惱。再說羅意薩，德國人？你應該和我要好。我爲了友誼上你這裏來的。

「你何必這樣粗暴，德國人，——他說，——你是普通的小兵。

「我不能做你的朋友，——你知道不知道，從這個時候起，我要對你做什麼就能做出什麼來？要不

「這時候我狂怒了。

「我說：你簡直就是草包，豬玀！

要，我用手槍殺死你！

「我掏出手槍，站在他面前，把槍統一直對他的頭瞄準着。她們兩人半死不活地坐在那裏怕響出聲來；那個老人就像樹葉似的抖索着，一聲也不發，滿臉發紅。

「德國人受驚地，但是立刻醒了轉來。

「他說：我不怕你；你假使是正當的人，請你不要和我鬧玩笑，我完全不怕你。

「我說：你胡說，你是怕的！你還要嘴硬！他的頭在手槍的瞄準下動也不敢動一動；就這樣坐着。

「他說：不，你決不敢做出來的。

「我說：爲什麼不敢？

「他說：因爲你們被禁止這樣做，你們會受嚴厲的刑罰的。

「鬼知道這個傻瓜是什麼心思！假使他自己不煽動我，至今還會活着的；也不過吵一下嘴罷了。

「我說：你以爲我不敢麼？

「不！

「我不敢麼？

「你完全不敢，對我做出什麼來……

「那末給你這一下，蠢東西！當時就擦擦的一下，他就在椅上倒了下來。她們大喊了一聲。

「我把手槍一放，若無其事地走回堡壘裏去，當時把手槍扔棄在堡壘大門旁邊的蓆草裏了。」

「我回家以後，躺在鋪板上，心想：他們立刻會來抓我的。過了一小時，兩小時，——沒有人來抓。在黃昏之前，煩悶攻襲到我身上來了；我走了出去；一定想見一見羅意薩。我走過鐘表店。看見：裏面有許多人，還有警察。我走到親家母家裏，叫她去喚羅意薩來。我剛等候了一會，一看：羅意薩跑了來；撲到我的頸上，哭泣着，說道：全是我的錯處，我聽了嬸嬸的話。她還對我說，嬸嬸在出了那件事情以後立刻跑回家來，懼怕得生了病，——因此一聲也不響；她自己沒有對任何人宣布出來，還禁止我說出去；她眞害怕；隨他們怎麼辦好了。她說，羅意薩，剛纔沒有一個人看見我們。他把自己的女僕都打發走了，因爲他害怕，她假使一知道他想娶以前本來一輩子沈默着的，也沒有說什麼話，一出了事情，取起帽子，首先走了。他一定也會沈默着的，羅意薩說。事情眞是如此。兩星期內沒有人來捉我，對於我一點嫌疑也沒有。在這兩星期內，你信不信，阿歷山大·彼得洛維奇，我享盡了所有我的幸福。我每天和羅意薩住在一起。她眞是，她眞是戀上了我！她哭着說：『你被充軍到那裏去，我要跟你到那裏去；我爲了你拋棄一切！』我想我的一輩子的命運就這樣決定了：她那時太愛我了。但是過了兩星期以後我被捕了。老頭兒和嬸嬸互相約好，對我告發了……」

「但是等一等看，」——我打斷巴克羅興的話頭。——「你所犯的事情不過定上十年，至多十二年，最長的期限，而且遣戍到民事類裏去；但是你住在特別科裏。那怎麼能够呢？」

「那已經出了另外的一件事情，」——巴克羅興說。——「我被帶到裁判委員會的時候，上尉在法庭面前用很髒的字眼罵了我一頓。我忍不住，對他說：『你罵什麼？你難道不看見，壞蛋，你是坐在鏡子前面

麼！」唔，這樣又發生了另一個案件；重新再把我裁判，一塊兒判決了：充軍四千里路，到特別科裏來。我被處刑罰的時候，那個上尉也得了罪：我被充軍出去，他被剝奪了職位，降爲小兵，派到高加索去。再見罷，阿歷山大·彼得洛維奇。請您來看戲呀。」

第十章　耶穌聖誕節

聖誕節終於到臨了。還在聖誕節的前夜，罪囚們差不多就沒有去上工。有的；其餘的人們不過在分配工作的時候到了一趟。雖然被派到什麼地方去，但幾乎立刻獨自，或成堆地回到獄裏來，飯後就沒有人再去作工，就是在早晨也有一大部分的人爲了自己的私事，而並非爲公事出去；有的爲了張羅運酒和買新酒的事情；另一些人爲了看望相熟的男女親家，或索討以前所做工作的欠賬；巴克羅興和參加演戲的人們爲了上幾個朋友那裏去，特別是上軍官的僕役那裏去取應用的服裝。有些人走來走去，帶着關心和忙亂的神色，單祇因爲別一些人也那樣的忙亂和關心，雖然有些人，譬如說，並不去什麼地方收賬，但他們的態度也做得彷彿他們也將向什麼人取得錢款；一句話，大家彷彿都期待明天有什麼變動，有什麼不尋常的事情。到了晚上，傷兵替罪囚們上菜市去買東西，帶來了許多食品：如牛肉，小豬，甚至鵝。罪囚們有許多人，甚至平日最樸素，而且省儉，整年來積蓄着小錢的，到了這時也認爲有解開錢袋，用體面的方式開一開齋的義務。明天是罪囚們眞正的，無從奪取的，法律上正式承認的節期。在這一天罪囚不能被派遣出去做工，這樣的日子每年祇有三天。

誰知道，這些被排斥的人們在迎接這個日子的時候有多少回憶在他們的心靈裏蠕動！這偉大的節日，從兒童的時候起，就在普通人的記憶內深深地鐫印着。這是他們在艱苦的勞作以後獲得的休息的日子，這是家庭團聚的日子。在獄內憶起這些日子的時候總帶着痛苦和煩悶。罪囚們對於這盛節的尊敬甚至變爲一種儀式；遊玩着的人們不多；大家全都嚴肅，而且彷彿很忙，雖然許多人差不多完全沒有事情。但是那些閒暇和遊玩的人們也努力在自己身上保持一種鄭重的樣子……笑彷彿被禁止了。總而言之，心緒已到了某種微妙且使人惱的不耐煩的狀態，誰破壞了普通的情調，那怕是不經意地，人家便用呼喊和咒罵包圍他，生氣着他，彷彿就爲了對於節日本身的不尊敬。罪囚們這種心緒是有趣的，甚至是可感動的。除去對於這偉大日子的內心的崇拜以外，罪囚無意識地感到彷彿借着邊守這節日而和整個世界相接觸，因此他還不完全是被排斥的人，還不是幻滅的人，被割去的一塊肉，在獄內也和在外面一樣度着這聖誕節。他們感到這層；這是顯見而且容易了解的。

阿基姆·阿基梅奇也準備好了過這佳節。他沒有家庭的回憶，因爲他是孤兒，在別人家裏長大，十五歲上就從事艱重的服務；他一生沒有特別的快樂，因爲他有規律地，單調地度着他的一生，生怕有一絲一毫越出人家指示給他的責任的範圍。他並不特別熱信宗教，因爲善良的行爲顯然把他身上其餘一切人性的才能和特色，一切的情慾和願望，壞的和好的，全行吞沒了。因此他準備不慌不忙地迎接這個佳節，不爲煩悶的，完全無益的回憶所縈擾，帶着靜謐的，有規則的善良的心情，這心情恰巧够履行責任和完成一成不變的儀式之用。從一般上講來，他並不愛多思想。事實的意義顯然從不觸及他的頭腦，但是對他指示

過一次的規則，他會持着神聖的勤謹的態度去實行。假使明天人家吩咐他去做帶着他在頭天晚上做那件相反的事情時同樣的恭順和精細的樣子。一次，一生中祇有一次，他試一試用自己的智慧生活着，——而竟陷到監獄裏來了。他所得的教訓是不會白白地喪失的。雖然命運沒有注定在什麼時候能使他瞭解他究竟犯了什麼過錯，但是他從自己的遭遇裏獲得一個可以得救的教條，——就是無論在什麼時候，無論在什麼環境內都不去思慮，因爲思慮「不是他的腦筋裏的事情」——這句話是罪囚們相互間時常表示出來的。他盲守着儀式，甚至對於那隻肚內塞滿了米飯而烤成的小猪，（是他親手製成的，因爲他也會做烤菜，）都持着一種特有的敬意，好像不是一隻尋常隨時可以買來烤的小猪。也許他從小就慣於在這一天在桌上看到小猪，於是斷定小猪是這一天必要的東西，我相信，假使在這個日子內第一次他不喫到小猪，他會一輩子遺留下因未履行義務而起的良心上的譴責。他在節期前穿着舊上襖和舊褲，雖然這褲子補得還像樣，但已完全穿舊了。現在發現，四個月以前發給他的那套新裝他謹愼地保藏在自己的箱子裏，不去觸動它，帶着在過佳節時穿它的微笑的意念，他就是這樣做了。他前一天晚上就取出那套新裝，打開來，審看了一下，刷一刷乾淨，吹一吹，在弄好以後預先試穿了一下。原來那套衣裳恰巧配身；一切很體面，緊緊地扣到上面，領子像用硬板製成似的高高地支住下顎；腰間甚至形成了那種類乎制服一般的狹體。阿基姆·阿基梅奇甚至喜悅得闔不攏嘴來，不免帶着威武的樣子在自己的小鏡前面轉來轉去，——這小鏡他早已親手在空閒的時間內糊上金色的緣邊。祇有上襖領上的一個鈕絆彷彿安得不很合適。阿基姆·阿基梅奇在弄明白以後決定改裝鈕絆；

改裝好了，又試穿了一下，繩顯得完全好了。他當時照舊摺疊了起來，帶着安靜的心神還藏在箱子裏，到明天再取出來。他的頭剃得還滿意；但是他在鏡內仔細審看了一下以後，發現他的頭上彷彿並不十分光滑；顯出看不大清楚的頭髮的細根，他立刻上「少校」那裏去，把頭剃得完全光滑，而且依照形式。雖然明天並沒有人會來審看阿基姆·阿基梅奇，但他的剃頭髮祇是爲了使自己的良心得到安寧，履行在這一天應有的一切責任。對於鈕扣，肩章，縫飾的崇拜還從兒童時代起就無從奪取地深印在他的腦筋裏，成爲無可辯駁的義務，且在心中銘刻得像一個正經的人可以達到的最後階段的美的形象。他在一切弄服貼以後，以營舍中罪囚的頭目的資格，吩咐他們把乾草取進來，精細地監督着把乾草鋪放在地板上面。別的營舍內也是如此。我不知道什麼原因，聖誕節時營舍內永遠鋪放乾草。阿基姆·阿基梅奇在做完了這一切事情以後，便祈禱上帝，躺在自己的牀鋪上面，立刻像嬰孩似的寧靜地睡熟，以便明天可以早早地醒來。其實所有的罪囚們也全是這樣做。在所有的營舍裏，都睡得比平常早。普通的，提也不要提。一切等候着明天的晚上的工作被遺棄了；賭攤是了祈禱以後，就忙着去看怎樣燒，怎麼烤，放在什麼地方等等。從黑暗裏，從小小的，被冰雪黏貼的窗子裏可以看出兩個廚房內，六隻火爐裏面熾燒着天還沒有亮就已生起的鮮豔的火。罪囚們穿着半統大衣，披在肩上，在院內黑暗裏穿來穿去；大家忙着奔到廚房裏去。但是有些人，自然不很多，已經來得及到理髮匠那

早晨終於來了。將近破曉，天還沒有亮，營舍的門就開了，走進來點人數的看守下士官向他們大家賀節。大家還賀着，回答得歡忻而且和藹。阿基姆·阿基梅奇和在廚房裏有鵝和小豬的人們，在匆匆地做完

裏去過。這些是最不耐煩的人。總而言之，大家的舉止都顯得體面，馴順，似的咒罵，也沒有爭吵。大家明白今天是很重大的日子，偉大的節日。也有人道賀。發現了類乎友誼的樣子。我要順便說：罪囚中間幾乎完全看不出有，——這更加不必提，卽使是私人間的友誼，一個罪囚和另一個罪囚要對待得生硬而且嚴厲，很少有例外的情形，這已成爲一種形式上的，一成不變的基調。我也從營舍裏走出來；天色開始有點發亮；星兒閃爍着；寒冷的，柔細的蒸氣向上昇。從廚房煙。幾個迎面走來的罪囚自己先快樂而且和藹地向我賀節。我道了謝，同一個月內至今還未曾和我說過一句話的。

一個披着皮大氅，屬於軍人的營舍裏的罪囚在廚房旁邊追上了我。他還在院子的半中央就看清我，喊道：「阿歷山大·彼得洛維奇！阿歷山大·彼得洛維奇！」他向廚房跑到別的營舍裏向自己的什麼候他。他是年輕的小夥子，有圓圓的臉，輕靜的眼神，不喜歡和大家說話，自從我進獄的時候起還沒有和我說過一句話，一點沒有注意過我；我甚至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他喘着氣用一種呆鈍的，同時幸福的微笑看我。

「您有什麼事情？」——我不免帶着驚異問他，看見他站在我面前，無話可講，便把我扔棄，匆忙地走的話。

「那怎麼啦，今天是節期呀……」——他喃喃地說，自己猜到再也

進廚房裏去了。

我要在這裏順便講的話，直到我離開監獄爲止。

廚房裏，熱烘烘地燃燒的火爐附近，非常忙亂擁擠，互相踐踏着。每人都在觀察自己的財產；廚子着手準備官家的飯食，因爲這一天飯開得早些。不過沒有人開始動手喫。雖然有些人很想喫，但還在別人面前保持着體面。等候着神甫，照規矩他來到以後纔能開齋。天還沒有完全亮，獄門外已經起始發出伍長的呼喚：「廚子們！」這呼喊幾乎每分鐘都要發出來，繼續了差不多兩小時。那是叫廚子們從廚房裏出來接收從城內四處送到獄內來的施捨。送來極多的東西，如麵包圈，麵包，酸奶餅，油煎餅，薄餅和其他油酥的餅乾。我想，全城商民和下市民家內的主婦沒有一個不送麵包來給「不幸」的囚犯們賀這大節的。有闊綽的施捨，——一種便宜的麵包圈和兩用麵粉製成的，油酥的麵包。也有極貧窮的施捨，——送來大量完全了一層酸乳皮：這是窮人用最後的錢送給窮人的東西。一切都接受下來，帶着同樣的感激，不分施與的是什麼東西和什麼人。接受的罪囚們脫下帽子，鞠躬着，賀節，把施捨的東西送到廚房裏去。在施捨來的麵包積成一堆的時候，便叫每個營舍裏的頭目前來，由大家平均分配，送到營舍裏去。沒有爭論，也沒有咒罵；誠實地，公平地做着事情。凡是應該歸到我們的營舍裏的，再在我們那裏分配；歸阿基姆·阿基梅奇和另一個罪囚分配；自己先分好，再親手遞給每一個人。任何人沒有一句反駁，沒有一點忌妒；大家都滿意；甚至不會發生疑惑，施捨的東西會隱匿起來，或分得不平均的。阿基姆·阿基梅奇在

廚房裏做完了自己的事情以後，着手打扮，用盡一切體面和莊嚴，穿起衣裳來，不留下一個釦絆不繫好的。在穿好衣裳以後，立刻着手作眞正的祈禱。他祈禱得很長久。有許多罪囚，大半是年老的，都在那裏祈禱。年輕的人並不祈禱許多時候：祇是立起來，畫了畫十字，甚至在過節的時候也如此。阿基姆·阿基梅奇祈禱後走到我面前，露着一些莊嚴的神情向我賀節。我立刻請他喝茶，他請我喫小猪。過了一會，彼得洛夫也跑來向我道賀。他大概已經喝了點酒，雖然喘着氣跑來，但沒有說許多話，祇是在我面前立了不久，似有所期待，一會兒離開我，到廚房裏去了。這時候在軍人的營舍裏已準備迎接神甫。這個營舍的構造和別間不同：裏面的牀鋪擺在牆旁，並不在屋子中央，像其餘的營舍似的，因此這是獄內唯一的屋子，不在中央堆積着的。大概它就是造得預備在那裏把罪囚們聚合在一處的。屋子中央放了一張小桌，鋪好乾淨的桌毯，上面放着神像，點上油燈。神甫終於來了，手持十字架和聖水。他先在神像面前祈禱和歌頌了一會，就立在罪囚們面前，於是大家帶着眞摯的虔敬，走近前去，用嘴附在十字架上面。神甫以後走遍各營舍，灑着聖水。他在廚房裏誇獎我們獄內的麵包，認它是城內烤得最有滋味的一種麵包。罪囚們立刻想送兩隻新鮮的，剛烤好的麵包給他，當時派了一個傷兵送去。罪囚們送着十字架，帶着和迎接時相同的崇拜的樣子。隨後少校和衞戍官立刻來了。我們大家都愛衞戍官，甚至尊敬他。他由少校伴着走遍了所有的營舍，給大家賀節，又轉到廚房裏去，嘗試獄內的菜湯。菜湯的味道很好。爲了這天每個罪囚幾乎發給一磅牛肉。此外還煮了小米粥，放了許多奶油在裏面。少校在送走衞戍官以後，吩咐開飯。罪囚們竭力避免被他撞見。我們全不愛他從眼鏡內射出來的惡狠的眼神，他在用這眼神向左右看望，有沒有不守秩序的情形，

有沒有犯錯的人。

起始喫飯。阿基姆・阿基梅奇的小猪烤得很好。我不能解釋立刻發現了異乎尋常的許多喝醉酒的人，同時在五分鐘以前大頰的，歡笑的臉龐，發現了絃琴。小波蘭人手裏拿着提琴，已經在一奏彈一些快樂的舞曲。談話更加顯得喧嘈，而且酒醉了。但是大家喫得很飽。老人中和態度端莊的人們中間有許多人立刻前去睡想在過大節的時候，飯後必須睡覺。一個舊教徒的老人打了一會祈禱到深夜，幾乎不中斷禱詞。他望着「恥辱」感到痛苦，這是他有的乞爾克思人坐在臺階上面，帶着好奇，同時帶着一點厭惡望——他對我說，帶着虔敬的慣激搖頭。——「唉，罪孽！阿拉會生氣的！」伊薩・福米奇固執而且傲慢地在自己的角落裏點上蠟燭，起始工作，顯然表示他並不認今天是過傷兵們，但是派了幾個望風的人防備下士官來到，其實下士官也到獄內三次。但是醉人們藏了起來，賭攤在他出現時立即收歇，他的行動。醉人在這一天被認爲是瑣細的不規則的舉動。起始了吵還有人照顧不清醒的人。但是酗酒的人們卻喝得毫無限度。格置附近的牀板上面遊玩着，把本來存放在營舍後面雪中祕密的地方的酒勇敢地搬到牀板底下，狡獪地

有沒有犯錯的人。

起始喫飯。阿基姆・阿基梅奇的小猪烤得很好。我不能解釋立刻發現了異乎尋常的許多喝醉酒的人，同時在五分鐘以前大頰的，歡笑的臉龐，發現了絃琴。小波蘭人手裏拿着提琴，已經在一奏彈一些快樂的舞曲。談話更加顯得喧嘈，而且酒醉了。但是大家喫得很飽。老人中和態度端莊的人們中間有許多人立刻前去睡想在過大節的時候，飯後必須睡覺。一個舊教徒的老人打了一會祈禱到深夜，幾乎不中斷禱詞。他望着「恥辱」感到痛苦，這是他有的乞爾克思人坐在臺階上面，帶着好奇，同時帶着一點厭惡望——他對我說，帶着虔敬的慣激搖頭。——「唉，罪孽！阿拉會生氣的！」伊薩・福米奇固執而且傲慢地在自己的角落裏點上蠟燭，起始工作，顯然表示他並不認今天是過傷兵們，但是派了幾個望風的人防備下士官來到，其實下士官也到獄內三次。但是醉人們藏了起來，賭攤在他出現時立即收歇，他的行動。醉人在這一天被認爲是瑣細的不規則的舉動。起始了吵還有人照顧不清醒的人。但是酗酒的人們卻喝得毫無限度。格置附近的牀板上面遊玩着，把本來存放在營舍後面雪中祕密的地方的酒勇敢地搬到牀板底下，狡獪地

笑着，看望來到他面前的顧客。他自己清醒着，不喝一滴酒。他打算在節日終結時，預先把所有的錢全從罪囚的口袋內搜空以後，再起始玩樂。營舍中傳出了一片歌聲。但是酗酒已轉到烏煙瘴氣的地步，從歌曲到眼淚已不在遠。許多人帶着自己的絃琴走來走去，把皮大氅披在身上，帶着威武的神色撥弄琴絃。在特別科內甚至組織了九人的合唱隊。他們在絃琴和吉他的伴奏之外，優美地唱歌。純粹民間的歌曲唱得不多。我祇記得一支雄壯地唱出的歌曲：

「年輕的小奴家，
在晚筵上游耍。」

我在這裏聽到了這支歌曲的新腔，以前我沒有遇見過。在歌曲的末尾加上幾句詩：

收拾得整齊；
湯匙洗乾淨，
菜湯熱騰騰，
門柱刷得光滑，
餡兒餅烤得頂括括。」

「小奴奴的家裏，

大半唱的是所謂罪囚的歌調，但全是著名的。內中有一隻，題目叫做：{往事}……一支滑稽的歌曲，描寫一個人以前如何的快樂，過着自由的，紳士的生活，而現在陷落在獄中。描寫他以前怎樣「喝香檳」而現

在——

「給我喫白菜和冷水，
喫得耳朵鼓鼓響。」——

還唱出一隻著名的歌曲：

「小孩，我以前生活得多少快樂，
有的是許多資本：
小孩，我現在喪失了所有的資本，
陷入不自由的命運中。……」——

等等的詞句。不過，在我們這裏「資本」兩個字唱得有點兩樣。他們也唱憂鬱的歌。有一隻歌是純粹罪囚式的，大概也是著名的：

「天光閃耀，
鼓聲破曉，——
頭目開了牢門，
書記官進來施威。
牆外無人看見我們，
挨度着怎樣的時辰；

上帝，天主，和我們同在，
我們在這裏不會受難。
另一隻歌更加憂鬱些，調子很美麗，大概是某徒刑犯所撰，詞句討厭，而且十分粗俚。我現在祇記得內中幾句：

「我的眼簾看不見
我生長的家鄉；
無辜的我被判了
受一輩子的苦刑。
鴟鴞在屋頂上啼鳴，
餘音在林中繞鬱，
心兒哀號，悲痛，
沒有我，在那邊。」

這支歌我們這裏時常唱，但不是合唱，卻是單個兒唱的。有人在休息的時候走到營舍的臺階上面，坐下來沈思着，手支住臉頰，用高音唱出。你聽着，會使你的心靈震悸。我們那些人的嗓音是好的。

那時候黃昏開始了。酣酒和游耍中間沈重地透露出憂愁，煩悶和煙霧瘴氣來了。一小時以前笑着的人在酒喝過了量以後，到什麼地方去哭泣了。另一些人已經打過兩次架。還有些人臉色慘白，勉强站住脚，

在營舍裏搖幌，尋人吵鬧。有些醉意不頂深的人們，要想尋覓知己的朋友，以便在他們面前發抒自己的靈魂，把自己的酒醉的憂愁哭訴出來。整個貧窮的人打算快樂一番，高高興興地過這偉大的節日，——但是天呀！這是一個如何沈重的，憂愁的日子，幾乎對於每一個人！每人在過着這日子，彷彿在某種希望中自騙自似的。彼得洛夫又跑到我這裏來兩次。他在這一天喝得不很多，差不多完全清醒着。但是他在最後的一小時前一直還在等候什麼，等候一定應該發生的什麼。他雖然不說出來，但是從他的眼睛裏可以看得出來。他不知疲倦地從這個營舍闖到那個營舍。然而沒有發生，沒有遇見特別的事情，除去酗酒，醉後無意義的咒罵，醉後昏頭昏腦的胡鬧以外。西洛特金也是在各營舍內蕩來蕩去，穿着新製的紅襯衫，臉貌美麗，洗得乾乾淨淨。他也是靜悄悄地，天眞爛漫地，彷彿等候什麼事情。漸漸地營舍裏起始覺得難受而且厭煩。自然有許多可笑的事情，但是我似乎覺得憂愁，而且可憐他們大家，在他們中間感到難受和氣悶。那邊有兩個罪囚在爭論誰請誰。顯然，他們已經爭論了許多時候，甚至吵過嘴。一個人尤其對另一個人早懷忿恨。他抱怨着，不堅定地轉弄舌頭，努力證明出，那人對待他不公平，好像被他賣去了一件半統大衣，隱藏起什麼錢，在去年懺悔節的時候。除此以外還有什麼事……那個控訴的人是高高的，肌肉發達的小夥子，不愚蠢，很馴順，但是在喝醉的時候，——就發生和人家要好，且傾抒自己的憂愁的趣向。他又罵，又提出要求，但同時彷彿露出以後還要和爭吵的人言歸於好的願望。另一個是結實的，短矮的，身材不高，圓圓的臉，露出狡猾和精明的樣子。他也許喝得比他的朋友多，不過醉得還輕。他有性格，聽說還有錢，但是他不知爲什麼原因覺得現在不去惹惱他那位感情洋溢的朋友似乎有利些，於是他把

他領到販酒人那裏去；那位朋友說他應該請他喝，「假使你是一個正直的人。」

販酒人在對要酒的人露出一點敬意，和對感情洋溢的朋友露出賤蔑的暗影之下，（因爲他不用自己的錢喝酒，而由人家請他，）把酒取出來，斟滿了一杯。

「不，司鐵布加，你是欠我錢的，」——那個感情洋溢的朋友說，在他看見他占了優勢以後，——「所以這是你還我的債。」

「我不高興白白地和你動口舌！」——司鐵布加回答。

「不，司鐵布加，你這是胡說，」——第一個人一面從販酒人那裏接下杯子，一面說，——「你確是欠我的錢；你沒有良心，你的眼睛不是你自己的，卻是借來的！你是卑劣的人，司鐵布加，你是的。一句話，你是卑劣的人！」

「囉裏囉嗦的幹什麼，酒都撒了！人家敬重你，給你酒喝，你就喝罷，」——「不能在你面前站到明天呀！」

「我會喝的，你喊什麼！給你賀節，司鐵彭·道洛費意奇！」——他持杯在手，對半分鐘以前還稱呼那個作卑劣的人的司鐵布加很有禮貌地，微微鞠了一躬。——「但願你活上一百年，已經活過的，不算在裏面！」——他喝了酒，喉嚨裏咕嚕了一聲，擦了擦嘴。——「以前我能够喝許多酒，」——他用嚴肅的，鄭重的態度說，彷彿對大家說，並不特別對任何一個人說，——「現在我的歲數已經到頭了。謝謝你，司鐵彭·道洛費意奇。」

「沒有什麼。」

「我還要對你說這個，司鐵布加。對於你在我面前成爲極卑劣的人這一層且不講，我要對你說的是……」

「但是我要對你說，」——喪失了耐性的司鐵布加搶上去說，——「你聽着，數清我的每一個字：我給你一個世界；你一半世界，我一半世界。你去罷，不要再和我相見。眞是厭煩死了！」

「那末你不還債麼？」

「還要給你什麼錢，你這醉鬼？」

「到了那個世界就是你自己來還債，——我也不收。我們的錢是勞力換來的，血汗和雞眼賺來的。你拿了我的幾個銅板，到了那個世界裏够你懺悔的。」

「滾你的蛋！」

「你狠！你狠不到那裏去。」

「滾！滾！」

「混蛋！」

「罪徒！」

又起始了咒罵，比沒有請喝酒以前還兇。

另外有兩個朋友分坐在兩塊牀板上：一個是高高的，壯實的，身上肉很多，眞正的肉店老闆；他的臉是

紅的。他幾乎哭泣，因爲他很感動。另一個是虛弱的，細柔的，瘦瘦的，長長的鼻子，從鼻子上面彷彿有什麼東西滴落下來，一雙小小的，猪一般的眼睛朝地下看望。他是懂得禮貌，有學問的人；以前曾做過書記，對待他的朋友有點高傲的樣子，使得他暗中很不痛快。他們整天在一塊兒喝酒。

「他觸犯我了！」——肥胖的朋友喊，用左手狠狠地搖幌書記的頭，用那隻正抱住他的手。「觸犯」等於揍打。肥胖的朋友，自己是下士官出身，暗中很羨慕他的瘦弱的朋友，因此他們彼此互相誇耀詞句的優雅。

「但是我對你說，你不對……」——書記像講教理似的起始說，眼睛固執地不擡到他身上，用鄭重的態度看望地下。

「他觸犯我了，你聽着！」——朋友搶着說，把他親愛的朋友更加拉扯得利害些。——「我現在祇有個人在世界上了，你聽見沒有？因此我對你一個人說：他觸犯我了！……」

「我要對你說：我的親愛的朋友，這種酸溜溜的辯白證明你的頭腦裏祇有一些羞恥的思想！」——書記用細柔的，有禮貌的聲音反駁。——「你應該同意，親愛的朋友，這一切醉後的把戲是由於你自己的無常性而起的……」

肥胖的朋友向後退縮了一下，用醉眼呆鈍地向自滿的書記看望，忽然完全出人意料之外地揮起巨拳用全力打擊書記的小臉。一整天的友誼就此完結。親愛的朋友失了知覺，滾翻到牀底下去了……

一個我相熟的，屬於特別科的罪囚走了進來。他是無窮地善良且具有快樂性格的人，並不愚蠢，帶着

不惱怒的，嘲笑的表情，外表特別的平凡。他就是我第一天進獄時在廚房裏喫飯時尋找什麼地方有有錢的人，硬說他有「自愛心，」後來和我一塊兒喝茶的那個人。他有五十歲左右，嘴脣特別厚，鼻子大而多肉，上面佈滿了面皰。他手裏抱着絃琴，胡亂地撥弄着絃子。他身後好像跟的跟着一個極矮小的罪囚，他的腦袋很大，以前我不大認識他。誰也不注意他。他是一個奇怪的，不信任的，永遠沈默着的，嚴肅的人；他上縫級間裏去工作，顯然努力過着孤獨的生活，不和任何人聯絡。現在一華爾拉莫夫身上。他跟在他後面走着，顯得異常的慌擾，揮搖着手，拳頭向華爾拉莫夫顯然一點也不注意他，好像沒有他在身旁似的。有趣的是喝醉了酒，竟像影兒似的附纏在華處；他們在工作上和性格上以前這兩個人幾乎完全不碰在一子說着，微微地叩撞皮靴：牆上，鋪上叩擊，甚至幾乎哭泣出來。

華爾拉莫夫一看見我就露牙微笑。我坐在火爐旁的牀板上面。他一下，搖幌着身體，舉起不平正的步伐走到我面前，似乎威武地彎屈着全身，微微地觸動琴絃，用吟誦的調

「圓圓的臉，白白的臉，
像山雀似的啾啾兒唱着，
我的小姨娘；
她穿着綾緞的衣裳，
美麗的，絹綢的裙子，

好俊的姑娘。」

這支歌好像使蒲爾金冒起火來；他揮搖着手，朝大家呼喊：

「他儘瞎說，弟兄們，他儘瞎說！他不說一句實話，儘瞎說！」

「阿歷山大·彼得洛維奇老丈！」——華爾拉莫夫說，帶着狡詐的笑臉窺望我的眼睛，幾乎要鑽上來和我親吻。他有點醉。「老丈……」的名詞具有對某人示敬的意思，普遍地沿用在全西比利亞的老百姓中間，那怕對一個二十歲的人也這樣說。「老丈」的名詞具有尊貴，敬重，甚至諂媚的意義。

「怎麼樣，華爾拉莫夫，您好麼？」

「過一天算一天。凡是喜歡過節的人老早就會醉的。請您饒恕我！」——華爾拉莫夫有點像唱歌似的說。

「儘胡說，又儘胡說！」——蒲爾金喊，絕望地用手叩擊牀板。但是華爾拉莫夫彷彿賭呢一點不去注意他，這裏面有太多滑稽的樣子，因爲蒲爾金從早晨起完全無緣無故地貼纏在華爾拉莫夫身上，就因爲他不知爲什麼緣故，總覺得華爾拉莫夫「儘胡說。」他像影兒似的跟在他後面遊蕩着，對於他的每一句話都要干涉一下，搓着他的手，朝牆上和牀鋪上叩擊得幾乎流出血來，而且痛苦着，顯然爲華爾拉莫夫「儘胡說」的一個信念而痛苦着。假使他的頭上有頭髮，他大概會惱怒得把它拔光的。他好像自願代華爾拉莫夫的行動負責，好像華爾拉莫夫甚至看都不看他一眼。但是有趣的是華爾拉莫夫的一切缺點完全落在他的良心上面一般。

「儘胡說，儘胡說，儘胡說！他的任何一句話都沒有什麼用！」——蒲爾金喊。

「那於你又有什麼？」——罪囚們笑着回答他。

「我報告給您聽，阿歷山大·彼得洛維奇，我以前像貌很好看，姑娘們很愛我……」——華爾拉莫夫忽然無來由地開始說。

「胡說！又胡說！」——蒲爾金帶着尖叫的聲音搶上去說。罪囚們哈哈地笑着。

「我在她們面前裝得大模大樣：我身上的襯衫是紅色的，褲子是棉剪絨的；躺在那裏，像蒲台爾金伯爵，那就是說醉得像瑞典人，一句話，——隨您說罷！」

「胡說！」——蒲爾金堅決地加以證明。

「那時候我父親給我留下了一所兩層的，石頭造的樓房。我在兩年內把兩層房子全拆掉了，我祇剩下一座沒有柱子的大門。錢哪，——眞像鴿子一般：飛來，又飛去！」

「胡說！」——蒲爾金更加堅決地證明着。

「我想了想，就從這裏給我的父母發了一封哀哭的信；也許會寄錢來。人家說我反抗父母。我沒有孝心！這封信現在已經寄了七年。」

「沒有回復麼？」——我問，笑了一下。

「不是的，」——他回答着，忽然自己也笑了，越來越近地把自己的鼻子湊近我的臉。——「阿歷山大·彼得洛維奇，我這裏有一個情婦……」

「您有麼？情婦麼？」

「渥努弗利也夫剛纔說：『我的那個雖然是雀斑臉，長得不好看；但是窮得很，穿着麻袋出去。』」

「難道是眞的麼？」——他回答，發出了一陣聽不清的笑聲；營舍裏大家全哈哈地笑了。大家果眞知道他和一個女丐發生了關係，每半年一共給她十個戈比。

「她眞是討飯的！」

「唔，那還有什麼呢？」——我問，希望把他打發走。

他沈默了一會，和愛地看了我一眼，柔愛地說：

「能不能爲了這個原因弄一杯酒喝？阿歷山大·彼得洛維奇，我今天儘喝茶水，」——他一面收錢一面和藹地說，——「茶水喝得我氣都喘不過來了，肚子裏像酒瓶裏的水似的幌搖着……」

正在他收下錢的時候，蒲爾金精神上的失調顯已達到最後的階段。他像絕望的人似的指手畫脚，幾乎哭泣出來。

「上帝的人們！」——他瘋狂地對全營裏的衆人呼喊。——「你們看這人！他儘胡說！無論說什麼話，全是，全是，全是胡說！」

「那於你有什麼相干？」——罪囚們對他喊，驚異他的狂怒。——「你眞是不識趣的人！」

「我不能讓他撒謊！」——蒲爾金喊，眼睛閃耀着，拳頭全力叩擊鋪板。——「我不許他胡說！」

大家全哈哈地笑了。華爾拉莫夫收了錢，對我鞠躬，扭轉着身子，到這時候他大概初次見到蒲爾金。

「我們走罷！」——他對他說，在門限上止了步，好像他眞是有什麼事情需要他似的。

東西！」——他補充了一句，賤蔑地讓惱怒的蒲爾金先走出去，重又這種烏煙瘴氣有什麼可描寫的！這個煩悶的日子終於完結了。他們在夢中說話，夢話說得比別的夜裏更多。還有些人在賭攤上坐着。久的日子，又要去做工。明天又是工作

第十一章　演劇

節日的第三天晚上，我們的戲院裏獻演了第一齣戲。大概費了一切事情都自己擔任下來，因此我們其餘的人都不知道事情弄到不知道要演什麼戲？演員們在這三天內出去做工的時候努力儘可時祇是愉快得碰擊手指。大概少校的心緒還好。然而我們完全不知不是形式上加以允許，或者祇是決定沈默下去，不高興去管罪囚們地守秩序的時候？我以爲，他知道演戲，不能不知道；不想去干涉，明白們會開始淘氣，酗酒，因此讓他們有點事情做做，那更好。我在少校身上作這樣的推想，單祇是因爲它是最

自然的，最確實的，最健全的。甚至可以這樣想：假使罪囚們在過節的時候不演戲，或不做類似的事情，官長便應該自己想點事情出來。但是因爲我們的少校具有完全相反的思想方法，所以我猜想他知道演戲，而且允許演戲，未免自己擔任下極大的罪過。像少校這類的人必須隨地壓制什麼人，奪去什麼東西，剝奪某一個人的權利，一句話，——必須在什麼地方整頓秩序。在這方面他是全城聞名的。由於他的施行壓迫而獄內發生淘氣的舉動，自可加以懲罰，（像我們少校這樣的人盤算着，）而對待那些壞透的罪囚們惟有用嚴厲的手段，不斷地，切實地履行法律，無意義地履行着，不瞭解它的精神，會直接引到不守秩序上去，永遠不會得到另外的結果的。「法律上講過，還有什麼呢？」——他們說，對於除法律以外還要求他們有健全的判斷力和清醒的頭腦一層感到誠懇的驚異。後面的一樁，他們中間許多人覺得更加是多餘的，可恨的奢望，壓迫，不可容忍的要求。

然而無論怎樣，下士官長總不會反對罪囚們，而他們所需要的也就是這層。我可以正確地說，演戲和對於准許演戲而生的感謝，成爲獄內在過節時沒有發生一樁嚴重的不守秩序的情事的原因。我自己親眼看見他們自己如何彈壓幾個醉後胡鬧或爭吵的人們，單祇以上面將禁止演戲爲口實。下士官讓罪囚們保證一切都要靜靜地做去，大家必須好生約束自己。他們欣然答應了，且神聖地履行自己的諾言，還對於人家相信他們的話而感到十分得意。本來准許演戲對於官長們根本不費什麼，沒有什麼可犧牲的。沒有預先擱出地方來：這劇場的創造和拆除一共祇須費去一刻鐘的時間。而且祇演一小時半，假使忽然從

上面來了停演的命令，——祇要一剎那的時間就把事情辦妥了。服裝藏在罪囚們的箱內。在講這劇場怎樣組織成的，有些什麼服裝以前，讓我先說一說劇場的廣告，那就是打算演什麼戲。

寫下來的廣告是根本沒有的。不過在第二場，和第三場上發現了巴克羅興所寫的一張廣告，那是爲軍官們，總之爲那些在第一場上就光臨劇場的正直的看客而寫的。官長中常來看戲的有看守的軍官，看守值日官也親自來過一次。工程隊軍官也來過一次。就爲了這些看客纔創造了廣告。大家以爲牢獄劇場的名譽會遠遠地傳遍堡壘裏，甚至傳到城內，尤其因爲城內並沒有劇院。聽說祇成立了一個業餘的劇團，他們自己尋思着，而且互相說着，——「也許最高的官長也會知道；跑來看一看戲；當時會看見罪囚們是演過一次戲，也就完了。罪囚們像小孩似的爲些微的成功高興着，甚至露出虛誇的態度。「誰知道，什麼樣的人。這並不是尋常兵士們的演劇，弄上一些草人，能動的小船，能走的熊和山羊之類。這裏是伶人，眞正的伶人，奏演老爺們看的喜劇；這種戲院城裏沒有。聽說，阿勃洛西莫夫將軍那裏演過一次戲，而且還要演；那邊也許能以服裝取勝，至於談話，一層，比起我們的來眞是難說得很！也許會傳到總管的耳朵裏去，——不是開玩笑！——

角色將表演得成爲在彼得堡的戲院裏都看不到的東西。他在營舍內走來走去，不客氣地，無羞恥地，同時又完全善心地誇着大口，有時忽然會做出一點「唱戲」的口吻，那就是自己角色裏的口吻，家哈哈地笑着，儘管他所做出的是可笑的，或並不可笑。應該說實話：罪囚們會露出堅忍的性格，保持自己的尊嚴：對於巴克羅興的行動和所講的關於未來的戲院的故事歡欣的，惟有年輕無知的沒有耐性的人，或者惟有罪囚中重要的人物，他們的威信業已建立得無可搖撼，因此大可不必懼怕直率地表白出自己的感覺，無論什麼樣的感覺，那怕是具有極天眞的（根據牢獄裏的見解，極不體面的）性質的。其餘的人們全默默地傾聽着那些傳說和議論，誠然，不加責備，也不反對，但對於劇場的傳言努力以冷淡處之，一部分甚且露出驕傲的樣子。祇到了最後，差不多出演的當天，大家纔起始發生興趣：會發生什麼情形？不知道演得怎樣？少校的態度怎樣？會不會像前年似的得到成功？等等的問題。巴克羅興告訴我，所有的演員配得很好，每人都得到「自己的地位。」他又說，甚至幕也有的，西洛特金將扮演菲拉脫卡的未婚妻，——「您自己會看到，他穿起女人的衣裳來是怎樣的！」——他說，眯細着眼睛，用舌頭發出嘖嘖的聲音。仁慈的女地主將穿出有緣飾的衣裳，手裏拿着手杖。以後是第二齣戲，那是一部話劇：「貪喫的開特里爾。」這名字使我發生興趣；但無論我怎樣細細地盤問關於這齣戲的一切，——我一點也不能預先打聽出什麼來。我祇知道，這個劇本並沒有成書，是用「抄本」的。這劇本從某一個退職的下士官手裏弄來，他住在郊外，以前一定在某一個兵士的舞臺上親自參加演出這本戲。在我們的遼遠的城市和省分內確乎有些劇本好像不爲任何人所知曉，也許從來沒有在

什麼地方發表過，但自然而然不知從什麼地方發現了出來，而成爲俄羅斯某一地區內所有平民戲劇必要的附屬品。上面我說了「平民戲劇」的名詞。我們的研究家中間最好能有人對於平民戲劇（現在還有，還存在着，甚至還完全不在少數，）作一番新的，比以前還精細的研究。我不願意相信，所有我以後在我們的牢獄的劇場內所看見的一切是我們的罪囚們虛構出來的。這裏一定具有傳說的遺傳性，一成不變的手法和概念，代代相傳，依照舊時的記憶而得。應該到兵士那裏，工廠的工人那裏，工業城市內，甚至到幾個不熟悉的，貧窮的小城市的下市民那裏去尋覓。還保存在鄉間，省城裏，大地主家裏的奴僕中間。我甚至以爲有許多舊劇本都是經過田主的奴僕手裏，在俄國輾轉傳鈔。以前的舊地主和莫斯科的貴族都有自己的，由農奴的優伶組織成的戲劇藝術就發軔於此種戲院內。至於說到「貪喫的開特里爾」一劇，那末無論我怎樣想知道，總歸不能預先打聽出來，除去將有惡神在舞臺上出現，把開特里爾帶到地獄裏去以外。但是開特里爾究竟是什麼東西？爲什麼是開特里爾，而不是基里爾？俄國的來歷，或者是外國的來歷？——這一切我到底怎麼也弄不清楚。後來又宣布，將演出「有音樂伴奏的啞場。」自然這一切是很有趣的。演員有十五個人，——全是好熱鬧而且能幹的人。他們各自轉來轉去，排演着，有時躲在營舍後面。一句話，想做出一點不尋常的，意料不到的事情，使我們驚異。

平常的日子獄門一到黑夜就關上了。聖誕節上來了例外：一直到夜晚還沒有關。這個特典本來就是爲戲院而開的。在過節的幾天，普通每天在黃昏之前總要派人到看守官面前恭謹地請求：「允許我們演戲，暫緩關門，」還說昨天也演過戲，門有許多時候沒有關閉，並沒有發生不守秩序的情形。看守官這樣的

打算着：「昨天果眞沒有發生不守秩序的情形；既然他們自己會監督自己，而這是最靠得住的事情。假使不許他們演戲，那末也許，由於懷恨，故意幹出一點骯髒的事情來，叫看守上當。」最後還有一樁：看守是極沈悶的事，而這裏有戲可看，且不是普通的兵士們的戲，而是罪囚演出的戲，罪囚本來是有趣的人；看他們做戲自然也很有趣。至於看守官是永遠有看戲的權的。

值日官一到：「看守官那裏去啦？」——「到獄裏數點罪囚，關牢門，」——一個直率的回答，直率的辯白。因此看守官在過節的時期內每天晚上允許演戲，一直到夜晚繩關牢門。罪囚預先就知道看守方面不會有所阻礙，因此頗爲安心。

七點鐘時彼得洛夫跑來接我，我們一塊前去看戲。我們的營舍裏幾乎全都前去，除切爾尼郭夫的舊教徒和波蘭人以外。波蘭人祇在正月四日最後的一場上決定到戲院裏去，還在大家對他們保證那邊又好，又快樂，又安全以後。波蘭人那付嫌惡的樣子一點也不使罪囚們惹惱，在正月四日那天他們受到很客氣的接待。甚至讓他們坐到最好的位置上去。至於說到乞爾克思人，尤其是伊薩·福米奇，那末我們的戲劇對於他們是眞正的娛樂。伊薩·福米奇每次出三個戈比，最後一次放了十個戈比到碟子裏去，他的臉上表現出幸福的神情。演員們決定向在座的人們收費，各人能出多少就是多少，以作開辦劇院的用費，且藉此補助自己。彼得洛夫保證我會被放到最好的位置上去，儘管場上占滿了許多人，理由是我比別人富，大概會多給錢，而且比他們內行些。結果眞是這樣。現在我先來描寫正廳和劇場的組織。

劇場設在軍事監獄內，這營舍有十五步長。從院子走到臺階上面，再從臺階走到外間，從外間走進營舍。這是一個長長的營舍，我前面已經說過，具有特別的構造：鋪板安設在牆旁，屋子中央是空的。屋子的一半，近臺階那裏的門的，給觀衆們占用；另外一半，和另一個營舍相通的，作爲舞臺之用。最先使我驚愕的是那幕。它橫掛在營舍裏，有十步長。那個幕簡直奢華得確乎有可驚異的地方。它還用油彩畫着；畫成樹，亭，池和星。這幕是用大家捐出來的舊的和新的帆布，舊的罪囚的脚絆和襯衫，勉强縫成一塊大布而製成的。有一部分因爲布不够，祇好用紙代替，這紙是到許多辦公室裏去求來的。我們的漆匠們，（內中以勃留洛夫，即A最出名，）在那幕上用油漆盡滿了。那樣奢華的幕甚至使最陰鬱的，有最微妙感覺的罪囚們都覺得高興，他們到了演戲的時候一律全都變爲小孩，和內中最熱心的，最不耐煩的人們一般。大家全很滿意，甚至誇耀地滿意。燈光用切成零段的幾根洋蠟配成。幕前放着兩條廚房裏的長椅，長椅前面還有三四隻椅子，在下士官的屋內找到的。椅子預備上級軍官蒞臨時坐。長椅是爲下士官，工程隊的書記官，指導員，和其他人等，雖爲官長，但並非軍官階級，蒞一到獄內來時坐的。後來眞是這樣的：在整個節日內外面的觀衆們一直沒有斷過；有的晚上人來得多些，有的晚上來得少些，最後的一場長椅上沒有一個座位不占滿的。最後，在長椅後面是罪囚們的位置。他們站立着，由於對參觀的人們的尊敬，不帶帽子，穿着短襖或半統大衣，儘管屋內的空氣如何重濁，如何熱悶。自然，罪囚們的位置太少。除去這個人簡直就坐在那個人身上之外，（尤其在後面的行列裏，）連鋪板，幕後都占滿了人，還發現了許多愛好戲劇的人們，常上後臺去，另一個營舍裏去，從那裏，從後臺那裏看演戲。營舍的前一半的擁擠是難想像的，也許等於我新近在浴堂裏

看見的那份擁擠和嘈雜。外間的門敞開着；零度下二十度的外間裏也擠滿了人。我們，被邀請到前面去，幾乎就在長椅那裏，因爲那裏比後排看得清楚些。他們在我身上看出了是個賞鑒家，內行，到過許多戲院裏去的人；他們看見巴克羅興一直和我商量，對我很恭敬，因此現在給我面子，和好位置。即使罪囚們是好虛榮的，十分輕浮的人，但這是浮面的看法。罪犯們會看見我在工作方面是不好的助手，而取笑我。阿爾馬作夫會輕蔑地看我們這些貴族，在我們面前誇耀他怎樣會燒雪花石膏。但是他們對我們的壓迫和訕笑裏還攙和着別的性質：我們以前是貴族；我們屬於和他們以前的主人一樣的階級，他們對於舊主人自然不能保持良好的回憶。但是現在，在劇場內，他們在我面前讓路。他們承認，我能够判斷得比他們好，知道得比他們多。他們中間最不對我抱同情的人（我知道這個）現在也希望我誇獎他們的戲劇，並沒有帶着任何自卑的心情，讓我到最好的位置上去。現在我作這判斷，是從回憶我當時的印象而得的。我當時就覺得——我記得這個——在他們對自己的正確的判斷裏並沒有低卑的觀念，而含有自我尊嚴的情感。我們的人民最高的，最顯著的，性格化的特點，便是正義感和對於正義的渴望。在一切地方，無論如何，不管值不值得，都要超到前面去的那種公雞似的習慣，在我們的人民中間是沒有的。祇要剝去外層的，浮面的硬皮，仔細地，臨近地，不懷任何偏見，看看那核心，——有的人會在我們的人民裏看出那些不能預先猜到的東西來。我們的聖賢們可指教我們的地方並不多。我甚至可以肯定地說，當我們還在準備到戲院裏去的時候，我一定會被讓坐到前面去，因爲我會

彼得洛夫天眞地對我們學習。

付給較多的錢。位置並沒有規定的價格：每人給他能給或願給的數目。在有人持着碟子前來收款的時候，幾乎大家全拿出錢來，那怕是一個銅幣。假使他們讓我走上前面去，得比別人多些，那末在這中間包含有多少自我尊嚴的情感啊！「你比我有錢，你就上前去，雖然我們在這裏全是平等的，但是你給得多些：因此像你這樣的人對於演員們有意思些，——你應該坐第一把位置，因爲我們在這裏不是爲了金錢，卻是出於敬意，所以我們自己應該把自己分類。」內中有多少眞正的，正直的驕傲！這不是對金錢的尊敬，而是對自己的尊敬。總之對於金錢，對於財富，獄內並沒有特別的尊敬，尤其假使不加分別地看成批的，整夥的罪囚們。我甚至不記得他們中間有一個人會爲了金錢正經地降低自己的身份，即使是個別地把他們審看一番。也有硬向我借錢的人。但是在這強借的行爲裏，淘氣和狡詐的成分比直接行動的意義更多些；不如說是喜好玩笑。我不知道，我表示得明白不明白……但是我忘記講戲院了。現在言歸正傳。

在幕揭開之前，整個屋子成爲一幅奇怪的，活潑的圖畫。首先是四面八方擠壓成一堆的觀衆在那裏耐着性子，臉上露出幸福的神情，等候演劇的開始。後排的人們一個壓着一個。他們中間許多人從廚房裏取來木柴：把一根厚厚的木柴放在牆旁，人的兩脚踏升上去，兩手撐到立在前面的人的肩上，不變動位置，就這樣立兩小時，十分滿意自己和自己的位置。別的人們把脚靠在壁爐下面的梯級上，也是那樣一直立着，身體靠在前面的人們的身上。這是牆旁最後一排的情形。側面還有一大羣人爬到音樂隊上面的牀鋪上去。這裏是好位置。有五個人爬到壁爐上去，躺在上面，向下看望。那班人繩得意呢！另一面牆上的窗臺上

面也聚着一羣遲到的，或找不到好位置的人。大家都顯得輕靜，而且有禮貌。大家全想在老爺們和賓客們面前把自己的優點表露出來。大家的臉上全表現出極天眞的期待。由於熱和悶，大家的臉是紅的，被汗水浸透的。在這刻着皺紋的，有烙印的額角和臉頰上面，在這本來陰鬱的，愁悶的人們的眼神內，在這有時閃耀出可怕的火光的眼睛裏，露出小孩般的喜悅，和可愛的，純潔的，快樂的，奇怪的光芒。大家都不戴帽子，我從右面看來，大家的頭全剃得光光。但是在舞臺上聽得出翻動和忙亂的聲音。幕立刻就要揭開。樂隊奏演了……這個樂隊是值得提一提的。旁邊的鋪板上坐着八名樂隊：兩個提琴，一個是在獄內的，另一個從堡壘裏的什麼人那裏借來，至於音樂家則在家裏發現，）三個絃琴，——全是自己做的，兩個吉太，還有一個羯鼓，代替大提琴。提琴祇發出尖叫和鋸響，吉太是蹩脚的，但大提琴卻好得少見。手指撥絃的輕快簡直是種靈巧的魔術。奏的全是跳舞的調子。在應當跳舞的地方奏絃琴的人用手節骨叩打絃琴的響板。音調，風趣，演奏，調弄樂器，傳達導旋律的性質，——這一切是自己的，別致的，罪囚式的，一個奏吉太的人也熟嫻地知道自己的樂器。他就是殺死父親的那個貴族。至於說到羯鼓，那簡直在那裏表現奇蹟：一會在手指上旋轉，一會用拇指敲鼓面，一會聽得見驟急的，響亮的，單調的叩聲，一會這個强烈的，清晰的聲音忽然似乎像豌豆粒撒落似的變成無數細小的，振響的，悉索的聲音。最後又出現了兩個手琴。說實話，——我對於用普通的，平民的樂器可以弄成什麼東西來的一層，至今沒有一點概念。聲音的協和，奏演的純熟，主要的是瞭解和傳達導旋律本體的精神與性質，簡直是奇妙異常。我當時初次完全明白在放恣的，雄壯的，俄羅斯的舞蹈曲內那種無窮的，放恣和雄壯的味道究竟是什麼。幕終於揭開了。大家蠕動起來，大家跨前了一步，

後面的人們顚起脚來；大家一律張嘴瞪眼，臨到了完全的沈默。……演劇開始了。

阿雷立在我附近，他的兄長和其餘的乞爾克思人的一堆裏面。他們全酷好戲劇，每晚必到。我屢次見到，所有的回教徒，韃靼人等永遠喜歡看任何那種戲劇。伊薩·福米奇也鑽在他們身邊。他從幕揭開的時候起就好像整個身子變爲聽覺，視覺，懷着對於奇蹟與享樂的極天眞的，貪婪的期待。甚至會顯得可憐，假使他對於自己的期待有所失望。阿雷的可愛的臉龐閃耀出那種孩子氣的，美麗的快樂，老實說，我看着他覺得異常高興，我記得每次在伶人做出什麼可笑的，靈巧的舉動，引出大家普遍的痴笑的時候，我不由自主地總要朝阿雷那邊轉身，窺看他的臉龐。他不看見我；他顧不到我，在左面，離我不遠的地方，站着一個年老的罪囚，永遠皺着眉頭，永遠不滿意，一直喜歡嘮叨的人。他也看到阿雷，我看見他好幾次帶着微笑回身看他：他實在是太可愛了！他稱他爲「阿雷·謝米南奇，卡。」菲拉脫卡（巴克羅興扮）確是漂亮極了。他用奇特的明晰扮演他的角色。顯然，他細想每一個句子，每一個行動的意思。每一句空虛的話語，每一個手勢，他會給添上完全和他的角色相適應的意義。在這努力上面，在這研究上面，還添上奇怪的，不裝假的快樂，自然，和不虛飾，你假使看見巴克羅興，自己一定會相信，他是眞正的，天生的伶人，具有極大的天才。「菲拉脫卡」我在莫斯科和彼得堡的戲院裏看見了不止一次，我可以肯定地說，——京城裏演菲拉脫卡的演員們全演得比巴克羅興壞。他們和他比較起來，不能算做眞正的農人。他們過分地想扮成一個農人。除此之外，使巴克羅興興奮的是競爭：大家知道在第二齣戲裏將由罪囚鮑采意金演開特里爾的角色。大家不知爲什麼緣故都認鮑采意金比巴克羅興有才幹些，

演得好些，巴克羅興爲了這個感到痛苦，像小孩子一般。在這最後的幾天內他多少次上我那裏去，發抒他的情感。在出演的兩小時前，一陣癘熱震盪着他。在人羣裏哈哈地笑着，朝他喊出：「好呀，巴克羅興！眞是好漢！」的時候，他整個的臉露出幸福的微笑，眞正的靈感在他的眼內閃出。和米洛士卡接吻的一個場面，非拉脫卡預先對她喊：「你擦一擦乾淨！」同時自己也擦了一下的時候，——顯得異常可笑。大家全笑得前仰後合。但是最使我感到有趣的是觀衆；到這時候大家全露出自己的本相來了。他們儘量地從事娛樂。贊美的呼喊傳得越來越勤。有一個人推他的同伴一下，匆遽地把自己的印象告訴他，甚至不管，也許沒有看清誰立在他的身旁；另一個人在看見某一種可笑的場面的時候，突然欣悅地回身向着觀衆，迅快地對大家看了一遍，似乎招呼大家發笑，揮了揮手，立刻又貪婪地朝臺上看去。第三個人簡直把舌頭和手指弄得發出嘖嘖的聲音，不能安靜地立穩，因爲沒有地方走，祇好顛起脚來。戲劇終結時，普遍的，快樂的心緒達到了最高的程度。我一點也不誇張。你且設想一所監獄，脚鐐，不自由，往後的，長久的憂鬱的歲月，單調的生活，像陰鬱的秋天裏的水點一般，——而忽然准許所有這些受壓迫和被幽禁的人們有一小時的舒展，快樂，使他們忘卻沈重的夢，創立了一所完整的戲院，而且還創立得可以做視全城，使全城的人發生驚異，——意思是讓他們知道我們罪囚是怎麼樣的人！自然，一切都使他們發生興趣，譬如說服裝。他們最覺得有趣的，譬如說是看到一個溫卡，或涅茲魏泰也夫，或巴克羅興穿着完全另一種的衣服，和許多年來每天看見他們所穿的完全不同的衣裳。「本來是一個罪囚，脚上釘着鐵鐐的罪囚，現在竟穿着禮服，戴着圓帽，披着披肩，——好像平常人一樣！裝上了鬍鬚，頭髮。從口袋裏掏出一塊紅手絹，揮搖着，裝出老爺的樣子，好像自

已就是老爺！」大家全很歡欣。「仁慈的地主」出場時穿着副官的制服，誠然是很舊的，制帽上還有徽章。這給大家引起了不尋常的效果。對於這個角色有兩個人喜歡做，——你信不信？——兩人全好像小孩似的爲了爭搶這個角色，彼此吵鬧得很厲害：兩人都想穿着有肩章的軍官的制服露一露臉！別的演員們把他們拆開，當下表決多數贊成把那角色交給皇茲魏泰也夫，並不因爲他比另一個顯赫些，美麗些，因此比較像老爺，卻因爲他要帶着一根手杖出場，揮搖着它，在地上亂劃，像眞正的老爺和紈袴子，而這是溫卡做不出來的，因爲他永遠沒有看見過眞正的貴族。後來皇茲魏泰也夫隨着他的太太走到觀衆面前的時候，果然一直在那裏迅快而且流利地用柔細的，靠條製的手杖在地上亂劃——這手杖他不知從什麼地方取來的——大概認這是最高的貴族氣，極端的漂亮和時髦的表徵。大概還在兒童時代，做光脚的，農僕的小孩的時候，會看見過服裝美麗，手持小杖的貴族老爺，被他那種揮搖手杖的熟嫻的姿勢所懾服，於是在他的心靈裏一輩子無可磨滅地留下了印象，所以現在，在三十歲的時候，爲了完全取悅全獄的人，且使他們佩服起見，把以前經歷的一切全記憶起來了。皇茲魏泰也夫十分專心於自己的作業，竟不對任何人，不向任何地方看望，甚至說話時也不舉起眼睛，祇是留心注意他的手杖和手杖的尖端。仁慈的女地主也演得很妙：她穿着破舊的，的樣式眞像破布似的，棉紗的衣裳，光裸的手和頸項，塗上許多白粉和臙脂的臉，套着繫在下頦那裏的棉布睡帽，一手持傘，另一手持花紙扇。她不斷地揮搖着扇。像放排槍般的轟笑迎接這太太；而太太自己也忍不住，幾次哈哈地笑起來。罪囚伊凡諾夫扮演太太。改裝小姑娘的西洛特金很可愛。聯調也唱得很好。一句話，這齣戲在普遍的，充分的愉快中結束

了，沒有批評，也不會有。

又演出了前奏曲：「我的前室，」幕重新揭開了。那是開特里爾。開特里爾有點像唐瑞安；時候，鬼把老爺和僕人全帶到地獄裏去。演出整個的一幕，但這顯然是一個斷片；開端和結尾全已散失了。意義是一點也沒有的。事情發生在俄國某一個旅店內。店主把穿着大氅，戴着破圓帽的老爺引進屋內。後面跟着他的僕人開特里爾，手裏提着皮箱和一隻捲在藍紙裏的母雞。開特里爾穿着半統大衣，和僕人的帽子。他就是那個貪喫的人。演他的是罪囚鮑采意金，巴克羅興的競爭者。在第一齣戲裏演仁慈的女地主的那個伊凡諾夫扮演老爺。店主，涅茲魏泰也夫，警告他們屋內有鬼，後來就走了。陰鬱的，顯出焦慮神色的老爺喃喃地說他早就知道這個，便吩咐開特里爾把行李打開來，且預備夜飯。開特里爾是膽小，且貪喫的人。他聽見有鬼，臉色發白，抖慄得像一張樹葉。他想逃走，但是怕主人。再說他又想喫東西。他這人好奢華，愚蠢，另有一種狡猾的樣子，同時膽子很小，在每樁事情上都要欺騙主人，同時又懼怕他。這是僕人中一種有趣的典型，內中似乎不明晰地，遙遠地露出萊鮑萊洛的性格。這典型被傳達得眞是唯妙唯肖。鮑采意金確有天才，我覺得他演得比巴克羅興好。我在第二天上和巴克羅興相遇時，自然沒有把自己的意見對他完全表示出來：那樣會使他很生氣的。扮演老爺的罪囚也演得不壞。他說出一些亂七八糟，完全不相像的話；但說話的態度是正確的，熱鬧的，手勢是適當的。在開特里爾翻弄皮箱的時候，老爺在臺上沈鬱地走着，響亮地宣布今天晚上是他的漫遊終結的日子。開特里爾好奇地傾聽着，扮出鬼臉，零段地說話，並且每句話都會使觀衆發笑。他並不可惜主人；但是他聽見有鬼；他想知道是怎麼會事；因此他起始談話，盤問。主人終

於告訴他，以前在遇到一樁禍事的時候他會向地獄求助，小鬼們幫他的忙，救了他；今天也許就會照約定的條件前來取他的靈魂。開特里爾開始膽怯了。但老爺仍舊很安定，吩咐他預備夜飯。開特里爾一聽到夜飯，精神立刻活潑了，掏出雞來，掏出酒來，——自己趁空從雞上撕了一點，偷偷地喫。觀衆哈哈地笑着。門一動，風叩擊窗板；開特里爾抖索了一下，匆匆地，幾乎無意識地把一大塊雞塞進嘴內，連吞都吞不下去。又是一陣笑聲。「預備好了沒有？」——主人一面喊，一面在屋內踱步。——「老爺，我立刻……給您……預備，」——開特里爾說着，自己坐在桌旁，十分安靜地起始吞喫主人的飯菜。觀衆顯然很喜歡僕人的敏捷和狡猾，與老爺的受愚。應該說實話，鮑采意金眞是值得誇獎。那句：「老爺，我立給您……預備」的話他說得極漂亮。他坐在桌旁，起始貪婪地喫着，隨着主人每次的步聲而抖索，生怕他回轉身，他就藏在桌子底下，把雞也一塊兒拖走。他終於暫時塡飽了他的餓看見他的欺詐的行爲；主人一肚；也應該想到主人一下。——「開特里爾，快了麼？」——「預備好了！」——開特里爾活潑地回答，同時發覺幾乎沒有給主人剩留什麼東西。碟子上面實際上祇放了一隻雞腿。陰鬱和焦慮的主人一點也不覺得，坐在桌上，開特里爾持着飯巾，立在他的椅後。開特里爾每一句話，每一個手勢，每一個鬼臉，在他向觀衆點頭，叫他們看愚蠢的老爺的時候，總會遇到觀衆抑止不住的笑聲。但是老爺剛起始喫，就出現了小鬼。這裏已經無從了解，而且那些鬼似乎太不像人了：旁邊幕上的門開了，出現了一個白色的東西，沒有頭，卻用一隻蠟燭燈代替；另一個幽靈的頭上也是一盞燈，手裏握着鐮刀。爲什麼用燈？爲什麼握鐮刀？爲什麼穿白衣？誰也不會加以解釋。但是老爺十分勇敢地轉身向小鬼們呼喊

他已準備妥當，他們可以把他捉去。但是開特里爾害怕得像一隻小兔；沒有忘記從桌上取起酒瓶。小鬼們隱沒了一下；開特里爾從桌下爬出；但是老爺剛又起始喫雞，三個鬼重又闖進屋內，從後面抓住老爺，帶他進地獄裏去。「開特里爾，救救我呀！」——老爺喊。但是開特里爾顧不到這些。他這一次把酒瓶，碟子，甚至麵包全拖到桌子底下去了。他現在一個人在那裏，沒有了主人。開特里爾爬出來，審看了一下，微笑照耀他的臉。他狡獪地眯細眼睛，坐在主人的位置上面，對觀衆點頭，用半微語說道：

「唔，我現在一個人……沒有老爺了！」

大家笑他那句「沒有老爺了！」的話；但是他朝着觀衆，還用半微語祕密地說着，越來越快樂地擠眉弄眼：

「小鬼們把老爺捉去了！」

觀衆的歡欣是沒有邊涯的「小鬼們把老爺捉去了！」的那句話說出來的時候，顯出那樣的狡猾，裝出那種訕笑的，得意的鬼臉，眞是不能不使你拍手稱快。但是開特里爾的幸福持續得不久。他剛抓住酒瓶，把酒倒在杯內，想喝下去，小鬼們忽然又回來，躡足從後面走來，一下子抱住他的腰。開特里爾拉開整個的嗓子叫喊；膽怯得竟不敢回轉身去。他也不能抵抗；他手裏有一瓶酒和一隻杯子，他沒有力量和它們離開。他害怕得張開嘴，舉了半分鐘，朝觀衆瞪出眼睛，臉上露出那種膽怯和懼怕的可笑的表情，簡直可以從他身上寫出一張畫來。他終於被捉去，被帶走了。他手裏還拿着酒瓶，他的雙脚亂幌，呼喊着，呼喊着。他的呼喊

在幕後還傳響着。但是幕垂落下來，大家哈哈地笑，大家全十分歡欣。……

起始很輕，聽不大見，但是導旋律增長着，增長着節奏越來越快，傳出聲音。……這是卡瑪林司卡耶曲最熱鬧的一段。假使格林卡偶然在我們的獄內聽到這演奏，那纔好呢。用音樂伴奏的啞劇開始了。在啞劇進行的整個時間內，卡瑪林司卡耶曲並不靜寂下去。表演的是一間農舍的內部。磨坊老闆和他的妻子在臺上。磨房老闆在一個角落內修馬具，妻子在另一角落內織麻。西洛特金扮妻子，涅茲魏泰也夫扮磨房老闆。

我還要說的是我們的佈景很簡陋。在這齣戲裏，以前的一齣裏，還有去補充的時候，較眼睛看見的爲多。把一塊地毯或馬被掛起來，充作後牆；也沒有遮擋住，因此看得見牀鋪。但是觀衆並不苛求，願意用想像補充現的：「說是花園，就把它當作花園，屋子就算屋子，農舍就算農舍，——總是一樣，無用什麼客氣。」西洛特金穿着年輕的農婦的服裝是很可愛的。觀衆中間微聲地傳出幾句讚美的言詞。磨房主人做完了工作，取了帽子，取了鞭子，走到妻子身旁，用手勢對她解釋，他要出去，但是假使在他末……他指了指鞭子。妻子傾聽着，點了點頭。這鞭子大概是她很熟悉的：夫走了。他剛走出門外，妻子就在他後面揮着拳頭。有人叩門；門開了，一個個穿着短褂，長着鬍鬚的人。他的手裏拿着禮品，一塊紅色的手絹。農婦笑聲。往那裏去躲？她匆忙把他藏在桌子底下，自己又起始織麻。出現了另一個崇拜者：他是穿軍裝的書記

官。在這以前，啞劇進行得無疵可擊，手勢做得毫無錯誤，十分正確。你感覺驚異，不由自主地尋思：有多少力量和天才，在俄國有時幾乎白白地喪亡，處於不自由和痛苦的命運之中！然而演書記官的罪囚大概以前曾在省城或家庭的劇場內演過幾次，他覺得我們的演員們全都是不懂事的外行，走路走得不像臺上應該走的那個樣子。於是他上了場，做出那些舊式戲院裏古典的主角們上場時的樣子：跨着大大的步子，還沒有跨另一隻脚，忽然止住，全部身軀，腦袋，往後一仰，驕傲地向四圍望了一望，——又走一步。假使這樣的走法對於古典的主角是可笑的，那末對於軍書記官，在滑稽的場面上，就更加地可笑。但是我們的觀衆心想大概應該如此，因此把高個子的書記官的大大的步子認作已成的事實，而不加以批評。書記官剛要走到舞臺中央，又聽見了叩門聲：女主人又忙亂起來。把書記官往那裏藏呢？往箱子裏放，箱子恰巧開着。書記官鑽進箱子裏去，農婦把箱蓋蓋好了。這一次出現了一個特別的客人，也是情人，但是特別的情人。原來是一個婆羅門僧，甚至穿着和尚的服裝。觀衆中間傳出了抑止不住的笑聲。罪囚郭士金扮婆羅門僧，扮得很好。他的身材是婆羅門式的。他用手勢解釋自己的愛情的程度。他舉手向天，以後又把手叉在胸心上；他剛要做出溫柔的樣子，——又傳出了强烈的叩門聲。從叩聲的聲音上可以聽得出他是主人。驚嚇非常的妻子不能控制自己，婆羅門僧像中了魔似的旋轉着，求她把他藏起來。她匆忙地把他安放在櫃子後面，而自己忘記了開門，奔到織機前紡織着，紡織着，不聽見自己丈夫的叩門聲，驚嚇得搓弄她手內沒有的線，把紡錘旋轉着，同時忘記把它從地板上舉起來。西洛特金很好地，且很成功地表現出驚嚇來。但是主人用脚踢開門，手持鞭子，走近妻子身邊。他全都看見，在外面看守着，因此一

直對她用手指表示。她那裏藏着三個人。他以後去尋覓藏匿着的人。首先找到鄰人，一邊揍打，一邊把他推出門外。膽怯的書記官想逃走，用腦袋頂開箱蓋，因此自己露了相。主人用鞭子抽他這一次，深情的書記官並不用古典的方式跳躍了。現在剩下了婆羅門僧，主人尋覓了許多時候，在櫃後的角落裏把他找到，有禮貌地對他鞠躬，揪住他的鬍鬚，把他拉到舞臺中央。婆羅門僧；試着抵抗一下，嘴裏喊着：「可詛咒的人！可詛咒的人！」（在啞劇裏唯一的說出來的話，）但是丈夫不聽，照自己的意思處置他。妻子看見現在快要到她頭上，便扔棄了織機，紡錘，從屋內跑出去了。紗錠落到地上，罪囚們哈哈地笑着。阿雷不看着我，拉住我的手，對我喊：「你瞧呀！婆羅門僧！婆羅門僧！」自己笑得站立不住。幕落下來了。開始了另一齣戲。

但是描寫所有的戲是不必的。一共還有兩三齣。全是可笑的，不虛假地快樂的。假使不是罪囚們自己編的，至少在每齣戲裏加上了自己的東西。幾乎每一個演員自己臨時加上點什麼，因此在以後的幾個晚上，同一的演員演同一的角色都演得有點不同。最後的一齣理想性質的啞劇以舞劇作結束。一個死人殯葬着。婆羅門僧帶領許多僕役在棺材前面作各種符呪，但是一無用處。終於傳出一隻「太陽落山」的曲調，死人復活了，大家起始快樂地舞蹈。婆羅門僧和死人一同跳舞，用完全特別的方式，用婆羅門的樣式跳舞。到第二天晚上，演劇即已告終。我們大家都快樂地，滿足地散走了，誇獎演員們，感謝下士官。沒有聽到口角。大家似乎稀有地滿意，甚至彷彿很幸福，於是不像往常那樣地，卻幾乎懷着安靜的心神睡覺。好像怎麼會這樣的呢？但這並不是我的想像裏的幻景。這是事實，這是眞理祇。要准許這班可憐的人們用自己的方式生活一下，用人的樣式快樂一下，那怕有一小時過着非牢獄的生活，——這人就會在精神上起變化，那

怕祇有幾分鐘也不妨……但是現在已經是深夜了。我抖索了一下，偶然醒轉來：老人還在爐臺上祈禱，要祈禱到天亮爲止；阿雷靜靜地睡在我的身旁。我記得他睡覺時還在笑着，同兄長們談論戲劇，因此不由已地審看他的安靜的臉。我漸漸地記起了一切：最後的一天，節日，整整的一個月……我驚懼地微擡着頭，環顧我的同伴們在公家的洋蠟的抖慄的，黯淡的光線之下呼呼地睡着。我看着他們的慘白的臉龐，他們的貧窮的牀鋪，這完全的赤裸和貧乏——我審看着——我相信這一切並不是醜惡的夢的繼續而是眞正的現實。這是實在的：現在聽得見有人在那裏呻吟；有人沈重地把手一拋，鐵鍊發出了聲響。另一個在夢中抖索，起始說話，老丈在爐臺上替一切「正教的基督徒」祈禱，聽得見他的平勻的，輕靜的，冗長的：「主耶穌基督，饒恕我們呀！……」——我心想，頭又俯垂到枕頭上面去了。

「我並非永遠在這裏，不過是幾年罷了！」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PEI

第二卷

第一章 醫院

過節後不久，我得了病，上我們的陸軍醫院裏去。這醫院獨立地位置在離堡壘半俄里遠的地方。這是一座長形的，單幢的巨廈，漆成黃色。夏天舉行修理工作時，須用去多量的赭石。在醫院的巨大的院子裏排列着辦公的房屋，醫官住的房屋，還有其他合用的建築物。在正房裏全是病房。病房很多，但罪囚用的病房祇有兩間，永遠擠得滿滿的，尤其在夏天最多，因此必須時常挪緊牀鋪。我們的病房裏充滿了各種「不幸的人。」上那裏去的有我們獄裏的人，有各種軍事犯的被告，受不同的處罰的，有已判決的，未判決的和轉行充配出去的；也有從自省營裏來的，——那是一種奇特的機關，所有軍營中犯了過失，不大靠得住的兵士們全遣送到那個機關裏去，以便糾正他們的行爲，但是過了兩年以後，他們從那裏出來的時候照例全成爲一些不常遇得到的壞蛋。我們那裏罪囚一得了病，普通總在早晨把自己生病的情形報告下士官。下士官立刻記錄在一本簿子上面，於是由衞兵拿着這本簿子把病人送到營團的野戰醫院裏去。那邊的醫生把囚禁在堡壘裏的罪犯中的全部病人預先檢查了一下，凡認爲眞有病的，便記下來，打發正式住院留醫。我的名字被他記載在簿內，在下午一點多鐘，獄內大家出發去從事午後工作的時候，我就到醫院裏去。

有病的罪囚普通總要儘可能地帶着金錢，還要帶點麵包，因爲在醫院不免帶着對於這新穎的，我還不熟悉的罪囚生活的變動露出多少的一隻小煙斗和盛煙葉，燧石，燧鐵的袋子。最後的幾件東西精密地藏在皮靴裏面。我走進醫院的圍牆裏面，好奇。

這天是暖和的，鬱悶的，死沈的，——在這種日子裏，像醫院那樣的濁的外形。我和衞兵走進接待室，裏面放着兩隻銅浴盆，且已有兩個病伴着。副醫官走了進來，懶洋洋地，且露出有權力的樣子朝我們看了一醫官。醫官很快就來了；診察了一番，對待得很和藹，發給我們登記卡片，寫病名，規定服什麼藥，和多少分量等事，由那個管理罪囚病房的練習員擔任。我以前已經聽見罪囚們不絕地誇獎醫官，「簡直比父親還好！」——我上醫院去的時候，他們這樣回答我的盤問。當時我們換了衣裳。我們來時所穿的外衣和內衣從我們身上剝下來，另給穿上醫院裏的帽，和厚厚的，呢質的，栗色的長袍，用不是粗布，便是用什麼橡皮膏沿的邊。一句話，長袍已經離齷到最後的程度；但是我在進院以後纔完全把它估定了價值。我們被帶到罪囚的病房裏去。它位置在高敞，清潔和長長的走廊的盡頭處。清潔的外表隨處都使人滿意；初次投入眼簾的一開監獄時使我這樣感覺到。兩個待審的犯人向左面的病房裏去，我向右面去。用鐵栓關閉的門旁立着持槍的崗兵，一個副手立在他旁邊。低級下士官（屬於醫院衞隊的）吩咐放我進去，於是我到了一間又長又窄的屋子裏面。在兩道縱面的牆旁停放着大約有二十二個牀鋪，內中三四隻牀還沒有人睡。那些牀是

木質的，漆成綠色，爲俄羅斯國內每個人所深悉的；這些牀由於某種的安排怎麼也不會沒有臭蟲。我被安插在有窗子的那方面的角落裏。

我已經說過，裏面也有我們的罪囚，從獄內來的。內中有幾個已經認識我，或者至少以前看見過。最多的是待審的，和自省營裏來的罪囚。病重的，那就是不能起牀的，並不多。另一些輕病的，或已在痊愈中的，不是坐在牀上，便是在屋內來回踱走。屋內兩排牀鋪中間還留有空間，可作散步之用。病房內有異常惡濁的，醫院內專有的氣味。空氣被各種不愉快的蒸氣和藥味所傳染，在角落裏幾乎整天生着火爐。一條細條的罩布蓋在我的牀上。我把它摘下。罩布下面是一條用粗布沿邊的呢被，粗厚的牀單清潔的程度未免顯得可疑。牀鋪旁邊放着一隻小几，上面有一隻玻璃罐，和錫製的茶杯。這一切爲了雅觀起見，用發給我的小毛巾蓋住。小几底下還有木架：裏面可以給喝茶的人安放茶壺，盛酸水的杯子等；但是病人中間喝茶的不很多。煙斗和煙袋幾乎每個人都有，甚至犯癆病的人都不例外，他們全藏在牀鋪底下。醫生和官長中另外一些人幾乎永遠不加以檢查，即使看見有人抽煙斗，也裝做沒有看見的樣子。但是病人們幾乎永遠很謹愼，走到爐旁去抽煙。到了夜裏纔在牀上抽；但是夜裏沒有人來巡視病房，除之外。

在這次以前，我從來沒有在任何的醫院內躺過；周圍的一切因此對我顯得十分新穎。我覺察到，我引起了人們的一些好奇。人家已經聽見關於我的事情，因此很不客氣地打量着，甚至露出一點優越的感覺，像在學校內審看新生，或在衙署內審看請求者一般。一個待審的囚犯躺在我的右面。他是書記官，

一個退伍的上尉的兒子。他爲了製造僞幣的罪名受審判，已經在醫院裏躺了一年功夫，大概一點病也沒有，但是他硬對醫生們說他得了動脈癌的毛病。他達到了目的：他以前就遣送到T城去，以便放在醫院內養病。他是一個堅壯的，矮的小夥子，年約二十八歲。他爲人異常狡詐，且懂得法律，是個很不愚蠢，異常放浪不羈和自視過高的人。他自愛到病態的地步，很正經地使自己相信他是世上最誠懇，最信實的，甚至並沒有犯什麼罪，而且永遠地盤問我，充分詳細地對我聲明，他是上尉的兒子。他極想做出貴族的樣子，或者至少成爲「正直的人。」在他以後，一個自省營識許多在以前被遣戍來的貴族，叫出他們的名姓來。他是頭髮業已灰白的小兵；他的臉上寫出他儘愛說謊的樣子。他名叫柴孔諾夫。他大概疑惑我有錢，顯然奉承我。看見表示願意爲我效勞：去弄一把茶壺來，給我沏茶。M答應我明天把人們中的什麼人帶來。但是柴孔諾夫把一切事情辦妥了。他弄到一隻鐵壺，甚至還弄到一隻茶杯，把水燒開，沏上了茶，一句話，侍候得特別勤勞，因此立刻引起了一個病人的是那個怕受刑罰，喝了一大杯酒，還在裏面濃濃地撒上煙草，因此得了癆病的人；關於他，我前面已經提過了。他至今還默默地躺着，艱難地喘息，凝聚而且正經地盯看我，慣慣地注視柴孔諾夫的行動。不尋常的，膽汁的嚴肅給他的憤恨添上一些特別滑稽的色彩。他終於忍不住了：

「瞧這奴才！找到主人了！」——他間歇地，用由於累乏喘息着的聲音說。他已經臨到生命的末日了。

柴孔諾夫慣慣地轉身向他：

「誰是奴才！」——他說，鄙夷地瞧着烏司强且夫。

「你就是奴才！」——他用那種自信的口氣說，彷彿有責備的權利，甚至就是爲了這目的纔安插到他身邊去似的。

「我是奴才麼？」

「就是你。你們聽着，好人們，他竟不相信呢！他竟驚異呢！」

「那於你有什麼相干？他們那班人好像沒有手似的。沒有僕役有點不習慣，顯見得是這樣。爲什麼不侍候侍候呢，你這毛鼻的丑角！」

「誰是毛鼻的？」

「你就是毛鼻的。」

「我是毛鼻的麼？」

「你就是的！」

「你是美人麼？你自己的臉像烏鴉發。……假使我是毛鼻的。你繩是毛鼻的！既然上帝殺死你，你就應該躺下來死！安心地等待着到那個地方去！」

「什麼？我情願對皮靴叩頭，不願向草鞋屈膝。我的父親沒有屈過膝，也不許我屈膝。我……我……」

他打算繼續說下去，但是痛苦地咳嗽了幾分鐘，咳出血來。不久，疲乏的冷汗在他的狹窄的額角上面透露了出來。咳嗽妨礙着他，否則他會一直說下去的；從他的眼睛上可以看出他還想罵；但是因爲沒有力量，他祇好揮搖着手……因此柴孔諾夫也忘卻這回事了。

我感到癆病者的憤恨，說是爲着柴孔諾夫，不如說是爲着我。沒有人會爲了柴孔諾夫想侍候人家一下，以取得幾個戈比而惱怒他，或是特別鄙夷地看望他。大家都明白，他這樣做，不過是爲了金錢。對於這層，普通的民衆並不怎樣介意，並且會精細地辨別事理。烏司强且夫不喜歡我的根本就是我，他不喜歡我的茶，不喜歡我被脚鐐鎖着的時候，還像老爺一樣，彷彿我沒有人侍候便過不下去，雖然我並不叫人侍候，也不希望任何人侍候。實際上，我永遠打算自己做，我甚至特別希望我能不露出自己是柔嫩的，不善用體力的人，是貴族的樣色。我的自愛甚至一部分就建築在這上面，假使必須順嘴說出來。但是我根本不明白，怎麼永遠會這樣發生的，——不過我從來不能拒絕那些好拍馬屁，愛侍候人家的人們自己纏到我身上來，終於完全把我盤據住，因此實際上他們反而成爲我的主人翁，而我成爲他們的僕人，但是外表上似乎自然而然地弄得我是貴族，我沒有僕役便過不下去，我過着貴族的生活。這對於我自然是可恨的事。但是烏司强且夫是有肺病的，好惹惱的人。其餘的病人們對於這事保持冷淡的態度，甚至帶着一點傲慢的樣子。我記得，大家都注意着一樁特別的情事：從罪囚們的談話中我打聽出今天晚上有一個受審判的犯人將被送到這裏來，他這時候正在受鐵手套的刑罰。罪囚們帶着一點好奇等候新人的來到。不過聽說刑罰將是輕鬆的，——一共祇有五百下。

我漸漸地開始向周圍環顧。據我所能觀察到的那個樣子，病人躺在那裏實際上都犯了壞血病和眼病，——那個區域的地方病。病房裏有幾個犯這類的病人。別一些眞是有病的是得了瘧疾，各種痠痛，還有胸膈間的疾病。這裏不像別的病房一樣，這裏把所有的病人全聚在一起，甚至是患花柳病的。我說眞，是有病的，因爲有幾個是媽媽虎虎地進來的，沒有一點毛病，不過來「休息一下。」醫生們很喜歡收留這種人，由於悲憫的心腸，特別在有許多窘牀的時候。被緊閉在獄內似乎比住醫院壞得多，因此許多罪囚們很高興上這裏來躺躺，儘管這裏的空氣如何惡濁，病房的門緊閉着。有些人甚至特別喜歡躺臥，總之，喜歡醫院的生活；不過大半是從自省營內來的。我好奇地審視我的新同伴，但是我記得有一個人當時引起我特別的注意，他屬於我們的監獄裏，已入垂死狀態，也是肺病，也已臨到最後的日子，躺在烏司强且夫的牀的旁邊，因此又幾乎對着我。他名叫米哈意洛夫；還在兩星期以前，我在獄內見到他。他早已有病，早就應該到這裏來治病；但是他帶着一種固執的，完全無效的耐性想戰勝自己，堅持着，直到了節期的日子纔上醫院裏來，可怕的癆病使他在三星期中便死去；這人熱得好像燒着了似的。現在使我驚愕的是他的變動得可怕的臉，——那張臉我在進獄後就首先注意到。它當時似乎拋射到我的眼裏來。他身旁躺着一個自省營的兵士，也已是老人，可怕的，討厭的，齷齪的人。……但是不能把所有的病人全數出來……我現在記起這個小老頭兒，單祇因爲他當時也引起我一點印象，在一分鐘內給予我關於罪囚病房的一些特點的充分完整的概念。這小老頭兒，我記得，當時得了很利害的重傷風。他一直打噴嚏，以後整整的一星期內，甚至在夢中也打噴嚏，像放排槍似的，每次打五個至六個噴嚏，而且每次必說：「主呀，竟給我這樣的刑罰！」這時候

他正坐在牀上，把紙捲的煙葉貪婪地塞進鼻子裏去。爲了能够更加强烈地，更加勤勤地打出噴嚏。他向一塊布手絹裏打噴嚏，那塊手絹是他自己的，帶格子的，洗過一百次，顏色褪得利害，同時他的鼻子似乎特別地皺着，摺成細小的，無數的皺紋，還露出一些老舊的，發黑的牙齒的殘根。他打過噴嚏以後，立刻把手絹展開來，注意地審看裏面積蓄得很多的鼻涕，立刻把它抹在自己那件栗色的，官家的長袍上面，因此全部的鼻涕都留在長袍上面，手絹祇不過溼了一點。他這樣做了整整的一個星期。這種對於自己的手絹遲緩的，嘗吝的節省，而使官家的長袍受損，並不引起病人方面任何的反抗，雖然他們中間總會有什麼人在他以後不能不穿上這件長袍。我們普通的民衆竟會不嫌髒，不惹厭，甚至到了奇怪的程度。這種舉動當時使我深感不快，我立刻不由己地帶着厭惡和好奇開始審看我剛穿上的那件袍子。我當時覺出，它的强烈的氣味早已引起我的注意。它已經在我身上烘得很暖，越發强烈地透出藥味和橡皮膏的味兒，我還覺得有一種膿味，而這是不免的，因爲它已從無可記憶的歲月起就沒有從病人的肩上脫下。袍子背上粗布的夾裏或曾在什麼時候洗過；但是我不知道究竟是不是如此。而現在這夾裏浸滿了一切可能的，不愉快的汁水，溼潤膏，從刺破的膏藥裏流出來的水等等。再說，時常會有剛受了鐵手套的刑罰的罪囚，背上受了重傷，被送到罪囚病房裏來。醫生用溼潤膏醫治，而那件長袍一直穿在潮溼的襯衫上面的，無論如何不會不沾染：於是一切全都留在上面了。我在獄內的所有的時間，所有這幾年，每逢我要到醫院裏去的時候，（我是時常去的，）我每次必懷着畏葸的不信任穿那件長袍。最使我不喜歡的是有時在這些長袍上遇到虱子，粗大的，非常肥胖的虱子。罪囚們痛快地弄死牠們。在粗厚的，笨拙的，罪囚的指爪底下咯吱一聲把那野獸處

死的時候，甚至可以從獵人的臉上判斷出他所得的快樂的程度。我們的，沈悶的冬夜中，全病房的人有時會起來把牠們殘殺。雖然除去病房地清潔，但內部的，所謂夾裏中的清潔卻不能加以誇耀。對於這個病人且內部的秩序本身也並不容得下特別的清潔。但是關於秩序一層我們業已慣熟，甚至認爲應該如此，而以後再說……

柴孔諾夫剛把茶水遞給我，（順便說，茶是用病房裏的水沏的，那氣裏很快就變壞了，）門帶着一點響聲開了，在加倍的守衛之下被帶進剛受了鐵手套的刑罰的一個小兵。這是我初次看見受刑罰的人。以後他們時常被送進來，有的甚至被擡進來，（因爲受刑太重，）每次這會給予病人們極大的消遣。我們這裏平常總是帶着異常嚴肅的臉色，甚至還帶着一種偏促的正經樣子接待這類人。然而接待的態度在一部分上也是和犯罪重要的程度，也就是刑罰的數量有關的。被打得最利害，再加上素負盛名的大罪犯，享受到比任何一個逃兵，例如，現在被送進來的那個人，較多的尊敬，較多的注意。但是在這件和那件事情方面，都沒有表示一點特別的惋惜，說出一點特別惹惱的話語。他們默默地救助不幸的人，侍候他，尤其是不救助他不行的時候。助理醫生們自己也知道，已把挨打的人交到熟練的，有經驗的手裏。所謂救治，平常就是時常而且必須將被單或襯衫，替換浸在冷水內，再罩在受傷的背上，尤其在受刑罰的人自己沒有力量照顧自己的時候，此外就是靈巧地從傷處抽出刺來，這些刺時常由於棍杖弄斷而留在受傷的背部。這最後的手術平常是病人最感痛楚的。時那種不尋常的堅忍永遠使我驚異不置。這種人我看見過許多，有時眞是挨揍得太利害，但幾乎沒有一

個人呻吟！祇是臉色彷彿變了一下，顯得灰白；眼睛熠耀着；眼神是散漫的，不安的，嘴脣抖慄着，那個可憐的人故意咬緊嘴脣，用牙齒咬緊，幾乎咬出血來。被送進來的小兵是二十三歲的小夥子，具有堅實的，肌肉發達的體格，美麗的臉龐，高挺的身材，黝黑的皮膚。不過他的背被打得够利害。他的整個身體，從上面一直到腰部，完全裸露着；肩上蓋了一條溼被單，因此他的四肢抖索得像發癘疾。他在病房內走來走去，有一小時半的功夫。我審看他的臉；這時候他似乎一點也不思索什麼，用溜滑的眼神，奇怪地，野蠻地看望着，——這眼神顯然很難注意地停止在什麼東西上面。我覺得他盯看我的茶。茶是燙的；蒸氣從茶杯裏滾出，但是可憐的人冷得抖索，牙齒和牙齒互相叩擊。我請他喝茶。他默默地，壁直地轉身向我，取了茶杯，站在那裏喝下去，不用糖，而且很匆忙地喝着，似乎特別地努力不向我看望。他喝完了以後，默默地放下茶杯，甚至不對我點頭，又在病房裏來回地踱走。他是顧不到話語和點頭了！至於說到罪囚們，他們大家起初不知爲什麼原因避免和受刑罰的逃兵談話；相反地，他們起先救助他，以後彷彿自己竭力不再對他注意，也許希望能够更多地給予他安寧，不用任何的盤問和「同情」煩擾他，這樣他似乎感到滿意。

當時天色已黑，燭臺點燃了。罪囚們有幾個人甚至有自己的燭臺，不過並非許多人全有。終於在醫生作了晚間的訪問以後，看守的下士官走了進來，數清所有的病人。把病房關上，預先把夜裏用的木桶端了進來。……我驚異地打聽出，這木桶會在這裏留放一夜，同時眞正的廁所就在走廊內，離門祇有兩步路。然而已定的規矩就是這樣的。白天罪囚還可以從病房裏放出來，不過也祇許一分鐘；夜裏是無論如何不許的。罪囚的病房，有病的罪囚甚至在病中也受着刑罰。誰首先定下這規則，——我不知道；

鐐戴了幾年以後，脚彷彿會起
小分量的，雖然祇有十磅，但假
生出一點有害的作用……儘
通的病人也沒有什麼。但是我
的手和脚卽使不戴脚鐐也會
一些生肺病的人設法給予便
得施予恩惠；但是對於上帝的
懲罰而這樣做。有肺病的人在
解救或預防之用。但究竟是什
想到這層，尤其在疾病已發展
能的。這不是別樣的病；這病是
是爲了妨礙他逃走麼？完全不
應該這樣猜想着。牠是永遠不
快地把牠鋸開，或用石頭把鐵
釘上脚鐐，單祇是爲了刑罰，那
現在，在我寫這段東西的
時候，我鮮明地憶起一個垂死的人也要
病人，就是幾乎躺在我對面，離鳥司强

始乾癟。我不知道，這是不是事實，雖然
使永遠貼在脚上，到底會影響肢體上
管對於健康的人沒有什麼關係。但是
要重複地說，對於重病的人是不是如
此？對於有肺病的人是不是如此？他們
乾癟，就是一根乾草也會使他們覺得
利，單單這個就已是一樁眞正的極大
的恩惠。也許有人說罪囚是惡徒，不值
法院裏本可以免除體刑。因此，這裏又
包含着某種神祕的，重要的原因，作爲
麼樣的原因？——那是不能了解的。實
一定的程度的時候？假裝得了肺癆，
一眼看上去就顯見的。再說：給人釘上
脚鐐，難道單祇爲了使他不能逃走，或
是的。脚鐐祇是爲了毀損名譽，祇是一
種恥辱，肉體的和精神上的擔負。至少
會妨礙任何人逃跑的。最不熟嫻的，最
拙笨的罪囚會無須極大的困難而很
使果眞如此，假使給已判決的徒刑犯
懲罰麼？

且夫不遠的那個米哈意洛夫，我記得他就在我進院後的第四天上死去。也許我現在所以提起關於肺癆病者的問題，乃是不由已地重現着當時爲了這件死亡的事情而鑽進我的腦筋裏來的那些印象和思念。米哈意洛夫本人我不大熟識。他年紀還輕，約莫二十五歲，不會更多些，高高的，細細的身材，異常體面的外貌。他住在特別科內，平素奇怪地沈默，永遠似乎靜悄悄的，安靜中帶着憂鬱的。他好像在獄中「乾癟了下去。」至少以後罪囚們這樣形容他，他在罪囚們中間留下了很好的記念。我祇記得他有美麗的眼睛。我眞是不知道，爲什麼我這樣清晰地憶起他。他在午後三點鐘的時候死去，在一個冰凍的，晴朗的日子。我記得，堅强的，斜射的太陽光線透過病房窗上綠色的，微凍的玻璃。整個的光流傾瀉到不幸的人身上。他在無知覺中死去，困難地，長久地嚥着氣，連着有幾小時之久。從早晨起，他的眼睛已經起始不認得走近他身邊的人。人家想用什麼方法使他減輕一點苦痛，人家看見他太難過了；他的胸脯高高地聳起，他好像感覺空氣不够。他把被服，把所有的衣裳全踢開了，終於起始要撕去自已身上的襯衫：他甚至覺得襯衫也是沈重的。大家幫助他，把他身上的襯衫脫去了。看着這頎長的，消瘦的軀體，手和脚乾癟得露出骨頭，肚腹陷落着，胸脯聳起着，清晰地露出一條條的肋骨，好像一架骸骨。在他的整個的軀體上光祇留下一隻木製的，帶鎖盒的十字架和一付脚鐐，（他大概現在可以把那隻乾癟的脚從裏面穿過去，）那眞是可怕得很。他死前的半小時，我們大家彷彿全靜了下來，開始幾乎用微語說話。有走路的，——走得似乎沒有聲響。彼此不大談話，不過講些不相干的事情，偶然不過朝喉聲更加嘶嗄得利害的垂死的人看上幾眼。他終於用游移的，不堅定的手摸胸脯上的鎖盒，起始把十字架從自已身上拿開，好像它

也會使他感覺累重，使他不安，壓迫他。有人把鎖盒也給他摘下來了。過了十分鐘以後，他死了。有人叫門叫守衛，通知他。看守走進來，呆鈍地看了死人一眼，走到副醫官那裏去。副醫官很快地跑了來。他是年輕的，善良的小夥子，有點過分地注意於自己的，十分幸福的外貌；他跨着迅快的步伐，在靜悄悄的病房內洪響地走着，走近死人那裏，用一種特別瀟灑的態度，彷彿故意爲了這件事情而想出來似的，當下摸了摸他的脈息，揮了揮手，便走出去了。立刻有人跑去報告衛隊長：罪犯是重要的，屬於特別科裏的；必須用特別的方式衛隊長的時候，罪囚們有人用輕聲說出一個意見，就是最好把死人的眼睛閉上。繩能認他爲死人。在等候別一個人注意地傾聽他，默默地走到死人面前，把眼睛給閉上了。一看來，看了一看，默默地又套上面套上以後，畫着十字。當時那付死臉業已僵硬；光線在上面游戲着；嘴半闔；兩排白白的，年輕的牙齒，在柔細的，黏貼在牙齦的嘴脣底下閃爍着。終於守衛的下士官，佩着短刀，戴着軍帽，走進來了。兩個看守跟在他後面。他走近時，越發在米哈意洛夫的頸項上面；套上以後，畫着十望靜寂下去的，從四面八方看着他的罪囚們。他向死人身邊走近了一字。那是一隻嚴肅的，長着灰白髮的，官僚氣很膽怯。完全赤裸的，乾癟的，光祇戴着脚鐐的屍體使他驚愕。他突然解開深的臉龐。我記得，就在這一刹那間，帽帶，脫下軍帽——其實並不需要這樣——寬闊地畫了十字。

旁邊立着柴孔諾夫，也是下士官，一直默默地，凝聚地看望，用一種奇怪的注意審看他的每一個手勢。但是他們的眼睛相遇了，柴孔諾夫了一下。他似乎奇怪地把嘴脣變曲了一下，露出牙齒，好像不經意似的的下脣忽然不知爲什麼原因抖慄對着下士官，用嘴朝死人那裏指示

了一下，迅快地說：

「也是有母親的！」——

我記得，這句話好像把我當下就走開了。

但是，我說得離開本題了……

第二章　醫院（續）

醫生們早晨巡視各個病房；在十一點鐘時，他們大家伴着總醫官，來到我們那裏，而在他們之前，早一小時半，我們的練習員先來。當時在我們那裏充當練習員的是一個年輕的，醫術高明的醫生，人極和藹，客氣，罪囚們很愛他，祇是在他身上發現一個缺點：「太馴順。」眞是的，他好像不大喜歡說話，甚至彷彿對我們怕羞，有時竟會臉紅，幾乎一經病人們請求，就變動藥量，甚至似乎準備依照他們的請求，以決定喫什麼藥。然而他是極可愛的青年人。應該說實話，俄國有許多醫生享受老百姓的敬愛，我覺得，這是完全有理由的。我知道，我的話語人家會覺得是一種僻論，尤其看到所有的俄國老百姓對於醫學和外國藥品的普遍的不信任。實際上，普通老百姓寧願連上幾年犯着極重的疾病，向女巫求治，或用自己家庭的，民間的藥方

了。他爲什麼說這句話？但當時人家開始擡起屍體；連牀鋪一塊擡起。乾草發出微響，脚鐐在普遍的靜寂之中，響亮地叩擊在地板上面……人家把牠檢走了。屍體擡了出去。大家忽然大聲說起話來。聽得見下士官在走廊裏打發什麼人去喚鐵匠來。爲着解除死人身上的脚鐐……

資料

醫治，（這種藥方並不應該加以鄙視，）而不肯去看醫生或躺到醫院裏去。此外這裏還有一樁極重要的，於醫學完全無關的事實；那就是老百姓對於含有行政管理方面的，形式方面的性質的一切東西普遍的不信任。再說，老百姓受了各種恐怖的話語，各種時常是離奇的，但有時也是有根據的戲談的影響，而對醫院懷有成見。但主要地使老百姓驚嚇的是醫院中德國式的規則，在疾病的全部過程中周圍全是陌生的人，對於食物的嚴格限制，關於助理醫生和醫生如何嚴厲，屍體必須解剖等等的傳述。老百姓心裏盤算着，醫生們會給老爺們診視，因爲醫生們自己到底也是老爺們。但是在和醫生們認識得比較接近些的時候，（雖然也有例外，但多半是如此，）所有這些恐怖很快地消滅了，據我看來，這應該直接歸功於我們的醫生們，尤其是青年醫生們，他們的大部分會博得老百姓的恭敬，甚至愛戴。至少我寫的是自己屢次在許多地方看到的，經驗到的一切，我沒有理由心想在別的地方時常不是這樣的。自然，在有些邊遠地方，醫生收取超額的診金，從醫院方面獲取各種利益，幾乎不顧病人，甚至完全忘卻醫學。這種情形還有；但我說的是大多數的情形，或者不如說是現下在醫學界中存在着的一種精神和趨勢。那些不做正事的庸醫，羊羣裏的狼，無論提出什麼來辯白，譬如以環境逼迫他們的話來作辯解，他們永遠是不對的，特別是喪失了仁愛之心。仁愛之心，對於病人抱弟兄似的同情，有時比任何藥品還需要些。我們早該停止無感覺地怨訴環境如何啃食我們的話語。關於環境的啃食也許是實在的情形，但並不完全如此，有些狡猾的，明白事情的騙子時常會十分巧妙地用環境影響的話遮掩和辯解他的不止一樁的軟弱行爲，且時常簡直就是卑鄙的行爲，尤其假使他有口才，或會寫文章。但是我又離開了本題；我祇想說普通的老百姓多半對於醫院管理，

而不對於醫生本身不信任和仇恨。老百姓在弄明白他們是什麼樣的人以後，很快地喪失了自己的許多成見。我們的醫院中的設備至今在許多方面不適合人民的精神，規則方面至今與我們老百姓的習慣相異，不能獲得人民完全的信任與尊敬。我至少根據我自己的印象這樣的覺得。

我們的練習醫生平常總是停留在每個病人面前，一本正經地，異常注意地診察，詢問，開藥方，規定分量。他有時自己覺到病人沒有一點病；不過是想從工作中休息一下，在軟褥上躺兩天，以代替光裸的木板，且到底可以睡在溫暖的屋內，而不在潮溼的營舍中，——裏面擁擠地監禁着一大堆面色慘白，骨瘦如柴的待審犯人，（全俄的待審犯人幾乎永遠是面色慘白，骨瘦如柴的，——這是他們的待遇和精神上幾乎永遠比已判決的人犯痛苦的一個表徵。）因此我們的練習醫生安閒地給他們寫上 Febris catarhalis，兩字。我們很知道，這是醫生和病人中間根據某種互相約定而採取的一種方式，以表示假病：「預備的疝痛，」罪囚們自己譯出 Hebris catarhalis，兩字。有時病人惡意地利用醫生的慈悲心腸，繼續的躺着，躺到用强力驅逐出去爲止。那時應該看一看我們的練習醫生的神情：他彷彿膽怯，彷彿羞於對病人直說他業已痊愈，應該趕快出院的話，雖然他有完全的權利，不必作任何談話，且不必用甜言蜜語，就直截了當地命令他出院，而在登記卡片上寫上：Sanat est 兩字。他起初對他暗示，以後似乎懇求的意思說：「不是該出去了罷？你幾乎已經完全健康，病房裏人很擠」等等的話，直到病人自己覺得不好意思，自己請求出院的時候爲止。總醫官雖然也是仁慈的，誠實的人，（病人也很愛他，）但比練習醫生嚴厲得多，堅決得多；甚至有的時候表示非常

嚴厲的態度，爲了這個我們這裏倒反特別尊敬他。他在練習醫生之後，由全體醫官伴同前來，也個別地診察每一個人，特別停留在重病的人面前，永遠會對他們說出一句善心的，鼓勵的，甚至時常是親密的話語，一般地引起了人們極良好的印象。對於犯了「預備的疝痛」進院的人們他從來不拒絕診察，不趕他們出去；但是假使病人自已固執着，那末簡直就命令他出院：「那算什麼，朋友，你躺够了，休息够了，就去罷，應該拿點良心出來。」固執着的平常不是懶於做工的人，尤其在夏天工作忙的時候，便是等候刑罰的待審人犯。我記得，對這樣的一個人施用了特別嚴厲，甚至殘忍的手段，使他出院。他爲了眼病進院；他的眼睛紅腫，他說他眼內劇痛。起始用藥膏，水蛭，向眼內噴射腐蝕藥水等方法醫治，但是病還是沒有治好，眼睛老是弄不乾淨。醫生們漸漸地猜到病是假的：紅腫時常是不很利害的，不變得壞些，也治不好，老在同一的情形裏。很可疑的一樁事情。罪囚們大家早已知道他裝假，騙人，雖然他自己不會直認出來。他是個年輕的小夥子，像貌甚至很美麗，但是給我們大家引起一種不愉快的印象：他的性格很暗，疑心很重，皺着眉頭，不和任何人說話，蹙眉看人，對誰都隔得遠遠的，好像疑惑着大家。我記得，有些人甚至想到，他會做出什麼事情來的。他當過小兵，慣犯偷竊，被發覺了，應該挨受一千記棒杖，發入罪囚營。我以前已經提過，待審的犯人們爲了延緩刑罰的施行日期，有時決定做出可怕的行爲：在處刑前用刀子戮死官長中什麼人，或自已的夥伴，於是他必須重新受審判，刑罰延擱兩月，他的目的也達到了。至於兩個月後他會受到兩倍，三倍嚴厲的刑罰，那他是不管的；祇要現在能把可怕的時間延宕下去，那怕延下幾天也好，到那時候隨便出什麼事情都行，——這些不幸的人們的志氣有時會墮落得如此厲害。我們那裏有些人甚至互相徵語，必須對他預防；

也許會在夜裏把什麼人殺死。不過祇是說說罷了，並沒有取什麼特別預防的措置，甚至牀鋪和他相鄰的那些人也是如此。人家看見他在夜裏從一隻小盒裏取出石灰，還用別的什麼東西擦眼睛，使它早晨又顯出紅色來。終於總醫官向他威嚇使用串線治療法。遇到頑强的眼病，持續了許多時候，一切醫學上的手段全都嘗試過的時候，爲了救視覺起見，醫生們決定實行强烈的，痛苦的手段：給病人串線，打膿，好像對待馬匹一般。但是可憐的人到這時候還不肯答應痊愈。這是一個怎樣頑强的性格，要不就是過分懦怯的性格：穿線雖然比不上棍棒，但也是很痛的。用手把病人頸後的皮膚聚緊攏來，能抓起多少就抓起多少，用刀子把抓起的那塊肉扎破，因此在整個後頸上出了一塊寬長的創傷，把一條充分寬闊的，的帆布線帶穿到創傷裏面；以後每天在一定的時間內把這線帶在創傷裏抽動一番，那樣彷彿重新把創傷裂開，使得它永遠流着膿水，生不出新肉來。可憐的人在這幾天內帶着可怕的痛苦熬受這苦刑，但以後終於答應出院。他的眼睛在整個後頸上出了一塊寬長的創傷，把一條充分寬闊的，幾乎像手指那樣長再行熬受一千記棍杖的刑罰。

刑罰以前的一分鐘自然是痛苦的，痛苦得稱這恐怖者爲卑怯與膽小未免有點罪過。自然是痛苦的，既然肯受雙倍，三倍的刑罰，祇爲了現在不實行這刑罰。不過我還記得有這樣的人，在挨了第一頓棍杖，背傷尚未痊愈時，自己竟請求趕快出院，以便挨受其餘的棍杖，最後便可解除裁判。監禁在號房裏，在大家看來比受徒刑壞得多。除去氣質的差別之外，如對於挨打和受刑罰有了牢靠的習慣也會養成一些人堅決與無畏的性格。挨過多次打的人似乎在精神上和背部方面全顯得剛强，終於對刑罰持懷疑的態度，幾乎

看作很小的不便，並不怕它。一般地說來，這是對的。有一個罪囚，屬於特別科的，我們叫他阿歷山特勒或阿歷山特拉，一個奇怪的傢伙，狡猾，膽大，同時心很善。他對我講，他受過四千記棍杖。他一面講，一面還笑着，說着玩笑，但當時極正經地賭咒，假使他不是從小時，從最柔嫩的，最初的兒童時代起，就在鞭子底下生長——由於鞭打而得的瘢痕眞是一輩子沒有從他的背上脫落過——他是決不會熬受住這四千記的。他講時彷彿頌祝這鞭杖下的教育。「他們爲了隨便什麼事情都打我，阿歷山大·彼得洛維奇，」——有一天晚上他坐在我的牀鋪上面火光前面，對我說，——「爲了一切的事情，爲了隨便什麼事情，連着挨打了十五年，從我開始記得自身的那天起。每天必挨好幾次打，誰想打就打；弄得我後來完全習慣了，」他怎麼會當兵的，我不知道；我不記得了，也許他講過的；他永遠是逃兵和流浪者。我祇記得他講他爲了殺死官長被判打四千棍杖的時候，如何感到膽怯。「我知道他們會嚴厲地懲罰我，也許會打死我，雖然我已慣於挨受鞭打，但是必須挨受四千下，——這是鬧玩的麼？再加上官長非常憤恨。我知道，我一定知道，不會白白的過去；人家不會讓我從棍杖底下生還的。我起始想領受洗禮，心想也許會因此赦免的，雖然人家當時就對我說，這是不會有的事，不會赦免的，但是我總想試一試，他們對於已領受洗禮的人總歸會憐惜一點的。我終於領受了洗禮，改名阿歷山大；但是棍杖到底還是棍杖；那怕減去一記也可以；甚至使我感到惱怒。我自己想：等一等，讓我好生騙你們大家一下。您以爲怎樣，阿歷山大·彼得洛維奇，我眞是騙了他們！我會裝死，那就是說並不是完全死去，卻好像靈魂就要出竅似的。我被帶了出去；挨到一千棍；身上炙燒，嘴裏呼喊；又挨到一千，心想我的末路到了，我的腦筋完全糊塗了，腿要斷折了；我的身體撲通地

朝地下一摔我翻着死人般的眼睛，臉色發藍，沒有呼吸，嘴內起沫。醫生走了過來，說道：「立刻就要死了。」我被擡到醫院裏去，但是立刻復活了。就這樣鬧了兩次。他們恨得利害，把我恨得要死。我又騙了他們兩次，剛挨到第三次的一千棍，我又死去。等到打第四次的一千棍的時候，每一記像刀子似的觸到我的心裏，每一記抵得上三記，打得太利害了！他們恨透了我。這最後的一千記，——（它媽的！）——值得前面的三千記，假使我臨了沒有裝死，（一共祇剩了兩百記，）他們當時會把我打死。但是我決不肯聽人家擺布我，我又騙他們，又裝了死。他們又相信了，但是怎麼能不相信，醫生都相信了。最後的二百記，他們雖然拚命地打，打得更利害，但是到底沒有把我打死。爲什麼沒有打死呢？也全是因爲從小就在鞭子下面長大的。唉，我一輩子眞是不知道挨了多少次的打！」——他在講到末後的時候說着，似乎露出憂鬱的凝思的樣子，似乎在那裏努力記清和數清他挨受多少次的打。「不行，」——他補充地說，打斷了一分鐘的沈默，——「眞是數不清打了多少次；那裏能數得清呢！不够數的。」他看了我一眼，笑了，但是笑得那樣善良，使我不能不用微笑答復他。「您知道不知道，阿歷山大·彼得洛維奇，我現在夜裏一做夢，總是做人家打我的夢；我沒有別的夢做。」他眞是時常在夜裏呼喊，扯開嗓子大喊，罪囚們祇好立刻上前推醒他：「鬼，你喊什麼？」他是一個健壯的夥子，個子不高，生性好動，性格快樂，有四十五歲，和大家都處得很和諧，雖然很愛偷東西，時常因此挨打，但是我們這裏誰不偷東西，我們這裏誰不爲了這個挨打？

我還要補充一點：那些挨打的人們在講述他們如何挨打，何人打他們的時候，露出那份異常善良，且不懷惡意的樣子，使我永遠感覺驚異。在這類的敍講中時常甚至聽不到絲毫怨惡，或仇恨的影子。我聽着

這些故事，我的心立刻升起來，起始堅強地，劇烈地叩擊，然而他們講的時候，M曾對我講過他受刑罰的情形，他不是貴族，挨了五百記的棍杖。我從別人方面聽見這件事情，便去問他；這事確不確？怎樣發生的？他回答得很簡單，彷彿帶着一種內心的痛苦，似乎努力不看我，他的臉上發紅。過了半分鐘以後，他看了我一下，他的眼內閃爍出忿恨的火光，嘴脣慣激得抖慄。我感到他永遠不會忘卻他的歷史上的這一頁。但是我們這裏的人幾乎全把這事看得完全不同。（我不敢擔保沒有例外。）我有時想，他們不見得認自己完全有罪，因此值得受刑罰，尤其在他們侵犯的不是自己的人，而是官長的時候。他們中間大多數完全不認自己有罪，我已經說過，我沒有覺出他們有良心受譴責的情形，甚至在對自己的同伴犯罪的時候。至於對官長犯罪更加不必說。我有時覺得，他們對於這種事情有一種特別的，實際的，或者不如說是事實上的見解。他們認爲這是命運規定的，這是事實的無可避免，而不是能以想像的，乃是無意識的，好像某種信仰似的。譬如說，罪囚永遠覺得他們在反對官長的罪名裏並無過錯，因此這個問題本身根本對於他們沒有意義，但是實際上他到底承認官長對於他的犯罪具有完全不同的見解，因此他應該受到懲罰，也就完了。這裏是雙方的鬬爭。罪囚知道，而且不疑惑，他會被自己的周圍的人，自己的老百姓宣判無罪。他還知道，這班老百姓永遠不會完全責備他，多半會完全替他洗刷罪名，祇要他所犯的罪不是反對自己人，反對自己的老百姓。他的良心很安靜，他的理由很堅强，精神方面沒有不安，而這是最重要的。他似乎感到他有所依靠，因此並不怨恨，而把他身上發生的事情當作一樁無可避免的事實。這事實既不是他發的端，也不是他可以了結的，而將長久長久地繼續下去，在業已發動了的，被動的，頑强的

鬪爭裏面。那一個兵士會在個人方面仇恨土耳其人呢，在他和他交戰的時候。但是土耳其人宰殺他，砍倒他，向他放槍。不過不見得所有的故事全是冷淡的，冷靜的。譬如說，關於芮萊白脫尼鬪夫中尉，他們甚至帶着一點憤激的樣子講着，不過這憤激並不大。我還在醫院臥病的最初的時候就曉得這芮萊白脫尼鬪夫中尉，自然是從罪囚的敍講中曉得的。以後我親自看見他，在他到我們獄中値班的時候。他的年齡有三十來歲，個子很高，身體肥胖，混身都是脂肪，臉頰紅潤，而且被一層油脂蒙着，牙齒雪白，笑聲是洪響的，從鼻子裏發出的。從他的臉上可以看出他是世界上最不會有所遲疑的人。他最愛打人，用棍杖責罰人，在他被派爲刑罰執行官的時候。我應該補充的是我當時把芮萊白脫尼鬪夫中尉看作我們自己的階級中間的怪物，就是罪囚們也這樣看他。除他以外，在舊時代內，自然並不長遠，所謂「傳說尙新，但已難於置信」的舊時代內，也有些刑罰的執行者愛狂熱地，勤勞地履行自己的職務。但多半是出於天眞，並無特別的興趣。中尉則在執行刑罰方面幾乎成爲細膩的烹調專家。他愛，他酷愛這種執行的藝術，而且單祇爲這藝術而愛。他享受够了這藝術，他好像已在享樂中厭倦了的羅馬帝國的貴族，發明了各種不同的，細膩的玩意，各種違反人道的花樣，爲了稍稍地幌動幌動，有趣地搔一搔他的塞滿脂肪的心靈。且說一個罪囚被帶出來受刑罰；芮萊白脫尼鬪夫被派爲執行官；祇要一看到這長長的，排得整齊的人的行列，每人手裏執着粗棍，就會使他得到靈感。他傲慢地向行列邊上巡視了一遭，對大家說，每人必須熱心地，按照良心，履行自己的職務，否則……但是小兵們已經知道，這個「否則」是什麼意思。罪囚被帶來了，假使他至今還不認識芮萊白脫尼鬪夫，假使還沒有聽見人家講過他的底細，那末，譬如說，他會對他做出這樣的把戲來。（自然這是

一百樁把戲中的一樁；中尉是擅長發明的。）一個罪囚，在人家給他脫去衣裳，把他的手綁在槍柄上，以便從後面由下士官們拉住槍柄，拖他到那條綠街上去的時候，——每一個罪囚必依照普通的習慣，起始用哭訴的聲音哀求執行官懲罰得輕些，不要過分嚴厲：「大人」——不幸的人喊，——「饒恕我罷，做做好事罷，讓我一輩子替您祈禱上帝，不要送我的命，赦了我罷！」芮萊白脫尼闊夫祇是等候這個機會；他立刻命令部下暫停施刑，也露出富於情感的神色起始和罪囚談話：

「我的好朋友，」——他說：——「我有什麼法子可想呢？不是我要懲罰，這是法律！」

「大人，一切都在您的掌握中，您饒恕了我罷！」

「你以爲我不憐惜你麼？你以爲，我看着人家打你快活麼？我也是人呀！我是人不是，你以爲？」

「自然嘍，大人，自然是的。您是父親，我們是您的孩子。您修修好罷！」——罪囚喊，已經開始有了希望。

「我的好朋友，你自己想一想；你是有腦筋可以判斷的。我自己也知道，從人道上講，應該用仁慈和憐憫看待你們罪人。」

「大人，您說的是實在的話！」

「是的，應該用仁慈看待你們，無論你怎樣犯罪。但這裏不是我，而是法律！你想一想！我爲上帝和祖國服務。假使我把法律放寬，我自己就犯了重罪，你想一想看！」

「大人！」

「得了罷！爲了你的緣故，就這麼辦罷！我知道我犯罪，但是就這麼辦罷……這一次我饒恕你，懲罰得

輕些。但是假使我這樣反而使你有害，那便怎樣呢？我現在饒恕你，你會犯罪，那時便怎樣呢？這樣反而使我的良心……」

「大人！我可以起誓！在天主的寶座前面……」

「好啦，好啦！你會對我賭罰，以後好生做人麼？」

「大人！」

「天雷劈死我，讓我到陰間……」

「你不要罰誓，這是有罪的。我會相信你的話語，你說的是實話麼？」

「是孤兒，大人，像一隻指頭，沒有父母……」

「你聽着，我祇是爲了你流着孤兒的眼淚，纔饒恕你。你是孤兒麼？」

「這是爲了你的孤兒的眼淚的緣故。不過你要注意，這是最後一次……帶他走罷，」——他用那種慈悲的聲音說話，使得罪囚簡直不知道要怎樣替這樣慈悲的人祈禱上帝。於是威嚴的行列出發了，他被領過去。鼓聲一響，前面的幾根棍杖揮搖着……「揍他！」——芮萊白脫尼闊夫扯開整個嗓子喊嚷。——

「狠狠地抽他。剝去他的皮！燒灼他！再來一下，再來一下！把這孤兒，重重地打，把這壞蛋重重地打！打呀！打呀！」小兵們揮鞭重重地抽下去，不幸的人的眼睛裏冒出火星，他起始呼喊，芮萊白脫尼闊夫跟在他後面跑着，哈哈地笑着，哈哈地笑着，笑得用手支住腰，幾乎直不起來，弄得後來甚至看着他都可憐。他竟自那樣的快樂，他覺得眞是好笑。偶然他的響亮的，健壯的笑聲中斷了，重又聽見他那套：「狠狠地抽他！剝去他的

皮！弄死這孤兒！弄死這壞蛋！……」的喊聲。

他發明了另一種花樣，罪囚被帶去施刑時，又起始哀求。芮萊白脫尼闊夫這一次不裝腔作勢，不扮鬼臉，卻開誠布公起來：

「你瞧是這樣的，親愛的，」——他說。——「我要按照規矩懲罰你，因爲你罪有應得。但是我也許可以給你通融：我不把你綁在槍柄上面。你一個人走過去。你拚命地跑，從行列裏經過！即使每一根棍杖都會打下來，但是時間可以弄短些，你以爲怎樣？要不要試試看？」

罪囚懷着疑惑和不信任聽着，心內沈思着：「不錯，」——他自己想，——「也許這樣眞是可以減輕些；我用力跑去，所受的苦也許可以減少五倍，也許不見得每根棍杖都會打在身上。」

「好的，大人，我同意。」

「我也同意。這就來罷！你們留神着，不要打哈欠！」——他對小兵們喊，預先知道一根棍杖都不會饒過罪人的背部：小兵也很知道，他假使打不到，將受怎樣的處分：罪囚拚命地從「綠衕」上跑着，但是自然跑不完十五行：棍杖像鼓點似的，像閃電似的突然一下子落到他的背上，可憐的人發了一聲呼喊，倒下地來，像被砍倒，像中了槍彈。——「不必了，大人，還是照法律辦理罷，」——他說着，慢慢地從地上立起來，臉色慘白，而且恐懼。芮萊白脫尼闊夫早就知道這是什麼樣的玩意，會得到什麼結果，當下哈哈大笑，笑個不歇。他所有那些開玩笑的舉動，和人家講他的一切是無法全行描寫出來的。

我們這裏還用稍爲不同的方式，用另一種口氣和精神，講關於一個司密卡洛夫中尉的事情。他在少

校還沒有派來以前，在我們獄內代理司令官的職務。關於芮萊白貶尼闊夫，人家雖然講得十分冷淡，不露出特別的惡意，但到底對於他的功績不加欣賞，不去誇獎，而顯然取輕蔑的態度。甚至似乎傲慢地輕視他。但是我們這裏卻帶着快樂和欣喜回憶着司密卡洛夫中尉。本來他也不是什麼特別喜歡鞭打的人；他身上並沒有純粹的芮萊白貶尼闊夫的素質。但是他到底不反對鞭打。要知道我們這裏帶着一種甜蜜的愛情回憶着的也就是他的鞭子，——這人竟會博得罪囚們如此的歡心！但是用什麼博得的呢？他怎麼會賺到如此普遍的名譽呢？固然，我們這裏的人，也許和一般俄羅斯人民一樣，準備爲了一句和藹的話語而忘卻整個的苦痛。我把這當作事實似的說出來，這一次不再從各方面加以研究。博得這種人的歡心，取得他們普遍的愛戴，並非難事。司密卡洛夫中尉已獲得了特別的人望，——因此連他怎樣鞭打人的情形也幾乎會帶着和愛回憶起來。「跟父親一般，」——罪囚們時常說，甚至歎息着，在他們回憶起他們以前的代理獄長司密卡洛夫，拿他和現在的少校相比較的時候。「一個好人！」他是一個隨和的人，也許甚至是善良的人。但是官長中間不但有善良的，甚至還有性格寬宏的，而怎樣呢？——大家並不愛他，簡直還要笑他。事情是因爲司密卡洛夫會做得使我們這裏大家都承認他是自己的人，這是一種很大的能耐，或者可以說是天生的能力，甚至具有它的人們也不會想到的。事情眞奇怪，這類人裏甚至有完全不善良的，但是有時也獲得極大的人望。他們不賤視隸屬於他們下面的人，——我覺得原因就在這上面！他們身上看不出一個游手好閒的貴族，聞不到一點貴族的氣息，而有一種特別的，普通人的，天生下來就有的氣味。天呀，罪犯對於這氣味是如何的敏感！爲了這，他們可以供獻出一切來！他們甚至準備把最嚴厲的人，裝成最和善

的人，假使這個最嚴厲的人身上含有他們自己的氣味。假使含有這種氣味的人確乎是和善的，雖然是另有一種的和善，那就更好了。那簡直是無價之寶！」司密卡洛夫中尉，我上面已經說過，有的時候也會重重地施用刑罰，但是他會弄得人家不但不恨他，甚至相反地，在現在，我在獄內的時候，還帶着笑愉快地回憶他鞭打人的事情。不過他的玩意也不多：缺乏藝術家那樣的幻想力。老實說，一共祇有一種玩意，唯一的一種，他整年用來給自己消遣的。也許，它的所以有趣，就因爲它是唯一的。這裏面有許多天眞。譬如說，一個犯了過錯的罪囚被帶了進來。司密卡洛夫親自出來監刑，他帶着嘲笑，說着玩笑話走出來，同犯人說話，問些不相干的，關於他個人的家庭裏的，牢獄裏的事情，而且並不懷有什麼目的，並不帶着什麼游戲的意味，卻祇是隨隨便便地，——因爲他確乎願意知道這些事情。有人取了鞭子來，還給司密卡洛夫端來一張椅子；他坐在上面，甚至抽起煙斗。他有一根很長的煙斗。罪囚起始哀求……「你躺下來罷，老弟，還有什麼可說的……」司密卡洛夫說。罪囚歎了一口氣，躺了下來。「唔，親愛的，你會背出聖詩麼？」——「怎麼不會，大人，我們是受過洗禮的人，從小就學過的。」——「那末你背罷！」罪囚也知道背什麼，並且預先知道在背誦的時候會發生什麼情形，因爲這玩意已經有三十次在別人身上重複過了的。司密卡洛夫自己也知道。他知道，連那些舉着鞭子站在躺倒的犧牲者面前的小兵們也早已聽够這玩意。但是他到底還是重複着，也許因爲是他自己編撰的，出於一種文學上的愛好。罪囚起始朗誦，人們持鞭等候着，——他眞是喜歡這玩意，也許因爲是他自己編撰的，出於一種文學上一定的話句。罪囚在念完那首聖詩的第一行以後，終於讀到「在天上」那幾句。這就行了！「等着！」——

中尉熱辣地喊出，立刻揮搖着靈感的手勢，對那個舉鞭的人喊道：「你就給他添上！」（註）

於是哈哈地發出大笑。站在四圍的小兵們也笑了；那個鞭打的人笑着，甚至挨打的人也幾乎笑出來，儘管在「你就給他添上」的一聲號令之下，鞭子已在空中長嘯，預備在一瞥的工夫像剃刀似的朝罪犯的肉體上面切去。司密卡洛夫很高興，高興的就因爲他覺得他想得很妙，——自己編的：「在天上」和「就給他添上」——這兩句話想得多巧，而且還押韻。司密卡洛夫在刑罰以後很滿意地走出去，挨打的人臨走的時候也極滿意自己和司密卡洛夫，過了半小時以後已在獄內對大家津津有味地講這樁業已重複了三十一次的故事。「一句話，一個好人！有趣的人！」

甚至現在對於這善良的中尉的回憶還時常留在罪囚們的嘴邊。

「你在那裏走着，」——一個罪囚講着，他的整個臉龐在回憶中微笑。——「你走着，他穿了晨服坐在自己窗旁喝茶，抽煙斗。你脫下帽子。」——「你到那裏去，阿克西諾夫？」

「去做工，米哈意爾·瓦西里奇，最先應該到工場裏去；自己竟笑了……眞是好人！一句話，他是有靈魂的！」

「這種人是不容易找到的」——聽者中間有人說。

（註）此係雙關語。原文「在天上」（Na nebesi）與「你就送給他」（emu nomesi）音韻相諧。譯文改爲「添上」藉以傳出原作的韻味。　譯者

我所以現在提起關於刑罰和這有趣的職務的各種執行人來的緣故，是因爲我在移住醫院時，對於這問題纔取到了最初的明晰的概念。在這以前我祇是耳聞。本城和全區所有軍營內，囚牢內，和其他部隊內受笞刑的罪犯全送到我們的兩間病房裏來。在最初，我對於周圍所發生的一切十分貪婪地注視着的時候，這一些對於我奇特的規矩，這些已受了刑罰和正準備受刑罰的人們，自然給我引起極强烈的印象。我感到騷亂，慚悚和驚懼。我記得我當時忽然不耐煩地想理解這些新現象的底細，傾聽別的罪囚們對於這題目的談話，親自對他們發問，尋求解答。我很想知道所有判決和執行的程度，這些執行的差別，罪囚們對於這一切的見解；我努力想像那些前去受刑的人們的心理狀態。我已經說過，在處刑之前很少有人持冷靜態度的，甚至那些挨過多次的打的人們也不除外。有一種尖利的，純粹肉體上的恐怖攻襲到罪囚身上。這恐怖是不由自主的，無從抵抗的。它將人類的一切道德的本質全行壓抑下去。我在以後，所有牢獄生活的幾年內，總要不由己地注意那些罪囚，他們在受了前一半刑罰以後，躺到醫院裏，已將傷瘡治好，即將出院，預備第二天再行熬受規定好的其餘一半的棍杖。這種將刑罰分爲兩次執行的辦法是永遠遵照處刑時在場的醫生的判斷而決定的。如果依照犯罪的程度而規定的棒杖的數目很多，罪囚一次不能熬受，那末把這數目分爲兩部，甚至分爲三部，由醫生在行刑時決定，那就是看受刑罰的人能不能繼續從行列

（註）我這裏所寫關於刑罰的一切是我的時代的。現在我聽說這一切業已變更，且在變更中。

原註

裏行進，或繼續走下去是否非完的；但如果必須打兩千記，或三千記，那末總是分兩次，或三次執行。的創傷治愈，即將離開醫院的那天去熬受後半段刑罰的人們，在出院的那天遲鈍，某種不自然的散漫會在他們身上顯曼鬱，不愛說話。腦筋的某種露出來。這種人不再和人們談話，一直沈默着。最有趣的是罪囚們也從來不和這種人說話，並不想提起他話語，沒有安慰；甚至努力不去注意這種人。這對於判受刑罰的人是很好的。也有例外，譬如我已經講過的渥爾洛夫。在受了前半段的刑罰以後，他祇恨他的背部許久不平復，不受其餘的打擊，隨隊前往給他指定的充配處所，再在途中逃遁。但這個得他的腦筋裏有什麼玩意。他具有熱情的，活潑的性格。他很滿意，處於藏自己的興奮。事情是因爲他還在前半段刑罰之前就心想他不能在羈押待審時就聽到關於官長的嚴厲手段的各種傳說；他當時已經準以後，他膽壯了。他來到醫院時被打得半死；我還從來沒有看見過這種活下去的希望，因爲傳說是虛僞的，他現在從棍杖底下被放了出來，因業已起始幻想旅行，遁逃，自由，田野和森林……他出院後過了兩天，究死在那個醫院裏，以前的病上面。但是我已經講過這件事情了。

然而那些在受刑前度着痛苦的日子和黑夜的罪囚們卻會勇敢地熬受刑罰，就是最膽怯的人也不

除外。甚至在他們進院後的第一夜，我都不大聽得見他們的呻吟，甚至挨到極重的打的人們也是如此。總之，人是會忍耐痛苦的。關於痛苦一層，我問過許多人。我想確定地弄明白，痛得利害不利害；究竟用什麼和它相比？我眞是不知道我爲什麼這樣問。我祇記得一樁事情，我這樣問並非由於無事的好奇。我要重複一句，我感覺騷亂和震憾。但是我無論向任何人詢問，始終不能得到對於我滿意的回復。灼得好像火燙一般，——這就是我能打聽出的一切，而這是對於大家唯一的答復。灼燙，也就是如此，在最先。我和M相處得接近的時候，我也曾問他。「很痛，」——他回答，——「感覺像火燙似的；背部好像在最利害的火上烤炸。」一句話，大家指出了同一的話。不過我記得，我當時發了一個奇怪的意見，這意見是否確實，我並不特別堅持；但是罪犯們本身所作判決的共同性給予這意見以有力的支持。這意見就是鞭笞，假使大量地落到一個人的身上，是一切刑罰中最重的一種。初看上去，這話似乎離奇而且不可能。但是鞭子打到五百記，甚至四百記，會把人打死；而在五百記以上幾乎是準的。甚至體格最堅强的人都不能熬受一千記鞭子。然而五百記棍杖卻可以熬受下去，於生命毫無任何危險。一千記棍杖也可以熬受下去，而不必替性命擔憂，即使體格並不堅强的人也是如此。甚至兩千記棍杖都不會把一個膂力平常，體格健康的人打死。罪囚們全說鞭子比棍杖壞。「鞭子傷得利害些，」——他們說，——「痛苦得多些。」自然，鞭笞比棍杖痛苦。它刺激得利害些，對於神經方面影響得利害些。它使神經興奮得超過限度，震撼得超過可能的範圍。我不知道現在怎樣，但是在不久以前，有些紳士們以能鞭打自己的犧牲物爲樂趣，取得近乎像特·薩達侯爵和勃連維里的一點什麼。我覺得在這感觸內有一點使這些紳士爲了它感到心跳，同時又甜蜜又痛苦的什麼。有些

人像急於舐血的猛虎。凡是曾有一次嘗試過這權力，這種無限地控制和自己相同的人，同樣地創造成的，依照基督的律法是弟兄的軀體，血和精神的；凡是曾嘗試過用極高的壓迫的手段凌辱具有上帝形狀的另一個生物的權力和完全的可能的，他會不由自主地成爲對於自己的感覺無權的人。暴虐是一種習慣；它具有發展滋長的性質，它終於會發展成疾病。我以爲最好的人由於習慣會粗暴和呆鈍至於野獸的程度。血和權力使人醇醉：粗暴與淫蕩逐漸地發展着；最不正常的現象會使腦筋與情感易於接受，且終於覺得甜蜜。人性和民主的原素在暴虐中喪亡，回復到人性的尊嚴，後悔和復生對於他幾乎是不可能的。這樣專擅的例子和可能會傳染給整個社會。這樣的權力具有誘惑性。社會如對此現象冷淡看待，便是本身已連根被傳染了。總之，一個人施於另一個人的肉體懲罰的權利是社會的毒瘡之一，是消滅民主原素的任何萌芽，任何嘗試的一種極强烈的手段，是社會必將無可救藥地腐化下去的完全的根據。

社會裏看不起劊子手，但對於具有紳士形狀的劊子手卻不盡然。最近纔有相反的意見發表出來，但還不過是在書本上，抽象地發表着。甚至每一個廠主，每一個經理一定都會感到某種刺激性的愉快，由於他的工人有時整個地，連家屬在一起，依靠在他一人身上的緣故。這一定是如此；人不會那樣快就解脫遺傳在他身上的一切；人不會那樣快就拒絕已進入他的血液裏，所謂隨着母乳以俱來的一切。這樣快熟的改變是不會有的。感覺罪惡和遺傳下來的罪孽還不够，很不够；必須完全擺脫它。而這是不會很快地做得到的。

我提起了劊子手。幾乎在每個現代的人裏面存有劊子手的性格的種子。但是人的獸性並不平均地

發展着。假使它在某人身上發展得勝於所有其他的性格時，這樣的人兩種：一種是自願的，另一種是勉强的，不自由的。自願的劊子手在各方面自然比勉强的劊子手卑劣，但是人民看不起後者，嫌惡他，痛恨他，同時對他懷着一種神祕的恐懼。這近乎迷信的對於一種劊子手的恐怖，而對於另一種冷淡，且似乎贊許是怎樣發生的？有些異常奇怪的例子：我認識一些甚至善良的，甚至誠實的，甚至受社會尊敬的人，他們譬如說竟不能冷淡地放任過去，假使受刑罰的人不在受鞭笞下面叫喊，不哀求，不請求饒恕。這是大家公認的；這認爲有禮貌，認爲必須如此，而認爲善良的人。起初他本來打算輕輕地懲罰；但是因爲沒有聽見照例在犧牲物有一次不願叫喊的時候，執行人反而甚至會感到侮辱，而這種人是我知道在別的方面也許可永遠替你祈禱上帝」等等的話語，——竟暴怒了，給予五十記多餘的鞭笞，希望獲得呼喊與請求，——而終於獲到了。「不行，他太强橫了，」——他很正經地回答我。至於說到眞然全是已判決徒刑和充配的罪囚，而被留在那裏充當劊子手。他起初以後，便永遠留在獄內，住在另一間屋子，甚至有他自己的產業，但是幾是機器；劊子手鞭打人，雖然出於一種責任，但有時甚至也會弄得狂熱起來。雖然他的鞭打人不免也會給予自己愉快，但幾乎永遠沒有對於自己的犧牲物忿恨的心思。叩擊的已的同伴面前，在觀衆面前顯出身手的那種願望鼓勵他的自愛心。他是被大衆唾棄的人，到處有一種迷信的恐怖迎送着他，不能擔保這對於他不會發生影響，不會增强他身爲了藝術而努力。此外，他很知道他

上激狂的情緒，他的野獸般的傾向。甚至小孩們都知道他「棄斥父母。」事情眞奇怪，我看見過許多劊子手，他們大家全是智識方面很發達的人，有見解，有腦筋，有異乎尋常的自愛心，甚至具有驕傲性格。這驕傲是不是爲了抵抗大家對他們的賤蔑而發展着的；是不是由於他們所給予他們的犧牲物的恐怖的意識和他們所具有的對於犧牲物主宰的情感而增强着的，——我不知道。也許，他們在刑場上觀衆前出現時環境的隆重性和戲劇化助成他們身上一些傲慢的發展。我記得，有一次我有了在一些時候時常遇見，且接近地觀察一個劊子手的機會。此人身材中等，肌肉發達，有四十歲左右，有極愉快的，聰明的臉，蜷曲的頭髮。他永遠露出特別莊重，安靜的神色；外表上做出紳士派的樣子，永遠簡短地，有條理地，甚至和藹地回答着問題，但和藹中似乎帶着傲慢，彷彿在我面前誇耀似的。看守的軍官們時常在我面前和他搭談，甚至彷彿帶着一點尊敬他的樣子。他感到這層，因此在官長面前故意增加客氣，嚴肅，和自我尊嚴的情感。官長和他談話越顯得和藹，他自己好像越不肯遷就，雖然並沒有超出細膩的客氣之外，但我相信在這時候他認自己比和他談話的官長高超得無可比擬。這是在他的臉上寫出來的。有時，在很炎熱的夏天，他由衛兵伴着，被打發出去拿着細長的竿子打城內的野狗。在這小城內有太多的狗，牠們完全不屬於任何人，生殖得特別的快。在暑期中牠們多得太危險了，因此由長官下令派遣劊子手去撲滅牠們。甚至這種低卑的職務顯然一點也不使他感到侮辱。值得看一看，他帶着如何的尊嚴在城內的街上走來走去，由一個疲勞的衛兵伴隨着，單是他的樣式就使對面遇見的村婦和孩子們嚇得大跳，他所遇到的人們。不過劊子手是生活得很自由的。他們有錢，他們喫得很好，他們喝酒。錢是由賄賂裏得來的。

平民裏的罪犯經法庭判決須受體刑，總要預先拿出什麼東西，另一些人，對有錢的罪囚，他們估計罪囚的資財，自己定了數目，向他們索取，有索取三十盧布的，有時甚至還多些。對於很有錢的人們甚至五相講價錢。他自然不能懲罰得太隨便；他要用他的背部負責的。但是他在取得一定數目的賄賂以後，可以答應犧牲物不打得很重。罪囚們幾乎永遠會同意他所提的數目；如果不同意，他確乎會野蠻地懲罰一頓，而這幾乎完全屬於他的權力之下。他有時甚至會對一個很貧窮的罪囚規定下很大的數目；親戚們跑來講價錢，對他鞠躬。因爲假使不能滿足他的要求，那纔是糟糕呢。他暗示給人們的迷信的恐怖在這種情形之下對他大有幫助。人們講出關於劊子手們許多許多離奇的話！罪囚們自己對我說，劊子手會一記把人弄死。但是，這有誰嘗試過呢？不過也許是如此。對於這層，人們說得太肯定了。劊子手自己對我力言，他會做得到。人們還說他可以揮搖着手臂朝罪囚的背部上打下去，而打得甚至最小的瘢痕都不會鑽出來，罪囚不會感到一點點的痛楚。然而關於所有這些把戲和細膩的地方人們講得也太多了。即使劊子手收了賄賂，答應懲罰得輕些，但是第一記總是要用全力打下去的。這在他們中間甚至變爲習慣。其餘的他打擊得輕些，尤其如果已經預先付過了錢。但是第一記，不管付過錢沒有，——是屬於他的。我眞是不知道，他們爲什麼這樣做？是否爲了一下子使覺，因爲他們猜料到在很痛苦的打擊以後，較輕的打擊會覺得不大痛苦，或者祇是想在犧牲物面前擺擺架子，使他發生恐怖，先一下子給他來一下，使他明白立在他面前的犧牲物對於以後的打擊有熟習的感在任何的情形之下，劊子手在臨刑之前感覺自己處於興奮的精神狀態之下，感到自己的力量，認自己是究竟是何等樣的人，總之，是表現自己。

有權力的人。他在這時候成爲一個藝員。觀衆又驚奇又恐怖地看望他，自然不免帶着一點愉快，在第一記的打擊之前，對他的犧牲物呼喊：「你忍着點，我要燒灼你！」——在這種情形之下照例的，注定的話語。人的本性會歪曲到如此地步，眞是難於設想的。

我在醫院內的初時，傾聽着罪囚們所有這類的談話。我們大家躺在那裏覺得異常沈悶。每個日子全那樣的相像！早晨還有醫生們前來診察，給我們解悶，他們走後不久就開飯了。飯菜雖然是很單調的，卻也給予我們極大的解悶。菜的分量不同，視病人的病情而定。有些人祇取得稀飯，還有些人祇取得一份湯，裏面放點麵粉；另一些人祇取得一份麥糊，不過許多人都喜歡喫它。罪囚們由於長日的靜臥變得軟弱，愛喫點好東西。那些日就痊愈和幾乎健康的人們有一塊白煮的牛肉喫。給壞血症病人的飯菜最好，——有牛肉，葱和老薑等，有時還加上一杯伏得卡。麵包也看病情而定，有黑的，也有半白的，烤得很有味。規定飯菜分量時那種公式化，那種精細會使病人們發笑。自然，有的人得了某一種病，自己什麼東西也不喫。至於那些有食慾的病人們，卻想喫什麼就喫什麼。有些人互相交換飯菜，因此對於一種病相宜的飯菜會轉到完全不同的病人那裏去。有些按照病情應該喫輕鬆的飯菜的人們竟買牛肉或壞血症病人的飯菜來喫，喝酸汽水，和醫院自製的啤酒，向那些規定喫這種東西的人們購買。有些人甚至喫雙份。這些飯菜是可以用金錢輾轉買賣的。有牛肉的飯菜價錢最高；如果自己病房裏無法買到，便打發夫役到另一間罪囚病房裏去，還買不到，便到兵士們的病房和我們這裏所說的「自由」們。他們寧願單喫一樣麵包，而撈到金錢。貧窮的狀況自然是普遍的，但是有錢的人們甚至打發人到菜市

去買麵包，甚至還買些好喫的東西。我們的夫役們履行這些委辦的事情，完全不存一點圖私利的念頭。飯後是最沈悶的時間；有的由於無事可做而睡覺，有的瞎談，有的高聲講什麼事情。假使沒有新病人進院，更加沈悶些。新人的進院幾乎永遠引起多少的興奮，尤其假使他是任何人都不認識的人。大家審看他，努力打聽出怎麼會事，從那裏來的，爲了什麼事情。對於充配的人犯特別感覺興趣；他們永遠講點什麼，不過不講自己的私事。假使那人自己不提起這件事情，人們永遠不會問，卻祇是：從那裏來的？和誰在一起？道上怎樣？往那裏去？等等的話。有的人在聽到了新的故事以後，好像偶然似的記起了自己的生活裏的一點事情：關於不同時期充配的情形，關於充軍的隊伍，刑罰的執行者，關於隊伍上的官長們。受笞刑的人們也是在晚上那個時候出現的。他們永遠引起充分强烈的印象，前面已經講過了。但不是每天有這種人進院。在沒有人進院的那天，我們那裏就似乎顯得有點萎靡不振；所有這些臉龐彼此彷彿感覺異常討厭，甚至起始了口角。我們那裏甚至歡迎被領來試驗的瘋人們。爲了避免刑罰，假裝發瘋的手段是判刑的罪犯們偶然會使用的。但是他們不久就被揭穿，或者不如說是他們自己決定變更自己的行動的政策，罪囚在鬧了兩三天以後，忽然無緣無故地變得聰明，漸漸地靜下去，起始陰鬱地請求出院。罪囚和醫院全不責備這種人，也不加以羞辱，不對他講他所做出的那套把戲。他們默默地讓他出院，默默地送他，過了兩三天以後，他受了刑罰，又到我們這裏來了。這類事情總之是很稀少的。但是送進來受試驗的眞正的瘋子卻成爲全病房眞正的懲罰。有些瘋子，快樂的，活潑的，一邊喊，一邊跳，一邊唱，罪囚們起初十分歡迎。「眞是有趣！」——他們說着，看望着一個剛送進來的瘋子。但是我看着這些不幸的人感覺異常痛苦而且難過。我從來

不能淡漠地看望瘋人。

不久，那個被送進來，受大家歡迎的瘋人那套不斷的歪曲的表演和不安的舉動完全使我們大家感覺厭煩，兩天來完全使大家失去了耐性。瘋人中間有一個人留在我們這裏三星期，弄得我們簡直想從病房裏逃走。好像故意似的，同時又送來了一個瘋人。這人引起我特別的印象。這已在我遣戍的第三年上了。在第一年上，或者不如說是我的牢獄生活的最初的數月內，在春天，我隨着一批爐匠們同往兩俄里路遠的磚瓦工廠裏去做工，充任搬運夫。必須修理火爐，以爲未來的夏天的工作之用。那天早晨，在工廠內，M和B介紹我和住在那裏的監工，下士長渥司脫洛白司基相識。他是波蘭人，年約六十歲，高身，瘦癯，具不極合度的，甚至莊重的外表。他老早就在西比利亞服務。雖然他出身平民階級，從小兵做起，但M和B很愛他，而且尊敬他。他一直誦讀加特力教的聖經。我和他談話，他說得那樣的和藹，那樣的有理性，講些有趣味的事情，和善而且誠實地看望人。從那次後，我有兩年沒有見到他，祇聽見他爲了某個案件受偵查，現在他忽然以瘋人的資格被送進病房裏來了。他走進來的時候尖聲叫喊，扯開嗓子大笑，用極無禮貌的，簡直是「卡瑪林司卡耶」舞蹈式的姿勢，在病房內跳舞。罪囚們看着很高興，但是我感到非常的憂鬱。……三天以後，我們大家簡直不知道怎樣處置他。他吵嘴，打架，尖叫，唱歌，甚至夜裏也唱，時時做出使大家作嘔的難堪的舉動。他不怕任何人。給他穿上浸在芥末水裏的襯衫，但是這樣我們更加壞些，雖然他不穿襯衫的時候儘和我們尋釁，幾乎要跑過來和大家打架。在這三星期內，有時整個病房的人都齊聲要求總醫官把這個瘋子送到另一間罪囚病房裏去。過了兩天以後，那邊也要求把他送到我們這邊來。因爲我們那裏一下子

來了兩個瘋人，全是不安靜的，所以祇好由這個病房和那個病房輪流交換瘋人。但是兩人都不好爭鬪的，好。在他們終於被送到什麼地方去的時候，大家這繩自由地透了一口氣……

我還記得一個奇怪的瘋人。在一個夏天裏，送進一個被判處刑罰的個很粗笨的人，年約四十五歲，臉龐因爲出天花弄得很醜陋，一雙像游泅常憂鬱的，陰沈的臉色。他的牀鋪正在我旁邊。他顯得很馴順，不和任何人搭談，坐在那裏彷彿尋思什麼事情。天色漸漸地黑起來，他忽然對我說話。他直率地，不繞遠彎，卻露出彷彿始對我講他不久將受兩千笞刑，但現在不會了，因爲G上校的女兒會代我覺得上校的女兒遇到這種情形是無可爲力的。我還一點沒有猜到什麼；他被送進來的時候並不當作瘋子，卻作爲普通的病人。我問他有什麼病。他回答，他不知道，人家不知爲了他，她有一天，在兩星期以前，在號房旁邊完全健康着，上校的女兒戀上走過，他那時恰巧在鐵欄的小窗內向外窺望。她一看見他，立刻戀愛上了。自那次起，她用各種藉口，到號房裏來了三次；第一次隨着父親來看她的哥哥，那時他正在我們獄內值班。第二次和母親一塊來散放施捨的東西，走近他身前，向他微語她是他把這一套離奇的故事講得那樣細膩詳盡，這故事自然是整個地在他的失調的，可憐的頭腦裏幻想出來的。他深深地相信他會免除刑罰。他安容那樣醜陋和憂鬱的人嘴裏聽到一個女郎如何熱戀他的浪漫的故事是地熱戀他。從年紀已近五十，臉十分離奇的。奇怪的是刑罰的恐怖會使這個畏葸的靈魂弄到這種樣子。也許他果眞在窗外看見了什麼

人。於是由於日見增長的恐怖而在他心中準備着的那份瘋勁忽然一下子發現了出路和形式。這個不幸的小兵，也許一輩子沒有一次想到女郎的，忽然虛構了整整的一段浪漫故事，本能地那怕抓住這根乾草也是好的。我默默地傾聽着，把這件事情告訴別的罪囚們。但是在別人起始發出好奇心的時候，他竟含羞地不響了。第二天醫生盤問了他許久，因爲他對醫生說他沒有什麼病，而診察的結果也確是如此，因此他就出院了。關於他的病狀單上寫着 gnat 字樣，我們是在醫生們離開病房以後纔知道的，因此沒有對他們說出內中的情形。我們自己當時也完全沒有猜到主要的原因何在。其實一切的問題祇是打發他進院的官長方面的錯誤，他沒有解釋爲什麼他被送進來。這裏發生了一點疏忽。也許打發他來的人們甚至祇是猜疑，並不相信他發了瘋，祇是聽到了一些謠言，所以打發他來試驗一下。無論如何，那個不幸的人在過了兩天以後被帶出去處刑了。這舉動的突然似乎使他深爲震愕；他在最後的一分鐘前還不相信他會受刑罰。在拖他到行列裏去的時候，他起始喊：救命呀！救命呀！這一次他進醫院時並沒有送到我們的病房裏來，因爲我們那裏沒有空位，所以送到另一間病房裏去。但是我向人家打聽過，知道他在這八天內沒有和任何人說過一句話，感到慚愧和十分憂鬱的樣子。……以後在他的背部的瘡傷平復時，他被送去什麼地方了。至少我不再聽到關於他任何的消息。

至於說到醫治和藥物一層，據我所能觀察到的，輕症的人幾乎不遵照醫生的囑咐，不服藥，惟有犯重病的，總之眞是有病的人很喜歡醫治，認眞地服用藥水和粉末；但是我們這裏最愛外用的治療方法。普通老百姓最喜歡，而且相信的吸器，吸角，貼膏藥和放血等，我們那裏也樂於採用。有一樁奇怪的事情使我發

生興趣。那些人在熬受棍杖和鞭子抽打的極痛苦的感覺時是那樣的能够忍耐，竟會爲了在身上使用吸器而時常抱怨着，做出愁眉苦臉的樣子，甚至呻吟着。他們的身體是不是顯得太衰弱，或者不過是裝腔，——我不知道怎樣加以解釋。誠然，我們的吸器是特別的一種。那隻一下子把皮膚劃開的機器被助醫官在什麼時候，在無從記憶的時代給遺失或損壞，或者也許是自然用壞的，因此他祇好用放血刀刺破皮膚。放每個吸器必須刺破十二處。用機器不痛。十二把小刀忽然在一剎那間刺下去，是感不到痛苦的。但是用放血刀刺卻是另一樁事情。放血刀割得比較地慢；痛苦是感得到的；因爲在放十處吸器的時候必須刺一百二十刀，合在一塊兒，自然感覺得到了。我曾嘗受過，雖然覺得痛，而且惱恨，但到底並未到了不可支持，必須呻吟的地步。有時看着一個高大的蠢物，身體十分健壯的人，扭曲着身體，開始訴痛，甚至會感覺可笑。這好比某一個人在做起正經的事情的時候，態度十分堅定，甚至安靜，而在家內無事可做的時候卻顯得憂鬱，時常發脾氣，端上飯來不想喫，嘴裏罵個不停。他覺得一切都不自在，大家都煩他，大家都對他做出粗暴的舉動，大家都折磨他；——一句話，舒適得發瘋，人們有時會這樣批評這類的先生們，這類人在普通老百姓裏很多，而在我們獄內，大家擠居一處的時候甚至是時常會遇見的。在病房裏，這種要脾氣的人每爲同房的人們挑逗着，有的簡直罵他；於是他祇好默不作聲，好像果眞等候人家一罵，就不響似的。烏司强且夫最不喜歡這種人，從來不肯放過和耍脾氣的人相罵的機會。總之，他是不肯放過同任何什麼人打一架的機會的。這是他的娛樂，他的需要，自然這是由於疾病，一部分由於愚笨的緣故。他起初正經地聚精會神地看你一眼，以後用一種安靜的，深信的聲音起始說出教訓的話語。他什麼都要管；他好像被派到我們這裏

來監督秩序或管理大家的品行似的。

「他會管到一切，」——罪囚們笑着說。不過大家都饒恕他，避免和他相鬨，祇是有時笑笑罷了。

「瞧你說了那一大套！三輛大車都載不了。」

「說什麼？在傻瓜面前不脫帽，是明明曉得的事情。他爲什麼爲了該愛冷，應該忍一忍。」

「於你又有什麼相干？」

「弟兄們，」——我們獄裏的罪囚中有一個插上來說，——「吸的是人家把你的耳朵揪得很久的時候。」

大家全笑了。

「難道有人揪你的耳朵麼？」

「你以爲沒有麼？自然揪過的。」

「怪不得你的耳朵突出着。」

這個罪囚沙布金的耳朵確是長長的，向兩方面突出的。他是流浪人，年紀還輕，很能幹，性格恬靜，永遠帶着一種嚴肅的，隱祕的幽默說話，使他所講的一些故事增添許多的滑稽。

「我怎麼會想到人家揪你的耳朵？我怎麼會想到呢，你這個笨瓜？」——烏司强且夫又搶上來說，憤憤地朝着沙布金，雖然沙布金並沒有對他說，卻對大家說；但是沙布金連看都不看他一眼。

「誰揪你的耳朵來着？」——一個人問。

「誰？明知道是誰，就是那個警長。這是爲了流浪的關係。我們當時走到K城。我們是兩人，我還有另外一個，也是流浪者。他名叫葉菲姆，沒有父名。我們在路上託爾明那村莊裏一個農夫家裏住了一些時候。有一個村莊，名叫託爾明那。我們走了進去，探看了一下：這裏倒可以住上一陣子，再趕路。田野裏十分自由自在，城裏顯然不大舒服。我們最先走到小酒店裏去。向四面看望了一下。似的，手肘上都破了，穿着德國式的衣裳。他說：請問，你們有文件麼？（註一）

「沒有，——我們說，——沒有文件。」

「是的。我們也是這樣。我還有兩個好朋友，也在杜鵑將軍手下服務。（註二）現在我要求您一樁事情，我們因爲喝酒喝空了，暫時沒有錢。你們可以化錢買半瓶酒來給我們喝麼？

「我們很樂意，——我們說。——因此就喝了酒。他們當下指給我們一樁事情做，是關於木工的，關於我們份內的。在城邊上有一所房屋，裏面住着一個有錢的下市民，財產很多，夜裏我們去探看一番。我們五人就在當天夜裏到那個下市民家裏去，立刻落了網。我們被帶到警署裏去，以後便被帶到警長那裏。警長說，我自己來審。他銜着煙斗走進來，隨後還端進一杯茶給他。他的身體很健壯，一臉的鬍子。坐了下來。除我們以外還帶來三個人，也是流浪者。弟兄們，流浪者是可笑的人物：他們什麼都不記得，那怕你用木樁朝

（註一）按卽護照。

（註二）指在樹林內，有杜鵑鳴叫也。他想說，他們也是流浪子。

原註

他們頭上扔下去，也是全都忘記了，一點也不知道。警長一直問我：你是那裏人？他那噪音簡直就像從木桶裏吼叫出來的。我自然也和大家一樣，說道：我一點也不記得了，大人，全都忘掉了。

「等一等，——他說，——我還要對你說話，你的臉我很熟。同時那雙眼睛就朝我直瞪。我以前從來沒有看見過他。他又對另一個說：你是誰？

「幌來幌去，大人。

「你就叫做幌來幌去麼？

「就這樣叫我，大人。

「很好，你是幌來幌去，但是你呢？——他接問第三個。

「我隨他，大人。

「你就叫這個名字麼？

「我就叫：『我隨他，』大人。

「誰這樣稱呼你的，你這壞蛋？

「善人們稱呼的，大人。世上不能沒有善人，大人，這是明顯的。

「這些善人們是誰？

「我不記得了，大人；請您寬宏地饒恕我罷。

「全都忘記了麼？

「全都忘記了，大人。

「你總是有父母的呀？……那怕他們你不記得麼？

「大概總是有的，大人，不過有點忘記了；也許有的，大人。

「你一直在那裏居住？

「在樹林裏，大人。

「一直在樹林裏麼？

「一直在樹林裏。

「唔，冬天呢？

「冬天沒有看見過，大人。

「你呢？你叫什麼名字？

「斧頭，大人。

「你呢？

「細心地磨，大人。

「你呢？

「也許磨得好，大人。

「大家一點也不記得麼？

「一點也不記得，大人。

「他站在那裏笑了，他們也看着他笑。但是一會兒又咬緊牙齒，冒起火來了。那些人全是健壯的，很肥胖的。——『我以後把他們送到監牢裏去，』他說，『但是你留在這裏，』——他這是對我說。——『你到這裏來！坐下來！』我一看：一隻桌子，一張紙，一根筆。我心想：他要叫我做什麼事情？他說：『你坐在椅子上，取筆寫！』他自己揪住我的耳朵，拉着。我望着他，像小鬼看神甫。我說，我不會寫，大人。——『你寫呀！』——『你寫呀，你會寫什麼，就寫什麼！』——他一直拉住我的耳朵，一直拉着，而且還把牠扭翻轉來！我可以說，他假使打我三百下鞭子，也比這容易受些，簡直連火星都冒出來了，——『你非寫不行！』」

「他是怎麼啦？發瘋了麼？」

「不，沒有發瘋。在T城有一個書記官新近鬧了亂子：捲了公款逃跑，他的耳朵也是突出着的。當時向各處通知留神查訪。我的像貌恰巧有點相仿，他因此試驗我：看我會不會寫字，寫得怎樣？」

「原來是這樣！痛不痛呢？」

「痛的。」

傳來了大家的笑聲。

「但是你寫了沒有？」

「寫什麼？轉動着鋼筆，在紙上轉動着鋼筆，他就不讓我寫了。打了我十記巴掌，也就放下我，也送我到

牢獄裏去。」

「你難道會寫麼？」

「以前會，但是在起始用鋼筆寫的時候，我就不會了。」

我們的沈悶的時間就在這樣的談話裏，或者不如說在這種閒談中過去。天呀，那是多末沈悶呀！日子是長長的，悶熱的，每天的生活都是相像的。那怕有書看也罷！然而我還時常進醫院，尤其在最初囚禁的時候，有時生了病，有時不過想躺一躺，離開牢獄一下。那邊的生活是難過的，比這裏還難過，精神上的難過。忿恨，仇視，爭論，忌妒，對於我們貴族不斷地吹毛求疵，惡毒的，威嚇的臉龐。這裏醫院裏大家比較平等些，生活得比較和諧些。整天內最憂愁的時間是晚上，燃點蠟燭和夜開始的時候。我們睡得很早。黯淡的燈臺在門旁的遠處燃耀出一個鮮耀的光點，但是我們的角落裏卻是半暗。開始覺得臭而且悶。有的人睡不着，起身在牀上坐一小時半，戴着白帽的頭向下低垂，彷彿有所沈思。你整小時向他看望，努力猜他想些什麼，也可借此消遣消遣時間。要不就起始幻想，回憶過去的一切，在想像裏畫出廣闊的，鮮耀的圖畫。那時你會記起別的時候記不起來，也不會像現在那樣感覺到的那些詳細的節目。要不就猜測未來；從牢獄裏走出以後怎樣生活下去？往那裏去？什麼時候纔能出獄？將來能不能回到自己的家鄉？心裏想着，想着，希望在心靈裏蠕動了……有的時候起始數：一，二，三……爲了在計算數字裏睡去。我有時數到三千，還是睡不着。那邊有人轉身。烏司强且夫咳出膺壞的，癆病型的咳嗽，以後微弱地呻吟了一下，每次說道：「天呀，我作孽呀！」在萬籟靜寂之中聽到這個帶病的，破碎的，悲痛的聲音是多末的奇怪。在角落裏的什麼地方也有人沒有睡

覺，在牀上談話。一個人在那裏講自己的故事，遼遠的，過去的，流浪的生活，孩子們，妻子，以前的一切生活。單從遼遠的微語上你就會感覺到他所講的一切是永遠再也不會回到他那裏去的了，而他自己，那個講故事的人，講的是一塊已被切割下來的肉；另一個人在那裏聽着。祇聽見輕靜的，平勻的微語，好像水在遠遠的什麼地方潺潺地作響……我記得，有一天，在一個長長的冬夜裏，我聽到了一個故事。初看上去，我覺得它好像是熱病中做出的夢，我彷彿躺在那裏，身上發着寒熱，這一切是我在高燒中，譫語裏夢到的……

第四章

阿庫立卡的丈夫（罪囚的自述）

已是深夜，十一點多鐘。我已經睡着，忽然醒了。遠處燭臺的黯淡的微光勉强地照着病房。……幾乎全已睡熟。甚至烏司强且夫也已睡覺，靜寂中聽得見他沈重地呼吸着，他喉間的痰隨着每一個呼吸在那裏發出嘶嗄的微響。遠處，外屋內，忽然傳出來換班的警衞們越走越近的沈重的步聲。槍柄朝地板上撲通地叩擊了一下。病房門開了。伍長謹愼地踏着步，數清了病人的數目。一分鐘以後門關了，換了新崗兵，警衞離開了，又是以前一樣的靜寂。這時我纔覺得，離我左邊不遠，兩個人還沒有睡，彷彿在那裏互相微語。這是病房裏常見的事情：兩個人有時會挨近地躺了許多日子，和好幾個月，不說一句話，而忽然會在一個夜深人靜的時候談起話來，彼此傾吐出自己過去的事情。

他們顯然已經談得很久。談話的起始我沒有聽到，就是現在也不能完全聽清；但是漸漸地習慣了，開始全都了解。我睡不着覺：不聽還有什麼事情可做呢？……一個人熱烈地講着。他半躺在牀上，舉着頭，朝他

的同伴那邊伸直頸項。他顯然十分的興奮；他很想講。他的聽者，陰鬱而且完全冷淡地坐在牀上，伸直着腿，偶然喃喃地說幾句作爲答復或對講述者表示同情，但彷彿多半爲了禮貌，並不是眞的，且時時從獵角裏把煙草塞進鼻內。他是從自省營來的兵士，姓戚萊文，五十多歲，陰鬱的好炫耀自己學問的人，冷靜的愛講理的人，具有自愛心的傻瓜。講述者施士可夫年紀還輕，有三十歲左右，我們獄內的罪囚，在縫紉間裏工作。我一直不大注意他；就是以後，在我住在獄內的全部時間，好像我也不大有研究他的興致。他是一個空虛的，輕佻的人。有時沈默着，陰鬱地生活着，舉動粗暴，幾星期不說話。有時忽然千預到某種事件裏去，起始造謠言，爲小事冒火，從這個營舍闖到那個營舍，傳達消息，說人家壞話，自己發急。人家打了他一頓，他又不響了。他是一個瘦瘦的。眼睛帶點不安靜的樣子，有時似乎是呆鈍地凝想着的。他有時講起什麼話：起初說得很熱烈，甚至揮搖着手，——忽然扯斷了，轉到別的事情上去，被新穎的細節所吸引，忘記起初講的是什麼事情。他時常相罵，在相罵的時候一定要責備什麼人，說他對不住自己，帶着情感說着，幾乎要哭泣出來。……他彈六絃琴彈得不壞，而且喜歡彈，在過節的時候甚至跳舞，在人家强迫他跳的時候，還跳得很好……他是很快就可以被人家强迫着做點什麼出來的……他也不見得肯聽人家說，卻愛和人家拉交情，且爲了拉交情，而拍人家的馬屁。

我許久不能理解他所講的故事幾乎不大注意！但是他大概故意想使自己相信他的聽者非常注意地聽着，也許他會覺得很痛苦，假使他相信到相反的情形上去。

許看出戚萊文對於他所講的那段事情。我起初也覺得他一直離開題目，被不相干的枝節所吸引。他也

「……有時他上菜市裏去，」——他續說下去，——「大家全對他鞠躬，敬重他。一句話，錢。」

「你說，他做生意麼？」

「是的，做生意。我們下士民的生活是很貧窮的。簡直是光身子。村婦們走到河裏去扛水灌菜園；累乏得很，但是到了秋天收集的時候竟不够熬菜湯用的。眞是窮極了。唔，他有一塊很大的田地，雇工人耕田，雇三個工人，他還有蜂房，賣蜜，還賣牲畜。在我們的地方他受人家極大的尊敬。他很老，有七十歲，骨頭重了，頭髮是灰白的，那樣大的個子。他穿了狐皮大氅上菜市，大家都敬重他。『您好呀，老爹，安庫提姆·脫洛費梅奇！』——他也要還禮：『你好呀！』——他對誰也不嫌惡。——『您活得長壽呀，安庫提姆·脫洛費梅奇！』——『你的境況好麼？』——他問。——『我們也是在罪孽裏生活着。』——『但願你長壽呀，安庫提姆·脫洛費梅奇！』他不嫌惡任何人，說話的時候，——每個字都值得一個盧布。他讀許多書，認得字，儘讀神學的書籍。他讓老太婆坐在自己面前：「你聽着，太太，你要明白！」他開始講解。老太婆也並不見得老，他娶了續絃，爲了養兒女的關係，元配沒有養孩子。他的繼妻瑪麗亞·斯帖潘諾夫納養了兩個兒子，還沒有成人，小的那個，名叫瓦謝，是他六十歲的時候養下來的，阿庫立卡是最長的女兒，十八歲。」

「那就是你的妻子麼？」

「等一等，起初是費里卡·莫洛作夫放刁。費里卡對安庫提姆說，你算一算賬罷；把所有四百盧布全

拿出來。我能做你的長工麼？我不願和你一塊兒做生意，我也不願娶你的阿庫立卡。我現在喝起酒來了。他說，我的父母現在已經死光了，我要把錢全都喝光，以後去做雇工，那就是去當兵，十年以後做了上將，再上你們那裏來。安庫提姆把錢全付給他，完全和他算清了賬，——因爲他的父親和老頭兒合資做生意來着。老頭兒對他說：『你是個完結的人了。』他對老頭兒說：『不管我完結不完結，我不願意跟你這灰白鬍鬚的老人學着過苦日子。你一個小錢，一個小錢地節省下來，什麼亂七八糟的東西都收集攏來，——這是沒有用的。我不願意這樣做。積着，積着，會積出禍來的。我有我的性格。我總歸不高興娶你的阿庫立卡：我已經和她睡過覺了……』

「『怎麼？』——安庫提姆說，——『你竟敢糟蹋一個正經的女兒麼？你什麼時候和她睡覺的，你這惡蛇，你這冷血動物？』——他說時，全身抖慄得利害。費里卡自己講的。

「他說，『不要說嫁給我，我要弄得你的阿庫立卡不能嫁給任何人，弄得誰也不要，現在米奇卡·格利郭里奇也不會要，因爲她現在是不名譽的人了。我和她從秋天起就姘住着。現在給我一百隻蝦，——我不答應……』

「『小夥子就此喝起酒來了！他喝得天翻地覆，滿城風雨。聚集了許多朋友，鬧了三個月，把一切都鬧光了。他說：『等我把錢全花完，我要把房屋賣去，把一切都賣去，以後不是被人雇去代替當兵，便要走出去流浪！』從早晨到晚上喝醉了酒，坐着帶小鈴的雙套馬車出去。姑娘全都愛他，眞是可怕。會彈『託爾巴』琴。」

「這末說來，他還在以前就和阿庫立卡發生關係了麼？」

「你等一等。我當時也剛葬過父親，我的母親會烤餅乾，爲安庫提姆做工，我們就靠這個生活。我們的生活很壞。在樹林後面也有一塊田地，種着糧食，父親死後全都賣掉了，因爲我也愛喝酒。我用揍打的手段向母親要錢……」

「用揍打的手段是不好的。極大的罪孽。」

「我有時從早晨到夜晚一直喝醉了酒。我們的房子沒有什麼，還可以將就過去，雖然是爛的，但終是自己的。就是在屋子裏捉兔子都可以。我們坐在裏面挨餓，啃嚼抹布一禮拜。母親一直對我嘮叨；我纔不管那一套！……我當時一步也不離開莫洛作夫。從早晨到晚上和他在一起。他說：『你替我彈絃琴，你跳舞，我要躺下來，把錢扔擲到你身上，因爲我是最富的人。』他有什麼事情沒有做出來的！惟有偷來的東西他不肯受：他說，『我不是賊，卻是誠實的人。』他說：『我們去把阿庫立卡家的大門塗上黑膠；因爲我不願意讓阿庫立卡嫁給米奇卡·格利郭里奇。我認爲這是很重要的。』老人以前就打算把女孩嫁給米奇卡·格利郭里奇。米奇卡也是老頭兒，妻子已死去，戴着眼鏡，做生意。他一聽見人家造阿庫立卡的謠言，立刻打退兵鑼。他說：『安庫提姆·脫洛費梅奇，這會使我丟極大的面子的，而且我的歲數已老，也不打算再娶了。』我們就在阿庫立卡家的大門上塗了黑膠。家裏爲了這揍她，揍得要死……瑪麗亞·斯帖潘諾夫納喊道：『我要送掉你的命！』——老頭兒說：『在古時候，有族長的時代，我可以把她放在火上燒死，現在世界上黑暗而且腐敗得多了。』有時整條街上的鄰人們全聽到阿庫立卡號啕大哭：她從早到夜挨揍。費里卡在菜市上對大家說：『阿庫立卡這姑娘是可愛的。她常和我一塊兒喝酒。穿得那樣乾淨，那樣白，你說她愛誰？

我現在把他們的面子揭破了，他們會記得的。』有一次我遇見阿庫立卡提着水桶走過來，我就喊道：『您好呀，阿庫林納·庫提莫夫納！你穿得那樣乾淨，你說你和誰睡覺！』剛說了這一句話；她望了我一下，她的眼睛那樣的大，身子瘦得像木片。她看了看我，她母親當作和我說笑，便朝院裏呼喊：『你又在那裏嚼什麼舌頭，你這無恥的女人？』當天又打了她一頓。有時會整整的打一小時。她說：『我要揍死她，因爲她現在不是我的女兒。』

『這末說來，她是一個荒唐的女人麼？』

『你聽着，老叔。我和費里卡當時常常在一起喝酒。有一天母親到我屋裏來，我躺在那裏。她說：『你這混蛋，你儘躺着做什麼？你這强盜！』她一面罵，一面說：『你應該娶親，娶阿庫立卡。他們現在很高興把她配給你，單是錢就肯給三百盧布。』我對她說：『她現在已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不貞節的女人。』她說：『你眞是傻瓜，婚禮一成以後一切都遮蓋住了。你會更好些，假使她一輩子在你面前犯了過錯。我們可以用他們的錢；我已經和瑪麗亞·斯帖潘諾夫納說過了。她很中聽的。』——我對她說：『你把二十盧布掏出來放在桌上，我就娶親。』你信不信，我一直到結婚的日子，成天地喝醉着。費里卡·莫洛作夫又向我威嚇：『我要把你這阿庫立卡的丈夫的肋骨全都打斷，還要每夜和你的妻子睡覺。』我對他說：『你沒說，你這下賤的狗肉！』他當時在大街上把我糟蹋了一頓。我跑回家去，說道：『假使現在不給我掏出五十盧布，我不高興結婚。』」

「人家肯嫁你麼？」

「嫁我麼？爲什麼不肯？我們並不是不體面的人。我的父親在以後家裏失了火繩破產的，否則我們還要比他們闊。安庫提姆說：『你們家裏窮得利害。』我說：『你們家裏的黑膠還沒有塗得够麼？』他說我：『你對我們這麼神氣活現做什麼？你說她不貞節，有什麼憑據？一條手絹掩不住每個人的嘴。上帝在這裏，門限在那裏，你儘管不娶。不過你取去的錢應該還給我。』我當時和費里卡商量，決定打發米脫里·貝闊夫告訴他，我現在要向全世界揭開他的壞名譽，同時一直到結婚的那天，拚命地喝酒。到了快上教堂舉行婚禮的時候纔清醒了。結婚以後，把我們送回家來，讓我們坐下，舅父米脫洛芳·斯帖帕南奇說道：『雖然事情不很體面，但是做得很牢靠，也就完了。』老頭兒，就是安庫提姆，也喝醉了，當時哭泣着。他坐在那裏，眼淚流到鬍鬚上面。我當時想出了一個辦法：我把一根鞭子放在口袋裏，還在結婚以前預備下的，決定現在要對阿庫立卡不客氣，讓她知道她是用無恥的欺騙手段出了嫁，也讓人們知道我並不是傻瓜……」

「很對！讓她以後也感到一下……」

「不是的，老叔，你且不要響。我們地方的規矩，結婚以後立刻把新婚夫婦送入洞房，客人們在外面喝酒等候。當時我和阿庫立卡被送到房裏去。她坐在那裏，臉色蒼白，臉上沒有一點血色。她害怕得很。她的頭髮也是白的，完全像大麻一般。眼睛是巨大的。老是沈默着，聽不見她說話，彷彿家裏住着一個啞吧。簡直奇怪得很。老兄，你以爲怎樣：我預備好了鞭子，當時把它放在牀邊上，而她竟是完全完整的。」

「你說什麼？」

「完全是完整的；從清潔的家庭裏出來的清潔的女人。既然這樣，她爲什麼要熬受這種磨難呢？費里

卡·莫洛作夫爲什麼要在大衆面前破壞她的名譽呢？」

「是的。」

「我立刻從牀上起來，對她跪下，叉着雙手，說道：『阿庫林納·庫提莫夫納，請你饒恕我這傻瓜，因爲我也把你當作那種女人看待了。請你饒恕我這混蛋！』她坐在牀上，對我瞧着，兩手放在我的肩上，笑了，同時又流下眼淚。一面哭，一面笑。……我走出來見大家，說道：『我現在一遇見費里卡·莫洛作夫，非跟他拚命不行！』那些老人們簡直不知道向誰祈禱，母親幾乎對她跪下，哭得不停。老頭兒說：『早知道，也不會把你嫁給這樣的丈夫。我們的愛女。』我和她在第一個星期日上教堂裏去；絨的襯子；她穿着新兔皮大氅，綢頭布，——那就是說她配得上我，我配得上她。我們兩人並肩地走着。人家欣賞我們：我是不過如此，阿庫立卡的像貌雖不能在別人面前誇獎，但也沒有什麼可批評的地方。……」

「那是很好。」

「你且聽下去。我在結婚以後的第二天，雖然也喝醉了酒，可是離開客人們跑走了；我跑出去，一面說：『我要去找這懶貨費里卡·莫洛作夫，——讓他過來，這混蛋！』我在菜市上大聲呼喊着。當時我醉得很；人們在佛拉騷夫店旁把我捉到，三個人用强力帶我回家。城裏大家都議論起來。姑娘們在菜市上互相說：『喂，你們知道不知道！阿庫立卡是完整的。』過了一些時候費里卡當着人面前對我說：『你可以出賣妻子，——你就有酒喝了。我們那裏一個小兵，名叫耶士卡的，就是這樣娶的親：他不和妻子睡覺，卻喝醉了三年。』——我對他說：『你是混蛋！』——他說：『你是傻瓜。你結婚的時候你的酒還沒有醒，你沒有醒轉來，

怎麼能弄明白這種事情呢？』我走回家去，喊道：『你們乘我喝醉的時候讓我結婚！』母親立刻跑上來說話。我說：『母親，你的耳朵被金子塞住了。你去叫阿庫立卡來！』我起始打她。我打她，打她，打了兩點鐘，一直到自己躺下來爲止；她有三個禮拜沒有起牀。」

「那自然嘍，」——戚萊文慢吞吞地說，——「不打她們，她們會麼？」

「不，撞是沒有撞見，——施士可夫沈默了一會，好像勉强似的說，——「我覺得很生氣，人們儘逗我，而這一切全是費里卡主持的。他說：『你的妻子可以做模特兒，讓人家看。』他請了一些客人，開頭就來上一套。他說：『他的太太心很慈善，像貌也好，但是瞧他自己怎樣！這小子竟忘記他自己在她家的門上塗抹黑膠！』我坐在那裏，已經喝醉了酒。他抓住我的頭髮，從椅上把我拉下來，說道：『你跳舞，阿庫立卡的丈夫，我抓住你的頭髮，你給我跳舞，給我解悶！』——『你是混蛋！』我喊。他對我說：『我帶着朋友到你家裏去，當你面前把你的妻子整整的一個月不敢出門：阿庫立卡用鞭子抽打一頓，隨便我打多少就打多少。』你信不信，在這以後我有點心想他會跑來，糟蹋一下的。就爲了這個，我起始打她……」

施士可夫沈默了一會。

「有什麼可打的！手縛得住，舌頭縛不住。打得很多也不必。懲罰一頓，教訓一下，再疼愛她一下。妻子就是這樣的。」

——他重又起始說，——「我已經有了習慣：有的時候從早到晚打她。不是起身

得太晚，便是走路不像樣。我不打，會覺得煩悶的。她時常坐在那裏，一言不發，向窗外看望，哭泣着……一直哭泣着。我有點可憐她，但還要打。母親爲了她儘罵我：『你這混蛋，你這下賤胚！』——我喊：『我會殺人的。現在誰也不能說話；這媳婦是人家騙我娶的。』起初老頭兒安庫提姆跑來干涉，說道：『你究竟是什麼大好老；我有手段對付你！』以後他也就放手不管了。瑪麗亞·斯帖潘諾夫納簡直做出低首下氣的樣子。她有一天跑了來，——含着眼淚哀求道：『我來煩你，伊凡·謝蒙南奇，請求你。你饒了她罷！讓她見一見太陽罷！』——當下向我鞠躬。——『那些惡人們說我們女兒許多壞話；你自己知道，你娶的是貞節的姑娘。』……她跪下來，對我哭。但是我還是裝模作樣：『我現在不願意聽你們的話！我現在想做什麼，就做什麼，因爲我現在不能控制我自己；費里卡·莫洛作夫，是我的朋友，我的第一個知……』

「這末說來，你們又在一塊兒喝酒了麼？」

「那裏的話！簡直走不到他身邊去。他完全喝得一塌糊塗。他把自己的財產全都花光，就受了一個下市民的雇用，替他大兒子當兵。照我們地方的規矩，你一受了人家的雇用，一直到你被徵募出去的那天爲止，這家人家的一切都應該服從你，你就成爲他們家裏完全的主人翁。錢在徵募出去的時候纔算清，在這以前你就住在主人家裏，住上半年。他對主人們那付樣子，簡直了不得。意思是說，我替你們的兒子出去當兵，那就是你們的恩人，你們大家應該尊重我，否則我可以不幹的。費里卡和女兒睡覺，每天飯後必要揪主人的鬍鬚，——他認爲這是很快樂的事情。他每天要洗澡，用酒澆上去，放出蒸氣來，還要村婦們攙着他進澡堂。他在外面喝了酒回家，立在街上，說道：『我不高興從大門裏走進去，

把那籬笆拆開來。』人家祇好在大門旁的另一個地方拆開籬笆。他繼走了進去，終於期限到了。他被送進營去，把他的酒弄醒了。街上聚滿了許多人：費里卡·莫洛作夫送進營去啦！他朝四面八方鞠躬。阿庫立卡這時從菜園裏走出來。費里卡在我們家的大門那裏一看見她，就喊道：『等着！』從大車上跳下來，一直對她鞠躬到地：『你是我的靈魂，』——他說，——『我的野果。我愛了你兩年。現在他們備了音樂送我出去當兵。饒恕我罷，體面的父親的貞潔的女兒，我是你面前的壞蛋，我犯了一切的過錯！』又朝她鞠躬到地。阿庫立卡站在那裏，起初彷彿喫了驚，以後也朝他鞠躬，說道：『請你也饒恕我，善心的好漢，我對你記一點仇。』我跟着她走進屋內：『你對這狗頭說什麼話？』你信不信，她看了我一眼，說道：『現在我愛他甚於世上的……切！』

『眞是的！……』

『我在那一天整天沒有對她說一句話……祇在快到晚上的時候，繼說：『阿庫立卡！我現在要殺死你！』那天夜裏我睡不着覺，走出外屋喝酸汽水。那時候曙光已經出現了。我走進屋內。我說：『阿庫立卡，快預備到田裏去。』我還在以前就想去，母親也知道我要去。她說：『這繩是正經事情：現在是秋收的時候，聽說工人在那裏躺了三天，什麼活也不做。』我套好大車，沈默着。一出我們的城，立刻就是一片二十五俄里的樹林，樹林後面就是我們的田地。我們在樹林裏走了三俄里。我把馬止住，說道：『快下來，阿庫立卡；你的末日到了。』她看着我，害怕起來，立在我面前，不作聲。——我說：『我非常討厭你；你禱告禱告上帝罷！』當時抓住她的頭髮：她的辮髮又粗，又長。我把它繞在手上，從後面用膝蓋把她的身子壓住，拔出刀子，把她的

頭朝後面彎折，就用刀子朝她的喉嚨裏刺去……她喊叫了一聲，血濺了出來，我把刀子扔棄，兩手抱住她，躺到地上，抱住她，朝她喊，哭，她喊，我也喊；她混身抖慄，擺脫着手，血濺到我身上，——濺到臉上，手上，一直濺呀，濺呀。我扔棄她，我感到恐怖，把馬也扔了，自己跑呀，跑呀，從後門跑回家去，跑到澡堂裏面：我們的澡堂很舊，許久不用它；我鑽到板架底下，坐在那裏。坐到夜裏。」

「阿庫立卡呢？」

「她在我跑走以後立了起來，也走回家去。以後在離那個地方一百步路遠的場所發現了她。」

「那末你沒有把她宰死。」

「是的……」施士可夫停頓了一分鐘。

「有一根筋，」——戚萊文說，——「假使那根筋一下子不割斷，人一直會跳動着，無論流多少血，決不會死的。」

「但是她死了。晚上發現她的時候已經死了。通知了官廳，派人尋捉我，夜裏繩在澡堂裏找到。……我現在已經在這裏住了四年，你算一算罷，」——他沈默了一會以後繼說。

「唔……自然，不打是弄不出好來的，」——戚萊文冷淡地，慢吞吞地說，又把獵角掏了出來。他起始喚鼻煙，喚得很久，遲頓着。——「結果還是你自己太傻。」——他續說着。——「我有一次也撞見我的妻子和情人在一起。我喚她到馬廐裏去。把韁繩疊成兩折。我說：『你對誰發過誓的？對誰發過誓的？』當時抽打她，用韁繩抽打她，抽打她一小時半。她對我說：『我要給你洗脚，再喝下那盆水。』她名叫渥夫道娜耶。」

第五章　夏日

已經到了四月初旬，復活節即將到臨。夏季的工作漸漸地開始了。太陽每天越來越溫暖，光亮；空氣發出春天的氣味，刺激人的身體。即將臨到的節日使被釘上腳鐐的人也感到騷亂，使他生出一些願望，意趣，煩惱。在鮮耀的陽光之下似乎比在陰暗的冬日或秋日更加强烈地懷念自由，而這在一切的罪囚身上全顯露了出來。他們彷彿歡迎光明的日子，同時在他們心裏漸漸地增加了一些不耐煩和衝動。我覺出我們獄內吵架的事件到了春天彷彿更加多些。時常聽得見喧嘩，呼喊，吵嚷，時常鬧出把戲。同時有時會突然地在工作的某個場所上捉到某人的沈鬱而且固執的眼神，正向蔚藍的遠處，瞭望，從那裏展開一千五百俄里長的自由的基爾基茲的沙原，像一條無垠的地毯；或者捉到某人的深深的歎息，從整個胸裏發出的歎息，彷彿急於想呼吸這個遼遠的，自由的空氣，藉以舒散受壓迫的，被鎖牢的心靈。——「唉！」——罪囚終於說，忽然好像把幻想和沈思從自己身上幌去，不耐煩地，陰鬱地抓起鏟子或應該從這個地方搬到另一個地方的磚頭。一分鐘以後他已經忘卻自己的突襲來的感觸，起始笑或罵，看性質而定；要不忽然用不尋常的，完全和需要不相適應的熱忱抓起限定了的工作，（假使這工作是被人家限定了的，）起始工作，——用全力工作，好像希望借艱重的工作壓抑從內心裏擠壓出來的一些什麼。這全是健壯的人，大半正在年富力强的時候……在這時候腳鐐是很痛苦的；我並不在這時候做詩，我相信我的話是對的。除去在暖和的天氣裏，在鮮耀的陽光裏，當你的整個心靈，整個身體聽到和感到在你

的周圍以無限的力量蘇生着的自然的時候，那個被關鎖住的監獄，難受，——除此以外，在春天，在全西比利亞，在全俄各地，隨着最初一內逃跑，開始了流浪的生涯；躲在林中。在悶熱的土坑裏工作以後，在地流浪着，隨便想上那裏就上那裏，上比較有趣和舒適的地方去；他候喫喝，夜裏在林中什麼地方，或田野裏睡覺，沒有很大的操心，沒有夜裏和天上的星，那些上帝的窗作別。那是不用說的！「在杜鵑將軍那裏服務」有時也感到痛苦，飢餓，累乏。有時在幾晝夜間見不到麵包；必須躲開，避開一切人；必須偷竊，搶劫，有時還要殺人。「流戍民好比嬰孩一樣，看到什麼就想要什麼，」——這是西比利亞的人們對於流戍民所加的評語。這句話可以全部，甚至還要添加一點，以移贈逃亡者。逃亡者並不見得是强盜，但幾乎永遠是小偷，自然多半由於需要，而非出自本心。有些根深蒂固的流浪者。有的人甚至在徒刑期限將告終時，甚該滿意，且可得到生活的保障。但是不行！他老是想上什麼地方去，有裏的生活，貧窮的，可怕的，但是自由的，充滿奇遇的生活具有一種誘惑，一種神祕的美妙，對於那些已經嘗試過的人們，——時常一個人跑走了，有的甚至是性情淡泊，行爲勤謹的人，本來可以成爲很好的土著和能幹的主人的。有的人甚至結婚，生下兒女，在一個地方住了五年，在一個佳美的早晨突然失蹤，使妻子，兒女和他登記居住的那區的人們陷於驚疑之中。在我們獄內有一個有犯什麼特別的罪，至少我沒有聽見人家講過，但是老是逃跑，一輩子逃跑。他到過南俄多腦河旁的邊境

那裏，到過基爾基茲沙原，到過東部西比利亞和高加索，——各處都到過。誰知道，也許在別種環境之下，他會成爲一個魯濱遜，爲了他那種對於旅行的嗜好。但是這一切都是別人講給我聽的；他自己在獄內不大說話，除非開口講幾句最必要的話。他的個子很小，年紀已經有五十多，性情極馴順，有一付異常安靜的，甚至呆鈍的臉，安靜至於白癡的程度。他夏天愛坐在太陽裏，嘴內必定哼出一隻小曲，哼得那樣的輕，離開他五步以外就聽不見了。他的臉龐有點像木頭一般；他喫得很少，儘喫些麵包；他從來不買一隻麵包圈，不買一杯酒；但是他不見得會在什麼時候有過錢，甚至不見得會數錢。他對待一切保持完全安靜的態度。有時親手餵獄裏的狗喫東西，我們這裏誰也不會餵狗喫東西的。總之俄國人都不愛餵狗。聽說他結過婚，甚至結過兩次婚；聽說他在什麼地方有兒女……他爲了什麼陷到獄裏來，——我完全不知道。我們大家等候他會從我們那裏溜走；但不是時間沒有來到，便是年代已經過去了，他住在那裏，彷彿對他周圍的這個奇怪的環境加以默察。不過靠不住的；固然從表面上看來，他爲什麼要逃走？有什麼好處？但是整個地說來，林中流浪的生活比起牢獄的生活自然是天堂。這是很明顯的；而且也是完全不能比較的。雖然逃亡者的命運是痛苦的，但總是自己的意志。也就爲這個原因，每個俄國罪囚，無論坐在那裏，到了春天，在射出春日的最早的愉快的陽光的時候，總會顯得不安。雖然不見得每個人全想逃走；可以肯定地說，由於事情的艱難與重大，百人中僅有一人敢去做這件事情；其餘的九十九個也不過幻想幻想，能不能逃走，且往什麼地方逃走而已；單祇在願望而已。有的人祇是回憶他以前曾經在什麼時候逃走過。……我祇講那些案子已經判決的人們。自然在待判決的人們中間決定逃走的

比較多些，常見些。判決有期徒刑的人祇在被囚的生活開始時逃走。經過了經開始看重這些歲月，漸地自行答應用合法的方式於完結刑期後，出去好些。失敗是很可能的。十個人中祇有一個能够「比別人肯冒險。十五年至二十年被認爲無盡的期限，被判處這樣長久期限的人時常準備幻想着變更命運，那怕已經在牢獄內住滿十年。那個烙印也部分技術的名詞。在逃跑被發覺後受審問的時候，罪囚回答說，他想變更自己的根本可以適用到這件事上去。每一個逃犯並不想完全得到自由——他但不是想落到另一個機關裏去，便是想設法成居，或是想重新受裁判；依照重行被裁判。一句話，無論到什麼地方都可以，祇要不到他深感厭惡的舊的所有這些逃走的人，假使在一夏天找不到某種偶然的，不尋常的，可以過冬到肯藏匿逃犯，認爲裏面有利可圖的人，最後，假使不覓到，有時還用殺害的的護照，——他們到了秋天，如果沒有預先被捉獲，多半會自己成羣結隊地，獄內，以便坐到監獄裏過冬，懷着到夏天再行逃走的希望。

春天也影響到我的身上。我記得，我有時從木樁縫裏貪婪地張望，許久上面，固執而且無歷足地站立着，頭靠在我們的圍牆一天天地增長，我覺得牢獄更加可怕了。我以貴族的資格，在這最初的幾年內時常從罪囚那裏經歷到的

仇恨毒害我的一生。在最初的歲月中，我時常不生什麼疾病，到醫院裏去躺躺，單祇爲了不住在獄內，但求能擺脫這固執的，無法馴服的，普遍的仇恨。「你們是鐵嘴，你們曾經啄傷過我們！」——罪囚們對我們說。我眞是羨慕來到獄內的普通人！他們立刻和大家結爲朋友。因此春天，自由的幻影，自然界裏普遍的快樂，也會憂鬱地，刺激地影響到我的身上。在齋戒的末期，大概在第六星期上，逢到我舉行懺悔禮。全獄的人犯，從第一星期起，由下士官長按照持齋的星期的數目，分七班行懺悔禮。每班有三十多人。我很喜歡行懺悔禮的那個星期。行懺悔禮的人可以被免除工作。我們到離牢獄不遠的教堂裏去，每天去兩三次。我許久不上教堂。在遙遠的童年，父母的身邊即已熟悉的大齋的祈禱禮，隆重的禱告，下跪等，挑動了我的心靈內遙遠的，過去的一切，提醒了還是兒童時代的印象。我記得，早晨，在夜裏業已結凍的土地上面，我們由衞兵荷槍護送到上帝的房屋裏去的時候，我心裏很爲愉快。衞兵並不走進教堂裏去。我們擠成一堆，立在教堂內門旁，最後的位置上面，因此祇聽得見司鐸的大嗓音，偶然從人羣裏看到神甫的黑袈裟和禿頭。我記得，還在兒童時代，我立在教堂內，有時看望許多普通的民衆在門旁擁擠着，見着佩戴肩章的軍人，肥胖的紳士，服裝闊綽，但極虔信的女太太便諂媚地讓道，——這些人一定要鑽到前面的位置上去，而且時時刻刻準備爲了首席的位置而爭吵。我當時覺得在門旁的人們禱告得也不像我們的樣子，他們禱告得馴順些，奮勉些，而且還跪下來，帶着自己的低卑地位的完全的感覺。

現在我也不能不立在這個位置上面，甚至還不能在這個位置上面：我們的臉上已經有了烙印，脚上已經釘了鐵鐐。大家都躲避我們，大家甚至彷彿懼怕我們，每次給我們施捨。我記得，我甚至感到有點愉快，

有一種細膩的特別的感覺顯露在這奇怪的愉快裏面。「就是這樣也可以！」——我心想。罪囚們很驚魅地祈禱着。他們每人每次必帶一個可憐的戈比到教堂裏去，作爲買蠟燭或捐款之用。「我也是人呀，」——他們在遞出這戈比的時候，心裏這樣想着，或是感覺着：——「在神面前大家都是平等的……」我們在早禱時行懺悔禮。在神甫手內持碗讀着「……即使我是匪徒也求主接收我」的話語的時候，幾乎全都匍匐在地上，脚鐐叮得響響的，大概把這句話當作是對自己說的。

但是復活節來了。官長方面發給我們每人一個雞蛋，和一薄片小麥製的，發酵的麵包。城裏又送許多施捨的物品到獄裏來。又是神甫帶着十字架進獄訪問，又是官長前來視察，又是肥油的菜湯，又是酗酒和遊行，——一切和聖誕節一模一樣，區別在於現在可以在牢獄的院內游玩，曬太陽。好像比冬天光明些，寬敞些，但似乎煩悶些。長長的，無盡的夏天在過節的日子裏似乎顯得特別難熬。在工作的日子裏至少可以用工作把日子縮得短些。

夏天的工作確比冬天的工作困難得多。工作多半關於建築工程方面。罪囚們造屋，掘土，砌磚；他們中間另一些人在修理官房時擔任木工，銅匠或漆工。另一些人到廠裏去造磚頭。最後的那個工作我們那裏認爲最繁重。造磚廠設在離堡壘三四俄里遠的地方。夏季每天早晨六點鐘，罪囚五十人左右，列隊前往造磚。他們選擇普通工人做這工作，那就是說不是工匠，不屬於任何技藝的人。他們隨身帶着麵包，因爲路遠，回家喫飯得多走八俄里路，不大方便，到晚上回到獄內時再喫飯。工作是限定做一整天的，範圍定得非做整整的一工不能應付過去。首先應該把黏土掘出，運過去，自己攪水，自己在泥坑裏把黏土踏平，然後用黏

士製造許多磚頭，大概有二百塊，甚至幾乎有兩百五十塊。我祇到廠裏去了兩次。從廠裏回來的時候已經是晚上，身體弄得非常累乏，爲了做最艱難的工作，他們時常整夏如此，有些人甚至帶着一些責備別人。這大概就是他們的安慰。雖然圍看望一下，到底心裏覺得愉快上那裏去：第一，廠在郊外，地點是空曠的，自由的，在伊爾推慈河岸旁。向周痛快些，——沒有獄內那樣的官氣！可以自由地抽一抽煙，甚至十分愉快地躺半小時。我不是仍舊到工場裏去，便是去燒雪花石膏，最後是被喚到建築的場所搬磚。在最後的那個情形裏，有一次竟從伊爾推慈河岸旁，經過城堡，搬磚到距離七十俄丈遠的正在建築中的營舍那裏。這工作一連繼續了兩個月。我甚至喜歡做這工作，雖然扛磚的那根繩子時常擦破我的肩膀。我喜歡的是由於工作的關係，我身上的力氣顯見增加。我起初祇能搬八塊磚，每塊磚有十二磅重。以後我加到十二塊，十五塊，這使我很高興。在牢獄內，爲了能忍受這可咀咒的生活上的一切物質的不便起見，體力的需要不在精神力之下。

在出獄以後我是還想這樣生活下去的……

我愛搬磚，不祇因爲做這工作可使身體强壯，還因爲工作在這河岸，因爲祇有從這河岸上可以看見上帝的世界，清潔的，明朗的遠景，無人居住的，自由的沙原，它的空曠給我引起奇特的印象。祇在河岸上纔可以背城堡而立，不看見它。其餘的工作場所全在城堡裏面，或在它的附近。從最初的幾天起，我就恨這城堡，尤其恨內中幾所房屋。我們的少校的房屋我覺得是一個可咀咒的，討厭的地方，我每次走過時總要恨恨地看它一眼。但是在河岸上可以渾忘一切；你看望這無垠的，空

虛的，廣闊的天地，好像囚犯從獄窗內看望自由的世界一般。這裏的一切對於我是可寶貴的，可愛的：光耀的燙熱的太陽在深邃的蔚藍的天上，從基爾基茲河岸那邊傳來的基爾基茲人的遼遠的歌聲。你審看了許久，終於看出巴意古士人的一個貧窮的，老舊的帳篷，看出帳篷旁的炊煙，一個基爾基茲女人和兩頭綿羊在一起張羅着。這一切是貧窮的，野蠻的，但是自由的。你看到一隻鳥在蔚藍的，透明的空氣裏，你許久地固執地注視牠的飛翔：一會兒在水上翻戲着，一會兒隱在蔚藍中間，一會兒又顯露出來，像一個閃現的，看不大見的點……甚至那朵可憐的，癆病型的花，早春時我在石岸的裂罅裏發見的，也似乎病態地引起我的注意。這第一年徒刑生活的煩悶是難於熬忍的，對我發生刺激的，悲愁的影響。在這第一年，我由於這煩悶看不清自己周圍的許多事情。我閉住眼睛，不願審視。在這些兇狠的，仇恨的同伴們裏面，我看不見好人，儘管他們只是外面包着一層討厭的殼皮而實在是能够思索和感覺的人們。在惡毒的話語中間，我有時找不出歡欣的，和藹的話語，但是這些話語之可貴因爲它是不含任何用意，時常一直從也許比我還痛苦和受罪的心靈內說出來。但何必多講這些呢？假使工作得太累，我是十分喜歡的，因爲回家以後，也許可以睡得着覺。我們那裏夏天睡覺是一件苦事，幾乎比冬天還壞。夜晚有時很好。整天不從牢獄的院內移開的太陽終於落下去了。臨到了一陣涼意，隨着幾乎是寒冷的（比較的說法）沙原的夜。罪囚們在院內一堆堆地行走着，在期待鎖門。羣衆主要的大半聚在廚房裏面。那裏永遠研究着一個緊要的，獄裏的問題，議論這個，那個，有時還討論一個謠言，時常是無稽的，但引起這些被世界斥逐的人們不尋常的注意；譬如說，發生了一個消息說我們的少校被提走了。罪囚們像小孩般輕信；他們自己知道這消息是無稽的，是著名的，好

造謠言的荒唐人傳來的——就是那個罪囚克瓦騷夫。他信嘴胡說。人家早就不相信他——然而大家立刻抓住這個消息，加以批評，研究，自己安慰自己，結果是自己害羞，竟會相信克瓦騷夫的話。

「誰能趕走他！」——一個人喊。——「他的頸項很粗，有的是力量呢。」

「他上面還有長官呢！」——另一個人反駁，他是性情激烈，並不愚蠢，見過世面的小夥子，世上沒有見過的好辯論的人。

「烏鴉是不會啄烏鴉的眼睛的！」——第三個頭髮業已灰白的人好像自言自語地說，地在角落裏喫菜湯。

「長官還會來問你——撤換不撤換他麼？」——第四個人冷淡地說，在六絃琴上輕輕地彈着。

「爲什麼不問我？」——第二個人兇狠地反駁。——「我們可以要求，在人家問的時候，大家全都說話。否則我們老是喊嚷，但是一談到正事，就打退兵鑼了！」

「你以爲怎樣？」——奏六絃琴的人說。——「這纔是徒刑呢。」

「剛纔還剩下了麵粉，」——爭論者不聽人家說話，繼續熱烈地攏來；拿出去賣。他曉得了；是店裏的夥計報告的；把麵粉沒收了。這本來呢？」

「你想對誰抱怨？」

「對誰？就對那個快要來的視察員說。」

講下去。——「他們把麵粉屑積了是節省下來的。你們說有理不有理

「那一個視察員？」——一個年輕的，活潑的小夥子說，他認得字，做過書記官，讀拉瓦立葉爾侯爵夫人，或這類的書。他永遠是快樂的，喜歡開玩笑的人，爲了他知道事情，還爲了他衣服襤褸，大家尊敬他。他不管大家對於未來的視察員發生如何興奮的好奇心，一直走到廚子那裏，向他買牛肝。我們的廚子時常做這一類的生意。譬如說，用自己的錢買下一大塊牛肝，烤熟後零賣給罪囚們。

「買一個銅板，或兩個？」——廚子問。

「切兩個銅板的：讓人們羨慕一下！」——罪囚回答。——「一個將軍從彼得堡來，視察全西比利亞。這是確實的。衙戍官衙門裏的人說的。」

這消息引起不尋常的騷亂。盤問了一刻鐘：究竟是誰？那一位將軍？什麼官爵？是不是比此地的將軍職位高？關於爵位，官長，他們中間誰的資格老，誰管轄誰，誰的位置最低等等的問題，罪囚們最愛談論，爲了將軍，甚至爭論，相罵，幾乎弄到打架。從外表看來，這有什麼益處呢？一個人的智識和辨析事理的程度，以及以前，入獄前在社會上的地位的高低，都能藉是否詳細知悉將軍們和一般官長們的底細以爲衡量。總之，對於高級長官的談話在獄中被認爲最優雅，最重要的談話。

「也許當眞有人來把少校撤換，」——克瓦騷夫說。他是小小的，紅臉的人，性情激烈，不大懂得禮數。他首先報告關於少校的消息。

「人家會送禮的！」——陰鬱的，灰白頭髮的罪囚匆遽地說。他已經喫完了菜湯。

「他眞是會送禮的，」——另一個人說。——「其實他搶的錢還少麼？過營長。以前聽說打算娶祭司長的女兒。」

「並沒有娶成：人家把他趕出去了；意思是嫌他貧窮。他那裏能做未婚夫！在復活節上賭錢輸得一塌糊塗。費奇卡說的。」

「是的；錢是容易花的。」

「唉，老兄，我也娶了親。窮人娶親最不好：娶了以後，夜也會短些的！」——斯庫拉託夫說，恰巧在談話時出現了。

「那自然嘍！講的就是你呀，」——充當過書記的，態度瀟灑的小夥子說。——「我對你說，克瓦騷夫，你是一個大傻瓜。難道你以爲少校能給這種將軍賄賂，這種將軍會特地從彼得堡跑來查辦少校麼？你眞是傻，小夥子，我對你說。」

「那有什麼？你以爲，假使他是將軍，就不會收麼？」——人羣裏一個人懷疑地說。

「自然不會收。要收也收得很多。」

「自然很多；按照爵位定下來的。」

「將軍永遠肯收的，」——克瓦騷夫堅決地說。

「你是不是給過他的？」——巴克羅興忽然走了進來，鄙夷地說。——「你連將軍都不見得看見過罷？」

「看見過的！」

「胡說。」

「你自己胡說。」

「夥計們，假使他看見過，讓他立刻當着大家說一說，他認識那個將軍？你說罷，因爲我知道一切將軍的名字」

「我見過齊白爾特將軍，」——克瓦騷夫似乎不堅決地回答。

「齊白爾特麼？這種將軍沒有過。一定是他朝你的背上看了一眼，那個齊白爾特，在他還衹是當中校的時候，而你就害怕得竟以爲他是將軍。」

「不，你聽我說，」——斯庫拉託夫喊。——「因爲我的妻子知道的。在莫斯科確乎有名叫齊白爾特的將軍，他是德國人，但入了俄國籍。每年在聖母就寢祭前持齋時向俄國神甫行懺悔禮，他老是喝水，像鴨子一般。每天喝四十杯莫斯科河裏的水。聽說，他得了什麼病，用水治療；他的侍僕自己對我說的。」

「肚子裏灌飽了水，鯉魚在裏面游泅着，」——奏六絃琴的罪囚說。

「得了罷！人家在這裏講正事，他們竟還……視察員是那裏來的？」——一個性情浮動的罪囚瑪爾安諾夫關切地說。他是老軍人，以前的驃騎兵。

「這種人眞會胡說！」——懷疑派中一個人說，——「那裏來的話？全是謠言！」

「不，不是謠言！」——至今莊嚴地沈默着的庫里可夫說，好像講格言似的。這傢伙的身子很高大，有

五十來歲，臉色十分體面，帶着鄙夷的姿態。他感到這層，引爲驕傲。他一部份是吉卜賽人，獸醫，在城內靠給人家醫馬掙錢，還在我們獄內賣酒。他很聰明，見過許多世面。話語稀少，話語從嘴裏落下來，彷彿施捨金錢似的。

「這是實在的，弟兄們，」——他安靜地繼續說下去。——「我還在上禮拜聽見過的。有一個將軍，很重要的角色，到西比利亞來視察。事情很明顯，人家會給他賄賂，不過不是我們那位八眼龍：他連頭都不敢對他探一下。將軍和軍官什麼人都有。不過我要對你們說，我們的少校無論如何會留在現在的位置上的。這很對。我們是沒有舌頭的人，至於官長裏的人不會告發自己人的。視察員到獄裏來看一下，也就走了，向上面報告一切都好……」

「固然如此，不過少校可膽怯了：他是從早晨起就喝酒醉的。」

「晚上又要運一車酒來。費奇卡說的。」

「黑馬是洗不白的。難道他還是初次這樣的喝酒麼？」

「假使將軍也一點沒有辦法，那眞是糟糕！那還有什麼可說的！」——罪犯們互相驚騷地說着。

關於視察員的消息一下子在牢獄內傳遍了。人們在院內閒走着，不耐煩地互相傳達消息。另一些人故意沈默，保持冷靜，顯然努力給自己增添較多的莊重。還有些人仍舊顯出冷淡的神色。持着六絃琴的罪囚們坐在營舍的臺階上面。有些人繼續隨便談天。另有些人拉唱小調，但是大家在這天晚上處於異常興奮的精神狀態之下。

九點多鐘點了數，把我們大家趕進營舍，鎖上了門。夜是短的；四點多鐘就叫醒我們；在十一點鐘以前大家怎麼也睡不着。在那時候以前，牢內永遠是那樣的忙亂，進行着談話，有時和冬天一樣，設着賭攤。夜裏熱悶得難熬。窗上的框子雖然舉起着，夜間的寒氣時時地襲來，但是罪囚們整夜在鋪板上翻來覆去，好像做噩夢一般。跳蚤成千累萬地活躍着。牠們在冬天也滋生着，但從春天起滋生得那樣多，那樣多的數量我雖然以前聽說過，但在事實上沒有體驗過，是不願意相信的。到了夏天，牠們越惡狠。誠然，對於跳蚤是會習慣的，我自己也經歷到；但到底很難受。牠們會把你磨折得使你躺在那裏，好像發着瘧熱，自己感覺沒有睡覺，卻祇在說譫語。終於在早晨之前跳蚤歇手了，好像死去了似的，在清晨的微寒之下彷彿果眞要甜蜜地睡熟一下的時候，——牢獄的大門旁邊忽然傳出了無情的鼓聲，黎明來臨了。你裏在半統大氅裏，帶着詛咒傾聽洪響的，清晰的聲音，好像在那裏數着，同時有一個難熬意念隔夢鑽進腦中，那就是在明天，後天，連轉來，起始了日常的行走，擁擠……人們穿衣，忙着上工。自然，在正午時候還可以睡一小時。

關於視察員的傳言是確實的。謠言一天天地越發被證實了，終於大家都確實地知道，有一個重要的將軍從彼得堡出來視察全西比利亞的情形，已經到了託鮑里司克。每天有新的謠言傳進獄內。從城內也有消息傳來：聽說大家都膽怯，忙亂，設法彌縫敷衍。又講，高級官長方面，已在準備茶會，跳舞會，游藝等。罪囚們一堆堆地被打發出去填平堡壘裏的街道，剷除小丘，漆圍牆和木柱，粉刷，塗抹，一句話，想一下子予以改正，弄得好看些。我們的罪囚們很明白這件事情，越發熱烈地，快樂地互相講論起來。他們幻想出廣大的範

圍。甚至準備在將軍問起他們滿意不滿意的時候，提出「要求」來。他們辯論着，互相辱罵。少校顯出騷亂的樣子。他時常到獄裏來，時常呼喊，時常打人，時常把人拖到號房裏去，並且努力注意清潔和雅觀。這時候好像故意似的，獄內發生了一段小小的事故。它並不使少校驚慌，像一般人那樣預料，相反地，甚至給予他愉快。一個罪囚在打架時用縫皮鞋的針戳另一個罪囚的胸脯，幾乎戳到心上。

犯罪的人名叫羅莫夫；受傷的人名叫笳佛里拉。他是一個生了根的流浪者。我不記得他有沒有別的名字；人家永遠喚他笳佛里拉。

羅莫夫本來是×縣殷實的農民。羅莫夫一家人全住在一起：老父親，三個兒子，還有他們的叔父，老頭兒的弟弟。他們是有錢的農人。全省裏人全說他們有三十萬家私。他們耕田，硝皮革，做生意，但多半從事重利盤剝，藏匿流浪者和收受賊贓，還做其他的勾當。縣裏的鄉下人有半數全欠他們的債，受他們的欺凌。他們素來以聰明，狡猾著稱，但終於驕傲起來，尤其在當地一個很重要的人物起始在旅途中歇宿在他家內，和老人當面認識，愛上他的伶俐和機智的時候。他們忽然覺得他們的勢力極大，沒人敢惹他們，因此更加冒險做出各種不法的行爲。大家都怨他們；大家詛罵他們；但是他們更加高高地把眼睛擡到額上。他們看不起警長和陪審員。後來他們一下子傾家蕩產了，但並非由於做壞事，並非因爲犯了祕密的罪，卻爲了一樁不明不白的事情。離開鄉村十俄里遠，他們有一個大田舍。秋天有六個基爾基茲工人住在那裏。他們老早就在主人家裏服役。在一天夜裏，所有的基爾基茲工人全行被殺了。打起官司來了。這官司繼續了許久時候。在偵查時發現了許多其他不好的事情。羅莫夫一家人被控殺害自家的工人。他們自己這樣說，全獄

的人也都知道；人家疑惑他們欠了工人許多債，他們雖有偌大財產，但性情十分吝嗇，貪婪，因此把基爾基茲人殺死，爲了可以不償還欠款。在偵查和開庭的時間內，他們所有的財產全耗盡了。老頭兒死了。孩子們被遣戍到不同的地方。一個兒子和他的叔父判了十二年的徒刑，落到我們獄中。結果怎樣呢？他們對那幾個基爾基茲人的死完全沒有罪。以後，就在本獄內，發現一個罪囚笳佛里拉做了這樁事情。他是著名的騙子和流浪者，快樂的，活潑的人。我沒有聽見他是否自行承認，但全獄的人都完全相信基爾基茲人是他的手殺害的。笳佛里拉和羅莫夫一家人還在流浪時就有了關係。他以逃兵和流浪者的資格，短期進獄。他和其他三個流浪者一同殺害基爾基茲人；他們想發一票財，在田舍裏搶劫一下。

我們獄裏的人不愛羅莫夫叔姪，我不知爲什麼。兩人中姪子是好漢，很聰明，性情十分和平；叔叔，就是他用縫皮靴針戳笳佛里拉，爲了他有快樂的，和善的性格。羅莫夫叔姪雖然知道他是罪人，他們爲了他家儘打他。大家全愛笳佛里拉，不和他爭吵；不過他們從來不聚在一處；他也一點不注意到他們。但是他忽然爲了一個極醜陋的女孩和羅莫夫爭吵。笳佛里拉起始誇口，說她對他有意；羅莫夫叔姪雖然因爲喫官司破產，但是在牢獄裏過着富人的生活。他們顯然有錢。他們有火壺，喝茶。縫靴針戳他。

羅莫夫叔姪雖然因爲喫官司破產，但是在牢獄裏過着富人的生活。他們顯然有錢。他們有火壺，喝茶。我們的少校知道這件事情，非常恨他們兩人。大家都看出他儘對他們吹毛求疵，想法收拾他們。羅莫夫叔姪解釋這是少校想向他們收賄賂。但是他們不肯給他。

假使羅莫夫把縫靴的針稍爲戳得深些，他自然會把笳佛里拉殺死的。但是根本祇擦破了一點。有人報告少校。我記得他氣呼呼地騎馬趕到，顯出滿意的樣子。他對待笳佛里拉十分和氣，好像對待親生的兒子一般。

「老朋友，你能走到醫院裏去麼？不如給他套馬車罷。立刻套馬車！」——他匆匆地對下士官說。

「大人，我一點也不覺得什麼。他祇是輕輕地扎了一下，大人。」

「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我的親愛的；你以後會弄明白的……這是一個危險的地方；一切都和地位有關，竟戳到心臟下面了，這强盜！我要把你，我要把你，我要把你，」——他朝羅莫夫怒吼。——「現在我要收拾你！……到號房裏去！」

他果眞把他收拾了。羅莫夫受了審判。傷害雖祇極輕的針扎，但用意是明顯的。審判的結果羅莫夫刑期加增，且挨了一千記的鞭刑。少校十分滿意。

視察員終於到來了。

他在來到城內的次日，就來訪問本獄。那天恰巧是節日。在幾天之前，我們那裏卽已洗刷乾淨，整理妥當。罪囚們重新剃光頭髮。衣服是白的，清潔的。照章夏天大家都穿白帆布的衣褲。每人的背上都縫了黑圈。直徑有二俄寸長。整小時訓練罪囚們怎樣回答，在重要的人物對他們問候的時候。試演了幾遍。少校忙得發暈。將軍出現前一小時，大家像彫像般立在那裏，手擺在褲縫上。將軍終於在下午一時到了。他是一個重要的將軍，重要得使所有西部西比利亞的長官的心在他來到以後都會抖慄的。他嚴厲而且莊嚴地走了

進來。後面跟着一大羣伴他來的當地的官長。有幾個將軍和上校。有一個文官，高身材，美麗的人，穿着燕尾服和軟靴，也從彼得堡來，持着十分不勉强和自由的態度。將軍時常和他很客氣地說話。這使罪囚們感到特別興趣：文官而竟這樣的受人尊敬，且是受這樣的將軍方面的尊敬！以後纔知道他的姓，他是什麼樣的人，然而議論是很多的。我們的少校挺直着身體，戴着橘色的領子，一雙充血的眼睛和一付殷紅的，滿是粉刺的臉。他並沒有給將軍默默地，他沒有戴眼鏡。他遠遠地站着，身體挺得像一根絃子。他的引起特別愉快的印象。由於對貴客的特別尊但是人家並不需要他。將整個身體都在急切地期待有用得到他的一指給他看：意思是說我是貴族出身。

「啊！」——將軍回答。——「他現在的行爲怎樣？」

「曹時還滿意，大人，——人家回答他。

將軍點了點頭，在兩分鐘以後離開了監獄。罪囚們自然被弄得眼花零亂，莫明其妙，露出驚疑的神色。

搓告少校的事情自然沒有發生。少校自己預先也十分相信這層。

第六章　獄裏的動物

獄內不久發生了購買格涅特闕的事情，使罪囚們感到愉快，不亞於貴客的光臨。我們獄內需要一匹馬運水，且運垃圾。指派了一個罪囚，專門侍候牠也由他駕車出去，自然仍舊有衞卒伴隨着。我們那匹馬的

工作早晚都很繁重。格涅特闊，在我們獄內服務了許多時候。那匹馬很善良，但是因爲工作過度顯得疲憊。在一個佳美的早晨，聖彼得祭日之前，格涅特闊在晚上運水時蹉了一跤，幾分鐘內就死了。大家很憐惜牠，聚在牠的周圍，講論，爭辯。獄內那些退伍的騎兵，吉卜賽人，獸醫竟當場表現他們對於馬方面的許多特別的智識，甚至互相辱罵，但是格涅特闊並沒有救活轉來。牠死僵地躺着，腹部腫起，大家認爲應該用指頭去撫摸牠。有人把所發生的上帝的意旨報告少校，他決定立刻買新馬。在聖彼得祭日那天早晨，午禱以後，我們大家都聚集在一處的時候，外面把出賣的馬牽進來了。自然買馬必須委託罪囚們自己辦理。我們那裏有的是眞正的內行，欺騙以前專門研究此道的二百五十人是很難的。出現了基爾基茲人，馬掮客，吉卜賽人，下市民。罪囚們不耐煩地等候每匹新馬的出現。他們快樂得像小孩。最使他們感覺榮耀的是他們好像自由的人，好像眞是從自己口袋裏掏出錢來買馬，有購買的完全的權利似的。三匹馬被牽了進來，又牽走了，在第四匹馬上纔決定下。走進來的掮客們向四圍看望，多少帶些驚訝和畏葸，甚至還偶然回頭窺看引他們進來的衞兵們。兩百個人，被剃去了頭髮，被刻了烙印，被繫上了鎖練，在自己家裏，在任何人不能越過一步的牢獄裏，是會引起人們對自己"牽來的馬。乞爾克思人甚至騎到馬上去；他們的眼睛熾燒着，用不易了解的方言迅快地講着，露出白白的牙齒，搖幌陰黑的，彎鼻的臉。俄羅斯人中間有一個人竟把全付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他們的爭論上去，好像想抓住他們的眼睛似的。他不了解話語，但打算從他們的眼勢上猜到他們怎樣決定：那匹馬有用沒有用？這種痙攣性的注意在旁觀者看來甚至顯得奇怪。說起來，一個罪囚好像特別張羅些什麼，這罪囚素來是

那樣馴順的，受人欺陵的，甚至在自己罪囚中每一個人面前都不敢講出一句話的，好像買下什麼馬，在實際上於他大有關係似的。除乞爾克思人以外，最出力的是以前的吉卜賽人和馬掮客：大家把第一個位置和第一句話讓給他們。這裏甚至發生了一種正直的決鬪，特別在兩人之間，——一個是庫里可夫，以前的吉卜賽人，以盜馬和轉賣馬匹爲生，一個是自己學成的獸醫，狡猾的，西比利亞的農人，新近進獄，已經把庫里可夫在城裏的醫務全都搶走了。事情是因爲城裏很看重我們牢獄裏自己訓練出來的獸醫，不僅下市民或商人，甚至最高的官員，在他們的馬得病的時候，也都要找獄內的人醫治，儘管城裏有幾個眞正的獸醫。庫里可夫在葉爾金，就是西比利亞的農夫進獄之前，不知道有對手，醫務很忙，自然也取到金錢的酬謝。他儘用吉卜賽人的欺騙手段，他知道的比他所表現的少得多。他在收入方面是我們中間的貴族。在經驗方面，智識方面，勇敢與毅力方面，他早已賺得全獄的人們不由己的尊敬。大家都聽他的話。他不大說話：說話像施捨金錢一般，祇在遇到最重要的情事時方纔開口。他根本是一個紈袴子，但是他有許多眞正的，不是假裝的毅力。他已經上了歲數，但很美麗，很聰明。對待我們貴族似乎露出細膩的，客氣的態度，同時也帶着不尋常的尊嚴。我以爲，假使把他打扮好了，裝做一個伯爵，送到某個京城的俱樂部裏，他也會在那裏大顯身手，打「維斯特」牌，講巧妙的話，說得不多，而帶着分量，整個晚上也許沒有人會猜到他不是伯爵，而是流浪者。我說的是正經話：他太聰明，太機警，腦筋轉得太靈活了。再說他的姿態是美麗的，漂亮的。他大概一輩子見過許多世面。不過他的過去蒙在未知的黑影裏。他住在特別科裏。但是自從葉爾金一進獄，——他雖然是農人，但是極狡猾的農人，有五十來歲，屬於分裂教門，——庫里可夫獸醫的

名譽就被遮掩了。在短短的兩個月內，他幾乎把他在城裏的醫務全行搶走。庫里可夫以前早已拒絕的馬，他竟輕易地治愈。這農人爲了鑄僞幣罪和別人一同進獄。以他年紀那樣的老邁，何必還要和人家合夥做這種事情呢！他自己笑自己，對我們說他手裏三個眞正的金幣裏祇有一個是假的。庫里可夫爲了他在獸醫方面的成功，心裏多少感到侮辱，他在罪囚間的名譽也因之開始黯淡下去。他在郊外津貼一個情婦，穿着棉絨的上襖，佩戴銀戒指，耳環，穿自己的，有縫飾的皮靴，忽然因爲沒有收入，不能不充當販酒人。因此大家全等候着現在選買新馬的時候，兩個仇敵也許還要打一頓架。大家懷着好奇心等候。他們中間每人有自己的黨羽。兩黨中前驅份子已經起始騷亂，漸漸地交換詈罵。葉爾金自己也已把他的狡猾的臉縮爲譏笑。但結果並非如此：庫里可夫並不想罵，就是不罵，也做得極巧妙。他起始先行讓步，甚至持着尊敬傾聽他的仇敵的批評的意見，但是在捉住他的一句話以後，謙遜而且堅持地對他說他的話是錯的，在葉爾金還沒有來得及醒過來反駁以前，就先提出證據，說他錯在什麼什麼上面。一句話，葉爾金被人家突如其來地，巧妙地攻擊亂了步驟。雖然上風到底是他占的，但是庫里可夫的黨羽也很滿意。

「夥計們，他大概是不容易駁倒的，他自己站得住脚。他懂得怎樣對付！」——葉爾金知道得多些！」——另一些人說，似乎讓步。兩黨忽然互相用極爲讓步的口氣說話。

「還不是知道，他的手比較輕些。關於畜牲方面，庫里可夫也不弱到那裏。」

「不弱的，這漢子！」

「不弱的……」

終於選好了新的格涅特闊，買了下來。牠是一匹可愛的馬，年輕，美麗，强壯，具有極和諧的，快樂的神色。自然在其他別的方面牠也是無疵可擊的。起始講價錢：人家要三十盧布，我們給二十五。熱烈地講了許多時候，這面減少，那面讓步。終於自己都覺得可笑起來。

「你是從你自己的錢包裏掏出來的麼？」——一些人說。——「何必這樣講價呢？」

「替國庫省錢麼？」——另一些人喊。

「不過到底是錢，大夥的錢……」

「大夥的！我們這些傻瓜顯然不是種田來，卻是自己生養下來的……」

終於在二十五盧布上，交易成功了。有人報告少校，決定買下。當下立刻取出麵包和鹽，體面地把新的格涅特闊牽進獄內。大概沒有一個罪囚不過去拍拍牠的頸頸，不摸摸牠的嘴臉的。當天就把格涅特闊套上，趕出去運水，大家好奇地看新格涅特闊如何搬運水桶。我們的運水夫羅曼帶着異常的自滿，看望那匹新馬。他是五十來歲的農夫，具有沈默，端莊的性格。所有俄國的馬夫們全具有極端莊的，甚至沈默的性格，彷彿時常和馬匹混在一起，果眞會給人添上一種特別的端莊，甚至威嚴。羅曼爲人很靜，和大家都極和諧，不愛說話，從獵角內嗅鼻煙，從無從記憶的時代起，永遠趕着獄裏的格涅特闊。新買的那匹是第三匹。我們大家全相信栗色毛片的馬配得上牢獄，彷彿和房屋的色彩相配。羅曼也這樣說。譬如說，斑駁毛色的馬是無論如何不會買的。運水夫的位置永遠留給羅曼擔任，好像他本身具有某種權利似的。我們獄裏誰也從來不會想到和他搶奪這權利。以前的那匹格涅特闊死的時候，誰的腦筋裏也不會想到責備羅曼，連少校

也在內；那是上帝的意旨，就是這樣，羅曼是一個好馬夫。不久格涅特闊成爲獄內衆人的寵物。罪囚們雖然是嚴肅的人，但時常走到馬的前面和牠表示親熱。有時羅曼從河邊回來，把下士官給他開的大門關上。格涅特闊拖着木桶，立着等候他，眼睛斜看他。「你一個人走罷！」——羅曼對牠喊，——格涅特闊立刻獨自拖着車，拖到廚房那裏，停止了，等候廚子和便桶清潔夫持桶取水。「格涅特闊眞聰明！」——大人對牠喊。——「獨自運水！……肯聽話！」

「眞是的！雖然是畜生，也能懂事！」

「格涅特闊是好漢！」

格涅特闊搖幌腦袋，嘘叫了一聲，好像牠眞是明白，對於人家的誇獎深爲滿意。當時一定有人給牠取出麵包和鹽來。格涅特闊一邊喫，一邊又點頭，好像說：「我知道你！我知道的！我是一匹可愛的馬，你也是好人！」

我也愛給格涅特闊送麵包。看着牠的美麗的嘴臉，在手掌上感到牠的柔軟的，溫和的嘴脣，靈巧地檢取擲給牠的東西，有點感到有趣。

總之，我們的罪囚們是喜愛動物的。假使允許他們，他們會很高興地在獄內養許多家畜和家禽。究竟什麼東西能使罪囚們嚴肅的，野獸般的性格鬆軟一下，變得正直些，不還是從事這類工作麼？但是不准許這樣做。我們獄內的章程和地位不容許這樣做。

我在獄內的那些時候，有幾個動物偶然來到那裏。除格涅特闊以外，我們有狗，鵝，山羊瓦喜卡，還有一

隻鷹住了一些時候。

以經常的，牢獄裏的狗的資格住在我們這裏的，我前面已經講過，有一隻聰明的，善良的狗，名喚小球，我和牠有很深的友誼。但因爲我們普通人以爲狗是不清潔的，不宜加以注意，所以我們這裏幾乎誰也不對小球有所關心。那條狗自己住在那裏，睡在院內，喫廚房內拋棄的東西，不對任何人引起特別的興趣，但是牠認識一切人，把獄裏的一切人認作自己的主人。在罪囚們做完工作回家時，牠一聽見號房那裏喊着：「伍長！」立卽跑到大門那裏，和藹地迎接每一隊人，旋轉着尾巴，歡欣地朝每個走進來的人的眼睛裏窺看一下，期待取得一點撫愛。但是在許多年來，牠沒有得到任何撫愛，從任何人那裏都沒有得到，除去我一個人以外。我不記得，獄內怎麼會發現另一隻狗灰鼠的。第三隻狗，庫里賈布卡是我自己從工作的地方上弄來的，那時牠還是一隻小狗。灰鼠是一隻奇怪的生物。牠有一次被什麼人的大車壓過，牠的背部彎折到裏面，牠跑的時候，遠遠裏好像有兩個互相聯接在一起的白色的動物在那裏跑着。此外，牠滿身長着疥癬，眼睛裏流膿；尾巴禿露着，幾乎完全掉了毛，時常翹起。牠受了命運的侮辱，顯然決定取馴順的態度。牠永遠不對任何人吠叫，好像不敢似的。牠住在營舍後面，多半爲了麵包；假使看見我們中間任何人，立刻在幾步路以外，背部倒在地下翻跟斗，表示馴順的意思：「隨你把我怎樣處置罷，我並不想抵抗。」每一個罪囚看見牠在前面翻倒着，總要用皮靴踢牠一脚，好像認這是他必須做的義務似的。「瞧你這卑鄙的東西！」——罪囚們說。但是灰鼠甚至不敢尖叫出來。假使牠痛得太利害，便沈重地，哀憐地嗥着。牠會在小球面前翻跟斗，也會在任何一隻狗面前，當牠有時走出獄外的時候。牠翻着跟斗，馴順地躺在

那裏，當一隻耳朵下垂的大狗發着吼叫奔到牠身上來時。但是狗愛同種動物中的馴善和順從的。兇狠的狗會立卽馴服下來，帶着一些凝思停留在躺在地上，四脚朝天的恭順的地嗅聞牠的全身。混身戰慄的灰鼠那時會發生什麼思想呢？「强盜，瞧你怎樣咬法？」——牠大概這樣想。大狗在注意地嗅够了以後，終於扔棄牠，沒有在牠身上發見任何特別好奇的地方。灰鼠立刻跳起來，又跛着脚，在一長行的狗後面跑着，看牠們護送一頭黑母狗。牠雖然確切地知道牠永遠不會和那黑母狗混熟，到底也算牠的不幸中的一個安慰。牠顯然已經停止想到所謂名譽。牠喪失未來的一切前途，祇爲了麵包生活下去，且完全感到這層。我有一次試着撫摸牠一下；這對於牠是那樣的新奇，那樣的出乎意料之外，牠竟忽然蹲坐在地上，四脚平放着，全身抖慄，感動得開始大聲尖叫。我由於憐惜時常撫摸牠。以後牠一看見我，不能不發出尖叫。遠遠裏一看見，便尖叫起來，病態地，流着淚尖叫。結果是一羣狗在獄外城堡上把牠咬死了。

庫里賈布卡具有完全不同的性格。我不知道，我爲什麼在牠還是一隻沒有開眼的小狗時把牠從工場裏抱到獄內。我覺得餵牠，養大牠是很有趣的。小球立刻把庫里賈布卡起始長大時，牠允許牠咬耳朵，拔毛，和牠游戲，像大狗們和小狗們游戲似的。奇怪的是庫里賈布卡幾乎不向高裏，卻向長裏長。牠具有火辣的，快樂的性格，和寬裏長。他身上的毛是蓬亂的，作淡灰鼠色；一隻耳朵向下長，另一隻向上和一切小狗一般，看見了主人，就喜歡得總要尖叫，呼喊，鑽過來舐臉，準備在「祇要露出歡欣，至於體面是無所謂的！」——無論我在什麼地方，祇要我一喊：

「庫里賈布卡」牠會忽然從一個角落裏出現，好像從地底下鑽出來似的，露出尖叫的歡欣飛奔到我面前，像皮球似的滾着，在路上翻跟斗。我極愛這隻小醜物。好像命運給牠一副子預備下了滿意和快樂。但是有一天，會縫女人皮鞋，硝皮張的罪囚湟烏司脫洛也夫特別注意上牠。忽然有什麼東西使他驚訝。他叫庫里賈布卡到面前來，摸牠的皮毛，和藹地把牠放平在地上。庫里賈布卡一點也不疑惑，喜悅得尖叫。但是第二天上牠失蹤了。我尋覓牠許久時候；好像沈進水裏去了；直到兩星期以後纔完全解釋清楚：原來湟烏司脫洛也夫看中了庫里賈布卡的皮。他把皮剝下來，硝好了，做軍法會議理事夫人定製的天鵝絨半統皮靴的襯裏。那雙半統皮靴做好時，他給我看。毛皮眞好。可憐的庫里賈布卡！

我們獄裏有許多人會硝皮，時常帶些皮毛好的狗進來，立刻就失蹤了。有的是偷來的，有的甚至化錢買。我記得，我有一次在廚房後面看見兩個罪囚。他們在那裏商量什麼事情，在那裏忙亂着。內中一個把一隻極漂亮的大黑狗，顯然是貴種，用繩子縛住。一個混蛋的僕人把牠從主人家裏牽出，以三十銀戈比的代價賣給我們的皮匠。罪囚們準備把牠揑死。這是很容易做的：把皮剝去，屍體扔進又大又深的穢水坑裏。這坑在我們牢獄後面的角落裏，夏天炎熱時發出難聞的臭氣。偶然清除它一下。可憐的狗顯然明白給牠預備下了的命運。牠銳利地，不安地，挨着次序看望我們三人，祇是偶然繼敢旋轉牠的茸毛的，被壓緊的尾巴，好像希望藉對我們表示信任，軟化我們。我連忙走開。他們自然很順利地做完了自己的事情。

鵝在我們那裏也是偶然養着的。誰養的，究竟屬於誰，我不知道，但是有些時候牠們很能使我們得到慰藉，甚至在城裏出了名。牠們就在獄裏養大，養在廚房裏。小鵝長大以後，牠們大家竟會成羣隨着罪囚們

一塊兒到工作場所裏去。鼓聲一響，罪囚們動身出去的時候，我們的鵝就發了喊，跟在我們後面跑着，張開翅翼，從高大的門限那裏魚貫地跳出，一定朝右側走，在那裏排了班，等候分配工作。牠們永遠附到最大的一隊人裏，在工作場所不遠的地方放牧。營壘裏傳出謠言，說鵝伴罪囚們上工。「你瞧，罪囚們帶着鵝來了！」——遇見的人們說。——「你們怎麼把牠們教熟的！」——「這是給你們的鵝的，」——另一個人說着，把施捨的東西遞過去。牠們雖然很忠心，但到了某一個開齋的時候牠們全會被殺光的。

我們的山羊瓦喜卡無論如何不會被宰殺，假使沒有發生特別的情形。我也不知道牠是從那裏來的，誰弄來的，但是忽然在獄內發現了一隻小小的，白白的，美貌的山羊。大家在幾天內全都愛上牠。牠成爲大衆的娛樂，甚至快樂。也找到了必須養牠的原因：必須在牢獄內馬廐中畜養一頭山羊。其實牠並不住在馬廐內；起初住在廚房裏，以後在全獄裏遊行。牠是一隻極優雅的，極淘氣的生物。牠一聽人家叫牠就跑過來，跳到長椅上面，桌子上面，和罪囚們撞角，永遠很快樂，很逗趣。有一次，在牠長出了極好的角的時候，在黃昏時候，萊慈根人巴達意坐在營舍的臺階上面，和其他的罪囚們在一起，忽然想和牠撞角。他們已經撞了許多時候的額角，——這是罪囚們最喜歡和山羊玩耍的游戲，——瓦喜卡忽然跳到臺階的最上級，巴達意剛躲到一邊，牠豎起前腿，把前蹄變到裏面，用力一揮，叩擊巴達意的後腦，巴達意一個跟斗從臺階上摔下，使所有在場的人們喝出一聲采，巴達意也跟着笑了。一句話，大家很愛瓦喜卡。牠開始長大的時候，經過全體的，正經的商議以後，施行了相當的手術，那是我們的獸醫們很擅長去做的。「否則會發出山羊的氣味來的，」——罪囚們說。在這以後，瓦喜卡起始異常發胖。他們餵養牠，好像要把牠屠宰似的。終於長成了一

個美麗的大山羊，帶着極長的尖角，身體肥胖得特別。牠一邊走，一邊搖擺。牠也走出來伴我們做工，使得罪囚們和對面遇到的行人都覺得十分有趣。大家全認識牢獄裏的山羊瓦喜卡。有時在岸邊上工作的時候，罪囚們摘下一些嫩枝，弄到幾張樹葉，在城堡上採下花朵，把瓦喜卡修飾起來：用樹枝和花朵編在角上，全身繞着花環。瓦喜卡永遠修飾得齊齊整整的，回到獄內時走在罪囚們前面。他們跟牠走着，好像在行人前面誇耀。他們把山羊玩賞得使有些人甚至想起了孩子般的念頭：「要不要把瓦喜卡的角鍍上金？」但祇說而未行。我記得，我問阿基姆·阿基梅奇，伊薩·福米奇以後最好的一個鍍金師傅，山羊角究竟能不能鍍金？他起初注意地看了山羊一下，正經地盤算了一下，回答道：「也許是可以的，」不過「恐怕不牢，而且完全沒有益處。」事情也就完結了。瓦喜卡本來可以在獄內住得很久，而且會直到老死；但是有一天，他修飾得齊齊整整，引導罪囚們從工作場所回來的時候，遇到坐在馬車上的少校。——「站住！」——他怒吼着。——「誰的山羊？」有人解釋給他聽。——「怎麼？牢獄裏會有山羊，而且沒有經過我的允許！下士官！」下士官出現了，立刻奉命把山羊殺死。皮剝下來，在市場上出售，賺來的錢歸入罪囚官款項下，羊肉放在罪囚們的菜湯裏。獄內的人們議論了一些時候，憐惜了一會，但是不敢違令。瓦喜卡就在我們的穢水坑前面宰殺了。肉由一個罪囚全部買去，給牢獄一個半盧布。用這些錢買麵包圈喫，買肉的人把牠切成小塊，轉賣給自己人，充做烤肉之用。肉確乎特別鮮美。

一隻鷹也在我們獄內住了一些時候。牠屬於沙漠裏的，不大的一種鷹。有人帶牠到獄裏時，牠受了傷，顯得十分痛苦。全獄人羣圍住牠；牠不能飛：牠的右翼懸垂在地上，一隻脚骨折斷了。我記得牠兇狠地向四

圍張望，審看好奇的人羣，張開微彎的嘴，準備尊嚴地出賣自己的生命。人家望够了牠，開始散走的時候，牠用一隻脚跳躍着，揮搖健康的那隻翅翼，跛到最遠的角落裏，身子緊緊地貼在木樁上面。牠在那裏住了三個月，所有這些時候一次也沒有從角落裏走出來。起初人們常去看牠，嗾使狗攻擊牠。小球兒狠地奔上去，但是顯然怕走近過去，這使罪囚們覺得痛快。——「眞是野獸！」——他們說。——「牠是不肯屈服的！」以後小球始欺侮牠；恐怖過去了，牠在人家嗾使的時候，乖巧地抓住牠有病的翅翼。鷹用全力用脚爪和嘴抵抗，露出驕傲和野蠻的樣子，像受傷的君王一般，鑽在自己的角落裏，審視跑來看牠的好奇的人們。大家終於看得厭煩了；大家把牠拋棄和遺忘，但是每天可以看見牠的身旁有幾塊鮮肉和盛着水的碎壺。總有人在那裏注意牠。牠起始不想喫，有幾天不喫；終於起始喫東西，但從來不從人手裏或當着人喫。我屢次遠遠地觀察牠。牠不看見任何人，以爲牠一個子在那裏，有時決定從角落裏走出來，順着木樁，從自己的座位上跛着走十二步，以後又回轉來，以後又走出來，好像運動身體似的。牠一看見我，立刻用力跳竄，趕到自己的位置上去，頭往後一仰，張開嘴，聳起羽毛，立即準備戰鬪。我不能用任何和藹的手段使牠軟化；牠啄，打，不肯從我手裏收受牛肉，在我站在牠面前的時候，一直用惡毒的，銳厲的眼神凝聚地看我的眼睛。牠孤獨地，惡狠地等死，不信任任何人，不和任何人和解。罪囚們終於又憶起牠，雖然誰也不去留意，有兩個月誰也不記起牠，但是忽然大家心裏好像對牠發生了同情。他們講應該把鷹放走——「那怕死，也不要死在獄裏，」——一些人說。

「這鳥本來是自由的，威嚴的，牢獄生活不容易使牠習慣，」——另一些人隨和着。

「要知道牠並不像我們一樣，」——有人補充了一句。

「應該分開來說：鳥是鳥，人是人。」

「鷹是林中之王……」——斯庫拉託夫起始說，但是這一次沒有人聽他。有一天飯後，在擊鼓喚大家上工的時候，有人把鷹抓起，用手揑緊牠的嘴，因爲牠起始兇狠地打架。當下把牠拿到獄外。走到城堡那裏。一隊裏有十個人發出好奇心，想看一看鷹往那裏去。事情眞奇怪：大家似乎很滿意，快樂得好像他們自己獲得了一部分自由似的。

「瞧這狗肉：人家爲牠好，牠倒咬人！」——抓住牠的人說，幾乎愛悅地看望這兇惡的鳥。

「放牠罷，米基特卡！」

「牠不願意關在籠內。牠需要自由。」

人家把鷹從城堡上向沙原方面拋去。這時是深秋，寒冷的，陰暗的日子。風在光裸的沙原上呼嘯，在枯黃的，乾癟的，零亂的，沙原的草上喧嘩。鷹逼直地飛去，揮動着病翼，似乎忙着離開我們，到眼光瞧不見的地方去。罪囚們好奇地觀察牠的頭在草上閃耀着。

「瞧牠的樣子！」——一個人沈凝地說。

「竟沒有回頭看一下！」——另一個人說。——「一次也沒有回頭，竟自跑了！」

「你以爲牠會回來道謝麼？」——第三個人說。

「自由是好事。牠嗅到自由了。」

「這就是所謂自由。了，弟兄們……」

「再也不會看見牠走！」——衛兵們喊。大家默默地拖着脚上工去了。

「站着幹什麼？開步

第七章　要求

在這章的開始時，已去世的阿歷山大·彼得洛維奇·郭亮奇可夫的手記的發行人認爲有對讀者作如下聲明的義務。

死屋手記第一章裏說過關於一個貴族殺死父親的幾句話。他在那裏被舉出來，作爲罪囚們有時如何無感覺地談論他們所犯的罪的例子。還說過兇手在法庭裏並沒有承認犯罪，但是從知道他所有詳細歷史的人們的敍述加以判斷，事實明顯得令人再也不能不相信。這些人們對手記作者講，這罪囚平日行爲不檢，欠了許多債，爲了渴望取得遺產，殺死了父親。這個殺人犯以前服務過的城市裏的人全都同樣地講述這段歷史。關於最後，手記裏提到兇手在獄內時的一段事實，手記發行人具有十分準確的消息。最後，手記裏提到兇手在獄內時常處於美妙的，快樂的心神狀態中；他是一個極端輕率，浮薄，而且無思慮的人，雖然並非傻子，手記作者從來沒有在他身上看出任何特別殘忍的地方。底下還補充了一句：「自然我不相信這個犯罪。」

死屋手記發行人新近接到從西比利亞來的通知，裏面說，這罪囚確乎沒有犯罪，白白地受了十年的徒刑；他的無罪的證據已由法院正式發表。現在眞正的罪犯業已找出，且已直承不諱，因此不幸的人已獲

釋放。發行人自然不能疑惑這消息的眞確性……

再也沒有什麼可補充的。也不必多講這事實裏悲劇性如何的深刻，在這樣可怕的控告之下，從青年時代起如何被葬送了一生。這事實太明顯了，太可驚愕了。

我們還以爲，假使這樣的事實是可能的，那末這可能性會添上更加新穎的，十分鮮明的線條，使死屋的圖畫更見清切，更爲生動。

現在我們繼續敍述下去。

我以前已經提過，我終於熟習了我在獄內的地位。但這「終於」是很艱難而且痛苦地，漸漸地完遂了的。實際上我必須用去近乎一年的功夫，而這是我一生中最困難的一年。因此它整個地存留在我的記憶裏。我覺得，這一年中每小時我都能清晰地記住。我還說過，別的罪囚們也都難於熟習這種生活。我記得，在這最初的一年內我時常自己思索：「他們怎麼樣？難道眞很安靜麼？」這些問題很使我發生興趣。我已經提過，所有的罪囚們在這裏，彷彿並不住在自己家裏，卻住在旅館裏，在旅行中，在押解中。那些終生被遣送到這裏來的人們，連他們也忙亂着，或是煩悶着，他們中間每人必會自行幻想着一些近乎不可能的事情。他們永遠默默地，但很顯明地表示不安，有時還不由自主地露出某種希望，這種希望時常會毫無根據，如同夢囈；而最使人驚愕的是竟會容留在顯然最講實際的腦筋裏。同時他們把這些希望表露得奇怪的熱切和不耐煩。所有這一切給這地方增添不尋常的形式和性格，使得這樣的性格也許會成爲這地方最

特徵的要素。幾乎從最初的一眼上看去，就會感覺到這種情形在獄外的任何地方是沒有的。這裏大家全是幻想家，這是一下子就看得出來的。這情形會病態地感覺出來，就因爲幻想會給大多數的獄囚添上陰鬱的，深沈的，不健康的外形。大多數的人是沈默的，怨毒至於憤恨的，且不愛將自己的希望露在外面。直率和眞摯遭人冷視。希望越不能應驗，幻想者自身越感出這不應驗，他便越加固執地，天眞地把這希望自己隱匿起來，但是要他拒絕這種希望是不可能的。誰知道，也許有的人還暗自引爲羞恥。在俄國人的性格裏有太多的肯定和眼光的清醒，有太多內心的，首先對自身的嘲笑……也許，就由於這經常的，隱密的不滿足自己，這些人們在日常彼此的關係內有許多不耐煩，不肯和諧和彼此嘲笑的情形。譬如說，假使他們中間有一個比較天眞些，比較不耐煩些的人跳了出來，偶然出聲表示大家腦筋裏所想的一切，起始說出他的幻想和希望，那末大家立刻粗暴地攻擊他，打斷他的話，取笑他；但是我覺得攻擊得最利害的也就是那些在幻想和希望方面也許比他走得更遠些的人。我已經講過，我們這裏大家把天眞的，平凡的人看作最庸俗的傻瓜，非常賤視他們。每人都是那樣的陰鬱和自私，竟起始看不起善良的，沒有自私心的人。除去這些天眞和平凡的，喜作空談的人們以外，其餘別的人，那就是沈默的人們，可分爲善人與惡人，陰鬱的與快樂的。陰鬱與惡毒的人比較的多；假使他們中間有些人在天性方面是好說話的，那末他們一定全是不安靜地喜歡造謠和驚慌地好忌妒的人。所有別人的事情他們都要管一管，雖然自己的靈魂，自己的祕密的事情他們決不肯對任何人洩露出來。這是不時髦的，不作興的。善人（祇有很少的一堆）是靜寂的，他們把自己的希望默默地藏在自己心裏，自然比陰鬱的人還傾向於希望和相信這希望。我覺得，獄內還有一

類完全絕望的人。譬如說，斯達洛杜博卡夫司基村裏的老人就是這種人；表方面很安靜，（我已經講過他，）但是從某些徵兆上看來，我覺得他的精神狀態是可怕的。他自有他得救之道，自有他的出路：那就是祈禱和熬受苦刑的觀念。一個發了瘋的，聖經讀得太多的罪囚，（我已經講過他的事情，）就是拿磚頭扔到少校身上的那個，）大概也是屬於絕望的一類人，也就是已失去了最後的希望的人。因爲沒有希望是完全不能生活下去的，他也就自己想出了一條出路，就是熬受自願的，幾乎是製造出來的苦刑。他宣布他攻擊少校，並無惡意，單祇想接受苦刑。誰知道，他的心靈裏當時發生着怎樣的心理上的作用！一個人生活下去，沒有不懷着某種目的，不向某種目的奔趨的。人喪失了目的和希望，時常會煩悶得變爲一個怪物……我們獄內大家的目的是自由和脫離徒刑生活。

我現在努力把我們全獄的人歸納爲幾類，但這是可能的麼？現實和抽象的思想方面的一切結論，甚至和最巧妙的結論比較起來，是有無窮的變化，且不能容許明確的，清晰的區分的。現實總是趨向到於事物的無已止的極細的連續上的。我們那裏也有我們自己的，特別的生活，不管是怎樣的，但總是有的，不祇是正式的，卻是內在的，自己的生活。

一部分我業已提過，我在進獄的初時不能，甚且不會領悟這生活內在的深奧，因此它的外在的表現當時磨折我，使我生出無可形容的煩悶。我有時簡直仇恨這類像我一樣的受難者。我甚至妒忌他們老是和自己同類的人來往，在自己人中間，互相了解；雖然他們大家實際上和我一樣，已對於這鞭笞和棒杖下的合夥，這强制的同居感覺厭煩和嫌惡，每人都暗自想離開大家，往旁邊什麼地方看望。我還要重複一句，

在我發生忿怒時降臨到我身上的妒忌有它的合法的根據。有些人說，貴族和有學識的人在獄內受徒刑時和每個農夫完全一樣地痛苦，這句話實際上根本是不對的。我知道，近來也常聽到這種猜度的話，我也讀過關於這類的文字。這見解的根據是正確的，人道的。大家同屬人類。但這到底是太抽象的說法。忽略了許多非在現實中不能了解的實際上的條件。我說這話，並非因爲貴族和有學識的人感覺得比較細膩些，比較易於疼痛些，智識方面比較發展一點。甚至學識本身在這種情事下也不能成爲一種尺度。我首先準備證明，就是在最無學識的，最受壓迫的環境內，在這些受難者中間，我也曾遇到最柔細的心靈的德性的表露。獄內有時會有這樣的情形，你認識這人許多年，心想他是一隻野獸，不是人，你看不起他。但是忽然無意間發現他的心靈由於不由自主的一種衝動而暴露到外面來，你看出他身上有許多豐富的情感和良好的心腸，他了解自己和他人的苦痛，你的眼睛好像睜開了，在最初的時候你甚至不相信你自己見到和聽到的一切。還有相反的情形：學識有時會和蠻性，與兇暴並行不悖，有時會做出使你感覺討厭的行爲，無論你怎樣心善或怎樣懷着寬容的成見，在你的心中也不會能找到寬恕理由的行爲。

我也不必去說習慣，生活形式，飲食等等的變換，這對於上層社會的人自然會比農夫感到痛苦，因爲農夫在自由時時常免不了挨餓，而在獄內至少還可以喫飽肚腹。這也用不到辯論。假使說這一切比起其他的不方便，在意志稍見堅强的人看來是無所謂的，雖然習慣的變更在實際上並不是無所謂的，馬馬虎虎，擠，食物的貧乏和不清潔。最不會勞動的人，最柔弱的人，在流着汗，做他在自由時從來沒有做過的工作以方，使這一切和它比起來大爲減色，弄得你也就不會注意到居住的齷齪和擁的事情。有些不方便的地

後，也必能喫下黑麵包和帶蟑螂的菜湯。對於這個還可以慣熟，有一隻滑稽的，罪囚的山歌講一個以前不事勞動的人到獄內來做苦工的情形：

「給我白菜和冷水，
我喫得津津有味。」

這裏最重要的是每一個初進獄的人，在來到後兩小時，會成爲和其他一切人們一樣的人，好像到了自己家裏一樣，在監獄的團體內和大家一樣享受同等的權利。他爲大家所了解，自己也了解大家。大家全認識他。他們都認他爲人。至於出身高貴的人，貴族，那就不同了。無論他爲人怎樣正直，善良，聰明，大家全體會整年地恨他，賤視他；人家不會了解他，主要的是不會相信他。他不是朋友和同伴，雖然隨歲月的增長他也終能達到使人家不欺侮的地步，但他到底不是自己人，他會永遠痛苦地感覺自己的被排斥和孤獨。這種排斥有時在罪囚方面是完全沒有惡意的，卻是無意識的。不是自己人，也就完了。世上的事情沒有比生活在不是自己人的環境裏再可怕的。一個從達剛洛格移住到彼得洛伯夫洛夫司基商埠上的農夫立刻會找到一個和他相同的俄國人，立刻和他談得十分合拍，在兩小時以後也許就會用極和諧的方式同住到一個農舍裏，或一間小屋內。出身高貴的人便不同了。他們和平民之間有一條深淵隔開着，但這祇有在高貴的人自己藉外面環境的力量，確已在實際上喪失了他自己以前的權利，而變爲一個平民的時候，方纔能充分地感覺出來。否則即使一輩子和平民來往，那怕四十年來每天和他們接觸，在職務方面，譬如說，在有條件的，行政的形式之下，或者甚至由於友誼，作爲恩人，且在某種意義下作爲父親的樣式，——

你到底永遠不會明白內中實在的情形。一切祇是視覺上的欺騙，別切的人，讀到這裏的時候，會說我的話未免誇張。但我相信它是眞確的。我不是從書本上，不是從理論方面，卻是在實際上相信的。我有很充分的時間，足以證明我的信念。也許以後大家會知道我這話正確到如何的程度。……

事實像故意似的從第一步上就證實我的觀察，對我發生神經質的，病態的影響。在第一個夏天裏，我幾乎是孤零零地在獄內游蕩着。我已經說過，我處於甚至不能對那些貴族可以做同伴，但這樣的同伴不加以珍重和區別的心神狀態中。我也有能卸除我心上的重負。好像不管怎麼樣，總是沒有地方可跑似的。例如，底下有一樁事情從最初就使我深深地了解我的被排斥的狀態和我在獄內的地位的特別。在那年夏天，八月中，一個晴朗炎熱的尋常日子裏，下午一點鐘左右，在做完飯後工作照例大家休息的時候，忽然全始在監獄的院內排班。在這時間以前我一點也不知道。那時候我往深深地瞑想着，幾乎看不見周圍發生的事情。其實監獄內已有三天醞釀着非常的騷亂了。也許這騷亂經意地憶起罪囚中的幾段談話，同時憶起罪囚們近來吵鬧愈見加之後，纔恍然明白。我認爲這和艱重的工作，沈悶的，冗長的夏日，不由於睡足的短夜全有關係。也許這一切現在聯結在一起，一下子爆發了出來，但這爆發的藉口是食物。近來有好幾天大家大聲抱怨着，在營舍裏，尤其在聚到廚房內喫中飯和晚飯的時候，許多人都露出憤激的態

度，不滿意廚子，甚至試着更換內中的一個，但是立刻把新的趕走，舊的不安的心緒之下。

「做着艱難的工作，但喫的是肚膜，」——有人在廚房裏嘟噥着。

「你不喜歡，那末叫點魚膠涼粉罷，」——另一個人搶上去說。

「肚膜菜湯我倒還愛喫，」——第三個人說，——「因爲它很鮮。」

「一直單給你喫一樣肚膜的時候，也會鮮麼？」

「現在自然是喫肉的時候，」——第四個人說，——「我們在工作以後眞想喫東西。肚膜纔是一碗好菜！」

「不給肚膜喫，就給氣喫。」

「就拿氣來說罷。肚膜再加上氣，那纔好喫呢！究竟世上有沒有眞理呢？」

「食物也眞是太壞了。」

「腰包塞滿了，大概是的。」

「這不是你應該想的事情。」

「那末是誰應該想的？肚腹是我的。應該全體提出要求，那纔是正事呢。」

「要求麼？」

「是的。」

「你爲了要求，挨的揍還少麼？你這尊石像！」

「這是對的，」——另一個人發話了，他以前沈默着，「不過要慢慢地來。你什麼話，你先講一講，你這大腦瓜子？」

「我自然會說的。祇要大家都去，我會跟大家一塊說話的。我們是太窮了。我們這裏有的人喫自己的東西，有的人單喫公家的食品。」

「瞧你這尖眼的妒忌鬼！你的眼睛竟瞪到別人的財產上面去了。」

「別人的東西你不要伸出嘴來。你先立起來，自己想出花樣來。」

「自己想出花樣！……我和你在這個問題上會講到頭髮白的。你一定是有錢的，假使想乂着手坐在那裏。」

「葉洛士卡，還有那隻狗和貓是有錢的。」

「眞是的，何必坐在那裏！何必模倣人家的傻玩意。人家要剝你的皮。爲什麼不去？」

「爲什麼？你應該先嚼爛，再放在嘴裏；你是慣於喫嚼爛的東西的。這就叫牢獄，——就是這個緣故！」

「原來是人民造反，大將交運。」

「就是這樣。那個八隻眼睛的人發胖了。買了一對灰色馬。」

「唔，他不愛喝酒。」

「剛纔和獸醫在賭紙牌的時候打起架來了。整夜打贏牌。我們那位揮了兩小時的拳頭。費奇卡說的。」

「因此給我們喝那碗薄薄的菜湯。」

「你們全是傻瓜，你們那裏能辦得到。」

「等到大家一齊起來，我們瞧他會說出什麼樣辯解的話來。我們就堅持這一點。」

「辯解麼？他會揍你的嘴巴，他就是這樣的。」

「還要交法庭審判……」

一句話，大家都騷亂了。這時候我們那裏的食物確極惡劣。這全是一大堆的人起來反抗是很少見的事。原因是彼此之間永遠意見不合。這是爲了這原因，我們那裏詛罵比正經事情還多。但是這一次騷亂並沒有白地過去。起始聚在一堆，互相講論，詛罵，兇惡地記起我們的少校歷來管理的情形；把一切底細全探聽出來了。有幾個人特別的騷亂。在每椿這類事情中永遠有發起人，領導者。在這類事情上，那就是在提出要求時的領導者，是一種極有趣的人物。這不僅在監獄內，就是在所有的工團和軍隊內也是如此。這是一種特別的典型，到處都相同的。這是一種滿懷熱忱，渴求公理，用極天眞，極正直的方式相信公理具有不變，不易，而且極迅快地實現的人。這類人並不比別人愚蠢，中間甚至有很聰明的，但是他們的性子太激烈，不能成爲狡猾的，有計算心的人。在所有這種情形之下，假使有人會靈巧地領導羣衆，把事情辦成功。這種人便成爲人民的嚮導和他們的自然的首領的另一典型，我們那裏極少的一種典型。但是我現在所講的那些發起人和主謀者卻幾乎永遠失敗，

以後就羈居牢獄，熬受徒刑。他們由於激烈而敗事，但也由於激烈而對羣衆發生影響。人們很喜歡跟他們走。他們的熱忱和誠摯的憤激影響到大家身上，終於使最無決心的人們也歸附於他。他們對於成功的愚盲的信仰甚至會誘惑最牢靠的厭世派，雖然有時這種信仰具有極不堅固的，十分幼稚的根據，使你驚異何以有人會跟從他們。最主要的是他們首先走向前去，毫不懼怕。他們像公牛般垂下尖角，一直奔過去，時常並不知道事情的眞相，一點也不謹愼，且沒有實際方面的狡猾手段，——用了這手段即使最卑鄙的，名譽最壞的人也會成事，達到目的，且乾乾淨淨地從水裏走出。然而他們一定會把尖角折斷。在平常的生活裏，他們是膽汁的，瞧不起人的，惹惱的，不耐煩的人。時常是極有限的人，然而一部分也造成了他們的力量。最可遺憾的他們不趨向直接的目的，時常往斜裏奔跑，不做主要的事情，而做出一些瑣碎的行爲。這樣反而害他們。但是羣衆了解他們；他們的力量就在這方面……然而還應該說兩句話，講一講所謂要求究竟是什麼東西？……

我們獄內有幾個人是爲了要求而獲罪的。就是他們騷動得最利害。尤其是一個人，姓瑪爾安諾夫，以前是驃騎兵，一個激烈，不安，而且善疑的人，不過具有誠摯和信實的性格。另一個人是瓦西利·安東諾夫，具有沈着的好惹惱的脾氣，露出傲慢的眼神，驕倨的，譏刺的微笑，很有學問，爲人也很誠摯，信實。但是這種人太多，數不大清的。彼得洛夫來回地鑽進鑽出，擠到所有圍聚着的人堆裏傾聽人家的說話，自己不大開口，但顯然他很爲騷動，開始排班時，首先從營舍裏跳出去。

我們獄內的下士長，他代理曹長的職務，立刻驚懼地走了出來。衆人排好了班，有禮貌地請求轉陳少

校，獄囚希望和他說話，當面請求他幾樁事情。全體傷兵也跟着下士官的事情是緊急的，使他異常恐怖。但是不立刻報告少校，他又不敢。第一，既然全部的獄囚都出動，會發生一點更壞的事情。我們所有的官長對於獄囚都似乎特別畏懼。第二，即使甚至沒有什麼事情，大家立刻醒悟轉來，散走了，也應該把一切事情報告長官。他驚嚇得臉色慘白，混身發抖，忙着去見少校，甚至自己都沒有試一試向罪囚們盤問一聲，勸諭幾句。他看見人家現在是不會和他說話的。

我完全不知道什麼事情，也走出來排班。這件事情的詳細情節我以後纔曉得。我以爲現在要點名；但是並沒有看見看守官前來，便覺得驚奇，起始向四周環望。臉部是驚慌的，惹惱的。有些人的臉甚至顯得慘白。大家都露出焦慮的樣色，沈默地等候在少校面前說話。我看出有許多人異常驚異地望了我一眼，但是默默地回轉身去。他們顯然覺得奇怪，我怎麼也會和他們在一塊兒排隊。他們顯然不相信我也會提出什麼要求。一會兒，立在我周圍的人們幾乎全轉身到我那邊來了。大家帶着疑問看我。

「你在這裏做什麼？」——瓦西利·安東諾夫粗暴地大聲問我，——他站在離我較別人遠些的地方，在這以前永遠對我稱「您」對待我非常客氣。

我驚疑地看他，還在努力了解這究竟是什麼意思，同時也猜到發生了一點不尋常的事情。

「你眞是立在這裏做什麼？快回到營舍裏去！」——一個年輕的小夥子說，——他是軍人，在這以前我並沒有和他認識。他是一個善良的，靜謐的人。——「這不是你的事情。」

「大家排着班，」——我對他回答。——「我以爲是點名。」

「瞧你也會爬出來，」——一個人喊。

「鐵鼻子，」——另一個人說。

「蒼蠅拍子！」——第三個人說，露出無從形容的輕蔑。這個新的綽到這裏來呢？」

「恩賞廚房行走，」——還有一個人說。

「他們覺得到處都是天堂。這裏是監獄，但是他們喫麵包圈，買小豬。

「這裏不是你的地方，」——庫里可夫說，寫寫意意地走到我身邊；他自己臉色慘白，烏黑的眼睛閃耀着，下脣緊緊地咬住。他並不冷靜地期待少校。我要順便說：我最愛看所有這類場合下的庫里可夫，那就是在他需要表露自己的場合下。他得他走去受刑時，也會做出漂亮的姿勢。現在，在大家稱我「你，」大家罵我的時候，他顯然故意增加他對我有禮貌的態度，同時他的話語似乎特別地，甚至高傲地固執，不容許任何的反駁。

「我們在這裏辦我們自己的事情，阿歷山大·彼得洛維奇，您在這便什麼地方去，等一等……你瞧，你瞧，你們的人全在廚房裏，您上那裏去罷，」——「到廚房裏去罷！」——有人搶上來說。

我果眞在廚房內敞開的窗子裏看見我們的波蘭人；不過我覺得除地走到廚房裏去。笑，鬨和嘘叫，（在獄囚內代替呼哨，）追着我傳出來。

「人家不喜歡您了！……嗤，嗤，嗤！拿去罷……」

我在那時以前，還從來沒有在獄內受過這樣的侮辱。這一次我覺得很痛苦。但是我恰巧碰上了。我在廚房外間遇到了T。他是貴族，一個堅强而且寬宏的人，沒有很大的學問，極愛B。罪囚們在所有別的人們中間把他辨別了出來，甚至有一部份人還愛他。他勇敢，有膽量，且有膂力，這似乎可以在他的每一個姿勢中表露出來。

「您怎麼啦，郭亮奇可夫？」——他對我喊。——「您上這裏來呀！」

「那裏是怎麼會事？」——我道不知道麼？他們自然不會成功的：誰會相信罪囚們呢？上邊就要開始尋覓主謀人。假使我們到那裏去，人家會首先把叛逆的罪名推到我們身上去。您要記得，我們是爲了什麼罪上這裏來的。他們不過挨幾下鞭子，我們可要受審判。少校最恨我們大家，很喜歡有害我們的機會。」

「再說罪囚們也會把我們交出來，」——M補充地說，在我們已經走進廚房裏去的時候。

「您不要慌，他們不會憐惜的！」——T搶上去說。

廚房裏除去貴族以外還有許多人，一共有三十個人。他們全都留了下來，不願提出要求，——有的由於膽怯，還有的由於深信一切要求的完全無用。阿基姆·阿基梅奇也在這裏。他素來堅決反對所有的要求，認爲能妨礙事務正當的進行和適宜的禮貌。他默默地，十分安靜地等候事情的了結，一點也不擔心它的結果，相反地，他完全相信秩序和長官意志無可抗拒的勝利。伊薩·福米奇也在那裏。他露出異常驚疑

的態度，垂下頭，貪婪地，畏葸地，傾聽我們的談話。所有普通出身的波蘭獄囚全在這裏。他們也依附到貴族的方面。在俄國人中間有幾個膽小的角色，他們永遠沈默着，露出頹喪的神色。他們不敢和大家一塊兒出去，憂鬱地期待事情怎樣了結。終於還有幾個陰鬱的，永遠嚴厲的罪囚。他們並不是膽小的人。他們留在那裏，因爲他們頑强地，嫌惡地深信這一切是無聊的，在這件事情上除去惡劣的結局以外，不會有什麼結局。但是我覺得現在他們到底感覺自己似乎是對的。結果意見是完全對的，以後也證明了出來，但到底感覺自己似乎是對的神色。他們雖然明白他們對於要求的伴們向少校前告發似的。葉爾金也在那裏，他就是那個狡猾的西比利亞的農夫，爲了僞幣罪被遣送到此地來，搶奪庫里可夫獸醫的業務的。斯達洛杜博卡夫司基村的老頭兒也在那裏。廚子們根本全體一致留在廚房內，大概由於相信他們也算做管理人員的一部，因此走出去反對它，未免有失禮貌。

「不過，——我起始遲疑地對M說，——「除去這幾個人以外大家都出去了。」

「那於我們有什麼相干？」——B喃喃地說。

「假使我們出去，我們會比他們冒險一百倍以上，但是爲了什麼？Je hais les brigands，（我恨那班强盜。）難道您會有一分鐘想到他們的要求能够成立麼？誰高興去參與離奇的舉動呢？」

「這事斷然做不出什麼結果來的，」——罪囚中一個人搶上去說。他是固執的，惡劣脾氣的老人。當時在場的阿爾馬作夫忙着湊上去回答他。

「除去挨五十記鞭子以外，——什麼結果也沒有。」

「少校來了！」——有人喊。大家貪婪地奔到小窗前面。少校惡狠狠，氣呼呼地飛了進來。他滿臉通紅，戴着眼鏡。他默默地，但極堅決地走到隊伍前面來。遇到這種情形時他確乎很勇敢，很鎮靜。他幾乎永遠半醉着。連他那頂鑲着橘色緣邊的油膩的制帽和齷齪的，銀色的肩章在這時候也含有惡毒的氣味。書記官賈德洛夫跟在他後面走着。他是我們獄內極重要的角色，實際上管理獄內的一切事情，甚至少校也受他的影響。他很狡猾，有點小聰明，人倒還不壞。罪囚們很滿意他。在他後面走着的是我們的下士官，顯然已經得到了可怕的責備，還期待着比這十倍以上的遭遇；後面跟着衞兵們，祇有三四個人。罪囚們大概還在打發人去請少校的時候起就脫下帽子，站在那裏的，現在大家挺直身子，弄得端正些；他們中間每人都向前跨了一步，以後就立得動也不動，期待長官的第一句話語，或者不如說是第一聲呼喊。

呼喊立刻跟了來：少校從第二句話上就破嗓大嚷，這一次甚至帶着尖叫；他眞是氣瘋了。我們從屋內看得見他在行列裏跑着，奔到人面前來盤問。我們立得很遠，他的問話和罪囚的回答聽不到。祇聽見他尖響地呼喊：

「叛徒！……送到行列裏挨鞭！……首謀！你是首謀！你是首謀！你是首謀！」——他對一個什麼人喊。

回答聽不見。但是一分鐘後我們看見這罪囚被分了開來，到號房裏去了。又過一分鐘，另外一個跟着他走了，以後是第三個。

「把你們大家都交法庭！我要收拾你們！誰在廚房裏？」——他從敞開的窗子裏看見我們，尖聲地喊

嚷起來。——「把大家都叫來！立刻把他們都趕來！」

書記官賈德洛夫走到我們廚房裏來。廚房內有人對他說他們「啊，沒有呀！」——我們走出去了。我感覺我們走出去時似乎露出不好意思的神情。並且大家都好像低着頭走路。

「博洛柯費也夫！還有葉爾金，這是阿爾馬作夫……你們站住，站到這裏來，站在一堆，」——少校似乎用一種匆促，柔軟的聲音對我們說，和藹地瞧望我們。——「M，你的人單寫下來，不滿意的人單也寫下來，一刻把大家都寫下來，滿意也在這裏……全寫下來。賈德洛夫！立大家……全送到法院裏去！我要收拾你們大家，壞蛋們！」

名單發生了效力。

「我們滿意！」——從不滿意的一羣裏忽然有一個聲音陰鬱地喊出來，但似乎不很堅決。

「啊，滿意的！誰滿意？誰不滿意，誰走出來。」

「滿意，滿意！」——幾個聲音追加上去。

「滿意！那末說來，有主謀人，有叛徒鼓動你們麼？那末說來，有主謀人，有叛徒鼓動你們麼？這樣對於他們更壞！……」

「天呀，這是怎麼回事呢？」——人羣內一個聲音傳出來。

「誰喊？誰喊的？誰？」——少校怒吼着，向聲音傳出的那個方向奔去。——「這是你，拉司託爾古也夫，你喊的麼？送到號房裏去！」

拉司託爾古也夫，一個臉色浮腫，身材高大的小夥子，走了出來，慢慢地向號房裏走去。呼喊的並不是他，但因爲人家指了出他來，他也沒有辯駁。

「肥胖得發瘋了！」——少校朝他後面大喊。——「瞧這肥臉，三天內不，……我要把你們大家全找出來！凡是滿意的人全都走出來呀！」

「滿意的，大人！」——陰鬱地傳出幾十個聲音來；其餘的人們固執地沈默着。但是少校所需要的就是這個。他自己顯然認爲趕快了結是有利的，而且最好是協調解決。

「啊，現在大家都滿意了！」——他匆忙地說。——「我已經看見了……我知道了。這是有人主使的，顯然是有主謀人！」——他繼續對賈德洛夫說。——「這個應該詳細地尋找出來。但是現在……現在是上工的時候了。快敲鼓！」

他自己監視分配工作。罪囚們默默地，憂鬱地走散出去做工，至少爲了可以趕快離開而感覺滿意。在分配工作以後，少校立即到號房裏去，對付那些「主謀，」不過對付得也不很兇橫。甚至顯出匆忙的樣子。以後有人說，內中有一個人請求饒恕，他立刻饒恕了他。顯見少校有點心神恍惚，甚至也許膽怯。從一般上講起來，要求本來是一種微妙的東西，雖然罪囚的控訴不能稱爲要求，因爲它是向少校自己，而不是向最高的上峯方面提出來的，但到底有點不合適，不好。特別使他感覺不安的是大家全體反抗。無論如何應該把事情消滅一下。「主謀人」很快地被釋放了。第二天上飯食即已改善，雖然並不長久。少校在最初的幾天上時常光降獄中，時常整頓凌亂的秩序。我們的下士官焦慮地走來走去，弄得茫無頭緒，好像始終不能

從驚異中醒轉來。至於說到罪囚們，他們以後許久不能安靜下去，但不過並不多說什麼話。許多人似乎帶着兇暴的態度，出聲地自己嘲笑自己，似在懲罰自己。

「好罷，自作自受罷！」——一個人說。

「誰笑得多，誰就工作得多！」——另一個人說。

「那裏有老鼠給小貓繫鈴的？」——第三個人說。

「我們這種人不用棍子是不會相信的，那是顯而易見的事情。幸你以後多看看，少說話，會更顯得好些！」——有人狂怒地說。

「要你教訓，什麼？你是教師麼？」

「我教訓你的是正事。」

「狗嘴裏咬下來的東西，你就是的。」

「你是什麼人，從橫裏跳出來的？」

「我麼？我還是一個人，而你是誰呀？」

「你自己纔是呢。」

「唔，唔，够了！趕什麼嘩哩嘩啦！」——四面八方朝爭論的人們呼喊……

就在提出要求的那天晚上，我從工作場所回來，在營舍後面遇見了彼得洛夫。他正在找我。他走到我

身前，喃喃地說些什麼，發出近乎兩三句不確定的呼喊，但是立刻心神不屬地沈默了，機械地和我並肩行走。這樁事情還完全痛苦地留在我的心裏，我覺得彼得洛夫會對我解釋什麼。

「您說呀，彼得洛夫，」——我問他。——「你們那些人不生氣我們麼？」——他問，似乎醒悟了轉來。

「誰生氣？」

「罪囚們生氣我們……生氣貴族們。」

「爲什麼生氣你們？」

「唔，因爲我們沒有出來提出要求。」

「你們爲什麼提出要求呢？」——他問我，似乎想努力了解我。

「唉，我的天呀！你們中間也有喫自己的，但他們也出去了。我們也應該這樣……爲了同伴的關係。」

「是的……但你們和我們那裏是同伴呢？」——他驚異地問。

我匆遽地看了他一眼：他根本不了解我，不了解我要問的是什麼。但是我在這個剎那間完全了解他了。有一個意念，早就在我心裏模糊地蠕動着，追襲着我的，現在初次給我根本解釋清楚了。我忽然了解在這以前不大猜出的一切。我明白他們永遠不會收我做他們的夥伴，那怕我做過許多次的罪犯，那怕終生無定期地做下去，那怕屬於特別科裏。特別留在我記憶內的是彼得洛夫在這時候的態度。在他那句：「你們和我們那裏是同伴？」的問話裏聽得出那種不虛假的天眞，那種率直的驚疑。我心想：這句話裏有沒有一點譏刺，忿恨，嘲笑？一點也沒有；根本不是同伴，也就完了。你走你的路，我們走我們的路。你有自己的事情，

我們也有自己的事情。

我確曾心想，他們在提出要求以後簡直會把我們吞噬下去，不讓我們安安頓頓地住下去。完全沒有這回事情：我們沒有聽見一點責備，一點責備的暗示，甚且沒有添加任何特別的怨恨。不過在有機會的時候稍稍地譏刺我們幾句，像以前那樣地譏刺幾句，別的沒有什麼。他們對於所有那些不願意提出要求，留在廚房裏的人們，還有那些首先呼喊滿意的人們也一點不生氣。甚至沒有人提起這個事情。尤其最後的一樁是我不能了解的。

第八章　同伴們

我自然最喜歡和自己的人在一處，那就是和「貴族們」，尤其在最初的時候。但從被遣送到獄內的三個以前俄國的貴族中，（就是阿基姆・阿基梅奇，偵探A君，和被認爲弒父者的那一位，）我祇和阿基姆・阿基梅奇認識，而且時常談話。老實說，我和阿基姆・阿基梅奇接近，乃是由於絕望，在極强烈的厭悶的時候，除他以外沒有什麼人可接近的時候。在上章內我試着把所有我們的人分成類別，但現在，在我憶起阿基姆・阿基梅奇的時候，我以爲還可以添加一類。誠然，他獨自屬於這一類。完全冷淡的，那就是覺得在自由中和在獄中居住都是一樣的那類人，我們那裏沒有，也不會有，但阿基姆・阿基梅奇大概是例外。他甚至在獄內佈置得彷彿準備在裏面居住一輩子；他周圍的一切，從牀褥，枕頭，器具起，安排得那樣緊湊，那樣牢靠，那樣恆久。野營式的，臨時的，在他身上是沒有影蹤的。他還有許多

年留在獄內，但不見得那怕有時候會想到出獄的事情上去。如果他安於現實，那自然不是出自本心，卻由於馴從的生性，不過這對於他是一樣的。他是一個善良的人，起初甚至對我作些勸告，還效點小勞，以幫助我，但有時，我要懺悔一下，他會不由自主地把無量的煩悶驅趕到我身上來，尤其在最初的時候，因此更加增添我的本來很煩悶的心情。而我是由於煩悶纔和他說話的。你本來渴望聽到那怕一句活的言語，那怕是苦惱的，那怕是不耐煩的話語，那怕是某些忿恨的話：我們可以在一塊兒對我們的命運說些抱怨的話；但是他沈默着，一直黏他的燈籠，或是講某年上他們的軍隊受過檢閱，師長是什麼人，他的名字和父名是什麼，他滿意或不滿意那次的檢閱，還講發給射擊兵的暗號業已變換等等的話。他儘用那種平勻的，那種端正的嗓音說話，好像水一滴滴地流着。他在對我講他爲了在高加索參加什麼事情得到「聖安娜」勳章的時候，甚至幾乎完全不露出興奮的樣子。祇是他的嗓音在那時候似乎顯得特別鄭重而且堅實；在說出「聖安娜」三個字的時候，他稍爲把嗓音放低，甚至低到某種神祕的程度，在這以後有三分鐘顯得似乎特別地沈默，而且莊重……在第一年上，我常有幾分鐘愚蠢得起始幾乎恨阿基姆·阿基梅奇，（而且永遠似乎是突然地發生的，）不知道爲了什麼，默默地詛咒自己的命運，因爲它把我和他放在並排着頭的地方。普通總是在一小時以後我就爲了這責備自己。但這不過在第一年上是如此的；以後我在心靈裏和阿基姆·阿基梅奇完全相安了，對於我以前愚蠢的意念引爲羞慚。在外面，我記得，我從來不和他吵嘴。

除去這三個俄國人以外，另外還有八個人先後在我在獄內的時候來到那裏。我同內中幾個人來往很熟，甚至很愉快，但不是和大家都如此。他們中間最好的是一些病態的，特殊的，十分性急的人。和內中兩

個人，我以後簡直停止說話。他們中間祇有三人有學識：B，M和老人J，以前在什麼地方充當過數學教習，——一個善良的，很好的老人，極大的怪物，雖然有學問，卻大概是胸襟極狹窄的人。M和B完全是另一種人。我和M在一下裏就合得來；從來不和他吵嘴，很尊敬他，但是愛他，仰慕他，我是永遠不能的。他是深刻地善疑和兇惡的人，但擅長於控制自己。我不喜歡他的也就是這個極大的擅長。似乎感覺到他從來不會在任何人面前展開自己的靈魂。但是也許我是錯誤的。他具有剛強的，十分正直的性格。他和人們周旋時那份特別的，甚至帶點耶穌會徒式的靈巧和謹愼現露出他的隱密的，深刻的懷疑主義。同時他就爲這雙重性所苦：爲懷疑主義和對於自己一些特別的信念與希望深刻的，無可搖撼的信仰。他儘管有他那套生活上的靈活手段，但對B，還對B的好友T，懷着不解的仇恨。B是有病的，屬於肺癆型的人，好惹怒，神經質的易感，但實際上是極善良的，甚至寬宏的。他的惹怒有時弄到極不耐煩，和古怪的地步。我忍不住這性格，以後和B疎遠了，但永遠沒有停止愛他；至於我和M也沒有吵嘴，但是永遠不愛他。我和B分手時，弄得我立刻應該也和T分別，他就是我在上章講我們的要求的時候提起的那個青年人。這個我覺得很可惜。T雖然沒有學問，但性格十分良善，勇敢，一句話，是極可愛的青年人。事情是因爲他太愛，太尊敬B，太崇拜他，使得凡和B分手的人，他立刻幾乎認作是自己的仇敵。他大概也和M分手，爲了B的緣故，雖然他勉强支持了許多時候。不過他們全是精神方面有病的，膽汁的，惹怒的，善疑的。這是明白的事情：他們很痛苦，比我們痛苦。他們遠離自己的家鄉。有幾個人被判處長期的徒刑，十年，十二年，見看望周圍一切的人們，單祇在罪囚們身上看見一樣蠻性，不能，甚至不願看出他們身上一個善良的性

格，一點人性，而這也是容易了解的：他們被環境的力量，被命運安放到這個不幸的見解上面。顯然，在獄中煩悶得使他們窒息。他們對乞爾克思人，對韃靼人，對伊薩·福米奇都很親謔，客氣，但嫌惡地避開其餘一切的罪囚。惟有斯達洛杜博卡夫司基的老人一人博得他們完全的尊敬。有趣的是罪囚中沒有一個人在我留在獄內的全部時間內曾對他們的出身，他們的信仰，他的思想方式，有所責備，而這種情形在我們老百姓中間對於外國人，雖然也很不常見。對德國人也不過取笑取笑罷了；在俄國的老百姓中，德國人是深刻的滑稽的東西。罪囚們對待我們的幾個波蘭人但還十分尊敬，比對待我們俄國人還尊敬，一點不觸犯他們。但是他們大概永遠不願對這個情形加以注意和考慮。我講過T。他就是從第一個遣戍的場所上轉送到我們的堡壘裏來的時候，幾乎一路上背負B，在B由於健康和體格方面的軟弱，中途累乏的時候。他們以前被遣戍到N城。他們講，他們在那邊很好，那就是比在我們堡壘內好。但是因爲他們和另一個城裏的另一些獄囚們作了完全天眞的通信，因此認爲必須把他們三人移送到我們的堡壘裏來，離我們的高級官長近些的地方。他們的第三個同伴是J。在他們來到以前，M一人在獄中。因此他在遣戍生活的初年上自然感到煩悶。

J就是我業已提過的永遠祈禱上帝的老人。所有我們的政治犯全是年輕的人，有幾個甚至太年輕了；惟有J已經有五十多歲。他自然是誠實的人，但爲人有點奇怪。他的同伴B和T很不愛他，甚至不和他說話，對他批評，說他很固執，而且喜歡亂說。我不知道，他們說得是否有理。在獄內，正和人們非依於自己的意志，卻是强迫地聚成一堆的一切處所中一樣，我覺得比在自由的生活中還容易吵嘴，甚至互相仇恨。許

多情勢促成着。J確乎是十分呆鈍，而且也許不愉快的人。其餘他的同伴們也和他處得不和諧。我雖然從來不和他吵嘴，但也並不特別合得攏來。他大概對於數學一門頗有門徑。我記得他一直用半俄羅斯的言語努力對我解釋一種特別的，自己發明出來的天文系統。有人對我說他曾經發表過這個理論，但這不過博得科學界裏的一笑。我想，他的神經會有點毛病。他整天跪下來祈禱上帝，因此賺得全獄的尊敬，而且享用這尊敬一直到死爲止。他得了重病，當着我的眼前，在我們的醫院內死去。不過獄囚的尊敬，在他剛進獄裏來，出了和少校的那段歷史後就獲得了。在從N城到我們堡壘的途中他們沒有剃過頭髮，鬍鬚長得很長，所以在他們一直被引進去見少校的時候，他對於破壞獄規一層深爲憤激，其實他們對於這事並沒有錯。

「他們是什麼樣子！」——他怒吼着。——「簡直是流浪者，强盜！」

J那時還不大明白俄文，以爲問他：「他們是什麼樣的人？流浪子或强盜？」因此回答道：

「我們不是流浪子，都是政治犯。」

「怎麼？你竟敢無禮麼？這樣無禮貌！」——少校怒吼。——「送到號房裏去！一百記鞭子，立刻，立刻！」

老人受了懲罰。他毫不爭辯，躺下來挨鞭，牙齒咬住手，熬受刑罰，不發出一點呼喊或呻吟，身子動也不動。B和T當時走進獄內，M已經等在大門旁邊，一直撲到他們的頸項上去，雖然他在這以前從來沒有見過他們。他們爲了少校的手段感到騷亂。他一直把J的事情講給他聽。我記得，M對我講這件事情：「我簡直不能控制自己；」——他說，——「我不明白我是怎麼回事，我抖索得像發冷戰。我在大門旁邊等候J。

（201）

他應該一直從受懲罰的號房裏出來。忽然門開了：J不看望任何人，院內的獄囚中間通過，——他們已經知道一個貴族受懲罰的事情，——走進營舍，一直走到自己的位置上面，一句話也不說，跪下來，起始祈禱上帝。罪囚們顯得驚愕，甚至感動。我一看見這老人，」——M說，——「他的頭髮灰白，妻子和兒女全留在自己家鄉，——我一看見他跪在那裏，在受着可恥的刑罰以後向上帝祈禱，——我立刻奔到營舍後面，在整整的兩小時內好像失去了知覺；我簡直像發了瘋……」從這時起罪囚們起始很尊敬J，永遠對他很尊敬。他們喜歡的是他挨鞭時並不呼喊。

然而應該說實話，決不能照這個例子以判斷西比利亞的官長如何對待貴族出身的徒刑犯，不管這些徒刑犯是什麼樣的人；俄國人，或波蘭人。這例子祇是表示可能遇到兇暴的人，自然，假使這兇暴的人是獨當一面的長官，那末一個徒刑犯的命運，在這個兇暴的人特別不愛他的時候，是會取得很不好的結果的。但不能不率直地指陳出，西比利亞的最高級長官對待貴族很有禮貌，甚至在某些情事裏，忙着給予他們比起其餘老百姓出身的罪囚更優渥的寬容，而其餘長官的態度和心緒也隨着最高級的長官爲轉移。原因是很明顯的：第一，最高級長官自己也是貴族，第二，以前曾發生過貴族內有些人不肯躺下來挨受鞭打，奔過去攻擊執行者的情事，因此鬧出了可怕的事情，第三，我覺得這是最重要的一點，還遠在三十五年以前，忽然一下子發現了一大羣遣戍的貴族，他們在三十年來會在全西比利亞把自己的地位樹植得使官長在我的時候由於舊時的，承襲的習慣，不由自主地用比對所有其他戍囚們不同的眼光看待，將這眼光和態度從上待某一類的貴族罪犯。那些低級官長也隨高級長官之後慣於用這樣的眼光看

面承襲下來，服從他的作風，不過這類低級官長中有許多人的眼光很遲鈍，暗自批評長官的命令，祇有不妨礙他們用自己方法對付，他們纔會非常欣悅。但是上面不完全允許他們這樣做。我有確定的根據這樣想，而原因是這樣的。第二類的遣戍場所，（那就是我所隸屬的，歸軍人管轄，裏面容納堡壘的囚犯，）比其餘兩類，就是第三類（工廠的）和第一類（在礦場上）嚴厲得多。它不僅對於貴族，但也對於一切的罪囚們都很痛苦，就因爲這一類的官長和它的組織全是軍人的，很像俄國的罪囚營。軍人官長嚴厲些，規則緊些，永遠上脚鐐，永遠由衞兵看守，永遠被禁閉；而在其他的兩類中卻沒有這樣的厲害。至少所有我們的罪囚都這樣說，而他們中間有的是內行。他們大家會欣然移到法律上認爲最嚴重的第一類方面去，甚至許多次幻想它。關於俄國的罪囚營，所有到過那裏的人們都帶着恐怖說，全俄境內沒有再比那堡壘邊上的罪囚營再嚴厲的處所，西比利亞和那邊的生活比較起來，眞是天堂一般。因此，在像我們獄內那樣嚴厲的待遇下，歸軍人管轄，且當着總督的眼前，還爲了常有些不相干的，屬於政府機關的人們由於嫌恨或職務上的妒忌，準備私自向什麼地方告密，說某些不良的官長寬容某類的罪犯等等的話，——假使在這種地方還能用比對一般罪囚稍爲不同的眼睛看待貴族罪犯，那末在第一和第三類內更加會有優渥的待遇了。因此，從我所住的那個地方，可以判斷出全西比利亞的情形來。從第一和第三類的戍犯那裏傳到我耳內的一切傳說和講述證實我的判斷。實際上，我們獄內官長對待我們貴族比較注意些，謹愼些。在工作和待遇方面根本沒有一點寬容我們的地方：一樣的工作，一樣的脚鐐，一樣的上鎖，一句話，和一般獄囚完全相同。減輕是不行的。我知道本城裏，在不久的，和久已過去的時間內，有許多告密者，許多陰謀家，許多五

掘深坑的事情，使得官長自然地懼怕起告密來了。那時候最可怕的無過於關於體罰一層總有點例外。誠然，人家會密。這是每個人都懼怕的。因此我們的生活便和一般罪囚相等，但關於體罰一層總有點例外。誠然，人家會很方便地鞭打我們，假使我們犯了什麼過錯。這是職務和在體刑前一律平等的值得這刑罰，那就是我們犯了什麼過錯。這是職務和在體刑前一律平等的觀念要求着的。但到底不會無緣無故地，輕浮地鞭打我們；而對於普通的罪囚這類輕浮的舉動不免時常發生，尤其在幾個直屬的長官方面，他們總喜歡在遇到一切方便的機會時發出威嚴的號令。我們知道衛戍官在知道了老頭兒J的歷史以後，非常恨少校，對他暗示，請他以後謹愼些。大家都對我這樣講。我們這裏都知道，總督本來很信任我們的少校，還有點愛他，因爲他奉公出力，有點能幹，而在知道了這段歷史以後，也責備他。我們的少校便把這記在心裏。譬如說，他因爲A的進讒，很恨M，一直想收拾他，但是他到底不能鞭打他，雖也曾尋覓藉口，時常對他吹毛求疵。J的歷史全城都已知悉，大家全說少校不對；許多人責備他，有些人甚至弄出點不愉快的舉動。我現在記得我和少校初次見面的情景。我們兩人同時進獄，那就是我和另一個貴族出身的戍犯。我們在託鮑里司克時，大家就嚇唬我們，講這人具有不愉快的性格。當時在那裏的貴族出身的二十五年的老戍犯，帶着深刻的同情迎接我們，在我們未來的獄長，還答應爲我們盡可能的力量，託熟識的朋友們設法保護我們，免受他的蹂躪。果眞有三個總督的女兒從俄國來到父親那裏暫住些時候，接到了他們的信，大概也會在父親面前替我們說點好話。但是他能做什麼事情呢？他祇是對少校說，使他做事細心些。下午三點鐘，我們，就是我和我的同伴，來到這城裏，衞兵們一直帶我們見我們的長官。我們立在前室內等候他。當時已有

人去請獄內的下十官，他一到，少校就出來了，他的紫紅的，面皰很多的，兇惡的臉給我們引起極煩悶的印象：好比一隻兇惡的蜘蛛跑到落入牠網中的可憐的蒼蠅身邊去。

「你叫什麼名字？」——他問我的同伴。他說得迅快，堅決，而且簡單，顯然想使我們發生印象。

「某某。」

「你呢？」——他朝我發問，眼睛從眼鏡裏向我身上瞪着。

「某某。」

「下士官！立刻打發他們到牢裏去，在號房內照文官的式樣長衫，背上印着黃圈，在託鮑里司克發給是什麼樣的大氅？從那裏領來的？」——他忽然問，注意到灰色的我們，我們就空了去見他。——「這是新的服裝！這一定是一種新得堡那裏來的……」——他一面說，一面把我們挨着次序旋轉着。——「他們身邊什麼東西也沒有麼？」——他忽然問護送我們的憲兵。

「有自己的衣裳，大人，」——憲兵回答，頓時挺直了身體，甚至發出小小的抖慄。大家都知道他，大家都聽見過他的爲人如何，他使大家懼怕。

「全都沒收。祇發給他們內衣，祇許留白的，有顏色的，假使有，也要沒收。其餘的全都拍賣。錢款寫在賬上。罪囚不應該有自己的財產，」——他繼續說，嚴厲地看望我們。——「你們留神，品行弄得好好的！不要叫我聽到什麼！否則……要用體——刑！犯了一點點的錯處——就要挨受鞭子！……」

我由於不習慣，在受了他這一套之後，幾乎病了整個晚上。我在獄內所見的一切更加增强了我的印象。但是關於我進獄後的情形我已經講過了。

我剛纔提及，他們沒有，也不敢給予我們什麼寬容，且也並不比其餘罪囚們待遇得輕鬆些。但是有一次曾經嘗試過；我和B在整整三個月內上工程師的辦公室內充當書記。但這是工程隊的長官用半公開的方法做下了的。那就是說其餘的人們也許全都知道，但裝出不知道的樣子。這事發生在工程隊長G在職的時候。G中校好像從天上落到我們那裏來。他在我們那裏留了不久，——如果我沒有弄錯，大概不到半年，甚至還要少些，——就回到俄國去了。他給所有的罪囚們一個不尋常的印象。罪囚們還不祇愛他，他們竟崇拜他，假使可以在這裏用這個名詞。他怎麼會弄得這樣，我不知道，但他確是一下子抓住了他們的心。「父親！父親！比父親還好！」——罪囚們在他管理工程隊時，時時刻刻地說着。他大概是可怕的好酗酒的人，他的身材並不大，露出膽大的，自信的眼神。他對待罪囚十分和藹，幾乎弄到柔愛的地步，眞是愛他們，像父親一般。他爲什麼這樣愛罪囚們，——我不能說，但是他看見罪囚，不能不和他說話，不和他開玩笑。主要的是其中沒有一點長官的氣味，一點足以表露那種不平勻的，或純粹長官式的和藹的氣味。簡直就是自己的人，自己的夥伴。但是儘管他具有本能的民主主義的特質，罪囚們一次也沒有在他面前犯過什麼不尊敬，和過分親昵的舉動。完全相反，每一個罪囚和他相遇時，他的整個臉龐都展了開來，在他面前脫下帽子，微笑地望着。祇要他一開口，——就好比得到了銀幣的賞賜。世上是有這種博得衆人愛戴的人的。他的樣子很是雄壯，直挺挺地，威武地走路。「一隻鷹！」——

罪囚們講論他，他自然不能用什麼方法減輕他們的痛苦：他祇管理工程部分，這部分在別的其他的長官手中也全依照一成不變的法定的程序辦理的。祇在偶然遇見一隊人工作時，看見他們業已做完工作，並不多加留難，不等到鼓聲，就放他們回去。大家喜歡他信任罪囚，缺乏淺薄的拘謹和惹惱的脾氣，完全沒有在官長方面某一種可侮辱的形式。假使他丟失了一千盧布，——我以爲獄囚中出名的小偷，假使發見了，也會送還給他的。是的，我相信是這樣的。罪囚們在曉得他們的鷹和我們那個可恨的少校大吵一場之後，都對他抱深切的同情。這事發生在他來到後的第一個月內。我們的少校曾做過他的同事。他們久別重逢，異常歡洽，一塊兒飲酒作樂。但是他們忽然破裂了。他們吵了嘴，G成爲他的死敵。甚至聽說他們竟打過架，這在我們的少校方面是可能的：他時常跟人家打架。罪囚們一聽見這個，他們的快樂沒有終結。「八雙眼的人會和這位處得合適麼？他是一隻鷹，而我們的那位……」普通總是添上一句不宜付刊的話語。我們獄內大家對於他們兩人誰打了誰一層深饒興趣。假使關於他們打架的消息是不確的，（也許會這樣，）那末我們的罪囚們大概會覺得遺憾的。「一定是工程隊官長打勝的」，——他們說，——「他個子雖小，但膽子很大，少校會鑽到他肚底下去的。」但是不久G走了，罪囚們又陷入悲哀中。我們那裏的工程隊長全是好的：我在那裏的時候曾經更換過三四個；「總是找不到像他這樣的人的了」，——罪囚們說，——「他是一隻鷹，他是保護我們貴族，後來吩咐我和B有時到辦公室裏去。他走後，這辦法在比較有規則的方式下實行了。工程師中有些人很同情我們，（其中一個特別對我們同情。）我們到那裏抄寫公文，甚至我們的筆法都起始完善了一點，忽然從上峯方面下了一道急令，讓我們仍返回

以前的工作場上去已經有人告密了！我們兩人覺得這樣更好：因爲我們已經對於辦公室的工作感覺厭倦。以後我和B有兩年不再被拆散，同到一個工作場所上去，時常到裏去。我和他亂七八糟地談天；講論我們的希望，我們的信念。他是一個極可愛的人；但是他的見解顯得很奇怪，而且具有特殊性。有一類很聰明的人有時會發生完全奇僻的見解。但是爲了這見解他們一輩子受了太多的痛苦，這見解用了太貴重的代價得來，現在要使他擺脫這見解是太痛苦了，太不可能了。B地回答我。其實在許多方面他也許比我有理，我不知道；但是我們終於離別了，這對於我是很痛苦的一樁事情：我們在一塊兒已經把每人衷心的話語說得太多了。

M隨着歲月的增長似乎顯得更加憂愁而且陰沈。煩悶啃嚙他。得坦白些，他的心靈到底還時常向外面發抒出來。我進獄時他已住以前，所發生的一切，他坐在獄內不能了解的一切，發生很多的興趣。他時後，隨着歲月的增進，起始顯現出冷淡來，將什麼都集中在他的內心裏。炭火被灰燼掩沒。憤怒越加增長了。

"Je hais ces brigands"，——他時常對我反覆地說着，懷着憤恨看望獄囚們，內中有些人我已經交往得十分接近，無論我如何說出什麼理由替他們辯護，都對他不生效力。他不明白我說什麼話；有時冷淡地同意；但是第二天又重復說："Je hais ces brigands"。順便講一句：我和他時常講法語，爲了這，個監工，工程隊的兵士特拉尼士尼闊夫，不知根據什麼樣的見解，稱我們助醫官。M祇在憶起自己母親的時候方纔興奮起來。「她老了，她有病，」——他對我說，——「她愛我甚於世上的一切，而我在這裏不知

道她是否活在人世？祇要她知道我竟被人家趕到行列中間……」M並不是貴族，在遣戍之前受了體刑。他憶起這個的時候，咬緊牙關，努力向旁邊看望。近來他時常獨自走來走去。有一天早晨，在快到十二點鐘光景，他被傳喚到衞戍官那裏去。衞戍官露出快樂的微笑，走出來見他。

「唔，M，你昨夜做了什麼夢？」——他問他。

「我簡直抖索了一下，」——M回到我們那裏以後，對我們講，——「我的心好像被戳穿了。」

「我做夢接到母親一封信，」——他回答。

「還要好些！還要好些！」——衞戍官說。——「你自由了！你的母親請求的……她的請求被核准了。這是她的信，還有關於你的一道命令。你立刻可以出獄。」

他回到我們那裏來的時候，臉色慘白，聽了這消息還沒有蘇醒轉來。我們向他道喜。他伸出抖慄的，發冷的手和我們的手相握。許多罪囚們也對他道喜，很喜歡他的幸福。

他出獄戍居，仍留在我們城內。不久他得到了一個差使，他起初時常到我們獄內來，在可能的範圍內，把各種新聞告訴我們。特別是政治的新聞最使我發生興趣。

其餘的四個人中間，那就是除去M，T，B，J以外，有兩個人還很年輕，短期被遣戍，不大有學問，但是誠實的，平凡的，直爽的。第三個，A—邱閥夫司基，爲人太平凡，沒有什麼特別可取的地方，第四個，B—M，已是年邁的人，給我們大家引起極惡劣的印象。我不知道他怎麼會落到這類罪犯裏面的，他自己也否認。他具有粗暴的，小市民階級的靈魂，從零星積蓄起家的小店主的習慣和規矩。他沒有一點學問，除去自己的技

藝以外，別無任何興趣。他是油漆匠，但是與衆不同的，十分出色的油漆匠。不久官長知道他的能耐，全城都要求B—M油漆牆壁和天花板。兩年來他幾乎盡盡了所有官家的寓所。這些寓所的占用人自己掏錢給他，他因此生活得並不貧窮。——最好的事是起始派其他同伴和他一塊兒工作。常和他在一塊兒工作的人們中間有兩個學會了他的技藝，內中一個，T—J開始粉漆得不比他壞。我們的少校也住在官家的寓所裏，當時叫喚B—M給他油漆所有牆壁和天花板。B—M工作得非常出力；總管府上都沒有這樣油漆過。房屋是木頭的，單層的，外面很破舊，齷齪；但是裏面油漆得像宮殿，少校覺得非常高興。……他搓着手，說他現在一定要結婚：「住在這種寓所內是不能不結婚的」——他很正經地補充着。他越來越對B—M滿意，由於他又對和他在一塊兒工作的別人表示滿意。工作進行了整整的一月。這個月內少校完全變換他對我們獄囚的意見，起始對他們愛護。事情竟弄到有一天忽然把J從獄中叫到他家裏去。

「J，」——他說，——「我先前侮辱了你。我無緣無故地鞭打你，我知道這個。我懺悔。你明白這個麼？

J回答，他明白這個。

「你明白不明白，我，我，你的長官，喚你來請求你的饒恕。你感覺到這個麼？你在我面前是什麼東西？是一條蠕蟲。比蠕蟲還小：是罪囚！我——由於上帝的恩惠（註）是一個少校。少校！你明白不明白這個？」

（註）這樣的辭句在我居留獄內時不僅爲我們的少校所常用，甚且成爲許多從小位置遞升上去的低級的官長們的口頭禪。　原註

J回答，他也明白這個。

「那末現在我和你言歸於好。但是你感覺不感覺到，完全，全部地感覺到呢？你祇要想一想：我，我，一個少校……」等等的話。

J自己對我講這齣戲。如此說來，在這個酒醉的，亂七八糟，毫無秩序的人身上是有人類的情感的。從他的見解和發展上加以研究，這樣的行爲可以認爲幾乎是寬宏的。但也許是他的醉態加以促成的罷。

他的幻想沒有實現：他沒有結婚，雖然在他的寓所裝飾好的時候，已經完全決定了。他不但沒有結婚，反而喫了官司，奉令退職。以前他在這城裏做過市長，當時所有一切舊罪孽都給他羅織上了。……打擊出乎意料地落到他身上。獄內聽到這消息非常喜歡。這眞是一個隆盛的佳節！聽說少校像老女人似的號啕大哭，淚水直流。但是無法可想。他辭了職，把兩匹灰色馬賣去，以後又賣去所有的地產，甚至陷入貧窮的境況中。我們以後遇見他穿着破舊的便服，戴着一頂有徽章的制帽。他惡狠狠地看望罪囚們。但是他一脫去制服，他的一切魔術全都過去了。穿了制服的他是一個霹雷，是上帝。穿了便服以後，他忽然成爲完全不相干的角色，和僕人相像。制服在這種人身上會發生這許多作用，是很奇怪的。

第九章　越獄

我們的少校更換了不久，獄內就發生根本的變動。將徒刑犯工場取消，改設罪囚營，按照俄國罪囚營條例，歸軍事機關管轄。這就是說，第二類遣戍的徒刑犯不再送到我們獄內來。從那時起，它單祇容留軍事

機關的罪犯，那就是不剝奪公職的人們，其實就是和普通一樣的兵士，不過受了刑罰，短期被遣送到這裏來，（至多六年，）出獄後重又回到自己營內充作小兵，和以前一樣。不過第二次犯罪後回到獄內，便和以前一樣，須受二十年徒刑的重罰。不過我們在這變動以前也設有軍人的罪囚的部分，但是他們所以和我們住在一起，因爲他們沒有別的地方可住。現在呢，整個牢獄都成爲軍人的了。自然，以前的徒刑犯，被剝奪一切權利的，眞正的民事的徒刑犯，那些臉上加了烙印，頭髮斜剃去一半的人們，還留在獄內，到刑期屆滿爲止；新人不再進來，剩下的人們漸漸地住滿刑期出獄，因此在十年以後我們獄內不會留下一個徒刑犯。特別科也還留在獄內，時時送來軍事機關的要犯，一直到西比利亞開辦了最嚴重的徒刑工場爲止。因此我們的生活實際上還和以前一樣的規矩，不過官長方面有了變動，弄得複雜了一點。派了一個上級長官，營長，還有四個士官，輪流在獄內值班。傷兵們也取消了；派了十二名下士官和軍需中士。分成十人一組，從罪囚中選派了伍長，自然是名義上的，而阿基姆·阿基梅奇立刻做了伍長。所有這個新機構和整個牢獄，連一切職官和罪囚在內，仍舊歸衞戍官管轄，他仍舊是最高級的長官。這就是所發生的一切。自然，罪囚們起始騷動，紛紛地議論，猜測，研究新官長；但是一看見實際上仍舊一樣，立刻安靜了，我們的生活便照舊進行下去了。主要的是大家都從以前的少校那裏被解放了；大家好像得到了休息和鼓勵。驚慌的態度消滅了；現在每人都知道在必要時有理的人可以和長官解釋明白，除非由於錯誤纔會受到懲罰。甚至酒還和以前一樣，在我們獄內發賣，儘管派了下士官，代替傷兵。這些下士官多半是正經的，靈巧的，且明白自己的地位。內中有些人起始表示過作威作福的企圖，自然由

於無經驗的關係，想用對待小兵的手段對待罪囚。但是這班人不久就明白了怎麼回事。對另一些許久不明白的人們，罪囚們自己會拿出顏色來。時常發生很利害的衝突：譬如說，引誘一個下士官，灌他酒喝，以後用另一種手段對他說，他和他們一塊兒喝酒，因此……結果弄得下士官祇好冷靜地看望，或者不如說努力不去看望罪囚們如何運酒進來售賣。不但如此：他們也和以前的傷兵一樣，到菜市上去，給罪囚們帶來麵包圈，牛肉等，那就是做些不丟顏面可以做的事情。爲什麼這一切徒刑生活的最後幾年上。我注定有兩會有這樣變動，爲什麼設立了罪囚營，我並不知道。這事發生在我的年在這新秩序下面生活着。

要不要把所有這生活記錄下來，把我在獄內幾年的情形全都一切發生的事情，這些年來我記錄下來？我想不必。如果依照次序把所見所感的一切全寫下來，自然還可以寫下比在這以前已寫出的章節多三四倍的東西。但是這樣的描寫，不免太爲單調。一切的遭遇會在同一的色調上寫出，尤其如果讀者已從於第二類的徒刑犯生活的稍爲滿意的概念。我祇想用一幅明顯的，鮮豔的圖畫把所有我們的牢獄和我在這些年來生活的情形表現出來。我是否達到這目的，我不知道，也不必由我來判斷。但是我相信這樣也就可以結束了。在回憶這一切的時候，有時有一種煩悶侵襲到我的身上來。而且我也不見得全能記憶下來。後來的幾年好像在我的記憶內磨光了。有許多情節，我深信，完全被我遺忘。譬如說，我記得，所有這些實際上彼此相同的年頭全是那樣懶懶地，悶悶地過去。我記得，這些長久的，沈悶的日子那樣的單調，好像雨後的水從屋頂上一滴滴地流下。我記得，惟有復活，重新爲人，創造新生命的熱切的願望給我力量，使我等候，希望。我也終於自己支持着：我等候，我數每個日子，不管還留下一千個日

子，我還是愉快地一天天數下去，送它，葬它，在另一個日子到臨時，因爲剩下的已不是一千天，而是九百九十九天，而感到欣悅。我記得，在所有這些時候，不管周圍有幾百同伴，我還是處於可怕的孤寂中，我終於愛上這孤寂了。精神上孤獨的我把所有我的過去的生涯考察了一下，把一切研究到十分瑣細的地步，仔細考察我的過去，獨自嚴厲地，不肯放鬆地批判自己，有時甚至視福命運，爲了它賜給我這孤寂，假使沒有這孤寂，便決不會有自我批判和嚴格地考察以前的生活的情事。當時我的心裏裝滿了多少希望！我想，我決定，我自己賭咒，在我的未來的生活內決不會有以前的那些錯誤和失策。我給自己擬定了一切未來的計劃，決定嚴格地執行。我一定要把這一切做到，而且能够做到的盲目的信仰在我心中復活了。……我期待，我招喚自由快快地來到；我要在新的鬪爭中嘗試自己。痙攣般的不耐煩有時抓住我……我現在回憶我的心靈方面當時的情景，覺得很痛苦。自然，所有這一切祇關涉到我一個人。……但是我寫下這一切，因爲我覺得每個人都會發生同樣的事情，假使他陷入獄內，有一定的年限，在年富力强的時候。

何必講這些呢！……不如讓我講點什麼，免得在結束時像砍斷了一塊似的。

我想到也許有人會問：難道沒有一個人逃獄，在所有這些年沒有一個人逃走麼？我已經寫過，罪囚在獄內留了兩三年以後，會起始珍重這些歲月，不由已地估計到最好能把其餘的年頭生活得沒有麻煩，沒有危險，以後再用合法的手續出去戍居。但是這樣的計算祇安放在不是長期遣送到這裏的罪囚的腦筋裏面。處長期徒刑的人也許準備冒一冒險。……但是我們這裏好像不這樣做。我不知道，是不是膽小，是不

是看守得特別嚴密，是不是我們的城市的位置有許多不便利之處？（四面全是沙原，敞開着）——眞是難說。我以爲，所有這些原因都有關係。從我們那裏逃走確實很難。但是有兩個人冒險逃走，甚至是屬於最重要的罪犯……

少校更換以後，A（就是那個在獄內做偵探的人，）失去了保護，剩下一人。他的年紀還很輕，但是他的性格隨歲月而確定了。一般地說來，他是膽大，有決斷，甚至很敏捷的人。他雖然也會繼續做偵探，要出各種地底下的手段來，假使他得那樣愚蠢而且沒有計算，因而獲得了自由，但是現在決不會像以前似的做偵探的罪囚那裏聽到的。他們說，他還在一切的手段，以變更自己的命運。我有了部分地弄明白他的心靈的機會：他的無恥到達了令人憤恨的地步，引起人們無可壓抑的嫌惡。我大的地步，到達了最冷靜的嘲笑的地步，引起人們無可壓抑的嫌惡。我了得到這杯酒，必須殺死什麼人，他一定會把他殺死，假使可以偷偷地做去，使得沒有人知道。他在獄內學會了計算心。特別科的罪囚庫里可夫就注意到這人身上。

我已經講過庫里可夫。他是一個不年輕的，但是烈性的，活潑的，剛强的人，具有特別的，多方面的能力。他有力量，他還想活下去；這種人一直到老邁龍鍾時還想生活下去。假使我奇怪爲什麼我們這裏沒有人逃跑，那末自然會首先對庫里可夫驚奇。但是庫里可夫決定了。誰對誰有較多的影響：A對庫里可夫呢？還是庫里可夫對A？我不知道，但是兩人彼此都配得上，是做這種事情互相合適的人物。他們發生了友誼。A

是貴族，隸屬上等社會，——這對於未來的冒險舉動，無論如何要回到俄羅斯去的異調。誰知道他們怎樣約好的，他們有什麼樣的希望；但是他們的希望一定超出西比利亞流浪團體的普通習慣之外。庫里可夫在天性上是一個優伶，可以選擇生命中許多不同的角色；可以有許多希望，至少可以希望生活的異調。牢獄的生活會使這種人感覺壓迫。他們約定了逃走。

然而不串通衞兵是逃跑不成的。應該勸一個衞兵同走。有一個波蘭人在堡壘中某營服務。他爲人很有毅力，也許值得有較好的命運，他的年紀業已老邁，但還威武，而且正經。他年輕時剛到西比利亞來服務，曾經爲了深深地懷念家鄉而逃走過。後來他被捉住，受了刑罰，在罪囚營中監禁兩年。在他重又回來當兵的時候，他醒悟了轉來，起始用全力，勤奮地服務。爲了有功，他被升爲伍長。他爲人很自愛，很驕傲，知道自己的價值。他那種看人和說話的樣子，好像深知自己的價值。這些年來我有好幾次在衞兵中間遇見他。波蘭人也對我講過關於他的事情。我覺得他以前的煩悶，一變而爲隱匿的，深沈的，永恆的忿恨。這人敢於做出一切的舉動。庫里可夫選他爲同謀，是沒有錯誤的。他姓柯勒爾。他們約定好了日子。這城裏的氣候很平正；夏天是炎熱的，沒有變化的：這對於逃亡者是很方便的。自然他們決不能一直從堡壘中逃走：整個城市位在高處，四面八方都敞開着。在周圍極遠的一片地方沒有樹林。必須改換平民的服裝，最先應該跑到郊外去，庫里可夫早就在那裏安好了窠巢。我不知道，他們在郊外有沒有祕密的朋友。應該猜想是有的，雖然以後在審案時並沒有完全解釋出來。有一個年輕貌美的女郎剛在那年，在郊外的一個角落裏起始自己的營業。他名喚溫卡·唐卡，抱負着極大的希望，以後也取得了一部分的實現。她

還叫做火。大概她在這件事情上幫過一點忙。庫里可夫娶牟來在她身上化了許多錢。我們的好漢們早晨走出去聽候分配工作，很巧妙地安排得使他們隨着名喚希爾金的爐匠和他一同前去。——兵士們早已離開了的營舍。A和庫里可夫以搬運夫的資格和他一同前去。柯勒爾恰巧做他們的衞卒，因爲三個人需用兩名衞卒，當時派了一個年輕的後備兵交給希爾金，因爲他在服務方面已積有資格，且是伍長，所以讓他訓練和教導一下。如此說來，以柯勒爾那樣的聰明，牢靠，有算計，竟會決定跟從他們，那末他們一定對他使用了極利害的力量，使他相信他們。

他們來到營舍裏。時間是早晨六時。除他們以外，沒有別人。庫里可夫和希爾金說他們要到工廠裏去一趟，第一爲了看一個人，第二，順便帶來一件缺少的器具。和這希爾金做事應該做得非常狡猾，那就是爐匠，屬於莫斯科人，他的技藝是自然越好。他是莫斯科的下市民階級，狡猾，精明，聰明，不愛說話。他的外貌照莫斯科的式樣，但命運另有它的辦法，他在長期的浪游以後，永遠坐到我們的特別科裏去，那就是虛弱的，瘦小的。他最好一輩子穿着坎肩和晨服，歸入最可怕的軍事罪犯的一類中。他爲什麼遭到這樣的命運，我不知道。他的身上永遠看不出特別不滿意的地方；他的行爲很馴順而且端正。有時會像靴匠似的喝醉酒，但醉後的舉動也還好。他自然不知道他們的祕密，不過他的眼睛是銳厲的。庫里可夫會對他使過一個眉眼，意思是說他們要去取昨天在工場裏預備好的酒。這使希爾金感動了。他和他們分離時，沒有生出一點疑惑，和那個後備兵留在那裏，而庫里可夫，A和柯勒爾便走到郊外去了。

過了半小時；走出去的人們沒有回來。希爾金忽然醒悟了轉來，起始沈思了。這傢伙是見過世面的，他起始憶起：庫里可夫的情緒似乎顯得特別，A曾兩次和他附耳微語，至少庫里可夫曾對他使了兩次眉眼，他看見的；現在他全都記得了。柯勒爾方面也露出一點什麼來：至少他臨走時起始教訓後備兵，他不在的時候應該做出什麼樣的行徑，而這至少在柯勒爾方面有點不十分自然。一句話，希爾金越往下想，越覺得可疑。時間過去了，他們沒有回來。他的不安達到極度。他明白得很清楚，他在這件事情上冒多大的危險；官長會疑惑到他身上去。人們會想到是他和他們同謀，故意放走了兩個同伴。假使他遲不報告庫里可夫和A的失蹤，嫌疑一定會落到他的身上。時機不能再行喪失。他憶起近來庫里可夫和A似乎特別接近，時常微語，時常躲開大家，走到營舍後面。他憶起他當時就想到他們有什麼花樣……他銳厲地看了自己的衛兵一眼；他打着哈欠，身子斜靠在槍上，舉起手指，用極天眞的方式挖自己的鼻孔。希爾金覺得不屑把自己的思想告訴他，祇對他說，讓他跟他一塊兒到工場上去。在工場裏他打聽他們來過沒有？結果是誰也沒有看見他們。希爾金的一切疑惑都消失了：「假使他們祇是跑去喝點酒，到郊外遊玩一下，庫里可夫有時也這樣做過，」——希爾金想，——「那末甚至這個也是不會有的。他們會對他說明白，因爲這種事情不值得瞞他。」希爾金扔棄了工作，不變到營舍裏，一直上獄裏去。

差不多早晨九點鐘模樣，他去見曹長，把事情報告給他聽。曹長嚇了一跳，起始甚至不肯相信他的話。自然希爾金對他說的祇是猜疑的話。曹長一直跑去見少校。少校立刻去見衞戍官。一刻鐘以後，已經採取了一切相當的方策。他們還報告了總管。犯人是重要的，爲了他們會受到彼得堡嚴厲的譴責。不知道是否

合理，但A是屬於政治犯的；庫里可夫歸屬「特別科」裏有人逃跑的例子。依照章程，每一個「特別科」的罪囚在工作時應用兩個衞兵看守，至少一個看守一個。這規則並沒有遵守過。因此這樁事情弄得很不痛快。特地打發專人到各村去，到所有附近的地方去宣布有人逃跑，留下他們的面貌表記。還派哥薩克兵出去追捕；行文到鄰近的縣裏和省城……一句話，弄得非常的慌張。

我們獄內開始了另一種的騷亂。罪囚們做完工作回來時，立刻知道了一切的情節。消息傳到各人的耳朵裏。大家接受這消息，露出不尋常的，隱祕的快樂。大家的心似乎抖慄了。……除去這事件破壞了獄中單調的生活，把蟻穴倒翻轉來以外，——越獄，這樣的越獄在每個人的心靈裏取得親密的反響，撥動他們的早已被遺忘的心絃；有點像希望，勇敢，和變更自己命運的可能性在每人的心中蠕動。「人家都會逃走，爲什麼我不呢？……」每人在發生這思念時顯得精神抖擻，用挑戰的態度看望大家。至少大家忽然顯出驕傲的樣子，高傲地看望下士官們。自然，官長立刻飛奔到獄裏來。衞戍官也親自來到。獄囚們露出精神抖擻的樣子，勇敢地看人，甚至露出一點賤蔑和沈默的，嚴厲的端莊的樣子，意思是說：「我們也會來這一手。」我們這裏也自然早已料到官長們會一批批的來到的。我們還猜到一定會施行搜查，因此預先把一切都藏匿起來了。我們知道官長在發生這類情事時永遠會在事後忙碌一番。居然就是這樣。當時發生了極大的忙亂；全都搜查到了，全都尋覓到了，——自然毫無所獲。罪囚飯後出去做工時增添了許多衞卒。晚上時有看守到獄裏探看，比尋常時候多點數了一遍。而且還比尋常時候多數錯了兩遍。因而又發生了忙亂

的情形：把大家全趕到院子裏來，從新數起。以後又在營舍內數了兩遍。……一句話，發生了許多麻煩。

但是罪囚們並沒有出一聲抱怨的話。他們大家露出異常獨別有禮貌：「不使他們有吹毛求疵的機會。」官長自然想到：「獄令對罪囚們注意監督。但是罪囚們祇是笑着。「幹出這種事情，還偷偷地做去，否則沒有用。」「這種人是見過世面的；他們會不會留下同謀人麼？」「這種事情必須偷大家都引爲驕傲。大家感到庫里可夫和A是那種做起事情來拖從銅煙囪裏，從關緊的門裏走過的泥帶水的人麼？他們做得很巧，很乾淨。這「眞是能幹的角色！」一句話，庫里可夫和A的名譽大見增長；「人們以爲我們這裏他們的功績會傳到罪囚們的遙遠的後裔，深印在大家的心裏。「逃走了！」——第三個人發話了，帶着一點權威的樣子向四圍看望。——「誰逃走了？……你也配麼？」

他們說。

不會逃走。現在竟逃走了！……」——

在另一個時候，挨受到這句話的罪囚會立刻回答這挑戰，起來保障自己的名譽。但是他現在謙卑地沈默着。「眞是的，不是大家全像庫里可夫和A一樣；最先應該表現自己……」

「兄弟們，我們眞是住在這裏幹什麼？」——謙卑地坐在廚房的小窗旁的第四個人打破了沈默，由於一種疲乏的，但暗中極爲自滿的情感，發出像唱歌般的語調，手掌支住臉頰。——「我們在這裏做什麼？活着不像人，死後不像鬼。唉！

「事情不比一隻靴子。從脚上脫不下來的。何必咳聲歎氣呢？」

「瞧那個庫里可夫……」

「庫里可夫！」——一個熱烈性格的人，年輕的黃嘴小夥子一眼：——「庫里可夫！」——另一個人立刻搶上去說，賤蔑地斜看了黃那就是說：像庫里可夫那樣的人多不多呢？

「還有那個A，弟兄們，這大耳朵，大耳朵！」

「眞是的！這傢伙會要弄庫里可夫的。他們兩人鬧不清楚！」

「他們現在走得遠不遠，眞想知道一下……」

立刻談起，他們走得遠不遠？往那方面走去？他們最好走那條路？路徑的人？大家好奇地傾聽他們的說話。又談起鄰近鄉村的居民，決受過磨鍊的人；他們不肯給罪囚們幫忙，會把他們捉住，送到官廳裏那一個鎭近些？發現了幾個知道附近

「這般鄉下人兇狠得利害。好利害的鄉下人！」

「西比利亞人全是不好惹的。你撞在他們手裏會把你弄死的。」

「但是我們的兩個……」

「自然看誰有力量。我們的兩個也不弱。」

「我們還不會死，聽得到的。」

「你以爲怎樣？他們會被捉住麼？」

「我以爲無論如何不會捉住他們。」——另一個熱性子的人搶上去說，拳頭叩擊桌子。

「唔。也就看情形怎樣。」

「我以爲是這樣的，弟兄們，」——斯庫拉託夫搶上去說，——「假使我做了逃亡者，決不會被人家捉住！」

「是你麼？」

開始了轟笑，另一些人做出不願意聽的樣子。但是斯庫拉託夫的話匣已經打開來了。

「一輩子捉不到！」——他用勁說。——「兄弟們，我時常自己想，而且自己覺得奇怪：即使從縫裏鑽過去，也決不會被人家捉住。」

「等到你一餓，就要上鄉下人家裏去要麵包了。」

大家哈哈地笑着。

「要麵包麼？瞎說！」

「你轉弄什麼舌頭？你和瓦謝叔叔爲了牛做下了人命案子，（註）因此被遣戍到這裏來了。」

笑聲起得更加利害。嚴肅的人們露出更加憤激的態度。

「你胡說！」——斯庫拉託夫喊。——「這是米奇卡造我的謠言，其實並不是造我的謠言，卻是造瓦

（註）那就是把一個鄉下男人或女人殺死，因爲疑惑他們朝空中撒放毒害牲畜的藥粉。我們獄內有過這樣的一個殺人犯。

謝的謠言，把我也一塊兒編進去了。我是莫斯科人，從小對於流浪生活很有歷練。教堂執事教我識字，時常拉我的耳朵；叫我念：『上帝恕我，賜恩給我』等等的話。……我跟在他後面背念道：『上帝拉我到警局裏去，爲了你的恩惠』等等的話（註）……我從小就起始這樣做。」

大家又哈哈地笑了。這就是斯庫拉託夫所需要的。他不能不裝出傻樣來。大家不久把他扔棄，重又做起正經的談話。議論的多半是老人和內行人。年輕些，馴順些的人們祇是瞧着他們，伸出頭來傾聽；廚房內聚了一個韃靼人，瑪米脫卡，不高的身材，顴骨高聳，顯得非常滑稽。他幾乎一點也不明白別人說的是什麼話，但從人羣裏探出頭來聽着，愉快地聽着。

「怎麼，瑪米脫卡，妙不妙？」——被大家遺棄的斯庫拉託夫由於無事可做，對他胡纏起來。

「妙呀！眞妙呀！」——瑪米脫卡喃喃地說，臉上顯得十分活潑，對斯庫拉託夫搖幌可笑的腦袋。——

「妙呀！」

「不會捉住他們麼？會不會？」

「會呀！會呀！」——瑪米脫卡說着，揮搖雙手。

「這末說來，你瞎說，我弄不清楚，是不是？」

「是的，是的，妙呀！」——瑪米脫卡點頭幌腦地說。

（註）這是無從翻譯的雙關語：俄文中此兩句有音同處。　譯者

「正是妙呀！」斯庫拉託夫把他的帽子拍了一下，蹋在他的眼睛上面，從廚房裏走出，露出極快樂的心神，使瑪米脫卡感到多少的驚異。

獄內嚴厲的手段和郊外加緊的追尋繼續了整整的一個星期。我不知道用了什麼方法，但是罪囚們立刻精確地接到關於官長們在獄外一切設施的消息。最初的幾天所有的消息全於逃犯有利：一點影蹤也沒有，簡直失蹤了。獄囚們祇是笑着。一切對於逃犯的命運的不安全都消滅了。「一點找不到，任何人也捉不到！」——我們那裏自滿地說着。

「什麼也沒有；像一粒子彈！」

「無聊極了！」——鄰近的農人們全被趕了出來，守候一切可疑的地點，一切樹林，一切道路。

「再見罷，不要嚇唬人，我快要回來的！」

「一定有的！」——獄囚們笑着說，——「他們一定有人家可以躲藏的。」

還有人作進一步的猜測：有人說逃犯也許至今還在郊外居住，躲在地窖裏，等恐慌過去，頭髮蓄長。他們還住上一年，半年，以後另一些人說。——「他們不是糊裏糊塗的人；一切老早預先弄妥當了。」

總而言之，大家甚至都處於一種浪漫的心緒中。忽然，在越獄後八天，傳來了業已找見蹤跡的消息。離奇的消息立刻鄙夷地被推翻了。但當天晚上這消息被證實了。罪囚們起始驚慌。第二天早晨城裏有人說

已經捉到，押解進來了。飯後更加知道了詳細的情節：在七十俄里的某村內捉到的。終於接到了確實的消息。曹長從少校那裏回來，肯定地宣布他們將於晚上解到，一直送到獄內的號房裏去。疑惑已經是不可能的了。這消息給予罪囚們的印象是難於傳達的。起初大家彷彿生了氣，以後全顯得憂鬱了。以後透露了一種嘲笑的傾向。起始發笑，但並不笑捕捉的，卻是笑被捉的人們，起初人不多，以後幾乎全笑了，除去幾個正經和堅强的人以外，他們有獨立的思索的能力，決不會被嘲笑把他們的腦筋弄得糊塗。他們賤蔑地看望着羣衆的淺薄，自己沈默着。

一句話，和以前頌讚庫里可夫和A的情形一樣，現在又同樣地糟蹋他們，甚至帶着愉快的心情加以糟蹋。好像他們爲了什麼事情侮辱了他們。用賤蔑的態度講他們急於想喫東西，受不住飢餓，跑到村中向農夫們要麵包喫。這對於流浪者是最後程度的侮辱。然而這些話是不確的。逃犯們的蹤跡被訪尋到了。他們躲在樹林裏面；許多人從四面把樹林包圍住。他們看見沒有逃出重圍的可能，便自己投降了。他們沒有別種方法可想。

晚上他們確被押解到了，手脚用繩索繫住，由憲兵押送前來。全獄的人都奔到柵欄那裏去看望人家怎麼處置他們。自然一點也沒有看見，除去少校和衞戍官的馬車停放在號房旁邊以外。逃犯們被押進祕密室裏。釘上脚鐐，第二天就送交法庭審判。罪囚們的嘲笑和賤蔑不久就自然而然地消滅了。大家打聽得詳細些，知道除去投降以外沒有別的方法可想，於是大家惱怒地注意法庭審理這案件的進行狀況。

「會判決鞭打一千記的，」——有些人說。

「何止一千記！」——另一些人說。——「會把他們打死的。A也許會挨一千記的鞭子，那一位會被人家打死，因爲他屬於特別科。」

但是人們沒有猜到。A挨到了五百記；爲了他以前的行爲還令人滿意，而且又是初犯。庫里可夫大概挨了一千五百記。懲罰得很輕鬆。他們是有頭腦的人，在法庭前面沒有把任何人攀出來。他們說話很明顯，正確。他們說他們從堡壘裏跑出來，沒有彎到什麼地方去。我最覺得可憐的是柯勒爾：他喪失了一切，他最後的希望，挨受得也是最多，大概有兩千記，當下押送到什麼地方去，沒有到我們的獄裏來。A受的刑罰最輕，因爲人家憐惜他；醫生也幫他的忙。但是他竟誇着大口，在醫院裏大聲宣布，他現在什麼都做得出來，一切都準備好了，還不止做出這樁事情來。庫里可夫的行爲還是和往常一樣，那就是端莊，而且有禮貌，受完了刑罰，回到獄內時，露出彷彿從來沒有離開過囚獄的態度。但是罪囚們卻不這樣看他：儘管庫里可夫在什麼地方都永遠會維持自己的體面，罪囚們心裏好像停止尊敬他，好像更加對待他不客氣了。一句話，從那次越獄以來，庫里可夫的名譽大爲減損。成功在人們中間是有許多意義的。

第十章　出獄

這一切發生在我的徒刑生活最後的一年。這最後的一年幾乎和其在獄內最後的時間。但是何必講詳細的情形呢？我祇記得這一年來的生活比以前的幾年全感覺輕鬆。第一，我在罪囚中已得到許多好友，無論我如何急於盼望刑期快滿，我——他們完全決定我是好人。他們

中間有許多人忠實於我，誠懇地愛我。工兵在送我和我的同伴出獄的時候，幾乎哭泣出來。以後我們在出獄後，還在這城裏一所官房內住了整整的一個月，他幾乎每天彎到我們這裏來一趟，祇是爲了看我們一眼。不過也有些人性格嚴肅，不歡洽到底，大概和我說出一句話都會覺得困難，——天曉得是爲了什麼。我們中間好像橫着一個屏牆。

最後的時間內我有了比以前較優越的條件。我在城裏武官中間遇到了幾個朋友，甚至是以前的同學。我和他們恢復了友誼。我由於他們的關係可以取到較多的銀錢，可以寫信到家鄉，甚至可以弄到幾本書。有好幾年我沒有讀過一本書。我在獄中讀完的第一本書給我引起那種奇特的，同時又是騷亂的印象是難於傳達的。我記得，我起始從晚上關牢門的時候讀起，讀了一夜，一直到天明。這是一本雜誌。好像從另一世界飛來了消息；以前的生活鮮豔而且明亮地立在我的面前，我努力從已讀到的東西上猜測：我落在這生活後面遠不遠？他們沒有了我生活得如何？他們現在感到騷亂的是什麼？他們現在對於什麼樣的問題發生興趣？我拉着語句不放鬆，我從字裏行間讀出意義來，努力尋覓神祕的意思，對於以前一切的暗示；尋覓以前我的時代使人們騷動的一切問題的痕跡。我現在悲苦地感覺到我在新生活裏生疏得如何的程度，成爲一塊已被切割下來的肉。應該慣熟新的一切，應該認識新的年代。我特別注意到那篇署有我以前相識的，親近的人的名字的文章……但是已經發現了新的名字：發生了新的作家，於是我貪婪地忙着和他們認識，爲了我手頭書太少，很難了解他們而感到遺憾。以前，在以前少校的任內，往獄內攜帶書籍甚至是危險的。遇到搜查時一定要問：「書從那裏來的？那裏取來的？一定和外面有來往？……」叫我怎麼回

答這些盤問呢？因此，我手邊沒有了書，不由得省察自己，對自己發問，努力解決這些問題，有時爲這些問題惱怒……所有的一切是無從加以轉述的！……

我於冬天進獄，因此應該在冬天恢復自由，就在我來到這裏的那個月中。我帶着多大的不耐煩期待冬天，帶着多大的愉快在夏末看望樹葉的凋落，沙原上草木的發黃。夏天已經過去了，秋風吼起；初雪起始飄落下來……終於到了望眼欲穿的冬天！由於自由的偉大的預感，我的心起始時常沈重而且堅强地跳躍。但是說也奇怪：時間越過得多，期限越來越近，我越來越顯得有耐性些。在最後的幾天我甚至覺得驚異，責備自己：我覺得我起始完全冷酷和冷淡了。許多休息時在院內遇到的罪囚們和我搭談，向我道賀：

「阿歷山大·彼得洛維奇，您現在很快，很快就要恢復自由離開我們這班苦人了。」

「瑪爾妥諾夫，怎麼樣？」——我回答。

「我麼？那裏！我還要熬五年呢……」

自己歎了一口氣，停立了一會，冷淡地看望着，好像窺望未來……是的，有許多人誠懇地，快樂地向我道賀。我覺得大家好像對待我客氣一點。我顯然和他們已經不是一家人，他們已經和我告別了。K，那個波蘭貴族，輕靜，溫良的青年人，也像我一樣愛在休息的時候在院內走許多路。他想用純潔的空氣和運動保存自己的健康，補償一夜悶熱的營舍中的毒害。「我不耐煩地期待您的出獄，」——他有一次散步時遇到我，微笑地對我說，——「您一出獄，那時我就可以知道，我還剩下整整的一年，便可出獄了。」

我在這裏順便講，因爲我喜歡幻想，而且許久不習慣的緣故，我們獄內意想中的自由比眞正的自由，

眞有的，實際上的自由還要自由些。罪囚們愛誇張對於眞正的自由的概念，而這對於每個罪囚都是很自然的，很配適的。一個衣衫襤褸的軍官的馬弁在我們那裏幾乎被認爲高貴的王子，和罪囚們相比，幾乎被認爲一個自由的人的理想，因爲他可以不剃去頭髮，沒有脚鐐，沒有衞卒跟隨。

在最後的一天的前夜，我在黃昏中最後一次沿着柵欄把整個牢獄繞走完了。所有這些年來，我不知道有幾千遍在柵欄旁邊繞走！我在牢獄生活的第一年上，獨自孤零零地，憂愁地在營舍後面徘徊。我記得，我當時數着，我還剩下了多少千天。天呀，這事已經過了多久呀！就在這裏，這個角落裏，我們的鷹被囚住了；就在這裏，彼得洛夫時常遇見我。他現在還不離開我。他跑近過來，似乎猜到我的思想，在我身邊默默地走着，好像暗中發生了什麼驚異的事情。我暗中和我們的營舍中的這些發黑的木頭骨架作別。當時，在最初的時候，那些骨架使我發生如何不愉快的驚愕。大概牠們現在比當時蒼老了；但是我看不出來。在這座牆壁內白白地葬送了多少偉大的力量！應該全說出來：這種人並不是尋常的人物。他們在我們的民族中間也許是最有天才的，最堅强的。但是雄厚的力量白白地喪亡了，不規則地，不合法地，無可挽回地喪亡了。

究竟是誰的錯呢？

第二天早晨，還在上工之前，天剛亮的時候，我走遍所有的營舍，和所有的罪囚們作別。許多長胼胝的，剛强的手客客氣氣地伸出來和我的手相握。有些人完全照同伴的樣式和我握手，但是這類人不多。別些人很明白，我立刻會成爲完全和他們不同的人。他們知道我在城內有朋友，我立刻會從這裏走到那些老

究竟是誰的錯呢？

爺們那裏去，和這些老爺們一同起坐，完全平等。他們了解到這層，和我辭別時雖然很客氣，雖然很和藹，但並不像對待同伴，卻像對待一位老爺。有些人背轉身去，嚴厲地不回答我的作別。有幾個人甚至帶着一些仇恨看望我。

鼓聲響了，大家出去做工。我留在家裏。蘇士洛夫在這天早晨起身得比大家全早，努力地忙亂着給我預備茶水。可憐的蘇士洛夫！我把我的囚衣，襯衫，脚鐐的墊襯和一點錢送給他的時候，他哭泣了。「我不是爲這個，我不是爲這個！」——他說着，用力壓抑抖慄的嘴脣。——「叫我怎樣丟得下您呢，阿歷山大·彼得洛維奇？沒有您，我留在這裏還有什麼意思呢？」

我最後一次和阿基姆·阿基梅奇作別。

「您也快了！」我對他說。

「我還有許久，還有許久時候在這裏呢，」——他握住我的手，喃聲說。我奔到他的頸項上，我們親吻了。

罪囚上工後過了十分鐘，我們也從獄內走出，再也不預備回去了，——我，還有和我同來的夥伴兩人。應該一直到鐵工場去打開脚鐐。但是荷槍的衞兵已不伴送我；我們跟下士官同去。就由工程隊工場裏罪囚們給我們打開脚鐐。我等候我的同伴先打開，以後自己走到鐵砧那裏去。鐵匠們把我翻過來，背着他們，從後面舉起我的腿，放在鐵砧上面……他們忙亂着，想做得靈巧些，好些。

「小鉸釘，小鉸釘先轉出來！……」——頭目指揮着，——「這樣好，就是這樣，對了……現在用錘子

打下去……」

脚鐐落下了。我把它舉了起來……我想拿在手裏，最後一次看它一眼。我現在似乎驚異它剛纔還在我的脚上。

「唔，和上帝同在！和上帝同在！」——罪囚們用斷續的，粗暴的，但彷彿很滿意的聲音說。是的，和上帝同在！自由，新生命，死人復活……眞是可愛的一分鐘！

中華民國壹零叁年拾壹月伍日　贈送

圖書文獻
書局
957号

法務部調查局
資料室

679.553
分類號

7708
著者號

33545
登記號

國家圖書館
004636870

法務部調查局
033545

藏日烏司公紗廠
文語 46.
法國會利種